# 白隱和尚全集（全八卷）總目次

昭和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印刷
昭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發行

白隱和尚全集　第七卷
【奥附】

不許複製

編纂代表者　後藤光村
東京市赤坂區田町七丁目三番地

發行兼印刷者　草村松雄
京都市右京區花園妙心寺正法輪社内

編纂所　白隱和尚全集編纂會
東京市赤坂區田町七丁目三番地

發行所　龍吟社
電話赤坂(48)三四〇番
振替東京七〇〇〇番

(第三回配本)

其履歷。以爲跋。若夫師之道德。則此書在焉。知者知之。非余不佞之所敢知也

寛政癸丑春正月

山郵良由識

自笑錄　大尾

白隱和尚全集第七卷　終

師有偈曰。鐵錫不曾誤再來。三陽人事字良哉。骨淸堂上捲簾坐。雨後靑山雲霧開。古月禪師深肯焉。自是繼闡玄風。接引學徒。遠邇邑士無不欽服。應諸州請。槪無虛月。到處學侶雲臻。最後得疾還三州。力病講六祖壇經於宗德寺。知老病終不起。講畢之日卽述偈云。我今歸去新州路。不待秋風落葉時。爾後雖羸瘠日甚。應機接衆如故也。衆徒勸用醫藥。師固辭不聽。一日知死在近。自執筆書遺偈。訖不復言。但如就眠。恬然示寂。壽八十一。闍維得舍利數粒。其徒相分秘重焉。嗟乎死生亦大矣。禪門之不動心於死生。自古雖不少矣。而如師豈多得乎。世之尊崇之。良有以也。師有詩癖。不問漢與唐。開口成篇。余亦以嗜詩爲方外交。師晚年在尾州。優游數歲。余時時之尾州。每會游戲翰墨。語咲移日。師歿後其徒將刊此集也。屬余題一語。余也淺寡。申之以官事鞅掌。然不忍以死生貳其交。乃略述

# 自笑錄跋

師姓山田氏。諱元明。號良哉。尾州人也。生而超異。初師總見太龍和尙受業。冐姓釋氏。鑽研佛經。不辭疲倦。旁及儒典。無不究窮矣。而自省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也。乃欲訪日州古月禪師洞達眞空。拜辭先師太龍和尙塔。云。吾不大悟。誓不復來此塔下。出門又云。吾不大悟。不復還此山。直造日州自得寺。參承古月禪師。日夜不休。一日聞古月禪師擧見牛第三頌。忽然開悟。卽入室。古月禪師數詰以玄微。師輒答之。如響應聲。居頃之。辭古月禪師。入豐之宇目山。緝茅而止焉。方是時。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所交唯親友兩三輩而已。後又詣駿州。隨白隱禪師數載。法器益々熟。遂得三州華嶽寺請住焉。久之。再訪古月禪師于日州。古月禪師喜舍師於皆山亭。

濃州肥田天知宗敦寺寒山詩會　信州今田保壽寺臨濟錄會　參州高須越崇福寺大慧武庫會　信州福島興禪寺碧巖集會　勢州深溝江寺佛祖三經會　勢州石藥師法雲寺六祖壇經會　濃州伊川常光寺西寺大慧書會　京兆東山慈照寺祖英集會　濃州大桑南泉寺寒碧巖集會　濃州宇多院陽德寺大慧書會　丹州絲井瑞泉寺三籟集山詩會　丹州副谷淸泰院臨濟錄會　但州城崎極樂寺佛祖三會　但州三宅慈等寺一心妙戒敎會　參州圓山宗德寺六祖壇經經會　勢州楠正覺寺佛祖三經會

自笑禪師聚會品目

參州岡山華嶽寺碧巖集會　江州膳所大圓院大慧書會　尾州

名古屋瑞雲寺息耕錄會　濃州土岐口廣德寺息耕錄會　若州

高濱長福寺臨濟錄會　勢州石藥師法雲寺碧巖集會　尾州六

角堂長光寺景川錄會　信州福島大通寺正宗贊會　遠州阿多

古宗建寺寒山詩會　濃州沓部昌滿寺碧巖集會　飛州下原玉

龍寺碧巖集會　勢州神戸龍光寺大慧書會　伊州上野山溪寺

臨濟錄會　濃州酒倉長藏寺禪門寶訓會　參州岡山華嶽寺雪

江錄會　濃州大湫宗昌寺六祖壇經會　京兆東福寺碧巖集會

京兆北山等持院息耕錄會　勢州山田光明寺無門關會　勢州

朝熊金剛證寺大慧書會　濃州細目南陽寺臨濟錄會　濃州附

遺偈

棚頭傀儡。今日弄已。自笑一聲。驚天動地。

自笑錄卷下終

檻外山川色。曉天望渺然。夜來千點火。村落翠微連。

芳野憶ㇾ友

芳野山岑寂。故人此卜居。雲深無二路問一。慚愧我情疎。

雨不ㇾ絕

人間多二瘴氣一。徽雨更陰陰。几上香烟色。使三誰問二此心一。

題二禪源居士室一。以示之

亭前山兀兀。亭下水冷冷。若非ㇾ成二境會一。這裏更分明。

次二韻令宗座元除夕一

幽寺去ㇾ塵遠。不ㇾ知有二短長一。方袍圓頂輩。宜ㇾ思二木菌償一。

中秋

今夜月連牀。閑談弄二素光一。更深皆就ㇾ睡。誰知此情長。

一天風雨惡。終日鎖茅齋。非負來過約。難爲曳杖藜。

重次韻喜扛宗禪師衝雨至二首

獨坐日無事。寥寥連碧齋。時歡隣院主。衝雨寄枯藜。

今日雨中客。淹留坐小齋。無嫌風味淡。炊粥可羹藜。

卒次正覺主人登臼山韻

臼嶽一層巔。峩峩接四禪。與君玆遠望。又帶夕陽還。

聞子規寄客

我山如近蜀。林外子規鳴。家有未歸客。胡爲急數聲。

病中賦雨示衆

滂沱連日雨。抱病百尋思。破屋滿牀漏。使誰把笊籬。

旅泊早起

五言絶句

福聚開山古月禪師。今茲寛延辛未仲夏二十五日。四字四句遺レ偈入寂。不似曾侍二猊下一。左提右攜。蒙レ慈尚矣。今聽二此訃一不レ堪二悲慟一。漫分レ句成二五言四偈一輓レ之。

道二好不啣嚠一。意氣垂二宇宙一。維天喪二斯文一。光前又絶後。

已八十五年。強應二度生緣一。吾道棟梁倒。嗚呼蒼者天。

解二翻身一擲一。雲山履餘レ隻。翩然何處歸。虚空不レ留レ跡。

直棒殺二青天一。金烏不二再圓一。大光猶赫赫。福聚海無邊。

夏日即事

夏日雨過後。綠陰綠轉生。北窓涼氣足。隱レ几子綦情。

一日風雨惡。漫賦二五絶一呈二扛宗禪師一。

六祖壇經收卷

江水湖雲善知識。曹溪壇上共舒眉。我今歸去新州路。不待秋風落葉時。

曾如藥嶠坐牛欄。今似曹溪化寶壇。千古影明臺畔月。何容人向指頭看。

送祖蘭禪衲

霞彩雲光春滿袖。曉鐘聲裏下幽竇。當機何隱祖師意。莫待秋風蘭有秀。

送諸禪客起單

分手諸君情未休。老來況抱采薪憂。烏藤好去東西路。風冷人間一葉秋。

南泉一株花

天地與我是同根。誰把庭花入夢魂。鳥自知還雲出岫。不知何處不黃昏。

次韻桃林明慧禪師法華開筵偈

智者傳燈老慧思。澆漓將謂沒人知。春風今闡三車妙。感降天神動地祇。

賀最宗味禪師分座花宮董席龍泉

焦桐調罷四十年。今看鸞膠續絕絃。最上宗風言振起。妙音依舊得單傳。

三籟俱鳴嫋嫋然。高風古調失其傳。儻微隱老鸞膠手。千載使誰續斷絃。

臨濟錄開卷　二首

金剛寶劍氣如虹。用了方知急磨礱。誰使虛空銷殞去。一揮五逆潑宗風。

浩渺滹沱古渡頭。何須海外問鎮州。山前依舊天川水。千里淙淙日夜流。

同收卷　三首

風雲相遇澗之濱。對衆何辭動舌脣。此去別峰猶不遠。解遮相見話重新。

倒把金剛王寶劍。臨機殺活不論時。烏藤勿失歸家路。劍閣瞿塘嶮嶮巇。

眉毛厮結水雲情。五逆誰聞雷霆轟。倒跨瞎驢歸便得。河南河北雨初晴。

雪江錄開卷

麈城斬邑孰爭雄。重許僧中諸葛公。把箇猝嗟無隱爾。當機眨眼馬牛風。

六祖壇經開卷

雲門屋裏滯貨財。設此何樓稱美哉。明日爲君通活路。薰風陣陣自南來。

息耕錄開卷 時在萬年山等持院

十山一握老烏藤。蜜裏砒霜火裏冰。今又卓來吾豈隱。萬年洗雨碧崚嶒。

祖英集開卷

白銀閣上四十州。涼氣滿筵坐却秋。欲識乳峰言語別。謝郎不在釣魚舟。

佛祖三經開卷 二首

慇懃鹿苑提河說。又有潙嶠警策人。儻識三經無一字。何妨霖老指南親。

金口言言風有色。劍牙句句火無烟。餘殃未了三千歲。強向機前吐毒涎。

一心妙戒教開卷

無我信心鐵打成。親瞻化佛放光明。只遮妙戒使誰受。杜宇一聲山月晴。

三籟集開卷

樺冠木屐笑呵呵。相對幾人放過他。河北河南春欲盡。落花滿地雨滂沱。

同收卷

一鉢一瓶二十州。寒山高處共優游。勿言忘却來時路。路熟前川春水流。

大慧書開卷　二首

彈訶當世邪禪窟。接誘滿朝措大家。請看胸中馳活馬。薰風吹火石榴花

急性王機誰進前。忉忉怛怛口如天。爲君放出梅陽面。春滿江南柳似烟。

同收卷

說盡雲門盌脫丘。更無一字落咽喉。烏藤明日東西去。切忌成遮不唧嚠。

大慧武庫開卷

藉甚僧中諸葛公。龍蛇陣上振威雄。今開斯庫任君入。縞李赬桃春一叢。

同收卷

同收卷二首

賣弄陳年盌脫丘。無端兩處設何樓。捲衣欲下夾山去。野鹿聲悲餘閏秋。

水自洋洋山自高。錯君版齒不生毛。當頭只任歸家去。王庫初無如是刀。

景川錄開卷

發硎三尺舊龍泉。殺活臨時氣貫天。梅柳渡江春著岸。刻舟人在片帆懸。

同收卷兼送行

楚水秦雲夢始醒。池塘春老草青青。勿言破口打文字。各伴鐵君出戸庭。

正宗贊開卷

嶮滑生機誰敢欺。無端褒貶五宗師。我今雖缺金錍手。重爲群根不惜眉。

寒山詩開卷二首

虛空突出這寒山。嶮嶮巇巇不易攀。今欲與君攜手去。幽松石上白雲閑。

獨養舊痾空倚欄。朦朧無月出雲端。若超物外賞秋去。何妨陰晴在廣寒。

宿聽〔臨カ〕川寺。示元禮禪人。

坐聽澗川送冷聲。菴前嶽色白雲晴。閑居只以道爲念。莫墮小人不善情。

孟夏一日山村使君訪予於大通客簷。而惠和歌一章。仍其末字爲韻以謝。

賢旆飄然臨法場。靈山遺囑更無忘。淸談半日情何盡。樹樹薰風夏亦涼。

閱大慧書

妙喜長書暗遇明。繙來細照未安情。可菴若是師其跡。天下更無三絕名。

碧巖集開卷 二首

靈泉百則沒絃琴。今古無人續正音。雨過風微春欲半。啼鶯長在柳陰深。

豁開乳竇百重關。休道我今涉語端。簷外秋高山萬朶。初知風露滿衣寒。

齡過八秩氣嶙峋。不爲諸人惜此身。若無今夏了心事。閑却老禪徹骨親。

示病人

麻三斤矣乾屎橛。請看此心無怨親。分明指示眞源路。萬里雲收月一輪。

端午示衆

眼不會盲耳不聾。南風陣陣滿簾櫳。人人有箇非臺鏡。勿認楊江百錬功。

赴施主家齋示衆

芥納須彌何妙用。毛呑巨海豈神通。任他踏倒飯牀去。食訖只知色力充。

結夏示衆二首

合隨聖制坐閑牀。作務多端日日忙。儻識動中還有止。安禪何必白雲房。

詔石須彌郝老無。剋期正好著工夫。勿言聖制九旬永。倏爾秋風滿井梧。

中秋無月示衆

薰風細細拂炎塵。室設綺筵盤列珍。雖受別請違聖制。袈裟只任施心親。

天龍桂洲和尚。於萬年山提唱開祖國師語錄。開筵之日。偈以示衆。

次韻賀盛會。

天龍推轂萬年法。五色仙雲近九重。提示國師陳案牘。放過一著隔千峰。

山村使君送予歸三河。惠和歌一章。末字爲韻。伸別離情。

出門流水自洋洋。當檻高山常疊疊。秋風此日別離心。不耐蕭蕭多落葉。

越州爾禪人歸鄉之日。問予於圓山。仍打一偈應其需云。

宿雨初收秋半過。西風陣陣滿關河。烏藤好去家山路。勿道南方佛法多。

示黑爲忠

請看歲月易遷流。勿以青年誇壯遊。枕上未醒春草夢。紛紛霜葉滿林頭。

示玉洲禪師會裏兄弟家

佳實有名箇大梅。寒巖嶮處久栽培。甘酸幸著安排去。使我直還核子來。

亨道禪師隨喜于予於光明禪寺安談無門關。而有偈。次韻以伸離睽情。

千里不曾問死生。何期今日會光明。心圓自許鏡無跡。詩熟也知畫有聲。

次韻徵禪人山居。送參月船禪師

樓上鐘鳴月色空。送君步步起清風。請看船老安禪別。一片白雲去沒蹤。

龜峰山清泰禪院再建供養

龜峰岌嶪接蒼穹。革故鼎新一梵宮。豈以有無論功德。袈裟捲幔坐春風。

留別瑞泉丈室

寄此萍蹤古梵城。眉毛厮結不寒盟。拂雲欲下龍峰去。檻外青山似有情。

應請遊關岡氏室賦謝

嵩山萬年禪師訪レ予有レ偈。次レ韻以謝。

幽寺深沈草芥間。衝レ寒得得扣二柴關一。須山今借二萬年瑞一。喜色滿レ松雲亦閑。

新二繙大般若經一

淘來汰去甚深說。黃卷新繙春盡時。色卽是空空卽色。子規啼在二百花枝一。

我山中興已來。諸堂稍備也。以レ無二僧堂一爲レ缺焉。偶話二于村瀨氏慈澤居士松本氏宗久居士一。二氏喜二捨淨財一。欲レ造二立之一。今茲戊戌之秋。經營資始。不日而落成矣。一者安二開祖遺像一稱二祖堂一。二者。納二大般若經一曰二經堂一。三者。令レ安二單雲衆一名二僧堂一。一以レ兼二三者一乎。仍集二現前緇侶一。轉二讀大般若經一。作二一場佛事一。是曰二安座供養一。一偈以祝二遠大一。

一堂締搆僝二功全一。偏賴二檀波信力堅一。祕二在佛經一移二祖像一。又敎二海衆坐安禪一。

走レ筆呈二大梅禪師一

家在若耶吞海關。起迎法旆入雲端。弸中機智使人仰。明似秋光滿廣寒。

東濃大湫驛村瀨半左衞門尉令孝。深抽丹誠一字一石書寫大乘妙典。今立全功。大伸供養。伏希。八難悉除。七福卽生。家門昌昌。更願當來速生佛土。面禮諸佛。與群生同成覺果去。偈曰。

一石一言妙法蓮。毫端功就福無邊。如今欲識牛車大。請看日輪當午天。

登紫雲山呈仁瑛力生

山簇紫雲祇樹林。不尋久要錯登臨。松風一鼎餘春味。夜雨連牀十歲心。

送鼎禪人暫去遊南方

飢喫飯兮寒添衣。獨向南方問知識。知識門頭別知新。歸來爲我勿相默。

次韻關棙禪師光明藏開卷。以賀勝會。

萬里烟波穩海門。浪華秋滿一乾坤。大光明藏在何處。切忌向他轉脚跟。

時上足羅山禪師講輔教編

豹禪人號虎巖

天上九關不許開。峭稜稜處打何摧。如今要長威獰去。萬仭崖頭撒手來。

初秋示于主公恕子自寶德聽江湖集歸

新涼秋動海南天。破衲飄然攜手還。應識江湖風月外。聲前別有語言玄。

登臨濟山。賀西河獅公禪師新開鋪席。

傳得濟山六世衣。西河獅子振全威。淸談一夜惡風雨。當處何藏五逆機。

丙戌之冬。應妙峰寺天嶺禪師敦請。瓶錫淹留。擬垂示者一句于茲矣。今及散筵一偈以呈。

者裏妙峰孤頂頭。草離離處使吾遊。重逢孫老辨端的。不妨對機解放收。

謝若北探水禪師降臨昌滿之會 次碧巖集開卷韻

起予往日伴嵩萊。只憶天涯無信來。此地初驚長逝去。落黃餘恨已三回。

次韻法華經開卷

六震動兮四雨華。須彌座上說三車。沐恩盡道醍醐味。蜜裏砒霜飯裏沙。

次韻不識禪師鼻祖忌

狹路相逢狹路分。吳江之水楚山雲。東歸何似西歸速。一曲渭城此送君。

丹巢座元大祥忌

鳳凰一去不來儀。空有碧梧栖老枝。想見翺翔千仭勢。蓬萊宮北五雲垂。

酬宗鏡一道和尚次予妙戒敎開卷韻見惠。兼謝敦請。

高懸宗鏡此磨成。接化重逢老永明。偕飽珍羞終日坐。薰風殿上彩雲晴。

次韻春嶺禪師二十七年忌

將此深心奉刹塵。酬恩何翅擷溪蘋。展開黼黻宗敎手。折柳拈華放出春。

非供於二一堂一之次。重打二一偈一見レ惠。依次韻。

應レ需稱贊色絲語。面貌亦如二听听然一。憶昔法輪東轉日。證二明這老講經筵一。

鶴

羽族長宗思不レ群。心存二霄漢一出二塵氛一。閑眠枕レ月松巢夕。夢落蓬萊一片雲。

送二天公之二近江一

高樓鐘動月華低。金錫飄飄路不レ迷。縹緲大湖三萬頃。歸來有レ待袖中攜。

畿甸黃雲 西京大寶山十景之一也

浩渺山前萬頃田。稻粱秋熟簇二雲烟一。南畦北隴都無レ秕。處處令二人樂一有年一。

東山寺石叟祖柱首座。往昔侍二予於寂寞之濱一。離睽之後。杳無二消息一。

辛巳孟冬。予北遊之次。偶投二宿於レ此。因聞。住山未レ幾已告二永訣一。今向二

三年。焚香詣塔感切レ玆矣。一偈以伸二哀些之意一云。

一會春風四十州。衲衣下事我焉廋。化龍不レ必二桃花浪一。拋二向面前拄杖頭一。

登二鷲峰山一。阻レ雨數日。次下天嶺禪師題二壁上一韻上。呈二主翁禪師一。

凜凜禪威鐵打成。滿爐活火荷二高情一。雨中却覺通身暖。雪月肝腸竭レ底傾。

端午

善財藥草餘二商略一。今日拈來養二病軀一。何用當門懸二艾虎一。殺人機不レ讓二文殊一。

題二元政上人舊院一

深草山閑一草房。政公此處占二韜光一。冢頭唯有二三竿竹一。瀟洒淸標數尺長。

次二韻秀田禪苗首座悼偈一

一語爲レ君憶二息耕一。當門脩竹有二風生一。鐵鞋直得曾無レ底。蹈二破虛空一步步輕。

重踰二西海一。欲レ謁二古月禪師之日一。總見祥鳳禪師出二先師霖翁眞影一。託

乞三禪師題二之贊辭一。予領レ之。持來申二作旨趣一。幸賜二金諾一。贊辭此成。仍設二

甘露門開使汝前。出家不是爲生天。當頭別有酬恩句。秋度鵲橋纖月懸。

送松公禪彥之千手寺碧巖集會

鐵錫帶霞向近州。殘山剩水路悠悠。這千手眼正那箇。勿待巖師動舌頭。

送直兄眞弟之關東

守直踐眞不背名。二難攜手海東行。烏藤勿錯埰跟去。雪擁函關幾許程。

端午示衆

黃粟飯兮紫筍羹。端陽自笑我貧淸。可中儻識沒滋味。許汝薰風細葛輕。

乙丑之夏訪日之古月禪師路。近梓山而投宿於覺峰。阻雨連日。丈室有偈。次韻謝云。

雲樹山閑綠作陰。衲衣尋舊再登臨。淸談連日蕭蕭雨。道誼何分賓主心。

上巳示衆

萱草堂前無限情。薰風三度夢魂驚。酬恩許汝生天句。綠樹濃邊杜宇鳴。

次韻天啓兄禪師佛生日

天啓藍園海一涯。不妨芥子納須彌。蓮花荷葉滿池水。何必祚公在昔時。

喜月船禪佛至

一雨一晴檐外山。不妨留客坐淸閑。機機只任笑談久。香縷烟消曲几間。

次韻光禪人客中九日

萬戶佳期賞晚秋。可憐歸思獨悠悠。人人在箇孤峰上。勿事登高惹客愁。

賀良沙彌落髮

得戒猶如稱善來。方袍圓頂棟梁姿。遷師曾有天然在。剗草旋機重爾思。

祖安禪人伏値先妣眞嶽慧諦信女五七日忌之辰設施食會。使予

焚香。依打一偈。

曹溪壇上保遐年。接誘群機指月禪。記得永嘉投一宿。清談夜靜不須眠。

次韻大法丈室歲首

逼佛之機越祖談。春回海上舊精藍。有人問著年多少。直道前三與後三。

次韻野垣氏歲首

十里迢迢西馬嘶。春風遠自美之西。仁隨魯地顏兼閔。賢慕首陽夷與齊。

與母守歲

曾背趨庭二十霜。偏歡今夜侍萱堂。此間何行烹牛令。骨肉情親話一場。

漫成

世上年華易變更。淚痕誰在暮鐘聲。丈夫深志期明日。今日依然昨日情。

道願禪人伏値先妣智嚴英法信女大祥忌。爲衆設齋使予焚香依打一偈。

哭㆓長福鶴田禪師㆒

將謂千年鶴壽長。化緣忽爾向㆓他方㆒。心香一瓣遙追想。萬仭駒山餘㆓夕陽㆒。

悼㆓普應智賢禪尼㆒（修㆓非人行㆒）

席袋襤衣思豈休。喚㆓嗟來食㆒百無㆑愁。九衢塵裏翻身去。踏破末山不露頭。

江臨得水菴主三十三年忌

修善殊勳長不㆑閑。任他榮辱在㆓人間㆒。三十三稔客牀夢。涼雨秋新檻外山。

不敢居士小祥忌

不敢之機道易㆑親。紅塵堆裏出㆓紅塵㆒。儂家何傚㆓白雲叱㆒。愛汝昔年牛已淳。

悼㆓禪祥首座㆒

出㆓離世上是非岐㆒。緊㆓梢鐵鞋㆒自在之。追㆓想身前無㆑限事㆒。落黄風外立多時。

次㆓韻天巖和尙歲首㆒

次韻永安丈室歲首

春入山門多瑞色。偏期視篆在花園。雲埋老樹千年寺。好以永安答聖恩。

雨中喜無印居士至

楊柳渡江樹樹靑。晚風吹雨洒柴扃。黃庭誦罷春岑寂。時喜銜泥寄履聲。

無琢亮珠大姊忌

東歸合拂冢頭塵。追忌負恩若北濱。不是胸中無五逆。綠蒲鬖鬖爲誰春。

小祥忌

春風七度半炊粱。萱草靑靑引恨長。賴有日輪當午曜。明珠挑色在南方。

七周忌時在法華會上

禮希庵和尙塔

兵刄任他傷此躬。恰如電影斬春風。兒孫今日不無淚。古塔巍巍荒草中。

丰標確志不能忘。吾道竊期有棟梁。天外忽傳長逝去。錯思瓶鉢問南方。

癸巳之夏登大雄禪寺。禮天外禪師塔

曾侍猊牀逢化遷。袈裟夢覺五十年。出頭天外重相見。百丈山前月色圓。

酬天啓兄禪師次韻予歲首

佛法有無問卽膺。沐恩累日閣枯藤。玄機推枕仰山寂。妙悟捲簾長慶稜。

次扛宗禪師韻。以乞天啓兄禪師淹留。

克始正知克厥終。長留法旆發吾蒙。井井清規今有孰。獨稱叢社叔孫通。

次韻統公歲首

新歲展看奇且妙。曾書百壽寄吾家。他時應稱鐵門限。筆下先開五色華。

次韻元陳小師歲首

辛勤若不棄昏朝。於彼羹牆應覩堯。請看烟霞春暖日。出幽黃鳥亦遷喬。

前祐泉覺道禪師卒哭忌

脫去全身遷化緣。鈴聲未斷白雲邊。勿言靈骨求無地。岨水琅琅日夜傳。

禮大覺禪師塔

無縫團團倚古林。焚香低額日沈沈。而今要識翻筋斗。端的鏡中觀世音。

拜一休禪師遺像 丈室扁眞珠菴 昭堂扁何似。

碩大光明德不孤。曾無相識辨眞珠。凛乎面目今何似。頭上髮毛頷下鬚。

哭廣澤先宗禪師

曾自旦過滴衲衣。幾回敲室沐恩輝。只今一杓誰澆水。松洞寒雲餘落暉。

天猷鷲峰禪師訃至

客歲登山問道容。訃音驚夢曉樓鐘。錯思今哉化緣去。常在依然靈鷲峰。

悼首山楞公首座

萬里山河不動塵。具瞻成德更光新。淸平一百五十歲。獨許扶桑日下人。

道源中猷首座大祥忌

竺墳眼瞎五千桑。空裏除華已大祥。請看從頭無一字。雨過雲散蜀山長。

梅嶽芳公首座十七年忌

故人眞履不能忘。此地憶曾話對牀。十有七年重得信。梅花雪裏吐孤芳。

最首座三十三年忌

紫海風煙同喫苦。丹山霜露又嘗辛。何圖三十三周後。重在聖山問故人。

徽外祖猷首座二十七年忌

徽猷萬古留靈光。追想故人不耐忘。二十七春夢魂斷。千般芳草滿池塘。

哭鯤溟徙禪師

遊泳北溟千里鯤。化鵬昨夜搏乾坤。垂雲健翼徙南去。波底空餘月一痕。

前住華藏扛宗禪師二十三年忌

追慕嚴容不克忘。一身萬事借恩光。二十三年夢魂斷。鐘鼓五更鳴景陽。

次韻滅宗禪師四百年忌

孫囝徑山連大應。弟昆正覺及興禪。忌辰今日幾年遠。彭祖遐齡得半邊。

次韻生鐵和尚七年忌

薄緣終不趨猊下。慕藺識荊知幾時。遺烈到今生鐵面。芙蓉雪色曉離披。

次韻関山和尚百年忌（總見寺炎上之時師有烈焰堆中夜雨之句）

總見三傳興聖祖。王臣擁護挈宗綱。會餘烈焰堆中雨。長滿江湖挑德光。

亮宣僧都大祥忌

追忌可堪急難心。擷蘋澗下薦微忱。天涯千里浮雲色。錯憶身前契濶深。

東照宮一百五十年忌

無相禪師大道和尚十七年忌

生死繇來一任他途中直得不離家。撥揮堂上玄玄誨。追忌也知飯有沙。

前住東福靈雲和尚十三年忌

雨洗林巒綠始濃。探支秋露滿梧桐。欲酬往昔見桃意。勿道落花春已空。

正當八月預於四月修忌

太龍和尚二十三年忌

面命耳提不借言。追囘今又徹心魂。曾無紙襖在澄遠。謄寫遺編聊答恩。

天福三世桑山禪師三十三年忌

收得白圭無玷瑕。日磨月琢發光華。三十三祼重增價。賣弄方來禪和家。

客中伏値安國開祖本覺國師四百年忌

虎豹九關不遠天。使人長立五更前。西風一覺飄零夢。脫體現成四百年。

昭昭明鑑本非臺。誰向機前打破來。十又三周重拂拭。曹溪依舊絶塵埃。

景福開山天慧禪師十三年忌

聚土東峰建戒壇。開基西阜憶牛欄。毗尼玄誨酬無分。曉榻夢囘春尙寒。

善養中興劫翁初禪師二十七年忌

昔時此地揖巖顏。蹈破虛空去不還。二十七春言在耳。潮聲高枕海門關。

前住禪原睦翁禪師小祥忌

蘭有秀兮菊有芳。秋風空引道情長。信雲飛水無涯事。夢冷寒巖落月牀。

乙丑暮春之末登桂林山。探支天啓兄禪師十七年忌。

靈塔春空十七周。急流灘上燒兜樓。庭前賴有紫藤發。不待雙株嫩桂秋。

龍光中興大祐和尙一百年忌

現瑞放光一百周。中興龍巘立宗猷。春風誰在無安宅。花柳覆車大白牛。

寂照忌

脫卻金魚玉帶纏。三雲深處坐安禪。豁然本有圓成月。長放神光四百年。

本如實性禪師忌

依位之機說向誰。桃花亂落雨淋漓。請看元品無明火。借口春風吹起來。

本妙廣鑑禪師忌　二首

曾自雨華散化臺。廿三忌景夢魂囘。靑天一棒餘威烈。驚殺人天特地雷。

苦口箴言今豈忘。三十三白半炊粱。報恩句子吾無隱。滿殿薰風坐卻涼。

簡禪先師忌　二首

靈骨只今何處求。洪波浩渺忌三周。燈光香灺腸堪斷。風冷蕭蕭落木秋。

貸取韶陽念七機。忌辰今日謝恩輝。雨過綠樹薰風起。勾引秋涼滿衲衣。

圓應妙鑑禪師十三年忌

百丈忌

權輿規則壯吾叢。獨坐依然老大雄。日夜琅琅門外水。酬恩直得耳全聾。

臨濟忌

三頓棒頭酬有拳。宗風滅却瞎驢邊。支桑今古更無敵。五逆聞雷九百年。

大應忌

透脫之機今孰當。忌辰四百五十霜。不孤徑塢日多識。長使兒孫滿搏桑。

大燈忌

折脚鐺中野菜根。甘分誰又答深恩。機輪轉處吾何隱。衣上猶留舊血痕。

關山忌二首

漫漫白雪擁關山。今古無人得躋攀。別有一條通活路。朔風淅瀝凍雲還。

藤環縛得布伽黎。老賊之機使孰知。逼塞乾坤多毒氣。幾人今斷命根來。

經營一字未終功。日日唯成斤斧風。欲識如來眞寂滅。榮枯豈在鶴林中。

雙樹半秋曉未開。春雲擎出涅槃臺。心腸傾盡金河說。重轉法輪敷演來。

鼻祖忌 五首

電光爛爛碧雙瞳。相對慇懃問普通。猶有一般難說向。曉寒徹骨落黃風。

萬里山河路不違。飄然今欲五天歸。難難易易人何在。一夜風寒百綴衣。

患風未薙髮鬖鬖。莫怪袈裟疎禮容。今日爲君歸竺國。强移衾枕暫相逢。

青山三尺未瘞履。氣息喘喘獨隱几。可憐世間無限人。放過西歸老缺齒。

水滿幽溪雲滿峰。寒山路上恰相逢。先吾何事貪程急。共是西歸老凍儂。

片岡忌 二首

滾滾富川流水隈。寒雲傾蓋笑顏開。唱酬將謂沒蹤跡。雙石千年鎖綠苔。

淅淅朔風寒殺人。添衣爐底守烏薪。可憐香子國王子。獨作片岡窮乞身。

## 佛成道 五首

茅茨言刈葺閑房。深愧楊岐雪滿牀。垢面張翁呼竹切。蓬頭李老把繩忙。

石牀影瘦薜蘿烟。一片冰心似鐵堅。貪看曉星光燦爛。不知寶八布衫穿。

踏破草鞋脚力疲。象頭山下雨淋漓。途中逢著無由避。垢面蓬頭汝是誰。

讃州金毗羅山下客舍

我家失却出山眞。相覓相尋各苦辛。氣盡心窮何處在。寒星一點照窓新。

坎坎坑坑歸路長。寒雲影瘦弊衣裳。廿分一頓乳糜美。初識衆生具德相。

## 佛涅槃 五首

耆婆診脈術猶盡。慶喜倒身氣未蘇。雙樹春風多曉色。半邊榮者半邊枯。

春風今古一場愁。啼鳥閑花宿雨收。這裏任他論死活。參南影瘦老比丘。

八萬人天繞寶牀。沙羅樹外曉凄涼。春風攪夢三千歲。草滿池塘寸寸芳。

山房獻歲暖猶遙。風氣未柔雪未消。不倣諸方鋪席盛。烟霞補衲坐幽寥。

合開爐鞴把鉗鎚。幽寺荒涼暖尚遲。相罵只從人接觜。半肩依舊布伽梨。

若木曉開日始暄。著新布衲答天恩。紺霞青靄山添色。千里春風入我門。

敲門瓦子任人嚐。品藻先賢陳葛藤。誰向春風重捲席。滿山佳氣落眉稜。

締搆迎春一小亭。更驚易卦作吾齡。檐前勝景望何極。未爲餘寒閉竹扃。

## 佛誕生　五首

雲斷風薰宿雨晴。千峰綠色入簾清。家家竈裏有烟火。脇誕瞞人赤澤城。

蜀山兀兀古今嶮。錦水琅琅日夜忙。放下杓頭誰浴佛。儂家別有一盆湯。

消得番番出世規。解言天地絕倫比。到頭吸盡滹沱水。吐作香湯灌沐時。

爲箇降生阿釋迦。大家昨日太諠譁。鉢盂村化設齋米。筐筥野尋匳屋花。

拾翠採芳堂已成。請看悉達此降生。當頭何假九龍水。我有靈源滾滾淸。

# 自笑錄　卷下

侍者　某等　輯錄

## 詩偈

### 七言絕句

華嶽寺入院

提攜鉏斧還南嶽。踢倒淨瓶住大潙。商略今無宗古意。捲簾坐見白雲移。

偶成二首

維長維短松千樹。或曲或斜竹一叢。不許人來爲境會。鳴鐘僧立夕陽中。

我心曾與我心違。何責人心事更非。近日不安惟倚枕。商量豈傚馬師機。

元日五首

レ學レ文。懋哉禪與レ誦。禁矣酒兼レ葷。金錫雨初斂。衲衣風自薰。他時三級浪。欲レ見二化龍動一。

自笑録巻中　終

排律

諸兄弟至日。設供賀予耳順。因作偈伸謝。

璃璃光外寺。耳順此隨緣。各會書雲日。爲開祝壽筵。崑崙歌嘻嚱。舜若舞蹁躚。白髮千秋雪。紅情一炷烟。可中多道侶。何處問神仙。親擬履長賀。好期不老禪。盤餐羅美味。使我坐壺天。

楨山禪師訃至

昔見苗而秀。終成梁棟材。多年知道誼。幾處愛風裁。天外出頭氣。人間幹蠱才。只懷安穩去。何信訃音來。月色無由語。鹿聲轉耐哀。奈何君命短。不惜我齡頽。日落雲歸岫。雨過水滿隈。相看今有地。誰謂鎖泉臺。

應需送姑仙藏主遊方

仙也氣爲稟。踐眞思不群。責吾需有語。送汝又何言。脚下只存道。行餘宜

昭昭施國㻞中德。郁郁及人彪外文。曾爲靈山餘付囑。法門喜有老賢君。

謝東南諸君及會裏兄弟家賀予八旬

金鱗城外水涓涓。偕會書雲問老禪。松竹垂陰添瑞色。林巒改觀簇祥烟。風喧自似三春日。山靜猶如大古天。偏喜諸君歌壽曲。祝延八秩坐斯筵。

賀二偃溪松禪師住一宗敦禪寺一

信亦不レ通書不レ達。提二攜鈯斧一舊祇園。景川正脈遠流溢。魏海禪瀾重激翻。

自有二龍天推一法轂。好教二雲水問一眞源。松杉改レ観德山境。檀信歸崇此稱レ尊。

悼二君山先生一

髫齔沐レ親六十秋。奈何夜壑忽移レ舟。堂中空留烏皮几。天上新成白玉樓。

掛レ劍昔時無レ負レ約。燒レ香此日未レ忘レ愁。死生有レ命任二君識一。立二盡冢頭一暮色幽。

悼二松屋偉全首座一

相傳近抱二采薪憂一。忽逆二訃音一東海州。造物奈何惜二美器一。法門長合レ丕二嘉猷一。

武陵春色空如レ錦。豐沛風光自似レ秋。一片白雲何處去。踈鐘聲斷夕陽樓。

次二成太夫新正偶成韻一

錦江城上簇二祥雲一。高捲二珠簾一氣不レ群。南極星輝丰面健。西山雪色壽眉分。

領略身心脫落傳。玄機敢保振宗權。十年旺化西參寺。四海歸風北越禪。
寶鏡明分眞與僞。金針密辨正兼偏。開堂今現優曇瑞。普使群生遇勝緣。

賀龕洲慧公禪師住崎之春德

維質維文誰敢當。何違聲價在扶桑。皆言雄刹應緣晚。却喜叢林得福長。
崎域衆人迎法旆。唐山旅客留歸檣。合趨千里賀榮董。難那頽齡薄夕陽。

酬宗鏡一道和尚次予拙韻見惠偈。兼謝隨喜于妄談之席。

視篆名場三要全。嚴容戢轂老增堅。千秋雪積西山頂。五色雲開東海天。
任重少林澆末法。識明雙徑日多傳。幸緣尊者言隨喜。落草之談得盛筵。

開榛大圓山宗德禪寺

將謂圓山山不是。靑龍白虎境猶雄。長流滾滾耳塵盡。衆嶽層層眼翳空。
似掬淸泉知勝地。欲開荒棘建禪宮。袈裟殊感宿緣渥。都賴檀家信願功。

題門不入葷兼酒傳室欲留鉢與衣。偏憶後昆言守道。長開鋪席接群機。

書雲令節謝衆展待

令節爲開講禮場。偏驚珍饌異家常。何論一物黑如漆。相話衆心淸似霜。向火初知暖氣動。剪燈閑打寒更長。龍峰此夕楊州鶴。溫飽安然坐竹牀。

賀萬年曉禪師住嵩山

履實踐眞言爾思。龍天推轂不孤期。鑑湖水碧祥光湧。日照雲晴瑞氣移。應爲宗猷施黼黻。勿將法運任澆漓。袈裟今有吳剛手。攀得桂林第一枝。

自鳴鐘

鐘也自鳴十二時。軒知瑪竇盡神思。靑燈室內乾坤轉。赤軸案前日月移。蓮漏分聲未見製。土圭測景何稱奇。機中別有倉遑響。驚起愁眠無失期。

賀長圓一道禪師開堂

次韻迦禪人九日

天涯九日思何常。曾把烏藤出遠陽。問道洛東千佛閣。訪閑勢北一僧房。
盤無黃栗似眞淨。爐有濕薪擬法昌。莫厭我家茶飯淡。爲君別甑不炊香。

朝熊嶽

熊嶽崚嶒千歲寺。隆樓傑閣聳雲端。明星靈水洗心淨。舍利神光照膽寒。
霞散富山垂宇宙。風生滄海起波瀾。捲衣欲下絕巓去。鐘磬聲微落日殘。

寄呈妙心堂頭祥鳳和尙

老賊之機瞞國師。花宮開席德彌丕。幸逢聖帝踐尊祚。好代法王揚化儀。
西望無忘巖暑日。東歸有待嫩涼時。三南炷寺漸垂就。勿爲儂家勞思惟。

中興須山堂宇落成之日。偈以記喜祝遠大云。

中興須巘舊禪闈。金像安來巖飾輝。十樹老松猶鬱鬱。四林脩竹轉依依。

鄰皴烏杖全歸握。璨爛驪珠常繫袍。更憶斯文垂百代。道標矍鑠老猶豪。

酬天龍十洲禪師見惠

日出扶桑普照臨。知君慧炬壯當今。淸談似彼忘多劫。慈訓使人惜寸陰。秉拂分開無字印。拈香指示不傳心。林間偶借然犀手。明見祖言妙義深。

霄山衡山禪師韜光於千里。見隨喜予在金星峰妄談雪江錄法筵。殊有偈次韻以謝。

凌霄雄刹舊傳名。獨許眞人護道情。常憶昔年挑燭話。豈期今日倒衣迎。一條拄杖龍添勢。三事袈裟玉增瑩。爭謝法筵隨喜厚。他時欲問毗耶城。

次山蘇門君韻。送蘭江師歸蘇山。

駒嶽之西一小丘。愛君遯迹此閑遊。何爭大庾嶺頭鉢。自許花亭江上舟。合在名場拯濁世。欲歸幽谷斟淸流。蘇山知己若相問。爲報吾今客帝州。

次韻山蘇門君見寄

遠遊將謂獨傍徨。賴遇關門有棟梁。五瀨山河何處暖。八橋風露任他香。
文章新犯東來氣。劍佩時銜南極光。政化寧多毛玠輩。今敎州縣稱公方。

題綿翁禪師山居

卜幽綿蕝老翁家。嶮嶮傍流石徑斜。探水一尋藤拄杖。披雲三事布袈裟。
誰看象骨蛇藏草。何許牛頭鳥獻花。棧絕人間臧與否。獨甘痼疾臥烟霞。

酬高陽禪師次予上葛陂和尙韻見惠。

夢裏餘才五色毫。機如武事有蕭曹。華音莫笑楚音拙。巴曲難酬郢曲高。
雪月禪談分半榻。風雲宗誼預同袍。知君他日師其跡。長使三韓稱俊豪。

酬善應月庭和尙次予上葛陂和尙韻見惠。

明如萬里察秋毫。善應眞機絕比曹。叢竹風淸涼氣動。庭松雲散月痕高。

何物愛兮何物憎。我心無手似摸稜。喫茶吹燭如咬鐵。推枕輥毬不聽冰。
爭笑夷齊面憔悴。可憐寒拾頭鬅鬙。龍峰岑寂賞音少。許與辨公問老僧。
維色維聲離見聞。世間臧否更云云。長生誰似龜兼鶴。利觜何惟虻與蚊。
存德魯丘藏玉沽。違仁秦始把書焚。一十一百一千萬。今使阿誰識此員。
承當維鑑在機前。管見爭知天地全。六白住山成甚道。九霜面壁解何禪。
楊岐疎屋滿牀雪。衡嶽冷灰煨芋烟。切忌隨他尋覓去。分明佛祖不傳傳。
龍峰菴主釋元明。遮裏爲君傾我情。流水潺潺籬下過。浮雲曳曳嶺頭橫。
耳塵已去牛何鬪。眼翳纔除華豈生。寸步慵移門外路。不知來往日營營。

賀別源徹公禪師分座花宮。兼送還東奧。

分得花宮雲半欄。遙還東奧古禪壇。臨機誰敲主中主。掉臂直過關外關。
武野風烟隨寶杖。仙臺日月照金襴。立宗別徹本源去。重看於菟揷乙寒。

索居荏苒度年光。望彼一方思渺茫。端坐蒲暄方丈室。閑眠茶熟數奇房。

休言退鼓無由打。永轉法輪有甚妨。且喜吹噓隣嶠主。花宮通籍據猊牀。

追悼先考以心正傳居士二十七年忌

二十七周驚夢囘。雨寒濃北白雲隈。曾違膝下執衾枕。今缺冢頭拂草苔。

野鹿呦呦更未盡。砌蛩唧唧曉初開。堂中賴有江湖衆。小供煩他課梵來。

追悼先妣無琢亮珠大姉大祥忌

嚴忌夢驚南海鄕。春風影裏攪愁腸。堂前萱草空生綠。庭際梅花只吐香。

慚謝昔年疎定省。追懷今日歎存亡。感降十六阿羅漢。舍利瑩然三挑光。

次韻禪衲偶作五首

瓶盂重値草萊秋。爲憶玄機似截流。殊域一身雖抱病。故山千里豈牽愁。

曾餘轉語鑑多口。常問生緣南匾頭。勿以丁年空度日。禪詩不妨擬貫休。

採薪汲水莫愁倦。誦經坐禪不得眠。傾倒心腸今送汝。服膺昕夕可拳拳。

遊獻壽室示那禪尼。茲値先考寂然居士小祥忌。

鬧裏偸閑一室幽。衲衣爲客此淹留。不妨輪鞅喧塵巷。近報磬鐘微梵樓。鐵磨轉時君自看。紫胡打底我焉廋。勿言賢考已長逝。獻壽南山別有秋。

謝某法師贈菊問疾

分得南山悠意長。蓮瓶名品壯茅堂。霞横關外留秋色。月滿枝頭發晩香。多病于時開積鬱。頽齡何處問靈方。老來殊愛花之隱。恩賚厚情不可忘。

酬江州大圓雪操禪師見寄

新詩遙問草萊深。吟翫重知有雪岑。落筆天台雲五色。洗襟淡海浪千尋。微軀常愛山林好。多病奈何風雪侵。爲贈龍團佳品茗。自烹今飽故人忱。

酬雪操禪師重見寄

頭康林禪師。

古寺傳名錦水邊。靈椿夾路入幽懸。宗流爭極眞源深。佛日長看寶鑑圓。
祇樹黃金重布地。衆香玉饌爲開筵。淸遊坐覺乾坤別。兄弟飽恩忘却還。

歲尾吟

養痾舊院獨癡癡。百事都還諸衲知。童子課經陪座去。狗兒貪食上階來。
道情一衆無長短。世利幾人爭分釐。殊覺今冬寒徹骨。擁爐只任歲華移。

雨中謾賦伸衆僚賀。兼寄鳳凰巢諸禪彥。

叢規井井古風淸。總見鳳毛含彼英。跟下勿違詔郝域。行餘何愧謝梁名。
滿襟白雪三千首。一握明珠十五城。孤榻儵然梅雨靜。論玄聊寄可中情。

卒賦四莫送禮小子

金風白露滿秋天。一錫遙飛東海邊。防意莫談財與色。離過莫喫酒兼烟。

千鈞任重江西法。五逆機尖濟北禪。今有雄場承此祜。與宗擁護囑龍天。

次韻正覺主人歲首

佳氣氤氳新造臺。疎鐘聲裏曙光開。裁文昨夕送窮去。命駕今晨賀壽來。先進火盆鋪草座。淡斟茗盌當椒盃。賴君賢母親傳語。動止輕安迎歲回。

次韻華藏丈室追悼先妣三十三年忌

五逆之機狼毒腸。酬恩玄旨孰相當。重懷運老福淸渡。何傚陳公佛母堂。欲爲幽魂嚴報地。好敎淨侶飽甘漿。應知飯裏有沙底。忌景加三三十霜。

次華藏丈室賦十獸見惠韻

熊峰高處曾傳燭。揮麈據猊知幾時。張軍陷虎機非我。問字然犀恩在師。禪如象骨出韶石。道似牛頭見大醫。當陽何許驢成馬。孤猿叫曉月明枝。

壬辰之春。在南陽寺應請與衆遊大仙寺。應接甚遲。仍打一偈呈堂

其七

落花啼鳥幾多春。借此閑房養病身。物物返聞都妙說。頭頭涉見不全眞。
機知臨濟燒禪板。觀慕辨音轉定輪。擊碎機關休即得。乾坤大地絕疎親。

其八

蕞爾茅堂風物鮮。逍遙時就曲肱眠。爐邊茶熟二三盌。几上詩成四五篇。
嶮嶮戲戲山絕頂。兢兢戰戰水深淵。衲僧活計只些子。林下潺湲涌有泉。

賀徑山和尚奉敕住法山

敕下花宮瑞彩多。人間新見鉢羅華。單傳心印親承座。五逆宗風獨克家。
龍躍掌中烏拄杖。珠輝肩上紫袈裟。海東今有法筵盛。徑塢識文曾不差。

賀祜公座元住大林

大林勝狀舊相傳。篾斧許君三要全。寶劍磨光眉際動。明珠添色掌中圓。

起居動靜任天然。寧以此身誤百年。坐石掬泉溪澗上。拾枯拂葉夕陽邊。
窓前明月訪孤影。風外青松攪懶眠。自笑顚狂沒拘束。威儀更不犯三千。

其四

道標獨許似癡獃。這裏無人知去來。門鎖棘荊嫌客過。爐燒榾柮覺春回。
一身只識山林密。方寸不妨天地恢。香篆風微閑白日。綈袍百綴臥蒿萊。

其五

隨分何羞轉法輪。西山座主大梅人。口邊自足半瓢水。膝下豈過一箇茵。
古鏡共明胡與漢。火爐誰辨主兼賓。蒲團終日無他事。只要祖燈永不泯。

其六

盤結草菴倚古丘。香烟一炷占閑幽。煎茶爐燒林間葉。洗面盆斟巖下流。
衡嶽芋魁猶有分。潙山橡子又何羞。淸貧豈是勞衣食。日用之中足不求。

次華藏丈室賀北堂八十韻

八秩未曾移壯容。衣珠添色不凡庸。偏懷陳老編蒲葉。何逐瑜生泣竹筇。
瑞氣千秋侵雪草。淸風十里立霜松。殊歡今日雄天象。五朶祥雲滿翠峰。

次韻允公道契山居八首

其一

棱絕人間辱與榮。孤峰頂上放閑情。起看半嶺暮雲色。坐聽一溪流水聲。
室內燈華非錯點。庭前栢樹不謾呈。靑山三尺足容膝。許與道心似掌平。

其二

世事紛紛百背違。把茅溪畔掩柴扉。幽巖日落孤猿叫。遠寺鐘鳴衆鳥歸。
茱葉一莖難晦跡。松花數樹好消饑。堆堆癡坐蘿窓下。爲有閑雲補破衣。

其三

威德雄名曾稱賢。兩楹夢覺此登仙。存心慈忍拯群有。得政溫知烹小鮮。
雲近蓬萊空五色。鶴歸華表亦千年。許君扈從事能了。愁涙與恩傾深淵。

秋日登桂林山。呈一枝兄禪師。

佛燈煒煒舊靈蹤。問候老兄壯祖宗。夜靜灘聲鳴錦水。秋寒雨色鎖烏峰。
天香不隱一枝桂。霜幹難攀五葉松。應使群蒙歸彼岸。梵臺新現紫金容。

賀一枝禪師六十華誕

天開瑞象古香城。耳順高齡德益宏。宇內山河期帶礪。人間日月屬蓬瀛。
室攀丹桂一枝秀。庭看青松五葉榮。法運千年猶合讖。任他塵事有遷更。

雪朝示衆

北風昨夜扣松扉。起見山林雪打圍。破屋雖宜藏醜拙。病身爭得耐寒威。
誰宗可祖埋腰古。獨愧會公縮項機。因甚孤峰還不白。回頭霄壤轉相違。

千里忽傳星隕地。三更直得日中天。人間今値鍾期逝。獨歎絕絃一炷梅。

哭端宗禪師

不曾風雨忘高標。今得訃音魂欲銷。濃路深雲同結夢。信山積雪共埋腰。二千里外情何隔。四十年前事已遙。龜巘幸餘跳竈子。酬恩法席豈寥寥。

輓萬拙和尚

春書縷縷辱慈憐。可耐訃音到日邊。齡過古稀知益健。道高今世憶彌堅。西來祖意無人問。東海宗風有孰傳。豈翅山門多慟哭。扶桑何處不蕭然。

哭大休禪師

近聞象馭浪華還。風送訃音赤甲天。四海誰爭昌法運。百年獨許擅宗權。鹽山曉暗掩光室。熊嶽秋空指月筵。勿怪我今淚如雨。祖庭晚色日西懸。

輓尾陽前黃門公以寄稻葉氏。

謝海應禪師來臨

病懶不曾拂榻塵。乍驚法旆入荊榛。滿庭宿雨長荒草。一室寒烟燒濕薪。
鷲嶺拈華談未了。龍潭滅燭笑重新。家貧深愧待無物。折脚鐺中五合陳。

輓古月禪師

不唧𠺕機誰敢酬。青天喫棒末梢頭。水雲問道二千里。貴賤歸風七十州。
近聽康强移法旆。奈何衰替逼宗猷。恩容如在言言誨。和淚崑崙揷石樓。

哭大雲禪師

閑居宗古箇耆年。元祖眞風不錯傳。行止任緣群象外。正偏離位一漚前。
常馳遠念慕師道。曾邂高蹤輔我筵。乍報全身玆脫去。只餘鈴響白雲邊。

哭天覺禪師

這老風裁不屬緣。道交莫逆四十年。豁開寶藏西乾教。擊碎玄關東海禪。

各喫艱辛倚草萊。誰門更不許風裁。打街何厭衝寒去。勵業偏從忘餒來。
韶餅郝茶爐有火。雪毬仰枕鏡無埃。當機隨分宜甄別。淅淅北風雨擁臺。

次韻本禪人歲首

舊歲遠從西海囘。陪師好賀壽齡來。斬新日月胸襟豁。太古乾坤眉宇開。
地接鵝湖流水遠。山連鳳嶺彩雲堆。鐵環勿必隨他去。翠靄紅霞春滿臺。

次韻糟氏來訪

寥寥村寺法何微。更待阿誰開竹扉。虛室全無爐火暖。寒林唯有夕陽暉。
登山煩汝謝公屐。表信許吾盧老衣。勿道忽忽多世事。死生路上孰辭歸。

次韻祐禪人悼訥公

天瀨秋色月生臺。遮裏許君無去來。操履常期居訥道。文章何愛子雲才。
日邊雪月夢初覺。關外江山心已灰。萬里曲高知己淚。不教隻履惹塵埃。

遐邇道盟多二輔弼一東南檀信各歸崇。更祈法運垂二無朽一。遮莫人間白髮公。

重次二除夕韻一呈二天覺禪師一。

迅機重見老新開。銀盌高盛二白雪一來。衣裏藍田誰問レ價。胸中雲夢悉知レ才。論レ心爲說指非レ月。抱レ疾何比默似レ雷。打住都無二三種力一。領レ徒爭上雨華臺。

登二壽國寺一。呈二堂上默和尙一。

城外迢迢驛道長。梵臺新闢紫金光。地離二世界一五雲靜。山接二淨居一百寶昌。檗祖迅機曾喫レ苦。梅公玄旨此聯レ芳。賢君不レ負二靈山囑一。濟北正宗好擧揚。

賀二天慧禪師古稀一

京洛城西彼古岡。布金何讓給孤場。門朝二台嶺一乾坤別。山接二丹丘一日月長。自有二諸天推二願轂一。豈辭苦海作二慈航一。儼然二八阿羅漢。共賀二年尊一遶二寶牀一。

結冬前夜示衆

洞山退卓好陪客。承皓洗褌豈讓人。嫩桂一枝今現瑞。細將龜鏡警昏晨。

除夕　五首

齡向曾郎曾入閩。百年生事易因循。爭堪宗弊逼今日。豈爲家貧愧古人。
借竹風中藏翠靄。囑梅雪裏漏青春。病猫歲晚命瀕死。誰先趙州救此身。

野外歲窮轉荒涼。更無鳳髓似諸方。不將臘雪拂幽徑。欲待春風修破房。
臧否紛紜千刧槪。死生迅速一朝霜。人人早識有今夕。爭得向他手脚忙。

一盌青燈半鼎茶。送窮相話事無涯。袈裟頼免紅塵染。鬢髮奈何白雪加。
藺足南方曾訪道。藏身北斗始歸家。乍傳山下壯夫死。勿以因循度歲華。

幽寺幸逢世禮稀。荒寒依舊白雲扉。腰間解縛三條篾。肩上被恩一領衣。
將謂眞風空祖域。乍傳禪席壯皇畿。鬔鬆鬚髮猶慵薙。坐擁茶爐到曙暉。

何謂百獸驀苴翁。新開梵刹立宗風。誅茅瑞巘十經歲。卓錫須峰始送窮。

仳離傴僂十餘霜。邂逅得レ時龍壽場。遠海參山春雨地。信雲美水月連牀。偲偲交誼蘭薰レ室。郁郁文章花繞レ牆。三本蒼松期二直指一。草萊影瘦八橋陽。

重次韻。酬二見性萬英禪師一。

涵二泳聖涯一幾雪霜。人天推レ轂出二雄場一。普天施レ雨龍降レ鉢。匝地生レ風虎侍レ牀。脚下踢翻諗偃域。睫邊短却曹劉牆。爐香烟斷日將レ晚。洩洩浮雲隔二遠陽一。

登二栂尾山一

栂嶺峩峩列二翠屛一。辨公異跡靜二門庭一。影堂長有レ狗陪レ座。空殿更無二鹿聽レ經。春住鎭レ山山自古。槇雄隣レ地地猶靈。那伽定畔暮風惡。荒草銷レ烟寸寸靑。

天啓兄禪師訪二予蓬蒿一。偶値二書雲令辰一。前夜有二謾成一篇一。仍次韻謝二遠臨一。

樓頭鐘鼓報レ晴新。時喜遠臨在二令辰一。妙話淳淳天向レ曉。溫顏穆穆室回レ春。

迅機曾不讓先賢。買得者鎌三十錢。展陣宗門知葛亮。錯名陋巷問顏淵。

任當季運南方法。識合日多東海禪。有竢早分鷄嶺座。提攜鈯斧北山還。

賀天覺禪師轉版花宮視篆龍梅

七十灘上渺茫茫。獨有故人恢祖綱。撥草幾年隨虎錫。聯芳此日倚獅牀。

却歡土地成緣晚。將過叢林得福長。湖海孜孜吾道者。不穿鞋底問諸方。

沙禪彥者。我之莫逆也。寬保甲子之春。欲還錫於故國。問訣於雲山。

仍賦荒唐一律以餞行色。

遊方慕古幾秋冬。西返豐城問我儂。風月餘心春夜燭。江山留別曉樓鐘。

硫黃灘嶮三十五。築紫雲遙百二重。金錫再期東海道。莫將油嶽作芙蓉。

遠之龍壽。邂逅萬英禪師。一夕開契潤之襟。欣躍不可言也。然須臾

之遇未盡餘蘊。歸院之後賦荒唐一篇。呈猊牀下。

榾柮烟稀旦夕斷。茅茨屋古東南欹。愛君伴此寂寥席。僶勉不曾違梵規。

同詠湖上風光。餞苗上座歸江州。

縹緲近湖無際涯。昔年掛錫已多時。唐崎夜靜雨飛細。比叡天高雪釋遲。三井鐘留西照動。大津舟帶北風欹。約君他日盡遺愛。影白石山月一規。

同寄隆上座

東湖西海浩無涯。漂泊不空度日時。休以色身圖遠大。可堪法運易陵遲。斵輪忘手甘連苦。制器示心覆及欹。好向可中甄別去。明明說與古賢規。

同呈說上人病牀下

幾日臥痾情豈涯。慇懃寄語欲安時。藥爐除火祇休速。牀履拂塵不厭遲。地瘦更無虀菜美。家貧動有飯甆欹。因吾枯淡多成褫。事事從心延壽規。

次師秀上人賀予分座韻。以謝遠臨。兼期上人分座鷄嶺視篆北山。

歲暮示衆

井藤巖樹轉倉遑。今夜使誰細思量。機以覆盆還雪巘。道慚負米自丹陽。
大方天地任年盡。百二山河待日長。一室燈青八十指。論心坐却曉蒼蒼。

虎溪

千歲垂名古道場。追懷先輩整宗綱。磬鐘風散灘聲近。松檜霞晴嶽色長。
古殿空臺連象骨。深雲流水繞羊腸。懸崖依舊坐禪石。戰戰兢兢立夕陽。

歲首口占

氤氳淑氣滿天涯。香篆烟消向曉時。滄海水光長渺渺。扶桑日色始遲遲。
半窓雲補紙衾破。五斗灰隨烏帽欹。欲得春風飛杖錫。老兄法席盛叢規。

次前韻寄寛上座

霞擁翠微水滿涯。風雲相遇斬新時。鷄侵清曉報春早。鶯爲殘寒出谷遲。

息影藤蘿一草房。青灰埋沒滿頭霜。盛庭柏樹無心盌。煮野菜根折脚鐺。
長海風收波渺渺。諸峰雲盡月蒼蒼。可中生計使誰問。連日許吾分石牀。

病中謾成

偶罹瘧疾已彌旬。可耐秋涼侵此身。湯藥全煩苗與默。飲餐幾役唱兼璘。
案經半卷曾餘課。牀履一雙未拂塵。願爲北堂遄得快。寄言思我費精神。

悼淑藏主

伯仲之中獨有名。訃音昨日各相驚。甲城風月滿巾淚。洛汭江山一枕情。
天遠飄飄關塞鴈。曉長隱隱寺樓鯨。孤魂空返陽峰下。爲薦微忱蘋數莖。

結夏前夜呈同志諸君

領貧疎屋百般非。豈料數枚扣竹扉。野外幸無名與利。道中自有食兼衣。
桶泉任杓半升淡。鉢飯休嫌全粒稀。謹白剋期須取證。嶺頭何穩白雲飛。

七律

淸見寺

東海之濱千歲寺。登臨萬里坐波瀾。舟搖搖處浮雲盡。松鬱鬱邊落日殘。
百國高僧留鐵錫。三韓貴使下金鞍。淸風吹袂危樓外。何覓蓬萊壺裏寬。

宜道友訃至

髫齔情親二十霜。訃音忽到海南鄉。紙鳶爭線烟霞巷。竹馬戰鞭花柳場。
萬里山河多暮色。一生風月淡燈光。絕絃此日蓬茨下。燒薦微忱半片香。

草菴歲首

昨日倩遮隣里僧。迎春先薙髮鬍鬙。結跏雲榻漸生暖。洗面水瓶初釋冰。
梵唄繙編新歲磬。佛龕開鎖舊年燈。三家野老賀正外。豈有紅塵到愛鷹。

不琢居士幽居

處處隨レ緣處。偏歡成褫親。江山情不レ盡。雪月話重新。庭有二欲レ開菊一。室無二可レ拂塵一。終朝多二應接一。好慰二客中人一。

選佛會上謝二諸老宿見レ問二予疾一

社中諸老宿。爲問我痾沈。清話熱時雪。親言痛處針。非レ竊二馬師意一。似レ慰二本公心一。逐日漸乘レ快。欲レ呼藤一尋。

除夕

除夜欲レ言レ詩。更無二事當一レ詩。迭レ窮應二故事一。納レ祐豈二新詩一。爲二我疎二人事一。使二人笑二我詩一。只論二詩與一レ事。書作二一聯詩一。

濃茶。莫怪頻留別。病身寒日加。

次韻呈猷祐二禪人

格爾猷兼祐。起予問懶眠。雙雙眼似漆。縷縷心如綿。共識淸閑是。何愁窮餓煎。請看光景過。一語憶希遷。

夏日遊山村使君亭

夏日高廳上。梵襟炎暑空。簟移冰雪冷。盤擷海山濃。淸話霏霏雨。仁情細細風。詩成皆付楮。何論拙兼工。

題松濤軒

淸閑天地別。一室倚林端。東海波光曙。西山雪色寒。泰翁言守寂。寮老亦占安。懷古情何極。松窓落日殘。

玄中菴呈吉祥大止禪師。兼謝菴主應接。

傚霞谷山人戲賦十鳥

鵲橋秋滿漢。燕去鴈云來。樹上鳩呼霽。屋頭鷄報時。消閑煎雀舌。忘物倚烏皮。何羨鳳鸞翼。鷦鷯得一枝。

戲賦十獸呈華藏丈室

獨據金猊座。開權羊鹿牛。談玄拈兎角。待價賣猫頭。睡虎宗彌盛。瞎驢道豈休。接人云看狗。摸象勿他求。

結夏示衆

二三枚布衲。相伴白雲幽。粥飯自知足。寒暄我豈庾。烟雨黃梅熟。薰風紫筍抽。微妙不傳道。可中勿錯休。

桂林山九日

飄零未返家。九日錦江涯。秋雨添流水。曉風拂落霞。剝盤園熟栗。斟盞鼎

天地誰無逝。却驚人事非。決心守遠志。啓手知當歸。橘井泉空淨。杏林風自微。薤露聲乾後。西山餘落暉。

病起訪桂洲禪師次前韻。謝三顧予病牀。

衣賽雲深處。快憑獅子牀。靈龜時獻壽。來鳳日呈祥。守道在高遠。吐言皆至當。我儂今病起。先謝老西堂。

偶訪臨清老兄

臨清常省事。行業潔於冰。白髮連牀雨。青眸一盞燈。論心忘楚越。問道辨淄澠。屈指鴿原序。微兄又孰憑。

新橋

橋成鼇背濶。心巧見清新。却笑勞馳石。不須爲擲巾。往來龍得水。南北柳添春。我無題柱意。因思司馬臣。

茲過。時有暮鐘響。使誰無嘆嗟。

宿松巖寺

城外鼎新寺。凭欄望渺然。白雲橫暮嶺。香稻滿秋田。來往長隄熟。高低衆嶽連。主人曾有約。投宿打安眠。

遊法輪寺呈筠溪禪師

法輪知有轉。佳氣擁松筠。只爲心忘物。不妨境近塵。山雲多舊語。茶飯愛清貧。共笑滿顱雪。更期何歲春。

留別岐岨諸君

懸棧路何錯。衲衣三得遊。青山如有約。白髮豈無愁。殘月掛高樹。疎鐘響曉樓。餘生知不久。再會待何秋。

悼陳州全操居士

賀下行應門禪師分二座方廣一住上能濟上

常懷君發レ用。今見德揚レ輝。行與レ解相應。名兼レ實不レ違。誰欺提鈯道。獨許踢瓶機。佩得無文印。宗風好撥揮。

訪二松濤禪師幽居一

退鼓聲乾後。卜居擬二沃州。秋風黃葉巷。夕日白雲丘。溫レ故書千卷。甘レ閑茶一甌。可中無二俗客。許レ我坐二深幽。

歲晚遊二衣峰和尚室一

昨來猶有レ約。踏レ雪遠尋レ師。幽榻分レ雲坐。寒襟擁レ火披。風塵何處急。星物任他移。淸話心如レ水。可中使二孰知。

圓通寺次二維明禪師韻一

洛陽城北路。十里傍レ流斜。隨レ杖風塵遠。襲レ衣花柳多。佛龕今不レ鎖。御輦昔

城北千年寺。偕逢修禊辰。古今三級浪。湖海一堂春。誰是見桃客。獨成落草人。分襟猶在近。別處莫違親。

秋日應無所住禪師敦請

一軒無所住。不妨九衢忙。賜浴洗塵垢。分閑坐夕陽。勿言湯餅淡。可愛菊花香。也識禪心淨。西山纖月光。

九日山行

九日滂沱雨。溪山路更賒。雖孤籬採菊。却愛葉勝花。鐘響雲間寺。烟揚嵐際家。登高强不作。步步自嵯峨。

應惟忠禪客需

忠禪親袖紙。來乞我言詞。更莫向他覓。只能返己知。柳邊吟紫燕。花外囀黃鸝。切忌放過去。佇思萬里崖。

暮林。不嫌禪味淡。幽僻待君尋。

嵩山酬海應禪師見惠

祕藏菩薩迹。應化現聲聞。孤頂問長慶。別峰逢德雲。離群何守獨。守獨不離群。誰會恁麼道。這香買五文。

賀關棙訓公禪師開法興聖

興聖輿望剎。知君名不空。單傳朝老道。大振耳公風。比叡雲添色。長安花始紅。撥開關棙子。好使衆人通。

癸巳之秋。省己尊者訪予草廬。有偈次韻伸謝。

瑞龍今覩瑞。法旆入幽居。文熟音尊者。道高忠國師。暮雲橫半嶺。秋水繞長陂。遮裏莫相逆。焚香話舊時。

上巳示衆

訪松平氏

興居歡益健。近自武陵回。名草應新得。異花知舊栽。北窓千里話。東海百篇才。今日盍簪室。幽襟使我開。

謝唱禪契看病

憐君陪病室。昕夕起予頻。約等金蘭友。義超骨肉人。添衣問就睡。移枕求摩身。數日曾無倦。盡情事事親。

賀陽山祥鳳禪師榮登花宮

通籍花宮上。飄飄金錫回。名挑清代日。語聽旱天雷。五色雲生座。百花春滿臺。長懷蓬左寺。有路接方來。

酬岡維潛見寄

寂寂河西寺。斷橋野水深。眠雲分瘦影。笑月坐清陰。無客問時令。有禽歸

神馬佳名在。素聞產渥洼。往來馳驛路。生死托天涯。胡塞千峰雪。長安一日花。未堪還華嶽。可愛汝驕奢。

上桂林山呈一枝禪師。天啓禪師別稱一枝

淙淙曾水上。蕭寺問前朝。含雨灘聲轉。帶霞山色遙。道情燈火瘦。清話篆烟消。三日一枝室。結眉坐寂寥。

重次韻

尋幽春一寺。室內笑相朝。雲與諸天近。路從初地遙。非來爲境會。只喜使閑消。猶有聯芳在。桂林不寂寥。

秋盡

天地秋將盡。寥寥野外居。籬邊唯有菊。釜裏欲生魚。多病知寒早。小根修道踈。幽懷誰共話。落葉滿庭除。

五言律

住菴謾成

乍住無繁事。秋風一草亭。青苔滑石徑。白日閑松櫺。數片雲生榻。三升水滿瓶。衡門稀客問。葉落夕陽庭。

龍領師兄訃至

萬仞士峰雪。天涯落日曛。多年蓬左月。一片美陽雲。鴻鴈鴈亡序。鶺鴒鴒缺群。飄零千點涙。心字博山熏。

訪大善丈室。淹留之際遊曹溪禪師室。

偶扣萬年室。賴逢德有隣。金蘭交似舊。雪月話方新。爭謝八珍饌。何思千里蓴。豈惟遊竟日。剪燭到鷄晨。

馬

因憶浩然弄蹄疾。見盡長安花滿衢。浮雲赤電今無敵。除却三贏與五駑。
馬援向老擊交趾。李廣振威破羌胡。匹匹擁門帶雨嘷。翩翩傍戶向風嘶。
何發萬騎伐大宛。闔國獻來擇駿蹄。聞說神君此停車。親爲太夫賜騮駒。
賣之買之有舊條。袖中論價爭減加。昔年只謂無伯樂。今日不知有方皐。
商略當場同拍手。牽去牽來誇俊豪。袈裟交觀不無感。口唱三寶愍披毛。
爲報同社兄弟家。常修道業不辭勞。

雪履。家家宇宙間。何處又依恃。

其十二

人人無上尊。錯作窮乞士。如抱采薪憂。不能安動止。此心返己看。切忌常徒爾。欲識天台路。勿問寒山子。

其十三

元是勢南僧。叢林樗散才。況被病魔侵。只學臥如來。無字麻三斤。要人絕疑猜。我今無隱爾。元明字良哉。

次韻兀禪彥觀馬

嶮棧牢關曾水濱。相馬年年世無倫。不是人間紫叱撥。定知天上玉麒麟。
關中主人山太夫。只略玄黃取良駒。款段的顱是汗血。如龍似鹿競寰區。
太夫賢德民具瞻。豈將禮樂讓陶虞。堪笑之反不相進。快著金鞭似雷驅。

其八

振古抱道士。聖胎養得長。欓谷居青銼。大梅住法常。吾曹何業繫。臥病空消糧。諸子宜努力。歲月易渠央。

其九

各失自家珍。向他謾馳走。愛富無愛貧。知勝不知負。龐蘊曾有言。唯空諸所有。誰能知恁麼。龜鏡千歲後。

其十

今人不見蹤。泥牛鬪入海。若或其不然。問取觀自在。擬議萬里崖。到頭要無悔。我在延壽堂。日日遇看待。

其十一

西山有古佛。爲人示玄旨。不分色與空。何隔生兼死。持鉢不厭寒。快著踏

遲日胡牀上。寂寂又斜陽。千門逢春客。花柳得情長。我有三種病。何無二種光。誰識可中意。京師出大黃。

其五

世間認物者。箇箇可相憐。離塵何避市。見道好忘山。唯得不得得。須言無言言。餘命我豈惜。六十有五年。

其六

病來踈懶身。癡癡同土木。天涯未歸客。進退知惟谷。頭上髮鬅鬙。多時又不浴。時見古人箴。如暗中得燭。

其七

一衆皆起單。獨留洛北陰。日日惟高枕。久坐愧少林。窓外起風竹。誰是寄跫音。謾次衣峰韻。信毫述我心。

其一

可レ憐病布衲。生涯百事疎。幸有二頤神地一。藏泉一匡廬。壁間高閣レ錫。案上久抛レ書。如二馬伏一櫪中一。不レ能レ膏二我車一。不レ無二牀履嘆一。何時歸二舊居一。豈要レ求二仙藥一。聊甘二園下蔬一。時自顧二孤影一。恰似二野鬼圖一。强勞二五蘊身一。道體本如如。

其二

或時向二明鏡一。白髮又蒼顏。孤燈枕無レ夢。一夜如二百年一。開レ窓雲千里。何山是故山。勿レ道問レ疾者。似二維摩不一レ言。

其三

洛北萬年下。抱レ病老比丘。何有二思鄕淚一。問尋勞二幾儔一。我無二慈航在一。緣レ底救二苦流一。唯願離二臥內一。瓶鉢南方遊。

其四

爲期。看經或禮佛。昕夕隨梵規。餘力學文可。切忌空過時。勿爲六塵境移。動汝威儀。念念只存道。此行强勿辭。往昔謙禪者。路上破大疑。休謂長安遠。脚下絕多岐。假使隔千里。相看好在斯。江山冰雪裏。衣鉢能護持。相送非無淚。歸省勿遲遲。

送辨禪衲之駿州

辨也多年起予切。暫時分手海東之。海東之有什麼事。欲見鵠林老大師。
鵠林辛辣殊孤絕。一句當機勿遲疑。風成其色還汝見。鐘止其聲任汝知。
浮島原頭秋草老。富慈峰頂曉雲披。豆駿之間多故舊。報言我今老癡癡。
途中日日風頭硬。五蘊身形宜護持。景陽門外送君處。樹樹西風不耐悲。
脚痕切忌隨他去。徵子如奈老生涯。有待青春花柳路。烏藤更勿負歸期。

客中書懷　次韻桂洲和尚歲晩吟十三首

家貧却喜無二塵事一。乾坤一箇破生涯。水雲同志三五輩。共話二此道一不レ可レ離。

坐禪直得全消レ慮。乘レ興不レ妨謾賦レ詩。曾有三古佛垂二規範。取・證九旬守二剋期一。

借問即今明眼衲。因レ甚脚跟不レ斷レ絲。爲言各自宜二努力一。一寸光陰勿レ輕レ之。

自南薰風生二殿上一。冷煖更假二何人辭一。

悼二玄桂神童一

之子苗而秀。少年爲二主張一。有三人增二可愛一。好稱二鳳毛良一。竊祈彌輕利。壽齡保二百霜一。人間都似レ夢。天使二斯文喪一。朝露一生短。秋風半夜長。孤燈空煒煒。殘月自蒼蒼。母姊淚何已。父亡未二小祥一。袈裟常受レ供。訃至獨悲傷。謹請二現前衆一。設レ齋誦二祕章一。願靈言覺了。頓陟二涅槃場一。

送二元威小師之二長安一

繁華人所レ欲。知汝獨辭レ之。心若堅二信願一。何之更不レ宜。常把二本參話一。研窮悟

賀。我亦預其筵行矣只珍嗇頸延待錦旋。

送琢藏主遊方

琢也欲何去。秋風入戶時。我詳行脚意。餞汝向天涯。勿以道爲念。虛教光景移。學文只餘力。道不在言辭。結伴須勝己。參禪在擇師。先抽精進志。誓不背毗尼。不許吹烟管。況於把酒巵。叢林交衆日。事事秉其彝。夜睡何須速。晨興早在知。二時飯與粥。好惡勿論之。作務或禪誦。進前苟不遲。鞋須愼亂著。衣是得常披。語學波離軌。行隨馬勝儀。古人爲法切。何翅忍寒飢。刻苦脇離席。驚眠股刺錐。若無見性眼。衣食奈檀施。行矣汝莫怠。我言能護持。他時回杖錫。不呈舊面皮。

中夏一日讀草山集。到限香一絲古詩。予亦傚顰次韻。以告兄弟家

幽僻常憐足棲遲。衲衣此處住多時。夏天幸有涼氣動。千株松樹綠滿枝。

客況。雖有四枚兒。嗚呼曾未長。二男付其孃。二女與他養。獨自入浮圖。成斯圓頂相。我今爲汝言。得之不可忘。逆緣却善緣。修行向心上。

次白隱禪師小春遊賀氏亭韻

見彼諄諄志。微君奈庶民。隨師芝蘭室。貧道好逢辰。努力進仁義。直須求日新。外憐禪教客。內喜孝忠人。斷機與扇枕。一家見厥親。赤鱗春滿席。冬日不蒙巾。離匣吹毛劍。和盤如意輪。香烟座驅鬼。爐茗骨通神。這賊宜鎭護。倉中無價珍。

送瑞上人超遷花宮

維天春盡始。送子之日邊。我言雖以拙。字字誠程懸。莫過深夜路。莫渡急流川。擇執飲兼食。略携金與錢。得達花宮下。早教安否傳。重重花表外。先乘蓬海船。鈴鹿千峰嶮。矢橋萬頃連。此行因何事。近得選擧箋。瓜葛來納

伊吹雪色峩峩聳。家家賣レ艾柏原鄕。淸流滾滾醒井驛。片餠未レ嘗二風味香一。
留レ杖憶著武尊古。幽石遺レ跡水中央。往來旅客皆求レ度。古殿儼然石地藏。
磨針嶺自二番場一嶮。登登憩息望湖堂。望裏二十四郡水。風收一碧渺茫茫。
下方漸近彥根府。城樓重重連二粉牆一。井伊姓名重二日域一。麾下不レ妨多二俊良一。
永源古寺何處是。寂老道風今尙昌。多賀竹島同奇躅。長明觀音共靈場。
安土山高總見寺。城郭陳蹤憶二信長一。今記二曾遊一神崎郡。投レ宿靈泉古梵房。
矯レ首蚿山雲霧暗。射レ蚿一箭世稱レ强。行路從レ斯分二船陸一。旅客傾レ蓋草津坊。
比良比叡出二雲表一。膳所城門接二滄浪一。勢多橋畔秀鄕社。粟津原頭義仲邱。
石山秋月未レ乘レ興。三井晩鐘堪レ斷レ腸。迢遞江山鞋底破。明日長安賞二春光一。

示二幽心一

幽心訪二草廬一詳說二吾惆悵一。多年爲レ臥レ痾。舊債無レ由レ償。大家各支離。寥寥一

妙。問君會也不。堂堂佛與祖。休道匪吾儔。

次韻欣公禪人除夕

可貴方袍質。更離名利緣。此道無今古。不妨星物遷。若知衣有玉。何患囊無錢。曾辭若水畔。今在參河邊。枯貧人所惡。問我伴林泉。見汝孜孜志。鐵石也可穿。採薪兼汲水。豈辭手足胼。祖述老竦石。承當妙葩傳。向夕同分歲。烹牛話北禪。只使道心固。萬事復何悁。硬如咬生鐵。柔如劈白綿。千里言錯路。我行有何羶。宿痾猶未愈。呆呆獨自憐。一心無餘缺。竊比大虛圓。非費掘地力。爭得覓青天。青天在何處。水上浮鐵船。努力勿相怠。倏忽奈流年。

近陽道中

美地盡處是近陽。談笑連枕隔封疆。纔分美近語音別。餘寒留雪驛道傍。

長留故郷。只期涼冷後。杖錫到茅堂。清風帆影遠。残月鐘聲長。祇今多別涙。恩義不可量。

訪慈慶菴主

荒寒人所惡。聲利匪我愉。數歩松郛外。蕭蕭一草樞。堦前千片葉。樹際半田稌。菴主字慈慶。風標老若愚。生計無紛事。從來遠世衢。近聞染沈疾。借問得安無。起拾數枚葉。手煎茶一爐。芳甘三四盌。清話暫須臾。時欲告歸去。鐘聲日已晡。寒威隨日重。自珍護病軀。

次韻學禪人客夜思鄕

歲月下灘水。人間總蜃樓。可中西海客。獨有引鄕愁。一錫三千里。雙鞋七十州。行行宜踏實。隨順善財遊。碑記遷公語。勿空度夏秋。生涯無俗事。天地思悠悠。返己但知密。向他多覓頭。叫雲塞北鴈。浮水江南鷗。直下不傳

只箇無孔鐵鎚子。海內英靈湼不緇。這回成褫新佛日。碎身粉骨奉生涯。
今買孤舟欲歸去。去來更一任闍梨。雲老眉毛長三尺。多語爲君鼓唇皮。
此夜向我責次韻。見義吾亦非不爲。聞說豆陽多瘴氣。希爲至道事保持。
春風陣陣柳烟淡。相送江頭落月垂。

途中見盲婆有感

見一老婆子。可憐目兩盲。竹笻稍摸索。終不正途行。動欲上牆壁。或還落塹坑。因是前業重。忽爾錯斯生。幸雖得人種。不見日月明。若無見性眼。如彼老婆情。終日走邪路。不知一道平。謹言同志子。努力可研精。

送成上人歸豆陽

爲我患沈疾。留君執藥湯。飄零無所仗。幸逢同客牀。因君瞻病切。近況漸安康。得我安康面。君今歸豆陽。豆陽有萱室。色養問溫涼。萱室若無恙。休

一見桑梓安康面。何煩追逐世塵緣。如今幸得難受質。茅底況辱佛祖傳。

卒次雲山和尙韻送充公歸洞雲

東奥佳人充道者。朴略風裁是吾師。瞻撥十年終無倦。寧與庸流同厥肌。
片言隻字不亂施。兢兢戰戰愼桑龜。丈夫生氣不嘗變。幾度又臨萬仭危。
瘦如賈島吟入骨。肥似長汀笑滿頤。只待驢[illegible]到底日。使此價聲播坤維。
憶昨共敲大梅室。論玄在左之右之。禪餘每倚明窓下。朶朶青山卷帳帷。
一別迢迢魚鴈斷。江湖夜雨又誰依。何圖我寓鷹峰日。尋約松門得得來。
塵甑魚釜供無物。赤貧偏愧此蓬茨。閑話一場三盌茗。這裏豈許外人知。
因聞近入洞雲室。好把巾瓶拾其遺。今日喜君知所止。不向諸方勞奔馳。
洞雲道標識荊久。衲衣何日猊下隨。境因人貴今古一。舜出東夷文西夷。
長見法輪轉於彼。甚深般若起鷲池。記得東山演古佛。對他且道渠是誰。

常老滿池荷葉綠。遇師鎖室濕薪烟。風穴單丁名最重。楊岐疎屋道彌專。
淸閑枯朴何如此。爲法勤袒左邊肩。一盞青燈猶璨爛。半窓明月自嬋娟。
誓願無如度生大。同志共期苦海船。臨濟爲誰口始破。德山緣底手全穿。
龍離死水偏中正。死水藏龍正中偏。鵠林古佛爲人切。身不辭將熱鐵纏。
我友壽周二版首。咫尺鵠林知幾年。客秋共有五緣熟。合浦分去二顆瑄。
賀之誠之一千字。抓他痒處吐紅蓮。時歸豆路拜此語。行行字字利參禪。
鐘發其聲元以擊。玉生其光必在研。人人一箇大圓鏡。多颺在無事甲邊。
拂塵除垢塵轉夥。沒土混泥影自圓。演若迯之失却首。南嶽得之磨甓甎。
孟軻是言浩然氣。老聃是名玄又玄。孟軻老聃是卽是。如何出其鬼窟棬。
春來林下稀塵事。染筆謾成歲首篇。篇中竊伸刀頭意。謹呈鵠林光臨筵。
鵠林賜和二三首。留以先哲道心堅。雖然先哲不無孝。哭則哭兮嘕則嘕。

玆有一村言柳澤。居民朴實甚堪憐。賣薪買米過今日。悉道楊州十萬錢。
貧如陋巷曲肱聖。清似幽溪洗耳賢。嗚呼三家省事漢。一語何疑呆罵天。
近之近矣堂堂也。遠之遠矣浩浩焉。只箇一關擊不碎。多少豪雄點額還。
仲尼說之未說及。鳶飛天兮魚躍淵。奇謀不必蜀諸葛。雄氣寧尊吳孫權。
奇謀雄氣如彼者。若向此關口流涎。韶老須彌郝氏有。接人直下曰相牽。
善財曾向南方曰。一百餘城幾山川。五十三關善知識。爲他更著祖生鞭。
末後忽到彌勒閣。入得猶在彈指先。五十三人在何處。一句直塞斷喉咽。
若道分明識破去。正是宗門莫大癲。我亦爲這關棙子。破笠瘦藤路八千。
五千唄多無一字。拈華獨許破顏僊。四海今逢知音少。鼻泥只有郢人鐫。
扶筇佇立曉風裏。隱几蹲居落日前。江湖二三起予客。喫枯共斟林下泉。
住菴已有古標在。一夕談其事實全。衡嶽芋魁爐火淡。龍山菜葉澗流懸。

## 詩偈

### 古詩

春日書懷　次二白隱禪師賀壽周二首座住院韻一

林間息レ影舊窠窟。生涯自笑解二風顚一。伶傳十年違二桑梓一。斑衣却愧老萊顚。

桑梓曾許方袍質。操履豈奔二世塵阡一。舊臘偶有二故園信一。書中無レ限久別悁。

袈裟不三是缺二孝順一。誓欲レ除二彼廣劫愆一。臥冰扇枕未レ稱レ孝。編蒲負薪不レ無レ虔。

古人有レ語道中食。鐺下終無二日不一レ煎。借二此閑房二經レ歲。人間星斗易二推遷一。

昔日伊菴權和尙。每聽二暮鐘一淚潸然。千歲之下聽二此說一。幾人服膺更拳拳。

今日何嫌盤味淡。從來豈覓二錦衣鮮一。負レ暄知レ樂春林鳥。餐レ露除レ飢夏木蟬。

熟見二世上富家士一。無レ存二微德一自欺謾。古往今來入道要。急緩得レ中以成レ絃。

物物頭頭非レ可レ執。頭頭物物又何捐。戴レ冠朝坐二榮華殿一。解レ印夕歸荒草田。

咄哉老古錐。一生百不知。畫得形模醜。呼謂明闍梨。欲見相似處。何異不似時。眞箇何所似。卽今他是誰。譬如周之鼎。三脚瞎驢兒。

同慈澤居士請

這老蓊茸。無補宗猷。隨緣處處。獵縣遊州。說麤說細。塞斷咽喉。禪源慈澤。其先有由。村瀨爲氏。寄蹤大湫。一世興家。家門長賙。守己常儉。爲人尤優。見病施藥。濟窮與糇。名達公廳。褒賞言投。慕關和尙。登永安樓。參扣予室。恰廿餘秋。予之所到。無不出頭。八十三齒。老益不休。心如鐵石。體似金剛。言有孝囝。繩武主張。橋梓道合。互無短長。繪予陋質。宴坐胡牀。翁展炊巾。合掌在傍。謁之爲贊。仍打荒唐。

四十三忌。莊嚴無垢。憶獻珠儀。郡守某甲。苦追懷之。繪此遺相。謁予贊詞。記之顚末。使後來知。

智性禪尼

尼諱智性。見外字焉。東美可兒田尻生緣。山內爲氏。貞而且賢。居久久利。以實名傳。嫁林氏家。事夫拳拳。克林氏家。丕績維全。染衣落髮。參諸老禪。三十三度。坐授戒筵。別結一菴。以見性扁。俄爾告訣。八十餘年。林氏繪像。贊辭請旃。予亦舊面。事實以宣。

獨巖玄掌居士

善哉居士。岡田爲氏。一世起家。子孫盛此。參予多年。孜孜勤矣。果決生涯。末後薙染。聞獨掌鳴。安然告死。其嗣寫像。酬德如是。

自像 周鼎禪人請

頻伽瓶。捧來三十霜。分明今剖析。十界一光光。咄。箇郎當。如奈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其嗣天室然禪師。寫師眞影。謁予爲贊。不能確辭。謾裁蕪詞。題幀上云。

人言桃花嫩。何翅三千年。抱五逆機。欲恢臨濟之宗旨。具三種力。不辱南溟之的傳。領略入蓬海。奪龍珠於頷下。追回來槃嶠。將虎鬚於機先。身前操履。具瞻森嚴。吐言契眞理。末後牢關。直得脫洒。遺偈遷化緣。驀籬跳竈天然別。獨躡芳塵盛法筵。

長壽寺安昌尼

參之巨海。有一禪尼。安昌爲諱。長壽住持。少年離俗。鏟彩披緇。不飮無渴。無食不飢。不屎不尿。廿年於茲。扶桑處處。藉甚稱奇。若人問故。不道胡爲。聞者難信。知而爰疑。明和丙戌。臘月四居。得薩埵感。果決生涯。合掌逝矣。

諾巖應禪師

興化養道信禪師。近繪先師諾巖應禪師眞。請予爲贊。師與予少年舊交也。是故不敢辭。謾打拙語。題幀上云。

執巾景陽。飽喫龍老漢毒。董席興化。親續湫先師芳。打維那意。何敢放過。喚侍者機有分承當。當頭直呈眞來。道祇這這。末上單傳法去。記久昌昌。喚起主人自應諾。瑞巖玄旨不曾藏。

性山眞禪師

師諱紹眞。性山號也。濃州小熊鄉人。俗姓林氏。幼而出家。師事六湛郁禪師於尾州熱田臨濟山龍珠禪寺。裹包頂笠。敲磕諸方門庭。了嗣法湛老。補龍珠席。寬延己巳之冬。罹病臥牀。予以忘年之道誼問病兩回。親話出世始末。到庚午之夏。恬然示寂。實五月初五日也。遺偈曰。吾箇

打懷古論。莊嚴舍利。修飾諸尊。鐘鼓分明。告晨報昏。香燈不斷。感乾動坤。
請洲老耆。開授戒基。禁烟制酒。堅持毗尼。面無怒色。只念仁慈。寫金剛塔。
時日未移。示疾三日。乍戢化儀。享齡耳順。誰不傷悲。諸山盡簪。逢津送時。
令徒不少。各有勇爲。曉兄贊弟。學嘉禾師。恒州鈞公。繼席住持。近寫師眞。
謁予贊之。以有宿契。不獲確辭。言忘不敏。謾題蕪詞。

仁州澤禪師

濃之伊川常光禪叢。中興之祖仁州澤翁。溝口爲氏。生羽崎中。扣眞禪室。
薙髮入空。跋山涉水。撥草瞻風。四十餘歲。董席靈東。經營丈室。鎔鑄洪鐘。
百廢倶擧。偉樹奇功。遐邇檀度。投信歸崇。佩榮老印。沕不振雄。齡過七十。
恬爾而終。今躡芳躅。弗巖東公。追巖遺德。轉位花宮。忌垂半百。名望爰隆。
殊繪眞相。謁贊顓蒙。辭之不可。蕘語伸衷。

語ヲ題ス龕上ニ云。

連綿翁囝。寧海安師。分ニ座妙心一。全ニ領關山惡辣之道一。東ニ篋極樂一。再ニ建禪外中興之基一。指ニ示十萬億土淨刹一。去レ此不レ遠。播ニ揚四百餘年眞風一。仰レ之彌祁。手中白拂。非レ卽非レ離。堂堂意氣。肩上金襴。誰傳誰奪。肅肅威儀。贊不レ得兮罵不レ得。打ニ翻筋斗一寫レ眞時。

海應門禪師

師諱智門。海應號矣。三州設樂。出澤之里。俗姓關原。幼而不レ訾。常遊ニ長仙一。習ニ學佛理一。得ニ佛山度一。衣染髮薙。北走南奔。度ニ幾寒溫一。參ニ安禪室一。敲ニ巴陵門一。入ニ玉洲闥一。遊ニ白隱藩一。終傳ニ心印一。分ニ座花園一。受ニ請侍局一。住ニ小松原一。侍ニ師東堂一。謝レ德酬レ恩。能守ニ三要一。接化忘レ煩。設ニ正宗會一。口吐ニ玄言一。把ニ乍茗帚一。拈ニ破砂盆一。一衆四百。大建ニ法幡一。扶ニ予大圓一。道誼頻繁。同遊ニ和州一。幸不ニ垜跟一。名區陳跡。

資顆利。南詢東請。參詳事畢。嗣法於豐雲倪禪師。住邑之妙德禪寺。大開化門。接納四衆。講演佛經。提唱祖錄。槌拂無閑也。明和庚寅之春。臥病。不日。恬然示滅。實二月十有八日也。齡六十又二。建塔於本寺。近其嗣密山令禪師。以師與予有道誼。遠傳師眞。謁之爲贊。不敢得辭。題毫語於幢上云。

氣宇山峻。胸襟海宏。傳關山道。分寶座於正法禪窟。承豐雲印。開金爐於吉祥梵城。妙德弸中。天讚人敬。玄機彪外。電卷雷轟。曾轉正宗法輪。欺瞞五家列祖。新現香積世界。供養十方群生。祖意明明。庭栢樹趙州活路使誰行。

台瑞三禪師

極樂海安寧禪師寫先師台瑞三禪師眞。謁予爲贊。不能確辭。謾裁毫

德望德澤。將何匹似。峨峨駒山。琅琅岨水。

活宗達禪師

遠州地藏院超宗超禪師繪先師活宗達禪師眞。緬謁贊詞。無由辭之。因題拙語。

快活宗師誰敢瞞。金剛寶劍掛眉端。這翁眞相藏無地。遠海七十里嶮灘。

通天嵩禪師

丰面刮霜。袈裟角上。揮白拂迅機閃電。須彌座隅葬烏藤。領略九年枯坐禪。握海藏無文印。中興百色荒涼地。傳東光不夜燈。通天一路使誰越。雲鎖梵山萬仭層。

趙巓栢禪師

師諱祖柏。趙巓號也。俗姓寺澤氏。本貫于尾州小口邑也。幼而出家。天

實踐眞履。參大梅禪。孜孜不已。賓主歷然。領此玄旨。視篆陽山。得霖老髓。接物應機。三十七祀。雖發用早。叢林遇祉。三住花宮。四謁天子。肅肅威儀。龍顏有喜。開圓覺筵。敷演明理。鼎新庫堂。輪矣奐矣。屋裏楊州。無有倫比。安永六年。七月十二。快書偈言。預知死至。告訣衆徒。詳身後事。壽六十一。取滅如睡。夫是之謂。前董本寺老大禪師祥鳳禪瑞。境宗座元爲之的嗣。寫師眞容。謁贊三四。强欲確辭。無奈遺意。卒裁蕪詞。事實以誌。

天齡章和尚

師諱慧章。天齡號矣。濃州鹽河。姓生田氏。升臨溪堂。成大椿子。裴包頂笠。南詢萬里。參詳孜孜。知月非指。入妙覺室。得秀峰髓。開席定勝。大立宗旨。視篆法山。簾前賜紫。寶曆辛巳。夷則之始。攝之海淸。臥病不起。忽遷化緣。五十三齒。窆收全身栽松禪寺。稜峰宜公。爲之的嗣。邈得師眞。會只者是。

可山悅和尚

師諱禪悅。可山號焉。濃之各務須衛生緣。俗姓深尾。髫齔有懷。受盤山業。登龍慶嶺。入輝東室。釣英叟玄。踐眞履實。跋涉山川。補衡梅席。得桃峰傳。再董正法。黼黻宗筵。頂乎本嶠。表襮人天。繼百年絕。滌篆瑞泉。誰不嚮德。合浦珠還。得深祖錄。從事拳拳。終鏤於梓。志不唐捐。佛日增色。眞照無邊。或經或錄。應請評詮。投老一室。只要安眠。應機利物。七十五年。明和己丑。結夏之前。茲示微恙。乍戢化權。暗中失炬。渡口摧船。予識荆後。久沐慈憐。今唱哀些。雙涙潺潺。頃載令嗣。蘭江郁禪。眞相後素。似生儼然。請予爲贊。辭堅請堅。聊述行實。眞風永扇。

祥鳳瑞和尚

天澤遠流。風泉餘水。本貫濃西。野瀨爲氏。氣稟溫柔。幼而染薙。東請南詢。

太公垂釣渭水之濱。昏昏一睡。無心得鱗。

杖拂

馬祖牀頭龍得水。芭蕉手裏虎生風。即離與奪我何論。商略還他二老翁。

雪竹

雪裏一叢竹。莖莖似著花。誰知多福意。曲曲又斜斜。

野狐

不昧之機吾豈隱。纔容思議隔天涯。今從汝脫狐身去。碧落雲收月一規。

澤菴彭和尙

眞風碩德。名重扶桑。奉天子綸音。視篆大德古禪窟。得將軍台請。提綱東海新道場。軒知檀信歸崇重。敢保宗猷輔弼長。辨胡漢於機前。宗鏡洗垢分明暗於當下。大燈挑光。斜掛金襴橫握竹。一圓相裏現眞相。

元是衡山老慧思。意生自在現威儀。神呈上瑞鳴鈴處。天散妙華講經時。
恃怙群機垂愍念。棟梁三道整箴規。扶桑何地不鑽仰。救世觀音廣大慈。

大黑天

坐領堆堆無數米。金槌高擧笑欣然。若人忘欲離貪去。是謂自家大黑天。

鍾馗

快騎駿馬。大振威雄。寶劍在手。群魔潛蹤。

渡宋天神

任他讒嫉利。神德自巍巍。問尋徑山法。梅香滿袖歸。

三笑圖

慧遠淨心德有隣。淵明修靜此相親。虎溪橋上無涯意。三箇聚頭笑轉新。

太公望

眼中碧玉。耳裏金環。正面獨坐。意氣拔山。

閑雲曳曳。流水悠悠。傳什麼法。遠入神洲。

香嚴和尙

攜弊帚機誰敢瞞。承當潙嶠絕言端。欲知一擊忘知處。葉葉風淸竹數竿。

船子接夾山圖

洙涇江頭船上人。卓烏拄杖勢嶙峋。機輪未轉夾山老。合掌水中沒半身。

慈明和尙

碩大光明千歲傳。投錐股上坐安禪。只今誰不見孫者。何更昏昏多睡眠。

懶瓚和尙

衡嶽山中主。爹爹煨芋烟。何人知此意。天使放過還。

聖德太子

觀音

一溪流水。滿地落花。欲識大士。勿問補陀。

虛空藏

明珠掌上絕瑕纇。寶劍手中放焰光。感在當人多信想。南無滿願虛空藏。

寒山

破衲襴衫蓬亂頭。喫殘菜滓百無求。秋天明月碧潭水。大小寒山心未休。

維摩

手執拂子。獨立多時。誰言毗耶。金粟如來。

達磨大師 四首

葱山萬里路何遠。隻履飄然風拂衣。可惜宋雲無辣手。放過這老任西歸。

不可得心無隱爾。沒商量法欲傳誰。普天率土知音少。月上東山萬仭崖。

# 自笑錄　卷中

侍者　某等　輯錄

## 贊

### 出山相

雪山深處坐堆堆。凍餒六年心已灰。耿介合ㇾ終ニ泉石志ニ。重尋ニ舊路ニ入ニ塵埃ニ。

### 十六善神

調御儼然七寶臺。普賢妙德好相陪。群機淘汰甚深法。二八善神推ㇾ轂來。

### 文殊二首

清涼山上。誰解ニ對談ニ。龍蛇混雜。前三後三。

手持ニ一函經ニ。示ニ現白雲中ニ。獅子欲ニ相近ニ。乾坤路不ㇾ通。

緣。隨順乎梁武帝於金山寺修水陸會。我朝今古依施食法。脫冥路苦輪。或病魔頓退等不遑枚擧焉。蓋可言不行。不如不言。宜使斯言不虛也。是故。近氏竝諸檀勇爲。從事於斯矣。予亦不能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以爲之敍云。

自笑錄卷上終

言言。果知國師之骨髓也。此又由言顯道者不耶。然則豁開寶藏運出家珍。一在於斯矣。雖然。玉匙金鑰今歸何人手裏。勿道新羅在海東。

勢州石藥師法雲寺修造化緣序

原夫。當寺者。京兆慧日派下。而賢輔長佐禪師開榛之地也。松竹蒼蒼。封疆亦不爲不濶焉。嗚呼。荒廢年淹。遞代不記其人。享保之頃。端德巖董席於此山。加之修造。一新方丈。巖老戢化之後。無繩武者。外護全缺。洎垂百廢。予寓之一年于玆矣。今冬聖制應于衆請。提唱碧巖集。丁乎此時。當驛近藤氏某甲告予云。欲堂上覆瓦。請許乎。予云。山乏資財。檀緣亦薄。如何之爲。近氏云。假十方檀越戮力。何難之有。而記施主薦亡法名。造立寶塔。年年蘭盆救苦之時。修施食法。十方施心不唐捐也。予云。懿矣。近氏。姫魚語女。夫施食法者。權輿乎佛化曠野鬼神及鬼子母阿難延三日必死因

貶。有實有虛。有比有賦。各志所之。其揆不一。雖然。無悉皆不歸一乘也。且道。一乘之道。妙法蓮華經。

重刊緇門寶藏集敍

道本無言。由言顯道。是故。有漫錄。有寶訓。有筆語。有武庫。伏惟。一絲守和尙。初隱洛之西岡。後入丹山。杳絕蹤跡。然湖海緇徒。繭足走風。就樹縛茅者。不知其幾也。終名達九重。開榛法常靈源二刹。特賜徽號曰定慧明光佛頂國師。示住菴古標之暇。捃摭佛祖遺言往行。間加品藻。名曰緇門寶藏集。軒知。昏衢慧炬。病家良藥也。不翅利今時。抑亦垂化於後昆者歟。善蔑以加焉。嗚呼。寶永之頃羅池魚之患。板成烏有。欲行于世末由也。已矣。邇日有一僧。重鏤于梓。圖之弘通。臨僝其功。謁敍於予。確辭不可。言忘謭劣。蕘語以題卷首。參玄之徒行有餘力。則且繙且閱。拳拳服膺。一字字一

敍

以信入門集敍

爾時佛放白毫光。照萬八千土者。欲說妙法現相也。於是。阿逸多示問。妙吉祥決疑。三周七喩開權顯實。盍簪萬億於現前。倒退五千於卽時。而普使群機開佛知見。終授作佛懸記。出現于世。本懷一在斯矣。預此會者。以多劫成半日亦宜也。二千年後。此經詮註。不知其幾也。就中環師要解。光前絕後也。于玆前瑞雲喚應老禪師留心此典年尙矣。明和丁亥之春。應輿請。而從事妙說。雖患病痛。何言止止。自非宿願深重。安能然乎。四方龍象追日駿馳。千村男女得時蟻集。於戲。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也。予與師結誼四十餘年。豈得厭百里而不隨喜於斯耶。開筵之日偈以示衆。相和者若干。編曰以信入門集。取之獨容以信入斯門之句也。從頭撿來。有褒有

享齡二十又四。窆三遺身於二洛北大應寺一。

## 保心不敢居士塔銘

居士姓鈴木氏。俗名新助。法號謂二保心不敢一。本三貫于二本州幡豆郡天竹邑一也。移レ於二橫須賀鄕一。以二商賈一爲レ業。賦性朴實。與レ世不レ群。天然奇物也。不レ置二妻室一。不レ喫二酒肉五辛烟草一。潛行密用。人慕二藺之一。可レ謂在家出家也。參二予之室一四十年餘。常愛二趺坐一。或看二佛經祖錄一。不レ專二浮世之事一。非レ無二家財一。爲二親族所一レ奪焉。身貧不レ爲レ憂也。依レ舊勤矣。我之於レ彼。如二魚在一レ水。華嶽兩回聚會。越崇中興之日。盡レ誠扶持焉。此佛法之金湯也。嗚呼。天明第二壬寅之夏六月二十一日。壽七十六。俄爾逝矣。居士隣家舊誼朝岡氏。以三我有二舊因一。窆二遺骨於二我山一。建レ塔以二些遺金一。充二祠堂一。永要レ執二香華一。因記二居士行由一云。

## 萬靈塔銘

夫實塔者。諸功德之中爲二最大一也。是故爲二十方檀越家一。造二立之一。收三在彼萬靈法號於二塔中一。年年七月修二施食法一。以資二薦冥祐一。至レ救二苦域一者。莫レ大二施食一焉。冀永世以不二相怠一矣。若欲レ見二眞塔樣一。南陽。良久。聾。銘曰。

一基實塔。維石新鐫。層層照レ地。落落輝レ天。潭北風淨。湘南月圓。誰知二此價一。與二兩文錢一。

## 大寶院慈海玄珠居士牌銘

居士俗姓加藤氏。名景年。號二孫三郎一。尾城家臣加藤伴左衞門尉正景之子也。合レ承二嗣加藤之家一。身退客レ洛者。以二孝兼レ義也。欲レ言二其件一。有レ忌省レ之。與二養母無住禪尼一。同居守レ志。斷機扇枕。互相扶持。賦性敏俊。無レ藝不レ爲焉。但未下如二多病一何上也已矣。今茲明和己丑之秋。偶臥レ病。而醫藥無レ驗。終啓二之手一。

此建寳塔。好勤全功。専祈高挑佛日。永扇皇風。家門彌盛。鄕黨增豐。終成佛果。共獲神通。

實相院道林義勝大姉塔銘

天明五年龍集乙巳初冬二十五日者。實相院道林義勝大姉大祥忌之辰也。依之。其孝子來田氏。探請于今月今日。於大圓山正覺禪寺。謹集東南之淸衆。讀誦日輪當午經。修開甘露門一會。諷演首楞嚴神咒。大作一場佛事。加旃。造立三摩耶形一基。所鳩奇勳以資助大姉冥福。所冀。如龍女化華鮮如來。趣向南方無垢界。頓出離冥界。託于車大蓮。妙相巍巍。銘曰。

誰識起模成樣底。虛空銷殞峭巍巍。千山萬水只依舊。風拂落花片片飛。

且道。塔樣。咦。七里灘頭客未歸。

勢之加太。福藏禪丘。花園末裔。聖澤支流。達關其祖。誰繼宗猷。日增荒廢。無人加修。不能不管。再建香樓。今垂上棟。法運千秋。更祈皇圖化壯。檀家慶周。

法華頓寫銘

經王爲敎。金口以陳。如日當午。似花發春。闡三車妙。歸一乘眞。龍女獻珠。窮兒得珍。各受授記。共結勝因。化佛現瑞。諸天推輪。難思議法。無有比倫。張府善男宗俊老人。追薦宗祖百年忌辰。懇請淸衆二百餘員。八軸妙典疾書如神。懿矣功德。速成佛身。

法華塔銘

八軸妙典。其德海洪。開權旨深。顯實道崇。如蓮出水。似日輝空。諸佛現瑞。群生啓蒙。東濃土岐。大湫之中。村瀨氏父。禪源澤公。推父願轂。千部誦終。

今命冶工開大爐鞴。飛廉吹之。祝融亙天。忽爾成矣。其爲功德。不可勝計也。我不敢言之。卽今鐘之發聲。在鐘邊耶。在杵邊耶。不在鐘不在杵。且道在什麼處。請試聞矣。鳴鐘三聲 銘曰。

鐘也其德。海口難宣。齊禮傳樂。透漢徹泉。傳拘留古。憶智興緣。顯發深省。幽脫倒懸。群魔退迹。諸佛說玄。出坐禪定。報誦經筵。佛日長壯。皇圖彌堅。賀矣此器。妙用無邊。梵音殷殷。幾億萬年。

上棟銘 代人

勢州鈴鹿郡加太神峰山福藏禪寺者。不詳所以權輿也。貞享乙丑。歸于京兆妙心禪寺聖澤派也。達關達公爲之開祖。星霜推移。堂宇廢矣。明和乙酉。予住此山。志在再建。諸檀勠力從事於斯矣。同丙戌之冬。斤斧資始。到于丁亥之春。落成。因爲上棟銘曰。

倶期延長。懿哉法器。遍界不藏。

## 高須山越崇禪寺鐘銘

三州額田郡高須山越崇禪寺者。原夫權輿。先民家而有寺。封疆除稅租也。邑之神明宮者。寺之所知。而則鎭守也。京兆妙心開山國師三世之孫無因因和尚開榛之地也。蓋無關西草創。而以師爲始祖歟。相繼俊道不記師承住之。爾後不記遞代。元祿寶永之間。佶密禪慈大因雖董席。法系不傳。因師後移于勢之大藏。五十年餘杳絕消息。住僧不繼。荒廢極矣。明和庚寅之秋。徒門者宿。從臾予之再營焉。越辛卯之春。一簣資始。方丈庫司未二年而言僝全功。十方檀信歸崇所致也。小鐘雲版等法器亦稍備也。只缺洪鐘而已。于時飛州下呂鄕武川久兵衛尉倍安老母眞了院慧光大姉。遙聞件事。喜捨淨財。鎔鑄大鐘。以欲資薦家門先亡後死各靈冥祐也。

# 銘

## 陽德山東照禪寺鐘銘

信州伊那郡陽德山東照禪寺者。神京花園末枝。而請二日峰舜和尙一爲二開山始祖一。現住實傳禪師勤修二荒廢一。備二百爾器一。第以レ無二洪鐘一爲レ缺也。於レ是檀度相議。乃命二皃氏一新開二爐鞴一百煉千烹。活火熾然。大鐘言成矣。曩昔拘留孫佛造二青石鐘一鳴レ之。十方化佛現二乎其中一。說二十二部經一。釋智興打レ鐘。聲振二地府一。受レ苦者皆解脫。猗歟。鐘者。法窟之重器。而說二其功德一寔有レ故矣。遠告レ予謁レ銘。雖レ以二顓蒙一不レ忍二峻拒一焉。銘曰。

信之伊那。東照道場。洪鐘新簴。靈音鏗鏘。大圓厥體。妙用何量。景陽吼レ月。豐嶺鳴レ霜。解二械唐主一。息二刀吒王一。告二三時梵一。傳二半夜檣一。人界耳證。魔軍膽喪。昏衢得レ炬。苦海浮レ航。功被二幽顯一。響徹二玄黃一。皇朝旺レ化。佛日挑レ光。內護外護。

淋浪。聊設薄奠。斟茗煎湯。千古萬古。尊靈何亡。於戲於戲。伏惟尙享。

維寶曆十三年龍集癸未二月朔日沙門元明虔備香華燈燭茶菓

甘饌。祭先妣無琢亮珠尼大姉之靈

冢冢天地。漠漠雲烟。我母安在。獨立茫然。乳哺之愛。養育之憐。百身難報。恩高似天。我向十歲。擇隣出纏。溫衾扇枕。我不勉旃。百城烟水。衣破履穿。住此烓寺。同室居焉。姉亡弟逝。我亦抱癲。我母矍鑠。目明牙堅。鏟彩歸法。袍方頂圓。見人有惠。貧不爲悁。課誦經咒。昕夕拳拳。衣鉢一分。我供何全。慕編蒲手。懷負薪肩。寶曆十一辛巳之躔八十九歲。乍終世緣。我之武府。爾時未還。書以報病。我馬不前殿訣。十日涕泗淺淺。闍維拂灰。舍利新鮮。歲月往矣。已向三年。去歲修忌。在若水邊。身無所住。今歸三川。因請諸尊竝是諸禪。就于故寺。聊設齋筵。香燈茗饌祭靈以虔。嗚呼。嗚呼。伏冀尙享。

# 祭文

維寶暦二年五月二十日元明以蘋蘩香燈奉祭福聚開山古月材公禪師尊靈

師之爲德。浩乎無疆。聲名爛熳。何惟扶桑。人天表襮。旋機誰傷。豐衆儉已。常坐折牀。維粥維飯。別不炊香。挑起佛日。長放大光。創草天壽。自得擅場。四海五湖。如葵向陽。雖彼泰華。何比德望。近筑大守中書侍郎。開布金地。請師主張。慈雲新布。福壽無量。予廿四歲。陞師之堂。晨參夕請。三度溫涼。年及不惑。重舶硫黃。侍恩骨清。古確今商。言言慈誨。恰如抓痒。銘肌鏤骨。見堯羹牆。嗚呼。去年今日。遷化他方。昏衢滅炬。法海碎航。未梢事實。拙老書長。沐浴趺坐。遺敎以詳。三日之後。闍維送喪。紫雲靉靆。雨華飃颺。粲然舍利。定慧豈藏。四衆如堵。不妨郎當。日月往矣。忌向小祥。追想不已。雙涙

獻珠龍女號華鮮。端的先他已四年。春風何假文殊化。坐却晴霞七寶蓮。

即空童子掩壙

出生入死是同時。方識電光石火遲。直向可中須進步。鐘聲忽送夕陽來。

離幻童女掩壙

已出母胎未十旬。母亡汝逝共歸眞。無根樹子爲拈出。雪裏梅花漏泄春。

泰山一枕自安然。豈以此身誤百年。何隱他時歸本路。琅琅流水滿前川。
夫惟。密室泰雲居士。奉神祇役。敬佛釣玄。得周防神官。追遡吉田公殿下。受密室法號。超出卓錐老機前。希顏問松樹於鳥窠白居易。慕聞桂香於晦堂黃庭堅。玄玄玄處玄豈玄。破也墮也。錯錯錯時錯何錯。快焉活焉。庭際白雲添暮色。山間紅葉隔晨烟。吸盡西江來。識破萬法不侶底。踏翻東海去。了知一波未動先。到者裏。說什麼三身四智。論什麼五蓋十纒。上來閑露布。泰雲居士自家屋裏受用底牓樣也。他時趣向無何有鄉。一路卽今涉言詮。拂一拂瞎眼波斯無柄杓。紅爐焰裏汲清泉。

智詢童子掩壙

到頭何處有封疆。童子善財路不忙。莫道南方尋覓去。野禽聲裏落花香。

如鮮童女掩壙

夫惟。太嶺妙秦信女。三從何有。五障頓泯。外空內空畢竟空。雨中看杲日。有色無色淸淨色。海底起紅塵。了了了時。勿言有男有女。玄玄玄處。直得無主無賓。上來者妙秦信女平常行李也。他日生死岸頭別得自在底一句。如何指陳。高高卓立須彌頂。推上扶桑大日輪。

密室泰雲居士逆修

蘇迷南畔大扶桑國遠州路豐田郡阿多古本貫瀧澤氏密室泰雲居士。明和三年丙戌小春初四日。就聖澤山宗建禪寺。謹請堂中一千五百指淸衆。喜捨淨財。設伊蒲膳。懺謝無始罪業。探支身後葬儀。使予爲之導師。世人厭死。老幻何異。而今從事於斯者。自非常以生死爲念。焉能然耶。其志寔可嘉矣。仰冀。三世十方諸佛諸菩薩。降臨法筵。賜陰相。更祈。泰雲居士百年後。出離苦界。遊戲淨域。面見諸佛。與河沙群生。同成正覺去。

嵛奴子呵呵笑。石女夜來產好兒。

奇峰妙雲信女掩壙

獻珠之意孰相欺。只在當人親自知。卽處莊嚴無垢界。夏天雲起數峰奇。

夫惟。奇峰妙雲信女。出障從域。入等妙岐。久遊山溪門。被掩慈雲靉靆。常護地藏院。好霑法雨淋漓。勿言有男竝有女。直得無尊又無卑。識取七賢女陀林指屍。分明在脚下。承當一彈尼少室分肉。擬議隔天涯。到者裏。說甚實際理地。論甚兜率泥犁。上來閑露布。妙雲信女出生入死受用底條章也。卽今趣向不變異鄕之一句。爲指陳。滹沱一喝我何隱。遙送雷聲久旱時。

太嶺妙秦信女逆修

璨璨自家屋裏珍。爲他六賊各成貧。無根一樹任君要。鬱密靑松添色新。

程無別路。四方八面絕遮欄。上來陳爛葛藤。信女身前身後受用之條章也。卽今歸入無何有鄉底一句子。爲指陳去。請看活火洞然處。中有木人淚未乾。

瀧巖慈濤大姉掩壙

八秩五齡夢覺時。薰風吹滿綠陰枝。分明指破南方路。剔起眉毛萬里崖。

夫惟。瀧巖慈濤大姉。淑德蘭郁郁。貞心竹猗猗。擬王母獻桃之儀。預百僚賜賀。傚軻親斷機戒。使諸子勇爲。擇隣何異居鄒域。保壽儘怪下瑤池。生耶死耶。快馳泥牛。掀翻四大海。墮也破也。倒騎鐵馬。踏斷五須彌。欺瞞臺山路上逢著趙老。道又恁麼去。鈍置㓵州湖邊祇對龕公。告不消得來。到者裏。說什麼辟支羅漢。論什麼兜率泥梨。上來陳爛葛藤。慈濤大姉身前身後受用之條章也。卽今趣向無何有鄉底之一句。如何會去。舉鍬子崑

夫惟。刧外全祇信士。具三身地。發五蓋蒙。一彈指頃。無前無後。空卽是色。八十四年。非生非滅。色卽是空。脚下承當。不越龜山桑陽域。心頭回向。遍遊支那身毒中。心空及第來。何待吸盡西江水。直下轉身去。相似飛揚北海風。到者裏。不離當處。東方寂光土。欲向那邊。西域安養宮。上來者。信士身前身後受用底之條章也。別有還鄕一路。爲汝點開。會麽。勢南近頃風頭硬。寒殺瑞龍山裏翁。

安養淨槐信女下火

榮辱悲歡總不干。人間醒覺一槐安。明明指示歸源路。白雪漫天六月寒。

夫惟。安養淨槐信女。五障雲散。三明月圓。色卽是空。流水潺湲漲古澗。空卽是色。浮雲溶洩滿層巒。莫道有男有女。直得無易無難。不離當處。西域安養城。只任汝信得。欲向那邊。南方無垢界。莫受他欺瞞。到者裏。千里萬

雲收天地靜。薰風捲幔坐微涼。

前昌滿耕雲閑禪師掩土

曾開一片好閑田。耘月耕雲知幾年。放下鋤犁何處去。夾山路嶮乳峰懸。

前無禿碩田禪師掩土

掀翻大海倒須彌。鐵馬著鞭自在之。敢保老禪眞履是。落花風暖日遲遲。

勝巖慧最首座掩壙

風雲夢斷海之南。雨打落花春過三。現大神通歸便得。豁開圓覺活伽藍。

威山智嚴首座下火

瞎却人天眼目來。始知大地絕塵埃。曹源一滴任君會。雨過寒流滿古隈。

刧外全祇信士掩壙

懸崖萬仭使誰通。直得詞窮路亦窮。到頭滅却三祇刧。臘月蓮花朶朶紅。

佛事

高須山越崇禪寺方丈落成入佛安座

梵刹鼎新壯衆望。移來安養紫金相。分明實所在遮裏。何問西方途路長。

恭惟。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心慈悲喜捨德。淨樂我常。遊戲神通。昔時降臨昌光律寺。光明遍照。今日示現越崇禪房。解道。南無乾屎橛。爭知菩薩妙法藏。六八弘願。無古無今。遶檐松竹千年綠。卅二妙相非聲非色。滿架薔薇一院香。微風細細稱揚聖號。幽鳥關關課持祕章。衆生欣求淨土時。靈位分九品。諸佛演說妙法處。圓音遍十方。謂之無量壽命佛。謂之不可思議光。到者裏。天魔波旬直得退迹。觀音勢至不許侍傍。上來者。讚歎如來萬德圓滿相好底條章也。卽今安座新道場之一句。如何擧揚去。雨過

欲言此事口先酸。嶮嶮巇巇進步難。知使龐公還核子。白雲依舊鎖層巒。

怡山

出頭天外笑顏開。下視須彌峰頂來。誰問一生多慶快。白雲深鎖碧崔嵬。

亭道

昭昭乾德更無私。也識須臾不可離。只任衆人通徹去。一條活路絕遲疑。

大岫

天以無頭鋪席開。龍吟窟裏氣雄哉。利人恩澤不爲小。好出浮雲施雨來。

箕叟

豈受溪邊婆子詬。南詢幾歲不還鄉。五緣今熟美州寺。應與郝翁等壽量。

碩変

大器由來是晚成。不將壽域讓蓬瀛。須彌百億小彈子。投老青山夢亦清。

寛宗

胸海波瀾無際涯。家風豈與佛心差。茫茫天地猶嫌窄。解道袈裟裏草鞋。

雪耕

無讓立庭寒徹骨。钁頭邊事未曾休。如今幸有豐年瑞。鋤破閑田鞭石牛。

單宗

少林的的別無傳。只個佛心歸我禪。獨許兒孫今尚在。當機滅却瞎驢邊。

梅峰

不レ蹈二先賢舊途轍一別開二舖席洛之東一承二當盧老欲レ歸處一長使二大名鳴二域中一

牛叟

不レ讓二南泉與二大潙一牧來牧去已多時森森頭角今無レ隱雪頂厖眉他是誰

大峰

下三視泰山與二華嶽一虛空突兀碧崚嶒摩訶衍道今無レ敵坐斷須彌最上層

弗巖

端二居佛界無レ人處一撒二手懸崖一始得レ還撮二取須彌東畔境一輕輕頓放彼南山

大止

法幢今有二一人在一湖海禪流何處之維德不レ孤機不レ小指南令行遇レ風時

琢門

美玉在レ斯成レ器久幾人題レ鳳又空回切磋道熟百城外獨許善財入得來

東漸

扶桑日照盡虛空。强轉法輪鹿苑中。任爾西天十萬里。播揚大教此流通。

龍戒

意氣逼人優鉢羅。薩婆海裏起風波。璨然頷下明珠色。長護木叉不隱他。

得巖

依位之機獨稱雄。懸崖撒手任君通。祖師靈髓終無失。何傚空生坐此中。

大津

逭風顚漢機何小。運濟往來古渡頭。勿言佛法無多子。繫纜江湖萬里舟。

則堂

肅肅威儀法古人。豁開戶牖倚高處。守持大智立叢規。不許德山背却去。

新州

道號

桃源

春動武陵溪水頭。誰尋仙客入深幽。若傚靈雲曾一見。何人更不預支流。

言鋒

說妙談玄何所爲。吹毛三尺在臨時。鑑多口語任君會。撐著珊瑚月一枝。

大泉

休道涓涓遶小陂。何人火裏汲將來。淸流入楚終無底。冷煖任君飮自知。

見龍

分明覿面眼何盲。這拄杖頭此化生。剔起眉毛雲萬里。葉公妙手畫難成。

南室

龍女獻珠去有方。何須摩竭費思量。當處不離無垢界。秋風夜靜擣衣牀。

來。到₂懸崖撒₁手處₁。始信₃有₂這箇道理₁。且道。薰風自₂南來。殿閣生₂微涼₁。

禪門寶訓會箋規

參禪爲₂我家第一急務₁。造次顚沛。不₃可₂放過₁。朝參暮請。不₃棄₂寸陰₁。把₂一則難透話頭₁。崖來崖去。心無₂所₁之。如₃老鼠入₂牛角₁見₂倒斷₁。始可₃得也。僧問₂卍菴₁。如何是佛。菴曰。誌公和尙。且道。卍菴意在₂什麼處₁。切忌遲疑去。衲僧家件件條章。禪門寶訓諸尊宿有₂明文₁。各宜₂聽取₁。

六祖壇經會箋規

曹溪大師曰。菩提本無₃樹。明鏡亦非₃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₂塵埃₁。這無一物句子。大師活眼睛。而受₂持衣法₁之消息也。各自向₂無一物處₁崖來崖去。見性如₃見₂掌上₁。須₂了了分明₁。且道。無一物句子。參。

箴規

景川錄會箴規

龍泉老祖上堂。擧。乾峰曰。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乾峰恁麼道。意在甚麼處。二月已破三月來。荊棘林中一條路。諸仁者欲知二大老說話。勿待我評唱。參。

大慧書會箴規

大慧禪師初遊洞宗之門。洞宗耆宿因師詞鋒之銳。乃然臂香。授其心印。師不自肯。棄去。後見圓悟於天寧。値悟陞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豁然神悟。諸仁者。勿稟他胡亂許可。設雖稟幾師印。一回無豁然神悟之場。堪作什麼用。各將本參底話頭。朝參暮請。不棄寸陰。窮去窮

謝語　開堂之次。伏惟。前住安寧舜道禪師。舜日高挑。發祖道之光耀。宗風大振。祈皇朝之安寧。金槌在手。言傾衆聽。　又惟。影響諸老禪師。道邁古今。諳滹沱之正脈。名遍江湖。斟風水之餘流。叢林刈楚。非樸樕儔。　又惟。山門東西兩序列職諸位。適來問話禪客一會海衆諸位禪師。麟角鳳毛。執爨負舂。祇其役。銅頭鐵額履實踐眞。釣此玄。大哉諸位豈硜硜然。

拈提　記得。乾峰和尙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劃一劃曰。在者裏。又擧似雲門。門拈起扇子曰。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拈云。二大老答處。一人如兎馬有角。一人似牛羊無角。須山不然。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大衆久立珍重。

尙用酬受業之恩。

垂語　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此中誰是添賈者有麽。

提綱　此有一物。其體儼然。方而不方。圓而不圓。烜兮赫兮。昭昭乎太塊初。表兮率兮。寥寥乎威音先。所以。黃頭老漢。鹿苑提河。口嘍囉不能說。付之破顏客。碧眼胡僧。身毒支那脚邏遮。爭得宣。傳之斷臂仙。臨濟喝。爲什麽口破。德山棒爲什麽手穿。直得撮出五須彌。容藕絲孔裏。打破太虛空。閣蟭螟眼邊。垂足豎指。錯錯錯。咳唾掉臂。玄玄玄。把住則收歸方寸。放行則遍滿三千。山僧丁領此梵刹。何料歸我掌內。放光動地。豁豁爾蕩蕩焉。卽今抛向諸人面前。見麽。昨夜泥牛鬪入海。今朝木馬走登天。

自敍　斗筲之才。添汚蠖於祖域。闒茸之質。鈌黼黻於宗猷。

聞水流古澗。起見雲擁層巒。

拈衣。此衣表信。可以力爭。搭起云 窓中青靄動。嶺上白雲生。

登座。虛空突出。高廣大牀。當頭坐領。水遠山長。

祝香 大日本國參州路額田郡高須山越崇禪寺住持傳法沙門元明

開堂令辰。謹焚寶香。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陛下恭願。繼正統於白蚍。與蓬瀛同壽域。施至化於烏卯。兼日月齊恩輝。

將軍 這香爇向寶爐。奉爲

征夷大將軍。資倍祿算。伏願挑 東照光。武德施四海。分南山色。鈞壽保

千秋。

嗣香 這香。鵂臭衝天。驢屎薰地。昔年無陰陽地拾得。懷之久矣。今日拈

來。一奉爲前住華嶽簡禪老師。用酬法乳之恩。二奉爲三住妙心太龍和

拈提 記得。僧問二古德一。一陽生後。日長一線。未審。佛法長多少。古德曰。長一線。又問二一古德一。佛法長多少。古德曰。一線長。拈云。二大老答處。前答如二張公頭長一。後答似二李老脚短一。山僧不レ然。諸仁者還委悉麼。卓拄杖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久立珍重。

高須山越崇禪寺入寺示衆

山門。 我門無二關鎖一。不レ妨人往還。雖レ然。誰敢透過。松亭亭兮老。雲冉冉兮閑。

佛殿。 曾離二淨邦一。今現二禪窟一。咄。終被三韶陽道二乾屎橛一。

土地。 我法已澆漓。全在二汝推レ轂一。威德自巍巍。神儀長肅肅。

祖堂。 傳二什麼法一。遠入二神州一。這少賣弄。此設二何樓一。

據室。 只箇一室。曾絕二遮欄一。小兮非レ隘。大兮非レ寬。打案云 請從二者裏一入。坐

師。寶泉源深。傾二龍淵九仞之底一。天澤流遠。翻二琶湖萬頃之瀾一。滾滾無レ涯。洋洋不レ盡。　又惟。桃林瑞慶禪師。立二東福宗一。分二半座於常樂禪室一。傳二南山道一。儼二全功於桃林梵房一。千瑞百祥。家有二餘慶一。　又惟。延命徹宗禪師。禪心無レ恙。瞞二熱寒時之機一。道候不安。領二日月面之旨一。徹二眞源底一振二河北宗一。　又惟。正覺龍田禪師。投二機大圓一。鎮二鑊自家寶所一。遜二位正覺一。輔二弼他土法筵一。維德有レ隣。照レ天照レ地。　又惟。本寺堂頭令宗禪師。分二湖南流一。躡二證明道高躅一。諳二江西脈一。沸二澄月海仔肩一。保二令威齡一。永立二宗旨一。　又惟。山門東西兩序列職諸位。適來問話禪客。一會海衆諸位禪師。各祇二其役一。霜辛雪苦。確乎不レ知レ倦。共釣二這玄一。朝參暮請。勤渠有レ勇爲。玉筝班中。有レ賓有レ主。　又別惟。洞上諸尊宿。寶鏡圓時。領二略价老人有レ明有一レ暗。金針妙處。消二得元古佛維密維綿。倜儻風裁。非レ偏非レ正。

鏡清臥單敷纒。忽使鳩槃荼鬼一鎚擊碎。七華八裂。庭上散然。堅如鐵柔似綿。幸値書雲令辰。大家此收拾。和盤供諸禪。攀條隨例。設茶菓筵。無追价老退卓之武。不舐泰老喫菓之涎。諸禪士如何下嘴去。儻也不然。山僧著安排來。拂一拂　懶瓚爐中黃獨火。法昌室内濕薪烟。

自敍。　明上座　牛涔之微。不知滄溟之深。蠡垤之小。豈見泰山之高。賣弄滯貨。此設何樓。如牆面立。各賜鴻慈。

謝語。　小參之次。伏惟。前住安寧舜道老禪師。胸襟海濶。盃看遠江七十灘。氣宇山高。芥視富嶽萬仭頂。將舜日杲杲。保道體如如。　又惟。清涼月溪禪師。淸涼敎主。去住無心。飄飄如雲出岫。金剛高賓。語言有眼。明明似月滿溪。一握吹毛。有殺有活。　又惟。龍光玉田禪師。承天德澤。漲四海之波瀾。種玉福田。救萬民之窮乏。龍光赫赫。好壯宗猷。　又惟。寶泉天澤禪

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明上座半夏擕一衆上護峰欲終夏。與臨濟底是同耶。是別耶。還會麼。其或不然。我打一偈。爲諸仁者判斷去。

拂一拂　伊南百里路間關。一衆相擕上護山。徽雨陰陰夏過半。不知炎暑在人間。珍重。

金剛山江西禪寺冬夜示衆

向夕空中雲物動。溶溶曳曳太無端。不期魯史言書出。剔起眉毛仔細看。有麼。

提綱　無何有地。泥牛吼月。不變異鄉。鐵馬走天。了了無邊風月。玄玄玄不盡山川。此有一物。非青非黑。不黃不玄。煥兮爛兮。昭昭乎威音外蕩兮豁兮。靈靈乎太塊先。是故番番出世諸佛。不能描貌。的的遞代列祖。爭涉言詮。今丁乎群陰剝盡。突出山僧面前。無由入承皓布禪竄伏。不許假

山。學人對拾得。拈云。韶陽代得雖諦當。中有兩字不是。諸仁者還會麼。卓拄杖 待九旬解制日。其時向汝道。久立珍重。

解夏示衆。 大慧禪師解夏示衆曰。衲僧相見絕疑猜。布袋結頭今日開。露柱著衫南嶽去。燈籠戴帽上天台。驀拈拄杖。曰。只有雲門。終年無去無來。有時靠古屏畔。覷破門前下馬臺。擲下拄杖。下座。拈曰。杲罵天只示無去無來底。不示有去有來底。明上座不然。今曉病起餞諸仁者行色去。卓拄杖 鐘鼓聲中蝕月殘。秋風捲衲下層巒。烏藤莫失東西客。迢遞蜀山行路難。

半夏上神護山山溪寺示衆

臨濟半夏上黃檗。見和尙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晤黑豆老和尙。住數日乃辭去。黃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和尙遂打

自敍　明上座　不啣嚠機。不堪啓迪末學。沒拘束質。何得輔弼正宗。强登此座。希恕容。

謝語　上堂之次。伏惟。前住當山要道老禪師。深鎖玄樞。捱得獨守嘉遁。爲開要路。管待我來遠方。道誼莫相逆。再盟四十霜。　次惟。本寺堂頭東傳禪師。跡遍百城。多年問南方道。識合雙徑。今日得東海傳。誰知大通室。佛法不現前。　次惟。隣嶽諸尊及諸方耆宿諸位禪師隣峰列尊。分光垂證明手。他土諸老。佐化伸隨喜眉。皆是滹沱正脈。何人敢測津涯。　次惟。東西兩序列職諸位。適來問話禪客。一會海衆。諸位禪師。間關百里錦川涯。杖錫飄然越嶮來。鷺序鴛班同井井。犀顱麟角共孜孜。諸曹祇役無忘道。一句當機不讓師。聖制九旬宜取證。可中豈許外人知。

拈提。　擧。雲門偃禪師曰。今日十五入夏。寒山子作麼生。代曰。和尚問寒

算。寄跡闍門。不許容雞狗計。遊心禪海。更要釣佛祖玄。于文于武。父子竝賢。

釣語　拈拄杖一卓云　這拄杖子。吞却乾坤去。不留一絲毫計地。恁麼時節向什麼處結夏安居。

提綱。　酴醾洗雨金添色。躑躅飄風錦挑紅。人人不墮圓覺伽藍窠窟。個個無蒙平等性智羅籠。是故排斥法令稍嚴於那蘭陀寺裏。彈訶得道最多於給孤獨園中。到者裏。說什麼剋期取證。十方元寥廓。論什麼護生禁足。八面自玲瓏。坐見雲起。行到水窮。千仭嶮棧。任他易斷。萬重牢關。不妨難通。雖然恁麼。如曇希叟抑揚褒貶品藻五家列祖。若是從上列祖。出定來道。不受他差排。卽今代希叟老人如何轉身。其或不然　拂一拂　駒嶽千秋雪。峩峩聳碧空。

裝束去卓拄杖一條杖子各相攜。千里江山路不迷。未出慈門到家去。一條杖子各相攜。

智勝山大通禪寺結夏示衆

祝香。大日本國信州路福島鄉智勝山大通禪寺結制令辰。謹焚寶香。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陛下恭願。淑德長昌。期山河於帶礪。仁恩普施。等日月於蓬瀛。

將軍這香。爇向寶爐。奉爲

征夷大將軍。助裨百福千祥。賢扶舜堯。鈞衡獨調玉燭。德等尹旦。衣冠皆歸碧幢。

檀那這香。爇向爐中。要爲本寺大檀越山氏良啓公。洎良由公資倍祿

衆。諸位禪師。汲汲打禪。慕藺圓慈明針錐刺股。孜孜祇役。希顏存雪峰木杓隨軀。一瓶一鉢。不遠千里。三玄三要。何涉二途。

拈提。　記得。息耕禪師上堂云。拄杖子尋常口吧吧地道。我能縱能奪。能活能殺。及問他遠法師因甚不過虎溪。便道不得。且道。病在什麼處。拈曰。息耕只知拄杖子在手。不覺滿身泥水。山野不然。卓拄杖。曾敕文殊領徒衆。毗耶城裏問維摩。大衆久立珍重。

解夏示衆。　瑞雲結夏。鼠入錢筒。廣德解夏。鳳離金網。無修之處修箇什麼。無證之處證箇什麼。所以道。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還會麼。魚在謝郞船。乃曰。昔日文殊三處度夏。迦葉白槌欲擯。今夏山僧與諸仁者兩處度夏。使何人擯。若有箇漢。出來道與棒一等擯出去。向他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從什麼門擯出。答得諦當。推不去拽不出。若是眼目定動。直

提綱。　五月已去。梅雨淋レ地。六月云來。薰風滿レ廈。去而非レ去。木人拍レ手。來而非レ來。石女畫レ眉。所以。輥毬面壁已落二計較一。垂足竪指。早涉二言辭一。山野今夏强受二兩處之請一。欲レ終二九旬之期一。評二唱十會語要一。結二寃於息耕老漢一。商二確未了公案一。答二恩於簡禪先師一。金龍卷レ席。廣德開レ旗。直得無佛處不レ得レ住。有佛處急奔馳。雖二然如レ是。什麼人得二恁麼一。拂一拂。昨夜霶澎雨。人間久旱時。

自敍。　明上座。曾承二沼單丁之乏一。何讓二元五斗之才一。自笑說レ事莽鹵。誰言股肱良哉。

謝語。　上堂之次。伏惟。當山堂頭石樹禪師。慈門啓レ扇。接二誘好禪和一。安二其單一。廣德分レ光。懇二請病杜多一。登二此座一。石樹抽レ枝。何人所作。　次惟。方來影響諸老禪師。回二風上世一。無レ辱二河北之正傳一。盛二化諸方一。何違二海東之懸讖一。維德不レ孤。山高海深。　次惟。山門東西兩序列職雜務。適來問話禪客。一會海

## 金龍山瑞雲禪寺結夏示衆

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拋向面前。切忌放過。所以。息耕老師十剎會中。一放一收。何勞受用。誰知五百年後。歸吾手裏。依舊黑鄰皺地。春初呼汝。遙赴東都。過井川洪波嶮。越函關殘雪艱。今葦龍峰。結夏安居。諸仁者。護鵝之戒。守蠟之行。我又奚疑。且道。拄杖子。我有息耕錄閉筵一偈。鑄成東海鐵崑崙。撲碎何人結舊寃。拄杖一條重在手。不妨今稱日多孫。

半夏辭龍峰示衆。　結夏龍峰未竟期。欲攜兄弟往東箕。途中若識在家舍。三脚驢兒一任騎。

## 半夏上慈門山廣德禪寺示衆

索話。　臨濟昔年半夏上黃檗。山僧今日半夏上慈峰。且道。與臨濟是同耶是別耶。

然恁麼。我今日打破將來。與諸仁者要相見一場。還會麼。卓拄杖云。浮雲連澤國。杲日出扶桑。

謝語。　小參之次。伏惟。當山堂頭雪操禪師。昔年起予。守枯貧於破院。今日領衆。壯嘉猷於叢林。明哉宗鏡。照古照今。　次惟。方來影嚮諸老和尙。應機接物。立西來直指之宗。續焰聯芳。合東海日多之識。大法千鈞。好當其任。　次惟。東西兩序。列職雜務。一會海衆諸位禪師。同執賤役。采薪負舂。不先己惰容。各歸本分。着衣喫飯。何借他恩力。玉筝列班。井井軌則。

拈提。　記得。韓子蒼評大慧書。如古錦囊獅子。非老於硯墨者。未易語此。子細點撿來。直什麼折木杓破笊籬。雖然。今當繙此書。爲他放一線路去。說偈曰。

活捉錦囊獅子兒。虛空背上與人騎。大湖三萬頃秋水。一碧渺漫月滿時。

# 自笑錄 卷上

侍者　某等　輯錄

## 示衆

宗鏡山大圓禪院大慧書開筵示衆

釣語。高高峰頂。立不露頂。深深海底。行不濕脚。且道。是什麼人行履。

提綱。這大圓鏡。遍界不藏。風淸露冷。水遠山長。寥兮廓兮。如太虛圓滿不缺。浩兮渺兮。似巨海汪洋無疆。維暗維明。玄機不隱。或胡或漢。妙應無方。到這裏。黃面老漢。鹿苑提河。橫說竪談。不能描貌。碧眼胡僧。竺乾神洲。東往西歸。爭得稱揚。神光立雪。當場漏逗。大龜笑華。滿面慚惶。錯錯。直得五十餘州人事四千餘指毳郞。入這大圓鏡中來。拂蹤滅跡。不墮諸相。雖

目次終

# 自笑錄目次

七朝國師錄於萬年。那時師不遠三百里。特來扶助。今豈顧天下口吻論其家風。皂白乎。若有一箇半箇。錯犯綿刀傷泥棘者。豈可不謂幸也哉。卒書弁卷首。寛政壬子仲春。

住天龍桂洲道倫

# 自笑錄序

黃面拈花。金色破顏。老胡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六祖而下判爲五宗。汾陽作歌顯十五家風。有峻而難進。有溫而易親。棒喝拳踢。或頓或漸。正中有偏。偏中有正。誰得而測焉。三洲良哉老禪師。予道友也。以溫厚接人。如綿包刀。似泥藏棘。自是一家風也。前住華嶽。後開山三處。應三十餘處之請。度人無數。波瀾廣大。有語錄若干卷。而嘗誡門徒云。吾滅後切勿被好事者誘刊我蕪語。然西歸後數年。其久參者。濃之吉祥寺主大止座元。大仙下祖慶首座。法恩難忘。相謀上梓。而門徒以前誡拒之。二久參云。我輩以江湖擧之。定慮盍恕容之。刊行遂決。相國新州西堂亦久隨也。一日與慶首座同來。乞予一語。予曰。道盟。在義何辭。況二十年前予提唱吾

弟子奉全身在瑞泉之西河側。闍維得設利羅無數矣。塔于輝東坤維曰兒孫放光。在于龍澤曰三光。嗣其法者豐洲英。聯燈多。闕堂樞是也。其餘得法者。隨分揚化者在于四方。人僉知之。吾豈敢所識乎哉。今玆春遊方日。得曰師遺穗入道要訣者讀之。恰似面聽示誨者。故尋求散在四方者。編曰快馬鞭。乃鏤于諸版。匪欲公于世。唯與信男信女欲爲快馬一鞭者也已矣。于時。寛政庚申臘月丁卯。參學霧隱叟謹撰。

東嶺和尙法語快馬鞭　大尾

第六向上章。今略焉。尋求印可。林卽授衣幷法語曰。圓慈首座潜參密究。超越流輩。辛鍊苦修不顧軀命。久而徹見正受老人平生受用。可謂勤矣。是故我正眼藏並兩三件口訣。全授與了也。誓扶起已墜眞風。永相續焉云々。師初住無量。瓶開龍澤。請鵠林老師爲開祖。自謙爲二世。大振鵠林門風。衲子麕至。無處容多衆。第宇柴扉頗有綿蕝風。可謂東道主人也。一住二十餘年。無日不接衆。寛政辛亥春。應尾瑞泉興輝東荒廢。規矩森々嚴々矣。時有大風。吹折林木。比屋顚仆者十之一。鄕人僉言。輝東大木吹倒。古碣放光射天。衆聞焉駭。從是師有西歸之嘆。臨行作偈示徒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出輝東菴何國之。老僧今年七十一。出輝東菴何國之。遂促駕赴江州。鄕人瓜瓞緜々。留師令居齡仙精舍。日講自注三法孝經。四衆臨筵。末後一日陞座。既欲下座。侍者請與衆說法。師怒罵一聲而下座。時寛政壬子春。閏二月十九日。示微恙。溘然坐寂。塵壽七十二。慧臘六十三。

# 快馬鞭後序

師諱圓慈字東嶺。江州神崎縣人。族源氏。宇多天皇九世之孫。佐々貴裔也。五歲而謁古月和尚有出家之志。九歲而父投于本州大德亮山和尚薙髮受具。十七而南方發足。初謁古月翠岩之二大老。晨參暮請無敢倦矣。於雲門胡餅話得入處。次入丹之大道和尚室。侍巾瓶也凡三年矣。以爲雖見數員善知識一箇而無如古人雪峰岩頭之用處者。不如此去向山中苦修。拂衣還鄉。於蓮華峰結庵。日夜打坐。至寢食偕廢。居之久一事無所得。寛保元辛酉年。某月一日。坐久疲倦。自謂道高則魔盛也。今我是何障礙耶。我於此生誓不求道。言訖放身仆矣。頭未到地。豁然大悟。即作偈曰。法王身矣法王身。大地山河絕一塵。佛教祖禪元有我。頭々無不少林春。翌年春。之駿陽謁于鵠林。林一見如舊相識。往復問答在無盡燈論

かへり見て來しみちすぢのありさまをかたりてをしふ里の人〳〵

東嶺和尚法語快馬鞭　卷之下　終

あらはれてかゞみにものゝうつれどもなかなかいろはわからざりけり
これよりはひたすらみがけならひてしこゝろのあかのあらんかぎりは
みがきゆくかゞみのあかのありなしは差別のかげをうつしてぞしる
見る性はいちひやうとうの鏡なれど言句のかげはせんしやまんべつ
うつりてもこまかにしなのわからずばまたひやうとうのくまありとしれ
くもりなくあまりにかげのうつりぬればかゞみすなはちものとなりけれ
かくまでにさとりのそこをつくしてもやしなふみちにいまをはつたび
まるめてはまたうちくだきくだきてはまたはまるめてとし月をへよ
きのふよりけふはくふうのまさるかとこゝろみたもつしんのしやうねん
すてをかずたゞあしもとにきをつけてありや〳〵ととふ主人公
しか〳〵とほとけや祖師のいたゞきをふみしめてゆく峰のほそみち
いたり得ていへにかへりてわれひとりねたりおきたりしる人もなし

# 道歌二十一首

庚午の夏、江戸牛島の庵に在て、道歌二十一首を詠じて、もつて信男信女にあたへたまふ。

もとよりもほとけとおなじわれながらなにとてかくはまよひぬるらむ

たちゐるも見るやきくやと氣をつけてうせにしもとのわれぞこひしき

目に見るとみゝにきくとをしるべにてたゞひたすらにたづねいるべし

たづぬればかれこれ法のあらはれて得るぞ知るぞとまどふかなしさ

ふみそめてなほやまふかくいりぬればゆきまよふべきみちのおほさよ

とにかくに信と願とをいにしへの人にならひてゆるがせにすな

あさゆふにほとけにいのり祖にちかひさぐれやみちのあらむかぎりを

ふかくおもひたけくうたがふこゝろあらばほとけの性はめのまへに見む

トヲ。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

〇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南無自身具足圓滿ノ如來。今我三ノ大願ヲ起ス。願ハ大慈大悲哀愍シテ此心扶玉へ。

〇一ノ願ニハ、我身本ヨリ佛ノ性ヲ得、智慧神通相好光明皆具足シテ、佛菩薩ト同體ノ德有共、貪瞋癡ノ業ニ昧レテ、淺猿ノ身トナル。我願ハ佛法僧ノ三法ニ歸依シテ、一度ハ我ニ具リタル佛ノ性ヲ見居ズンバ置可ラズ。

〇二ノ願ニハ、左有カラ、悉ク人々モ同ジ親子兄弟一門他人、幷ニ餓鬼畜生地獄ノ罪人ニ至ル迄、皆眞ノ佛ノ性ヲ失ヒ、假ノ此身ニ迷テコソ、種々ノ苦患ヲ受ルナリ。我願クバ、早ク我ガ性德ノ一切智ヲ得テ、普ク是等ノ本ノ佛ノ道ニ歸セシメズンバ有ベカラズ。

〇三ノ願ニハ、我今ヨリ後、生々世々、此二ノ願ニ依テ、分ニ隨テ修行シ、ヨシヤ身ハ惰ルトモ、志ハ退カズ。菩提心次第ニ增長シテ、誓テ邪見ノ路ニ入ラズ。我モ人モ諸共ニ菩薩行願ノ海ニ遊デ、遂ニ諸佛ノ上モ無キ道ヲ成就センコ

ハヅストモ、見性成佛ハ疑ヒ有ルベカラズ。

## 病中三ノ用心ノ事

〇一ニハ死ヲ極ム。生死無常ハ人間ノ定法ナリ。況ヤ道人生死事大ヲ以テ平生ノ受用トス。是ノ故ニ病中ニ先死ヲ極テ事ニ迷ハズ、身ヲ看病ノ人ニ任セテ、安心ニシテ住スベシ。

〇二ニハ息ニ依テ身心疲レテ、行業及ブベカラズ。只息風ノ身ノ內ニ觸ル、ヲ覺フ。是ヲ諸法實相ノ境トシテ、正念相續ヲ試ムベシ。

〇三ニハ願ヲ勵マス。病ヒ若治セバ、益心ヲ改メ、行ヲ勵マスルト誓フ。命若シ盡キナバ、日比ノ大願ノ如ク、大丈夫ノ身ヲ受テ、一聞千悟ノ人ト爲、普ク一切衆生ヲ利セント勇ミ誓フナリ。

右病中ノ用心トハ雖モ、無病ノ人モ油斷有可ラズ。

## 發願文ノ事

ベキ、如何ニ愚ナル者ナレバトテ、佛性ニ相違ハナキモノヲ、見出シ得ヌハ本意ナキ事ニアラズヤ。何卒シテ我小知小見ニ止マラズ、幾重ノ關ヲモ踏破テ、眞箇ノ佛性ヲ明ラメ、佛祖ノ境界ニ入得テ、猶又其上ノ差別ノ智慧、向上ノ宗旨マデモ、分相應ノ丹誠ヲ盡シテ、生レ變リ死ニ化(カハリ)シテナリトモ、十分ニ手ニ入レズバ置マジキゾ。其差別向上ノ法理トテモ、皆我佛性ノ中ノ本有ヲ僉議シテ、至テ擇ビ上タル處ナレバ、先根本ノ佛性ヲ見出、用ヒ得タル上ノ事也。左之右之、我佛性ハ、如何樣ノ物ナルゾ。水ニ在テ水ヲ知ラズ、火ニ入ナガラ火ヲ覺ヘザル如クナリト聞及ビヌレバ、サゾ我ガ今ノ目ノ前ニ、佛性ノ道理アルベシト深ク疑フベシ。然レドモ若目ノ前ノ境界ヲノミ疑ハヾ、妄想ノ心、自然ニ起リ易シ。唯其ノ目前ノ境界ヲ見ル底ノ者ハ何物ゾ、聞ク底ノ者ハ何物ゾ。又如斯疑フ者ハ何物ゾト、起テモ居テモ、寐テモ寤テモ、工夫ヲ相續スルヲ第一トス。是ノ如キノ法ノ道理ヲ辨知リテ、發願修行ノ心眞實ナラバ、大地ハ打

ル程ニ、凡ソ生アル者ハ、魚鳥蛋蝨ノ類マデモ皆前生ノ父母兄弟爲ザル者ハナシ。彼モ皆己ガ佛身ヲ見失ヒシヨリ、是迷ヒ苦ム。我モ同ク我佛身ヲ見失ヒシヨリ、是迄モ取誤テ、唯目前ノ境界ニノミ奪レテ、イツ果シモナク、同ジ三途ノ業ヲ造リケルゾカシ。想ニ彼ノ多クノ者ドモハ、前生ノ業深ケレバ、未ダ餓鬼畜生ノ間ニ、吟(サマヨ)フ中ニ、何ノ幸ゾ、我等ノミ貴クモ人ノ身ヲ受ケ、剰、佛ノ上モ無キコトマデモ聞侍リタレバ、何卒我ガ本具ノ佛性ヲ見出シ、諸佛菩薩ニ劣ラズ、智德ヲモ取返、竟ニハ自在ノ力用マデモ殘ルコトモ無、硏キ出シテ、又彼ノ前世ノ父母兄弟ニテ在シ六道ノ者共ヲ悉ク救ヒ取リ、一度ハ迷ハヌ先ノ菩薩場へ引返テ、本ノ通リ佛身ト成リ得サセタキ事ナリト思ヒ、願クバ諸佛菩薩モ深ク哀愍ヲタレ玉ヒ、諸天善神モ各威神力ヲ加へ、業障ヲ消滅シテ、疾々本具ノ佛性ヲ現前セシメ玉へト祈ルベシ。唯返々モ我ガ佛性ハ如何ナル者ゾ、見ル者ハ何物ゾ、聞ク者ハ何物ゾ。佛性ナラバ、ナドカ我許(ハカリ)見出シ得ヌコトノ有

# 東嶺和尚法語快馬鞭　卷之下

小師　了慧　編輯

參學　玄如　校正

## 發心修業之文

夫レ圓滿ノ覺體ハ、一切衆生ノ身ノ上ニ、本ヨリ具足シテ、凡ソ衆生（イキトシイケル）モノニ佛ナラザル者ハ無。譬バ大日輪ノ普ク照セドモ、目ナキ人ハ見ルコト能ハザルガ如ク　其レ大智慧光明ハ、常ニ前後左右ニ輝キ互リテ、諸佛菩薩ニ少モ異ナルコト無レドモ、悟ノ眼ナキ故ニ、唯目前ノ境界ニ心散亂レテ、早晩、其ノ有樣ヲ見失ヒシヨリ以來、貪瞋癡ノ間ニ惑ヒタレバ、終ニ心モ心ニツレテ、諸品ノ身トナル。六道ノ間ニ互ニ親ト爲、子トナリ、夫婦兄弟ト成リ、緣ニ任セ業ニ曳レテ、一度ハ逢、一度ハ別レテ、幾千萬生ト云コトモ無ク、浮ヌ沈ヌシケ

モ皆自分ノ稚子ヲ思フト同樣ニ心掛ルヲ、柔和善順ノ人ト申ス也。如斯ノ供物ヲ以テ、日夜ニ自身佛ヲ祭ルヲ、諸ノ供養ノ中ニハ法供養第一ナリト、佛モ讃嘆成サレ候。是ヲ常ニ御心掛ナサレ、其供養ノ鹽梅好出來ヲ平生ノ樂トシ、此ノ外ニ樂ムベキ者ハ、世ノ中ニ一向是レ無ト觀念ナサルベクソロ。折節法語遣シ申ス樣ニト、吳々御願ソロ志ノ貴キマヽ思ヒ出シ、事ニ任セテ書キ述遣シ候。穴賢。

東嶺和尚法語快馬鞭　卷之中　終

ベシ。差別ノ關鎖、向上ノ一路ナド、云フコト、皆是見性以後ニ重々ニ錬磨シテ、淺深麁細ヲ辨別シ、佛祖ノ骨髓ヲ徹證セシムルノ大事ナリ。明師ニ見エテ決擇スベシ、錯テ會スルコト勿レ。

示ニ世繼了智禪尼一

厥後ハ打絶テ消息モ承ハラズ、修行ノ志增長致シソロヤ。平生ノ工夫御心掛ナサレソロヤ。卑濕汚泥ニ蓮ノ花開キソロヤ。有リ難キ結構ナル自性ノ蓮花ヲ煩惱ノ汚泥ニ染ソロハ、勿體ナキ事ナリト、日夜ニ恭敬禮拜成サレ、持佛堂ノ本尊ヨリ大切ニ供養ナサルベク候。其ノ供養物ニハ、別ノ子細ハナシ。彼ノ見聞ノ工夫ハ、第一ノ飯ト御心得、坐禪ハ汁ノ如シ、懺悔發願ハ菜ノ如シ。偺堪忍ノ椀ニ盛、正直ノ膳ニ排ヘ、信心ノ箸ヲ以テ、自己本有ノ如來ヲ供養スベシ。茶湯ニハ柔順ノ心ヲ善トス。上タル人ニハ敬ヒ、同ジ下ナル者ハ、アハレミヲカケテ、惡キ輩ヲ憎マズ恚ラズ、言葉和カニ、物ノ道理ヲ云キカセ、彼レモ是レ

ムルヲ、諸佛衆生平等供養ノ大布施トス。諸念起レバ、直ニ工夫ヲ以テ制スルヲ持戒トス。能ク萬境ニタヘテ、心ヲ動セザルヲ忍辱トス。片時モ忘レズ、全體相續スルヲ精進トス。工夫常ニ現前シテ他念ナキヲ禪定トス。迷心起レバ、工夫ヲ以テ覺破スルヲ般若トス。坐禪靜慮ヲ修シテ、心ノ亂ヲ治メ、佛教祖錄ニ就テ志ノ誤ヲ正スヲ方便トス。一切衆生ノ苦患ヲ觀察シ、三世諸聖ノ慈行ヲ慕ヒ學ブヲ願波羅蜜トス。工夫增進スレバ、業障日ニ滅シテ、身心自在ナルヲ力波羅蜜トス。功行圓滿シ、時節到來スレバ、佛性頓ニ現前スルヲ智波羅蜜トス。是レ初心ノ學者平生用心ノ趣キナリ。其ノ中間何樣ノ障礙アルトモ、弃置コト勿レ。若退心起ルトモ、又打返〳〵テ、往過ヲ咎メズ、已後ヲ愼ミ、工夫ノ忘レ安キヲ患ヘズ、只思ヒ出シ、引返スコト遲キヲ患ヘテ、那時カ是レ不打失ノ處ト、强テ心掛アラバ、必定シテ、道ヲ得ンコト、槌ヲ持テ大地ヲ打ガ如シ、何ゾ疑フコトヲ用ヒン。若又佛性眞箇ニ現前セバ、古人ノ公案ヲ以テ試ム

ノハ何物ゾ。尙カクモ疑フモノハ是誰ト、尋常捨置ズ、長久遠大ノ志ヲ以テ疑フベシ。必ズ自分ノ智慧才覺ヲ出シテ、此ノ道理ナラン、彼ノ道理ナラント、少モ了簡ヲ加フルコト勿レ。只工夫純熟スレバ、佛性自ラ現前ス。又人ノ說キ聞セル道理ヲ以テ、我見解ノ扶ニスルコト勿レ。設使如何程ノ玄妙ノ理ナリトモ、皆是レ古人ノ糟粕ニシテ、汝ガ眞ノ正道ニ非ズ。是ヲ以テ祖師ノ語ニモ蠱毒ノ鄕ヲ過ル時ニ、水一滴ヲ沾スコト得ザルガ如クニセヨト云ヘリ。譬バ飮食ノ風味ヲ說シメスガ如シ。ミヅカラ嘗テ見ザレバ、正味ヲ知ルコト能ハズ、辛キニ多種アリ、甘キニモ多種アリ。況ヤ但只此ノ道理ヲ辨ヘテ、人ノ言說ヲ假ラズ、自身ノ佛性ヲ疑フベシ。是レ我宗ノ正行ナリ。然レドモ學者ノ根機足ラザレバ、信心專精ナラズ、工夫純一ナラザレバ、日ヲ隔ツル瘧ノ一度ハ熱シ一度ハ寒毛竪ガ如ク、年月ヲ累ヌル計ニテ、眞正ノ田地ニ到ラズ。是故ニ常ニ佛祖ニ誓ヒ求メテ、自利々他ノ大願心ヲ祈ルベシ。又身命財ヲ擲テ、深ク法ヲ求

照破シテ物ニ勝ル、ノ大機ヲ研磨ケルコト、一振ノ名劍ノ如クナル、是ナリ。此ノ外古則公案等ハ、先暫ク延引スベキ事專要ナリ。古人モ得力ノ時ハ歡喜甚シケレバ、却テ道根ヲ損ズトテ、三日三夜寢サセシモアリ。兀菴ノ二字ヲ書テ、三年是ヲ守ルベシト敎シ名師モアリ。洞上ノ古德ハ、見性ノ後、三年、偏正三昧ヲ修セシム。偏正三昧トハ、我示ス處ノ夏ノ修行ナリ。總ジテ古德ハ各々落著テ、徐々ト根本ヨリ修行ス。然ニ此節古則ナド僉議スル時ハ、歡喜心ニテ、胸中少ク動轉シアル上ニ、又彼レ是レモガキ、道根自然ニ損ジテ、譬バ幼少ノ稚子ニ品々ノ藝ヲ敎ユルトテ、ナブリチラケテ責メ殺スガ如シ。是行者第一用心ノ至要ナリ。若此ノ嚴制ニ違セバ、決シテ野僧ガ同參ニアラズ。

示₂世繼利貞禪尼₁

夫レ參禪ハ、行住坐臥ノ上ニ有テ、動靜ニヨラズ只見聞ノ間ニ心ヲ認、我佛性ハ如何ナル者ゾ。空トヤ爲(セン)、有トヤ爲(セン)。又カク見ルモノハ何物ゾ。カク聞クモ

ニ伴ナウコトヲ得テ、誠ニ聖君賢臣ト云ハレンモ耻未ラマク已矣。

右御不審ノ有増書紀シ、佛法神道ノ蔑ベカラザルコトト、參禪學道ノ天下國家ニ益ナキニ非ルコトヲ書著ハス。此上ノ御不審アラバ、直面ニテ御尋是有ベク候。紙筆ニ著シソロコトハ、其文法ニ泥、故事來歷ヲ爭テ、遞ニ筆陣ノ様ニ相成ソロテ、眞實ノ旨ヲ失フ者ニ候。仍テ向後ハ書ヲ以テ御答へ申サズ候。穴賢。

## 示ニ村林無文齋一

大凡修行ハ時ヲ知ルヲ第一トス。若時ヲ知ラザレバ、無益ノ功ヲ費シ、却テ己ガ道力ヲ損ズ。譬バ春ハ耕シ夏ハ耘リ、秋ハ收メ冬ハ藏スガ如シ。公已ニ春ノ時ヲ經テ耕ス功成テ、見性ノ苗ウルハシク殖滿テリ。今ヨリハ夏ノ時ヲ第一トシテ一切ノ田地へ移シ植テ耘ルノ功ノミ。其ノ餘ノ事ハ、秋冬ノ時ニ還シテ然ルベシ。一切ノ田地トハ、順境逆境動靜憂喜ノ間ニ於テ、那箇一片得力底ノ大禪定ヲ移シ用ヒテ、熟セシムベシ。耘ルト云ハ、善念惡念迷心悟心出ルニ任テ

ニ扶テ、一箇道德ノ大樹ヲ成スト云ヘリ。藤家先祖ノ鎌足公、幼稚ニシテ太子ニ仕ヘ神ノ旨ヲ傳ヘ受テ、上ノ始中終ノ道ヲ以テ、君ヲ泰山ノ安ニ置玉フ。此ノ後代々ノ聖君賢臣皆禪ニ參ジ法ヲ明メテ、其ノ德ヲ天下國家ニ及ス者勝テ數ベカラズ、中ニモ平ノ時賴ハ聖一大覺ノ旨ヲ悟テ、仁政ヲ千歲ニ稱シ、楠正成ハ三光關山ノ禪ニ徹シテ、忠功ヲ萬世ニ顯ス。甲斐ノ信玄ハ快川等ノ諸師ニ參ジテ、兵法ノ一家ヲ立テ、越後ノ謙信ハ、鐵堂等ノ諸老ニ謁シテ、武威ヲ四塞ニ震フ。今川ノ雪齋長老ト云ハ、卽淸見ノ太原和尙ニテ侍ベル。義元是ヲ師トシテ、禪關ヲ究メ、武道ニ達シテ、皇祚ヲ守リ黎民ヲ養フ。是ヲモ國家ニ益ナシト云ベケンヤ。然ルニ今其ノ王業ノ廢レ、聖德ノ塞レルヲ惜ミ哀ム心無キハ、身ヲ忘レ心ヲ欺クニ似侍ラン乎。中ニモ若仁義ノ道ヲ慕ヒ、忠孝ノ敎ヲ志ザスノ君子ノ輩アラバ、三度此文ヲ復セヨ。若能ク自性ヲ明ラメ得、自知ヲ硏キ出シ玉ハヾ、彼克己復禮ノ大仁了々トシテ手ニ入テ、堯舜ヲ羹牆ニ見、文武ヲ旦暮

リ。近來儒佛附會ノ教ハ、家々ニ皆神道ノ祕授ヲ失シヨリ、後人ノ混亂スルヲ習傳テ、正義也ト誤ルノミ。然レドモ朝廷幷ニ神學ニ委キ者ハ、其ノ的傳ヲ受ケ得テ、皇天神武ノ正道今ニ炳然タリ。然ルヲ此國ニ生ナガラ異國ノ聖人ヲ貴ンデ吾祖神ヲ蔑リ輕ズルハ、其ノ家ノ主君ヲ蔑テ、却テ他ノ主君ヲ敬フガ如シ。不忠トヤ爲ン、不義トヤ爲ン。況ヤ先君皆各其ノ道ヲ尊崇シ玉フテ、神社佛閣六十餘州ニ充滿セリ。然ニ僅ノ才學ニ誇テ、巫祝左道ノ類ナリトシテ可ナランヤ。天照大神ノ詫ヲ西天ノ眞人ニ讓リ玉フヲ始トシテ、豐受大神ハ法燈國師ニ衣ヲ乞、宇治大神ハ、大空禪師ニ戒ヲ受、出雲ノ大神ハ雲樹三光ノ室ニ入、北野天神ハ徑山ノ堂ニ昇。是等ハ神明ノ佛法ヲ崇メ玉フ驗ナリ。吾上宮太子ハ神儒佛三道ノ中興ニシテ、常ニ曰ハ、神ハ人ノ始ヲ教、儒ハ人ノ中ヲ教、佛ハ人ノ終ヲ教ルコトゾカシ。樹ノ根莖有テ枝葉有リ、枝葉有テ花果アリ、花果有テ、又根莖ヲ生ズルガ如シ。神ハ根莖ナリ、儒ハ枝葉ナリ、佛ハ花果ナリ。三道五

昔者開天ノ始、天祖ト云ヘル大神、師道六世ノ神、高皇產靈尊ニ詔シテ、天竺國ヲ開キ玉フ。同ク七世ノ神、神皇產靈尊ニ詔シテ、震旦國ヲ開カシメ玉フ。此ノ義ヲ以テ天竺震旦ハ師道ノ國ナルガ故ニ、下代敎化ノ道ハ、皆西ヨリ來テ東ニ傳フレドモ、王道ハ吾國ノ正道ナルガ故ニ、皇孫一統シテ他姓ヲ交ヘズ。君臣ノ義賢正ニシテ、神武天皇ヨリ以來、臣タル者、君ノ位ヲ簒フコト一日モ無シ。間反逆ノ者アレドモ、皆天刑神ノ罰ヲ受ルコト、目前ニ分明ナリ。夫秦ハ六國ヲ亡シテ始皇帝ト稱シ、魏ハ漢帝ヲ亡シ、晋ハ魏ヲ簒ヒ、及元ノ宋ヲ亡スニ至テ、中華悉ク俗ヲ變ジテ、夷狄ノ風ニ歸スル等ノコトハ、竟ニ聞及バザルナリ。日域小國ナリト雖モ、異國ノ大軍モ是ヲ取ルコト能ハズ。是我神明ノ道ノ異域ニ超越テ威德巍々タリ、靈魂了々タル故ナラズヤ。政家以テ今ヲ始メ神職以テ古ヲ祭ル。己ニ行ヒ民ニ敎ユルヲ是我神明ノ眞儒ト云。古ハ政家神職兼傳テ、直ニ行ハレケレドモ、其ノ後分レテ二トナリ、即今ノ攝家ト卜家是ナ

ニ復リテ仁ヲ求ムルコトヲ言リ。又剛毅木訥ハ仁ニ近シト言ルハ、此ノ性ニ復リテ、仁ヲ求ムルニハ、一旦勵ミ進デ、剛毅木訥ノ工夫ニ入ラザレバ、成辨シ難キ故ナリ。若シ人倫ノ間ニ行フノミナラバ、柔順利辨ノ者コソ、仁ニモ近カルベキニ、却テ剛毅木訥ヲ近シト云ハ如何。是許多參詳スベキ聖言ナラズヤ。本ヨリ神道儒道共ニ性理ヲ離レテハ、其ノ道ヲ得ルコト能ハズ。末代ハ其ノ道ヲ學ベドモ、性理マデ到ルモノナキ故ニ、各只其ノ書ノミ傳リテ、旨ヲ得ル者稀ナリ。殊ニ吾朝ハ神國也。夫レ神道ト云ハ、忝クモ日本ノ王道ニシテ、人々ノ主君ノ正道也。然ルヲ此ノ國ニ生レナガラ神理ヲモ究メズシテ、巫祝左道ナルトテ輕ンジテ蔑玉フハ、誠ニ本ヲ忘ル丶事也トヤ云ハン。君ヲ凌グトヤ爲ン。凡ソ神道ニハ三ノ教有テ、宗源、齋元、靈宗ト云。中ニモ齋元ノ神道ハ、專政家ノ道ニテ、五倫ノ道ヲ明ニセリ。是レ禁廷ニ第一ニ行ル丶法式ニテ、大相國家ノ君臣ノ義ヲ守リ忠ヲ盡スモ、皆齋元ノ神道也。又神道ニ王道師道ノ二義アリ。

ンジ、家ノ奴婢僕從ヲ尊ンデ、其ノ主君ヲ知ラザルガ如シ。其ノ花ヲ愛シテ其ノ根ヲ知ラズ、其ノ僕ヲ尊デ其ノ君ヲ知ラズンバ、智ト爲カ不智トセンカ。且性ハ心ノ密ナル者ナリ。根ノ深ク藏シテ見ヘザレドモ、必ズシモ在ガ如シ。其ノ根ヲ知テ、移シ芸ラザレバ、樹ヲ成シテ花果ヲ收ムルコト能ハズ。君ノ嚴カニ坐マセドモ、窺ヒ難シトテ、極テ無ト言ハンヤ。其ノ君ヲ知テ、從ヒ事ヘザレバ、家ヲ治メ子孫ヲ保スルコト能ハズ。大凡上代ノ人ハ、其ノ根器利ニシテ而モ心定レルガ故ニ、聖人ノ道ヲ行フ者、自然ニ其ノ性ニ復リテ達スルガ故ニ、仁義忠孝ノ道皆性ヨリ發シテ、能節ニアタルコトヲ得也。孔子モ己ニ克テ禮ニ復ルハ、仁ヲ爲ル也。一日モ己ニ克テ禮ニ復レバ、天下仁ニ歸ス。仁ヲスルハ己ニヨル、人ニヨランヤト云ヘリ。是誠ニ仁ハ性ノ上ニ求テ、人倫ノ間ニ求ムルニアラザル證ナリ。若人倫ノ間ヲ云ハントセバ、一日禮ニ復テ、天下ノ人何トシテカ、皆仁ニ歸セシメン。顏回三月陋巷ニ仁ヲ養フトハ、閒居晏坐シテ性

異ニシテ其ノ人ナキガ故ニ、己見ヲ恣マヽニスレドモ、道ト云ヒ學ト云コト、中々末代ノ者ニ及ベキ事ニアラズ。此旨能々思惟アルベキコトナリ。偖聖人ノ道ハ只人倫ノ間ニアリツベキ行ヲ成シ玉ヒタレバ、心性ノ理ニ關ラズト云コト、彼新儒ノ論ヨリ出デヽ、是又耳ヲ掩テ鈴ヲ偷ムノ教ナリ。凡ソ人、茶ヲ呑、飯ヲ喰フ事、共ニ心ニ思テ後ニコソ成ベケレ。況ヤ君ニ忠ヲ盡シ親ニ孝ヲ爲コトモ、心ニ能ク辨知テ後、其ノ道ヲ行フモノナリ。然ラバ心ヲ離レテ立ル道ト云ハ、一トシテ有ルベカラズ。定テ宋儒ノ說ノ佛法心性ノ說ニ似タルヲ憎ンデ、一向ニ退ケテ、聖人ノ道ハ心性ノ義ニアラズ、只五倫ノ間ノ道ノミト言ヘルナラン。譬バ人ノ弓箭ヲ敎ルニ、心持ニ用ハ無ク、只業ヲ學ベト云ガ如シ。心焉（コヽ）ニアラザレバ、視レドモ見ヘズ、聽ケドモ聞ヘズ、食ヘドモ其ノ味ヲ知ラザレバ、焉ゾ心ヲ離レテ、其ノ業ヲ能スルコトアラン。彼且言ハン。心ハ業ニ用ルノミ、其ノ性ヲ明ムルニ足ラズト。是又樹ノ枝葉花果ヲ愛シテ、其ノ根莖ヲ輕

タリ、各其ノ宜シキヲ得テ、聖門ノ忠孝再ヒ明ニシテ、王道ノ大業重テ興ラバ、是誠ニ君ヲ堯舜ノ君タラシメ、民ヲ堯舜ノ民タラシムルニアラズヤ。心法ハ天下國家ノ益ニアラズ、禪關ハ士農工商ノ補ニアラズト云テ可ナランヤ。且心性ノ說ハ孟子ニ始リ、程朱潤色シタル者ト一向ニ削リ去テ、唐宋元明ニ眞實ノ儒ハ絕テ、二千餘歲ノ後、日本ニ一兩箇ノ眞儒アリト云コト、心得ガタキ大言ナリ。譬ヘバ邊國ニ獨ノ英雄アリテ、近國ヲ斬服カヘテ、城郭ヲ構テ、令ヲ降シ、法度ヲ立、大言ヲ吐テ、帝王一人ノ外、覇主ヲ始トシテ、列國ノ諸侯ハ共ニ皆政法ヲ失ヒ俸ヲ收メ得ズ、只人ノ財寶ヲ掠メテ、身ヲ立テ名ヲ沽ルモノナリ。今我獨コソ道ヲ諳ジ德ヲ富(サカン)ニシテ、眞ノ王佐ノ臣ナリト云ガ如シ。夫レ孔子ヲ天子ニ比ユレバ、孟子ハ卽覇主ナリ。漢魏ヨリ唐宋ノ諸賢ハ、列國ノ諸侯ノ如シ。山川路隔リテ敵對ナケレバコソ、何事モナク罵詈ラル。若シ直ニ逢テ一戰ニ及バヽ、邊將ノ小城、爭カ列侯ノ雄威ニ當リ得ン。今ノ世ノ人モ左ノ如シ。年代

ノ席ニ交リ、夕ニハ孫呉ガ室ヲ伺ヘバ、仁義忠孝ハ世ヲ治ルノ大本、智仁勇嚴ハ人ヲ得ルノ根柱ナルコトハ、耳ニ飽キ胸ニ滿テ、シロシメサヾルハアルマジ。然ルニ其貴キト知ル道ヲ用ユル事ハ成リ玉ハデ、動モスレバ、身ノ奢リニ引レテ、上ヲ掠メ下ヲ虐ゲ、先君先祖ノ血ヲシボリ膽ヲ碎イテ大業ヲ樹ラレシ功恩ヲ忘レ果テ、群臣萬民ノ膏ヲ流シ身ヲ苦シメテ、財穀ヲ捧グル艱難ハ露顧ミズ、己ガ一旦ノ口ヲ悦バシメ身ヲ樂マントテ、衣食ノ美、男女ノ色ニ心ヲ味セル者幾千人ゾ。此ノ時ニ當テ文武ノ諸官巍々トシテ前後左右ニ環列セル者、知レドモ說コト能ハズ、思ヘドモ敎ルコトアタハザルハ何ゾ。是他ナシ。心學道行ノ足ラザルガ故ニ、妄想ノ爲ニ智慧ヲ掩ハレ、利養ノ爲ニ忠孝ヲ隔テラレテ、君ノ道ヲ失ツテ、中庸ヲ以テ世ヲ治ムルコト能ハズ。臣ノ道ヲ失テ、直諫ヲ以テ政ヲ正スコト能ハザルガ致ス處ナリ。此ノ時若シ心法ヲ明メ得テ、妄想ノ本ヲ斷、禪關ヲ透リ得テ、利養ノ鄽ヲ碎ク者アラバ、君々タリ臣々タリ、父々タリ子々

ノ教ヲ聞コシ召シ玉フモノニテ、中々參禪學道ノ器トハ相見ヘ申サズ候ヘドモ御不審ヲ答ヘ申サヌモ本意ナク存ジ候故、荒々書キ記シ、進覽セシメ候。來書ニ、儒道ニテ事足ヌレバ、神佛ノ兩道ハ、畢竟無益ノ義トノ御覺悟ナルヨシ。左モ候ハヾ、隨分儒ノ道ヲ相硏カレ、仁義ヲ踏アヤマラヌ樣ニ、五倫ノ間ニ行ヒ得ヌ人々ヲモ敎化ナサレ、君ヲ堯舜ノ君タラシメ、民ヲ堯舜ノ民タラシメバ此ノ上何ノ加フル佛法カアラン。尙專ラニ御興行アレカシト祈リ奉リ候。古ヘ孔聖ノ世ヲ去ルコト久シカラザルニ、皆人浮華ニ走リテ、口ニ仁義ヲ云ヘドモ誠ハ利養ヲ貪リ、形ニ禮容ヲ飾レドモ、心ニハ忠孝ヲ忘レシ故ニ、莊子ト云者出デ、、其ノ虛ヲ謗テ世ヲ定メントセリ。是又聖門ノ外護トコソ覺ヘ侍ベル。況ヤ世下リ人ツタナフシテ、誰カ仁義ノ道ヲ唱ヘ、誰カ忠孝ヲ專ラトスル。上一人ヨリ下萬民ニ至ルマデ、仁義忠孝ノ貴キコトヲ知ラザル者ハナシ。マシテ公侯伯子男ノ尊貴ノ位ニアル人ハ、文武ノ賢客ヲ左右ニ竝ベ置テ、朝ニハ孔孟

明ニ開悟ナラセ玉フ也ト、大地ハ打ハヅストモ、全相違無キモノナリ。此心空無相ノ正觀ナレバ、大般若ノ深行トナリ、諸法實相ノ妙觀ナレバ、法華經ノ一大事因緣也。禪宗絕念了當ノ工夫、甚以近道ナレドモ、カク、ツカレ玉フ折節ニハ、ケハシキ山坂ハ及バセ玉ハズ、只此法性觀ヲ晨夕ノ慰ミトシ玉ヒ、看經ニモ坐禪ニモ御心持惡キニ付テモ、是ノミ觀ジサセ玉ハヾ、誠ニ逆緣變ジテ增上緣トナリテ、死者生者諸共ニ手ヲ把リテ、毘盧頂顊ヲモ踏玉フト云ベキカ。折節病中、再三心ヲ碎キ、書續ケテモ、成難キ筆ニ任セテ書亂シ捧ゲ奉テ、憚多キコトニ候ヘ共、一ニハ簾下ノ御心ヲ休メ奉ルノ端共ナランヤ。遂ハ成菩提院樣涅槃路上ヲ莊嚴シ奉ラントテノ寸志ナル而已。アナガチニ文章ノ拙キ、字法ノ正カラザルヲトガメ玉フ事無レ。

答下輕二蔑神佛一人上

御細書ノ趣キ、披見ヲ遂候處、多年文字ノ學路ニ遊テ、近代世ニ行ハル、儒士

塗ニ出逢モノ多シ。誠ニ御對顏ノ思召立ニハ、法性觀ニ如ハナシ。經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ト。三界トハ欲色無色ノ三界ニテ、貪瞋癡ノ三毒ノ境也。即今面目、目ニ見、耳ニ聞所、是直ニ三界ナリ。此目ニミル上、直ニ我本心也ト觀ジ、此耳ニ聞候上、直ニ我本心ナリト觀ズ。左アレバ、松ハ松ノ姿ニシテ本心也。竹ハ竹ノ形ニシテ本心ナリ。天井ハ天井ナリニテ本心。疊ハ疊ノ儘ニテ本心。衣裳ハ衣裳ニシテ本心。飮食ハ飮食ノ儘ニシテ本心。山ハ山、河ハ河。男ハ男、女ハ女。人間ハ人間、畜生ハ畜生。其上其儘皆本心本佛ナリト、心ヲ靜メテ、ヒタスラニ觀ズル、是ヲ萬法唯識觀ト申也。此法性觀ヲ常々御心掛有セ候ヘバ、イツシカ心境不二ノ位ニ入玉フテ、諸佛聖者ノ道場ニ登セ玉ヘバ、宮樣何國トモナク、此道場ノ中ニ御座有セ玉ヒテ、イツヨリモ魔滅ヤカナル御顏セニテ法喜禪悅ノ樂ミ、身ニアマリ、解脫超昇ノ德、心ニアラハレン。華嚴經ニ曰ク、三界唯一心、心外無別法、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ノ大事、了々分

# 東嶺和尙法語快馬鞭 卷之中

小師 了慧 編輯
參學 玄如 校正

奉 大聖寺宮

籌宮樣不圖遠ク行脚ニ思召立セラレ、御淋シキノアマリ、一入暑邪ニモサヘラレサセ玉フノヨシ。親キ友ニ別レテハ、皆力落シ候事常ノ義ナリ。況ヤ骨肉ノ御親ミヲヤ。左コソアラセラレ玉ヌレ。是人倫ノ道ナレバ、上モ下モ同ジ習ノクセナラメ。シカアレドモ只アナガチニ愁サセ玉フ計リニテハ、凡夫衆生ニ同ジテ、道人ノ御心ニテハヲハサジ。道人ノ御志ト申ハ再御對顏ノ思召コソ、イミジク候へ。左アレバトテ凡夫ノ人ヲ尋ル樣ニ御尋サセ候ノミニテハ、萬刧マデモ再會ハ叶セ玉ハズ。若再會ノ時アル共、業緣ニヒカレテ、ヤ、モスレバ三

有信士某甲者。先携白紙一卷來。謁書于予教誡。予諾而收之笥久矣。歳月相逼。無暇思索。因操觚任意漫書之曰入道要訣。願晨昏看過。以爲進道之一鞭也。

寶曆丁丑孟陬日。　東嶺頭陀圓慈書。

東嶺和尚法語快馬鞭　卷之上　終

只尋常ノ心持ニテ、此ノ惡道ハ免レ難シ。此ノ一日ノ中ニ、修行ノ心ヲ發シ、聲聞ノ四諦ノ修行、緣覺ノ十二因緣ノ觀法、菩薩ノ六波羅蜜ノ大道、此ノ心ヲ起シテ、彼ノ三塗ノ種ヲ斷ズベシ。大乘ノ工夫ヲ勵ミ進ンデ勤ムル者ハ、縱令得悟ハイマダ得ザルトモ、三塗ノ心タヘテ、人天ノ遊ヲ越テ、菩薩ノ階級ニ昇ル。聲聞緣覺サヘ尊ブベシ。況ヤ菩薩ノ道ヲヤ。菩薩ノ道スラ尙有リ難シ。況ヤ一佛乘ノ法ヲヤ。見性悟道ハ諸佛頂上ノ禪ナリ。是ヲ心ニカクル者ハ、佛ノ直ノ子ナリ。念々ノ上、無上ノ功德門ヲ成就シ、擧足下足、皆般若ノ妙行ニ及ブ。夫レ般若ハ讀誦ノ功德スラ尙貴シ。況ヤ是ヲ行フ者ヲヤ。人ヲ賴ンデ讀誦セシムルスラ、尙災厄ヲ免ル。況ヤ自ラ行フ者ヲヤ。諸佛歡喜シ菩薩手ヲ引、天神地祇ハ、此人ヲ擁護シ、惡鬼邪神ハ影ヲ見テモ、恐レ慄ク。精靈幽魂ハ此ノ人ノ緣ニフレテ、解脫ノ種ヲ得ンコトヲ思フ。是ヲ最尊最上、最第一ノ法ト云。分ニ隨、遵行スベキ也已矣。

バ、二度得ガタキコト、兜率天ノ上ヨリ絹絲ヲ下シテ、大海ノ底ナル針ノ耳ヲ貫ガ如シト。又六道ノ輪廻ハ、生ヲ隔テタル事ノミニアラズ。一日ノ中ニ浮キ沈ミスルコトナリ。心正シク事邪ナラザルハ、人間ナリ。我ニ違ヒテ瞋恚ヲ生ズル時ハ修羅ナリ。我好ム物ニ執著スレバ餓鬼ナリ。物思フテ心フサガル時ハ畜生ナリ。思ヒモ深ク愔執モ強ク、瞋恚ノ焰ヲヤマズシテ、人ヲ苦シメ物ヲ害スル時ハ地獄ナリ。是ヲ人ノ道ヲ失フテ、三塗ノ種ヲ作ルト云。又時有テ心靜リ、物思フ事ナク、胸スミワタリタル時ハ、身ハ人間ニアレドモ、心ハ天ニ遊ブト云。然レバ凡夫ノ一日ハ、六道ヲ輪廻スルコト數ヲ知ラズ。其ノ中、人ノ心ヲ持ツコト少ナリ。況ヤ天ニ遊ブコトヲヤ。先ハ畜生ノ物思ヒ、餓鬼ノ愔執、修羅ノ瞋恚、三塗ニ遊ブコト多シ。動モスレバ、地獄道ニ入テ、人ヲ苦シメ物ヲ害スルコト多シ。誠ニ一日ノ中、何ノ道ニ遊ブコト多カラント見ヨ。先ハ惡道ノ心、三分ニ二ナリ。人間ハ漸ク一分ヲ守ル。地獄又其ノ中ニ交ル。左アレバ

ル。其ノ人倒レタリトテ、起ザレバ、遂ニ其ノ所ニ轉ビ死ス。倒レテハ又起キアガリ、又倒レテハ起アガリ、進ミ進メバ、竟ニ到ルナリ。經ニ曰ク一戒ヲ犯スレバ、直ニ佛前ニ懺悔シテ、又道ニ進ムトハ此ノ事ナリ。

○第五歸本ノ義トハ

前ノ如ク工夫增進ミ、修行純熟スレバ、終ニ諸佛同一體ノ性ニ歸スルナリ。是ヲ成佛ト云。禪宗ノ見性成佛ト云ハ、此ノ處ナリ。最初ノ一念錯テ、內ノ本心ニ向フベキヲ外ノ萬境ニ互テ、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間天上ノ六道ニ浮キ沈ミ、生ヲ隔テ世ヲ累テ、千生萬刧輪廻シテ、車ノ輪ノゴトシ。同ジ苦患ヲ受ケ來ルコト數ヘガタシ。生々ノ骨ヲ積バ、毘浮羅山ヨリモ高ク、其ノ膿血ヲ湛ヘオカバ、大海ノ水ヨリモ多カラント。如來ノ說キ玉フナリ。今得難キ人間ノ身ヲ受、殊更逢ガタキ佛法ニ逢ヒ、中ニモ大乘不思議ノ正法ヲ聞クコト、上モナキ人々ノ僥倖ナリ。是ヲ取誤テ捨テ置バ、猶又上モナキ罪ナルベシ。一度人身ヲ失ヘ

小悟ハ却テ大悟ノ妨ゲトナル。小悟ヲ捨テ、取ラザレバ、大悟必ズ得。小悟ヲ取テ、捨ザレバ、大悟必ズ捨ル。譬バ人ノ小利ヲ貪レバ、大利ヲ得ザルガ如シ。小利ニ貪著セザレバ、大利必ズ成ル。小利積リ積レバ、終ニ大利ニ至ル。小利ヲ取リテ進ザレバ、一生只小悟ノ分際ニシテ、大自在大解脱ノ境界ニ至ルコト能ハズ。大悟ニ至テ、大自在ノ道ヲ得ザレバ、事ト理ト相應セザルガ故ニ、外道邪見ノ中ニ入ル。恐ルベシ。小悟ヲ得テハ、是ヲ種トシテ愈進ミ、進ミ進ンデ修行スレバ、諸佛ノ大利悉ク現前シ、祖師ノ關鎖自然ニ透過シ、誠ニ事理相應シ、行解不二ニシテ、大解脱大自在ノ境界ニ至ルナリ。是ヲ進修ノ要訣ト云。一切ノ法理ヲ盡シ、一切ノ道德ヲ成ジテ普ク一切衆生ヲ利益シ、其ノ機宜ニ應ジテ、說法敎化スレドモ、足ラザル處ナク、我ト人ト共ニ大涅槃四德ノ岸ニ到ル。此ノ大行大願ヲ以テ、生々世々自利々他ヲ、己ガ所作トシテ、盡未來際退轉ナカルベシ。其ノ中間ニ誤リテ退クコトアレドモ、脚ヨハク路滑カニシテ倒

ゾ戰場ニ臨テ勝負ヲ決スルノ時ナリト心得テ、力ヲツケテ工夫スベシ。得力ノ有モアラザルモ、共ニ諸佛菩薩正直正路ノ中ヘ行裝(タヒタチ)シタル人々ナリ。譬バ世ノ强盛ナルモノハ、一日ニ十里十四五里ヲ行ニ、弱キモノハ、五里三里ヲ行ガゴトシ。百里ノ遠キ國ニ至ンニ、强キ者ハ八日九日ニハ行キ易シ。弱キ者ニハ、廿日ニ及ブベシ。然レドモ至リテ後ハ同ジ國ニ居テ同ジ人々ノモトニアルガゴトシ。力ヲツケテ精進勇猛ナルト、志ザシ怠テ進ミ兼タルト是ニ同ジ。根性利根ナルト鈍根ナルモ又同ジ。病身ニシテ成リガタキト、堅固ニシテ行ヒ安キモ同ジ。人ノ利鈍ニヨリ、根機ノ强弱ニヨリ、省悟得道ノ遲速ハアルベシ。修習スル事ト道ヲ得トニ至テハ、殊ナルコトナシ。賴モシカラズヤ。願クバ賢キモ愚カナルモ、貴キモ賤キモ此正直修行ノ行裝ヲセヨカシ。此ノ進修ノ中ニ又一義アリ。工夫純熟スレバ、思ハズ量ラズ得力ヲ得ベシ。得力ハ有レドモ、修行ハ怠タルベカラズ。精彩ヲ著レバ、自カラ得力ハ有モノナレバ、得力ニ大小有テ

工夫ノ正念ヲ提テ行時ハ行時ニ修シ、居ル時ハ居ル時ニ修シ、人ト言イフ時ハ、言イフ時ニ修シ、言イハズシテ靜カナル時ハ、彌正念ヲハゲマシ、物ヲ見ル時ハ見ル底ヲ疑ヒ、物ヲ聞ク時ハ聞ク底ヲ疑ヒ、事繁クシテ物ニ奪ハレ易キ時ハ、奪ハル底ノ物ヲ疑フ。此ノ奪ハル、底ノ物ハ、何物ゾト疑フ時ハ、奪ハレテモ又工夫ノ正念ヲ離レズ。病アル時ハ、其ノ苦惱ヲ以テ工夫ノ種トスベシ。兎ニ角ニ工夫ハ事ノ多キモ、又增進ムノ一端ナルベシ。只尋常物靜カナルノミナラバ、工夫ノ精彩ト云事ハアルマジ。工夫ノ精彩ナケレバ、得力ト云コトモナシ。國ノ亂ヲ治ルニハ、大事ニ及ンデ、戰場ニ向テ、已ニ危キニ臨ンデ、恐レズ取カヽリ引返シテ戰フテコソ、勝利ハ得ルモノナリ。工夫ノ法戰モ是ニ同ジ。諸ノ境界ニ奪ハレ、諸ノ想念ニ亂サル、コソ、勝負ヲ決スルノ好時ナリ。此ノ心ヲ辨ヘ、懈怠ノ心ナク進ムベシ。物靜カナル時ハ、是ゾ誠ニ城內ニ在テ、兵法軍術ヲ修練スルナリト心得テ、丹誠ヲ抽ンデ、修行スベシ。物躁シキ時ハ、是

ル時ハ、先凡夫衆生ノ向ケ處トハ別ナリ。諸佛ノ向ケ處ニ均ク、其ノ智德ヲ成セザレドモ、先ハ菩薩子、中間ヘ入リタリト知ルベシ。常ニ諸佛ニ大願ヲ掛ケ神明ニ祈リ祖師ニ誓ヒ、此ノ如ク一大事ヲ一度ハ成就シテ、自利々他ノ願海ニ遊バントナリ。朝ニ起テハ如何ニ閙ハ敷トモ、先此ノ一念ヲ立テ、先此ノ見聞ノ工夫ヲ試ミ、而シテ後ニ其ノ作業ニ隨フ。食ヲ喫時ハ、先此ノ一念ヲ先トシテ、此ノ工夫ヲ試ムベシ。厠ニ登ル時ハ、先此ノ一念ヲ立テ此ノ工夫ヲ試ムベシ。日暮テ寢ル時ハ、暫ク臥具ノ中ニ坐シテ、是一念ヲ先トシテ、此ノ工夫ヲ試ミ、而シテ後ニ身ヲ放テ臥スベシ。是ヲ諸佛菩薩ノ正直正路ノ修行トス。諸佛同體ノ本性ヲ取失ヒテ、六趣四生ノ間ニ迷ヒ來ルコトヲ憤フリテ、根本性ニ向テ工夫ノ心ヲ勵ムベシ。是ヲ憤勵ノ義ト云。

○第四進修ノ義ト云ハ

先ノ根本ノ工夫ノ心ヲ勵マシテ、念々ニ進ミ、事々ノ上ニ修シ習フベシ。彼ノ

生修羅人間天上ノ六趣、聲聞緣覺菩薩ノ三乘、各々九界ノ衆生ト分レタリ。是ヲ異塗ノ義ト云。其ノ本ニ歸スレバ、又同ク諸佛同一體ナリ。豈願ハザルベケンヤ。

○第三憤勵ノ義ト云ハ

諸佛同體ノ性ヲ得ントナラバ、先無明ノ根元ヲ明カニシテ悟ルベシ。如何カ明メン。自ノ本性ヲ疑フベシ。如何カ疑ハン。眼ニ色ヲ見、耳ニ聲ヲ聞テ、身ニハ冷暖ヲ覺ヘ、意ニハ逆順ヲ辨マヘ知ルベシ。是ヲ見聞覺知トテ、修行ノ種ナリ。凡夫ハ色ヲ見テハ色ニ迷ヒ、聲ヲ聞テハ聲ニ迷ヒ、冷暖ヲ覺ヘテハ冷暖ニ迷ヒ、逆順ヲ知テハ逆順ニ迷フ。是ヲ衆生ノ外ニ向フト云ナリ。菩薩ノ修行ハ、其ノ色ヲ見ル時ハ、其ノ見底ノモノヲ疑ヒ、其ノ聲ヲ聞ク時ハ、其ノ聞ク底ノモノヲ疑ヒ、其ノ冷暖ヲ覺ル時ハ、其ノ覺ユル底ノモノヲ疑フ。其ノ逆順ヲ知ル時ハ、其ノ知ル底ノモノヲ疑フ。是ヲ諸佛ノ內ニ向フト云。此ノ如ク修行ス

未來ノ他人ナリ。今ノ牛馬魚鳥ハ、前生ノ眷屬ナリ。今ノ眷屬ハ、未來ノ牛馬魚鳥ナリ。業ニ引レ緣ニ隨テ、如何ナル生ヲ受、如何ナル身トナランモ計リ難シ。然ラバ今ノ親子夫妻ノ至テ親キモノモ、別レテハ何國ニ在テ、何ト成テ有ランモ知ラズ。骨肉ノ親ミモ唯五十年ノ間ナリ。譬バ一夜ノ宿リノ友ヲ以テ、深ク愛シ、餘ノ人ヲ指テ憎ムガ如シ。一夜明テ宿ヲ立出レバ、其ノ友ハ西東ニチリテ我獨リ行。先ノ憎ミタル人ニハ、又其ノ夜ノ友トナル。唯賴ムベキハ菩提ナリ。求ムベキハ佛果ナリ。此身ハ十二因緣ヲ以テ出來タル業障ノ皮袋ナリ。先無明ノ根元ヲ破ルベシ。根元破テ末葉ノ持ツコトハアラジ。財法ノ二施ヲモ分ニ隨テ心掛ヨ。佛ノ禁戒ヲ守テ犯スコト勿レ。物ニ堪忍シテ嗔ヲ起スベカラズ。朝夕佛神ニ祈リ誓テ、勵進テ念々忘ル丶コトナカレ。暇アラバ坐禪セヨ。法ヲ聞テ迷ヒヲ覺破セヨ。是菩薩ノ六波羅蜜ノ法ナリ。其ノ根本性ハ諸佛ト同一體ナレドモ、佛ハ内ニ向ヒ、衆生ハ外ニ走ルノ一念ノ錯リヨリ、地獄餓鬼畜

羅蜜トス。是ヲ菩薩ノ六波羅ト云。此ノ聲聞緣覺菩薩ノ修行ヲ三藏トモ云、又ハ三乘トモ云。諸佛成道ノ方便ニシテ、萬古不易ノ法ナリ。一佛乘ノ學者、是ヲ小乘三藏ノ法ナリトテ、痛ク退クルハ、小乘ノ偏見ヲ碎テ、大乘ノ妙理ヲ開悟セシメンガ爲ナリ。大乘ノ妙理ヲ信解スレバ、三乘ノ行門、皆大乘門ノ輔翼ナリ。譬バ臣民奴婢ハ、君主ヨリハ劣レリト雖モ、若シ是ヲ捨ル時ハ、君主ノ威德ヲ失フガ如シ。臣民多キガ故ニ君主尊シ。小乘滿足スルガ故ニ、大乘ノ道廣博ナリ。三世ノ諸佛歷代ノ祖師モ、皆是三乘ノ行門ヨリ法成就ニハ到ル也。今心アル人ハ、辨ヘ思フベシ。四惡趣ノ苦患、何レカ恐レザラン。人天ノ福德モ賴ムベキニアラズ。兎ニ角ニ聲聞ノ四諦コソ、各ガ好修行ナリ。此世ノ中ハ皆苦也。無常ニシテ心ボソキ栖居ナリ。何事モ終ニ空ニ歸ス。身スラ我ガ物ニアラズ、況ヤ妻子珍寶及王位眷屬牛馬等ヲヤ。死スル時ハ獨行、誰カ我ニ伴ナフ。何物カ身ニ隨道具ナル。今ノ他人ハ前生ノ親子夫妻ナリ。今ノ親子夫妻ハ

テ煩惱ヲ盡シテ菩提ニ入ル。皆是諸佛入道ノ方便ナリ。無明ノ暗キ心ヲ悟リテ、其實性ヲ見得スレバ、無明卽佛性トナリ、行卽道トナリ、識卽智德トナル。然ルトキハ、十二因緣皆正法ニ隨順シテ、遂ニ解脫ノ大果ニ到ル。又菩薩ノ六波羅蜜ト云ハ、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ナリ。前ノ聲聞緣覺二門ノ修行ハ、只自己一人ノ益ニシテ、利他ノ法ナシ。菩薩ハ自利道行ノ中、又化他ノ行ヲ兼タリ。法ノ爲ニ財ヲ惜マズ。上ハ師長ニ供養シ、下貧賤ニ施與スルハ、是レ財施也。己ガ智德ノ分量ニ隨テ、人ノ爲ニ說法敎化スルハ法施也。此二施ヲ以テ普衆生ニ施ス。是ヲ布施波羅蜜トス。內ニ道心ヲ護持シ、十重四十八輕ノ戒行ヲ修スルヲ戒波羅蜜トス。觀理ヲ忍受シ、毀譽ノ境界ニ轉ゼラレズ、一念ノ瞋恨生ゼザル、是ヲ忍辱波羅蜜トス。自利利他ノ大行ニ於テ、日々ニ增長、怠慢ヲ誡メ勵ミ進ルヲ精進波羅蜜トス。坐禪工夫ヲ專一ニ心掛ケ、一切ノ妄想ヲ離ルルヲ禪定波羅蜜トス。敎理ヲ究メ佛意ヲ察シテ、諸ノ迷情ヲ覺破スルヲ智慧波

ノ緣ヲ以テ唾涕膿血トナリ、火ノ緣ヲ以テ暖和柔順ナリ。風ノ緣ヲ以テ氣息動轉ス。此四緣忽盡レバ、身冷ニ息絕テ、我ト云モノハナシ。〻然時ハ此身ハ實ノ我ニアラズ。只假ノ宿ノミ。如何ニ此假ノ宿ニ貪著シテ、永劫ノ事ヲ顧ミザル。此無常苦空無我ノ四波羅蜜ヲ觀ジテ、菩提ノ道ヲ求ヲ、聲聞四諦ノ法ト云。是レ諸佛入道最初ノ要門ナリ。又緣覺ノ十二因緣ト云ハ、夫本心暗キガ故ニ、種々ノ業ヲ作ル。是無明ト行トノ二ツナリ。業ツモリテ、習性トナル。其父母ニ緣シテ胎内ニヤドル。是識ト名色トナリ、體形備テ六根漸成ヲ六處ト云。出生シ未ダ好惡ヲ少モ辨ヘザルヲ觸ト云。三歲ノ後ハ早ヤ花ヤ味ヲ悅ビ美シキ色ヲ愛スル、是ヲ受ト云。十歲以後財色ヲ求ル心アルヲ愛ト云。十五六歲ヲ過テハ、頻ニ貪著スルヲ取ト云。廿歲ヨリ盛ニ業ヲ作リテ、罪ヲ恐ザルヲ有ト云。此ノ業ヲ作リ罪ヲ重ル中ニ、ッ未來ノ生處ハ、善惡トモニ定ルヲ生ト云。一生此ノ如ノ業ノミ作リテ、老衰ヘテ死スル、是ヲ人間十二因緣ト云。緣覺ハ是事ヲ觀ジ

此天ニアリ。前ノ四惡趣ニ人天ヲ加フレバ、六道トナル。聲聞緣覺ト菩薩ト佛トヲ加フレバ、卽十界トナル。凡ソ六道ノ中ハ、設ヒ人天ノ樂ヲ受ルトモ、皆苦ノ本ナリ。如何トナレバ、貪瞋癡煩惱ノ深キ心ヲ以テ、此世界ヲ成シ、此ノ身ヲ感ジ出セリ。然バ此業煩惱ヲ滅セザレバ解脫セズ、此ノ六趣ノ苦界ヲ解脫セザレバ、眞ノ安樂ニアラズ。此ノ苦界ヲ解脫セントナラバ、先無常ヲ觀スベシ。生アルモノハ　必ズ死ス。若キモ賴ケ無シ。强キモ危シ。富貴ナルモ衰フ。尊特ナルモ保チ難シ。長壽モ八十年ニ過ズ。然バ此ノ世無常ニシテ、樂ムベキコトナシ。貧ケレバ無キニ苦ミ、富モノハ有ニ苦ミ、高キハ高キニ苦ミ、賤キハ賤キニ苦ミ、衣食ニ苦ミ、妻子ニ苦ミ、財寶ニ苦ミ、位官ニ苦ム。兎ニ角ニ煩惱ノ性ヲ亡シテ、解脫ノ道ニ到ザレバ、國王大臣諸天神仙ノ位ニ昇ルトモ、電光朝露ノ如シ　只シバシガ間ダナルノミ。緣合スレバ了々トシテアレドモ、緣散ズレバ空。父母ノ緣ヲ假テ此ノ身ヲ得タリ。地ノ緣ヲ以テ皮肉筋骨トナル。水

ニ在リナガラ、見ズ知ズ、悲ムベシ。

○第二異途ノ義トハ

本性ハ諸佛衆生ト同體不二ナレドモ、其ノ意ノ指ス處各別ナリ。佛ハ内ニ向テ本心ヲ照シ玉フ。衆生ハ外ニ向、萬境ニ亙ル。故ニ愛スル物ニ貪慾ヲ起シ、憎ム者ニ瞋恚ヲ起シ、思ヒ凝テ愚癡トナル。此三毒ノ性ニ迷ヒ昧サレテ、本心ヲモ失ヘリ。貪慾深キモノハ餓鬼トナリ、瞋恚深キモノハ修羅トナリ、愚癡深キモノハ、畜生トナリテ、三毒齊(ヒトシキ)モノハ、地獄ニ墮テ、種々ノ苦ミヲ受ク。是ヲ四惡趣ト云。恐ルベキノ至ナリ。貪瞋癡アレドモ、自誡メ、恣ニセザルモノハ、人間ナリ。生々此ノ身ヲ失ハズ。貪瞋癡漸シヅマリテ、誡メザレドモ、恣マ、ナラザルモノハ、天上ニ生。是ヲ六慾天ト云。三毒ノ性滅シテ、定慧ノ徳アレドモ、定愛ノ見アリテ、瞋癡ノ餘習有リ。是色天十八種ノ中ニ生ル。定愛已ニ盡レドモ、未ダ佛ノ知見ヲ開カザル。是ヲ無色界ノ四天ト云。聲聞緣覺ノ行者、

# 東嶺和尚法語快馬鞭　卷之上

小師　了慧　編輯
參學　玄如　校正

## 入道要訣

夫レ禪宗ノ凡夫地ヨリ直ニ佛地ニ登ルト云ニ、五ノ料簡アリ。一ツニハ同性ノ義。二ツニハ異途ノ義。三ツニハ憤勵ノ義。四ツニハ進修ノ義。五ツニハ歸本ノ義ナリ。是ヲ要路トス。

○第一同性ノ義ト云ハ

人々具足スル本性ト、三世諸佛ノ本性ト無二ナリ。功德莊嚴モ均シ。光明赫奕タリ。智慧神通悉ク同ジ。譬バ大日輪ノ光明ノ山河大地ヲ照サヾル處ナキガ如シ。賤キ糞土ノ上モ金玉ノ中モ替ルコトナク明カナリ。然ニ盲人ハ其光リノ中

# 快馬鞭序

夫諸佛眞源。衆生本有地。雖然因背覺自隔。緣合塵遂失矣。於是三光老師特悲憫爲誘引頑嚚之徒。述法語數篇。幷道歌廿一首。可謂夜途玉炬也。讀之則從麤及細。自淺至深。親馨此道進趣之軌焉。若能熟讀而深凝心慮者。大事因緣其庶幾乎。爰某禪人請敍斯編之起。不忍確辭。因應于其需云爾。

寬政庚申六月日。　大靈叟書于濃陽壁觀亭。

無故人。咄。今也。松雲主人。徹見五家要路者。實爲今時之指南車。乃喜捨衣資。以上梓共之於世矣。庶幾欲扶起鵠林門風者歟。其志可以嘉尚焉。且附錄二門者。供初心禪者之座右。而以警睡魔者也。因綴數語。以贅之卷尾云。

于時

文政丁亥之秋九月

阿鼻窟老衲大觀叟

五家參詳要路門　終

# 跋五家參詳要路門

三光老師之著述五家要路也。諒其有故哉。今時有以知見解會而爲正悟者。有坐在無事甲裏而爲正修者。有不知不會。是爲向上禪者。有認昭昭靈々。而爲自己者。有著湛々寂々。而稱禪定者。有向言句上。而作死模樣者。有嘗古人糟粕。而爲奇特玄妙者。有綴一聯偈頌。而論死活者。有以胡喝亂棒而爲大機大用者。就中。生不劣以念佛爲公案。以誦咒爲定課。看經禮拜。願淨土樂天堂。匆々忙々。終日勞役心身。皆是禪病。而非眞正見解。豈謂是五家之宗要耶。是故。三光老師慈悲。爲救箇痼疾。且撮出各宗一二誵訛之因緣。而以爲拔釘抽楔底之一方便而已。若或謂晦岩有眼目。希叟有讚辭。何用者般杜撰耶。阿呵々。勸君盡此一盃酒。西出陽關

禮佛亦有不可捨底理歟。間有宗匠斥之呵之者。初心求他佛。不求自佛。或求福壽。或祈利養。不以佛祖不傳妙道而掛在胸間。則皆是墮邪魔種族。最堪妝害祖師眞風故也。若亦一等以敗之爲是。內外障難。窺隙日加焉。我恐佛法夫不久歟。故無因和尙曰。我門禮樂者。佛法久住之相而已。學者宜詳之。

論曰。見性修定者。禪門之正行。看經禮佛者。禪門之助道兮而已。少林九坐。曾無看經之名。曹溪一世。何有禮佛之勞。雖然至爲消業養道之方便者。又非先德必有破敗之。是故。藥山看經。黃檗禮佛。薦福弘辨。答宣宗問。永明智覺。兼法華業。汾陽一榻坐三閱藏。明教三昧稱萬祈懺。趙州三五夜。而變兩蛇爭口之相。古鼎二十年。而改四賤萃軀之業。舜老夫日有定課。垂老益堅。即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杲佛照深夜修敬。未嘗少懈。遂感雪頂丰姿二人入堂顯異。阿難盡形壽事佛。未得究竟。滅後逢迦葉惡手段。哭泣懺謝。漸得入室。倶胝三十年。持咒雖無入證。後見天龍一指頭。透脫圓融。始及發驗。爰有二義。如彼傳道關山三年。密祈兩宮。南山每日恭營一塔之類。即悟後祈傳法度生之壽。又至大瘤多歲禮馬祖塔。乾峰七日祈文殊智者。未悟已前。哀求懇禱。得道之大願也。由茲見之。看經

## 看經榜第二

眞言門有三密相應之法。所謂印相明正。是爲身密。神咒淸朗。是爲口密。觀本尊與自身不二。是爲意密。禪門諷誦亦有三密。正身端坐。根無空缺。是身密。二者。朗聲徹耳能所不二。是口密。三者。眼耳相交。念々正眞。是意密而已。若能通達。得大自在。動與不動。當體寂滅。語與不語。眞箇圓融。念與無念。究竟平等。是爲衲僧門下眞正看經諷咒之法也。學者宜委悉。

夫如法看經者。於自他上各具四德。初自四德者。一助三昧。音聲入神。得耳根圓通故。二滅障碍。善神來護。惡鬼怖潛故。三除病患。音徹四大。氣血流溢故。四滿心願。運命日改。隨順天眞故。次他四德者。一歡諸天。增長威神。升進階位故。二救幽魂。消除業報。發菩提心故。三益見聞。遠離惡念。成就信種故。四利畜類。音聲所及普結勝緣故。

紙衣錄語句。纔得鑒咦宗。天源柏菴事大應。生前自彫肖像。受師之點眼。滅後常奉此像。不異在世。入宋時。但裏面容不暫離身。吾先師白隱老漢。侍祖翁透鱗于松蔭。寒夜入被衾裏。抱住老軀以溫之。古人侍其師。概而如此。今人何不懷之哉。

又示衆曰。夫大法關繫至重矣。命如懸絲。若不打出一箇半箇眞正種草。傳這的々相承向上大事。我亦佛法中罪人而已。風穴已有此嘆。況其他乎。我熟顧舊參諸子。半箇亦無堪忍。縱令有少分得力者。不過兩三世泯然而已。豈不痛乎。我此正宗。支竺扶桑掃地盡矣。北鬱東弗亦可知耳。我自證之。我此正宗。正如一日在天。汝等何不憤起大勇猛心而欲明之乎。汝等若果無此志。則俱是佛法中罪人也。此日既沒。四天下咸暗黑。護法星辰亦依誰出於世耶。乞各々急須起志。言訖涙屢下。

味。恰如海湛然。亡母來復告曰。吾始入冥府。鬼卒皆敬曰。是出家母也。都無苦惱。豈思及公壯。獄卒皆曰。將謂。是出家母也。却是俗漢母也。鐵棒鐵枷。呵責不可言也。其恨徹骨。是故先夜來刺汝。然而汝悔出寺行脚。中來見公。生滅念猶未盡。故隱去。今定慧殆明。吾苦患亦盡矣。特得生天上。故來告謝而已。以玆觀之。汝等咸皆有父母。有兄弟。有眷屬。以生生數之。則豈惟千萬人哉。悉皆輪廻六道。受無量苦。待汝等成道者。猶如大旱望雲霓者也。如何悠々坐見之。而不發大願乎。光陰可惜。時不待人。勉旃勉旃。

師一日示侍者曰。予使侍者數十年。而熟見之。則有三等侍者。曰孝。曰正。曰平也。所謂孝。唯事以純素。而能常安師意者也。所謂正。一諾而能須命。常不怠者也。所謂平。無孝正。而事以庸常。半順半違者也。其餘不足言耳焉。在昔阿難侍佛三十年。頗合聖意。佛稱總持第一。香林侍雲門十八年。

沙彌也。請和尚不惜慈悲接得焉。喝雷棒雨。豈敢惜命哉。因許入室。一夏九旬之間。刻苦精錬。喫予手中棒。擧不可計。果契證我宗向上大事。臨行長約取弟子禮。然則勇猛一機。竟至法成就。可不愼哉。

第七夜示衆曰。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夫出家須要眞出家。所謂眞出家者。憤起大誓願。勇猛精進。直斷命根。豁然法性現前。是謂眞出家。九族生天亦眞實不虛矣。昔播州有一女人。當懷胎之夜。自發願曰。此兒若男子。必當令出家。其夜夢有一老人。來告曰。吾此家九代已前祖也。死而墮冥府。受無量苦。而今依恃汝勝願力。永得脫地獄苦矣。又甲州有良山和尚者。匡徒領衆。臘八依例與衆禪坐。一夜其亡母携刀來。直刺脇下。大叫一聲。吐血悶絕矣。山良久蘇。次日俄與衆別行脚。一鉢三衣。風喰露宿。尋師訪道。經年禪定頗熟。欲入三昧。時亡母復來現。纔擧眼即隱去。他日深入三

然纔兩三夜而證如是事。唯勇猛一機。與妄想相戰得勝者也。汝等何不發起勇猛憤志乎。

第六夜示衆曰。（于時侍者行茶。）建仁開山千光祖師入宋時。偶中暑患瘴。有一老翁。爲飮茶。瘴速治、因齎茶實來貢禁廷。種之於宇治縣。又贈明惠上人。上人亦種之於栂尾。故以千光明惠爲茶之祖矣。夫茶之爲能。以苦爲體。故能養心臟。心臟治則四臟自平也。明惠上人曰。茶能除睡眠。修道人可喫者也。又外論之。則養心臟。苦修爲第一。專著精彩。苦修徹骨。則神氣朗然。故慈明曰。古人刻苦光明必盛大也。禪關策進曰。役心不已得果證。果證決定義也。是故汝等宜貴苦修也。近頃奧州有文溟和尚者。欲見予。百計六年。遂來求掛搭。予曰。縱賜紫大和尚。法眼未明。於予爲小僧。呵罵猶未足。若身存世儀。意抱尊大。見予何益之有哉。曰。某誠爲大法。乍入叢林一

汝等不聞乎。近頃菴原有平四郎者。彫刻不動尊石像。以安置吉原山中瀑布處。忽覽瀑水漲落。水泡跳珠。前泡後泡或流一尺消去。或二尺三尺消去。乃至二間三間消盡。宿緣所感。竟覺知世間無常都如水泡。殆遍一身不堪安處。偶聽人讀澤水法語。曰。爲勇猛衆生。成佛在一念。爲懈怠衆生。亙涅槃三祇。因忽發大憤志。獨入浴室。堅鎖戶牖。豎起脊梁骨。握兩拳。瞪雙眼。沌一坐禪。妄想魔境蜂午紛起。法戰一場。終得斷命根。深入無相定。及天明。聞鳥雀繞舍啼。自求全身。終不可得。唯看兩眼脫出在地上。須臾忽覺爪際痛。而兩眼歸位。四支獲起。如是三夜。坐起一如前。及第三日朝。洗面而視庭樹。大異於平日所見。甚爲奇異。仍問隣僧。總不辨。因欲見鵠林。舁轎踰薩埵嶺。眺望子浦風景。始知。先所得草木國土悉皆成佛底端的。徑見鵠林。屢入爐鞴。透過數段因緣。彼是一箇凡夫。未曾知參學事。

見耳聞。不ㇾ雜ニ一點妄想ニ。獲ニ六根清淨ニ。則是祭ニ天神地祇ニ也。雖ニ一炷坐ニ。其功德不ㇾ爲ㇾ鮮矣。是故。道元禪師曰。可ㇾ勤之一日。可ㇾ貴之一日也。不ㇾ勤之百年。可ㇾ恨之百年也。嗚呼。可ㇾ恐可ㇾ愼。

第四夜示衆曰。數息觀有ニ六妙門ニ。所謂數。隨。止。觀。還。淨也。數ㇾ息入ニ三昧ニ。是謂ㇾ數。數ㇾ息漸熟。唯任ニ出入息ニ入ニ三昧ニ。是謂ㇾ隨。十六特勝等以ㇾ要言ㇾ之。歸ニ數隨二字ニ。故初祖大師曰。外息ニ諸緣ニ。內心無ㇾ喘。心如ニ牆壁ニ。可ニ以入ㇾ道。內心無ㇾ喘者。不ㇾ依ニ根本ニ也。心如ニ牆壁ニ者。直向進前也。此偈甚深。汝等請試取ニ本參話頭ニ。如ニ牆壁ニ直進去。使令以ㇾ土擊ニ大地ニ有ㇾ失。見性決定無ㇾ不ㇾ徹。努力乎努力乎。

第五夜示衆曰。所謂接心長期百二十日。中期九十日。下期八十日也。尅期決定。欲ㇾ明ニ大事ニ。故一衆不ㇾ出ニ戶外ニ。況雜談乎。參禪只但勇猛一機而已。

射者。一箭一箭欲中鵠。始雖不中。久而不已。必得其妙。參學亦復然。一念一念起大憤志。抖擻精神。須要徹大道淵源。如是念念不退。一切法理無不現前。無上菩提猶如俯拾地芥焉也。

第三夜示衆曰。如來正法眼藏。的々相承。是謂傳燈菩薩。如來正法眼藏能護持。是謂護法菩薩。傳燈護法。猶如師家與檀越。師檀不合。大法獨不行。而護法爲最上。昔弘法大師。嘗祈請大日如來曰。誰是護法最上耶。如來告曰。無如辯才天。是雖傳燈爲第一。若無護法之力。則所以佛法只獨不行也。是故護法爲最上也。又坐禪通一切諸道。若以神道言之。則身卽天地小者也。天地卽身大者也。天神七代。地神五代。并八百萬神。悉皆身中鎭坐矣。如此欲祭祀鎭坐諸神者。神史所謂非靈宗神祭。則不能祭之。靈宗神祭者。非禪定則不能祭之也。竪起脊梁骨。充氣丹田。正身端坐。眼

# 附錄二門

## 臘八示衆第一

朔日夜示衆曰。夫修禪定者。先須厚敷蒲團。結跏趺坐。寬繫衣帶。竪起脊梁骨。令身體齊整。而始爲數息觀。無量三昧。中以數息爲最上。令氣滿丹田。而後拈一則公案。直須要斷命根。若如是。積歲月不怠。縱打大地有失。見性決定不錯。豈不努力乎。豈不努力乎。

第二夜示衆曰。楞嚴經曰。一人成道歸眞。十方虛空悉消殞。凡修道處。必有護法神。有魔障神。譬如城市人多聚則賊盜亦隨聚。心願强。則護法神得力。心魔動則障神得力。是故。學道者先須要發大誓願。專辭讓謙遜。置心於一切衆生下。咸皆度脫。佛祖大道無有無願力而能徹底者。譬如學

二宗。大槩如詩之通韻叶韻。本出自巖頭雪峰下。巖頭出瑞巖主人公。遊化三昧。受用確乎。故出潙仰作用高貴尊勝之風。雪峰卽出玄沙雲門。玄沙一轉得地藏。又一轉得法眼宗。故雲門法眼二宗。言句易迷。五祖弘忍大師。深乘願輪。再來爲法演。弄得雲門臨濟受用。如車兩輪。是道東山下暗號密令。圓覺佛光國師在大宋。往虛堂室中。參詳許多次。卒得言句三昧。雲門大師心不慊然。再作大燈國師。扶起我宗。別示有生涯。又關山一休等。專敎喩五家有來由。祖師加助兒孫。如是親切也。

眞淨文禪師有頌。曰。雲門臨濟百花春。一一靈機總有神。總有神。祖庭不復春耶。

石頭因閱肇論。至會此萬物爲自己處。豁然大悟。後作一本參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那箇體。到這裏。也不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豈有恁麼事。陸亙大夫恁麼問。奇則甚奇。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更西來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鼻巴。與他拈出痛處。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引人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根斷。巖頭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南泉大意如是。有擒虎兕定龍蛇底手脚。到這裏也須是自會始得。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看。他雪竇頌出。曰。聞見覺知非一々。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南泉一株花話。是宗門之骨髓。如先師與雲山老宿商量。夫雲門法眼

相拄。更不レ用二五位君臣四料簡一。直論二箭鋒相拄一。是他家風如レ此。一句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二句下一尋思。卒摸索不著。師出世有二五百衆一。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久依二疎山一。自謂レ得レ旨。乃集二疎山平生文字頂相一。領レ衆行脚。至二師會下一。他亦不二去入室一。只令二參徒隨レ衆入室一。一日師陞座。有レ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而退。韶在レ衆聞レ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二嗣師一。有レ頌呈云。通玄峰頂不二是人間一。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師印云。只這一頌可レ繼二吾宗一。子後有二王侯敬重一。吾不レ如レ汝。師圓成實性頌云。理窮忘二情謂一。如何有二喩齊一。到頭霜夜月。任運落二前溪一。菓熟兼レ猿重。山長似レ路迷。擧レ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

擧。陸亙大夫與二南泉一語話次。陸云。肇法師道。天地與レ我同根。萬物與レ我一體也。甚奇怪。南泉指二庭前花一。召二大夫一曰。時人見二此一株花一。如レ夢相似。

以對。遂放包倶求決擇。近月餘。呈見解。說道理。藏曰。佛法不是恁麼。曰。某甲到此辭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大悟。出世臨川崇壽。

僧問。師。慧超咨和尙。如何是佛。　師云。汝是慧超。如則監院在師會中。也不曾參請入室。一日師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尙豈不知。某甲於靑林處有箇入頭。師云。汝試爲我擧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師云。好語恐儞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佛。師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便起單。渡江去。師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遂回再參。師云。儞但問我。我爲儞答。則便問。如何是佛。師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久參者。一擧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

# 五家參詳要路門 第五

## 第五法眼宗先利濟論親疎爲旨

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祝髮詣開元寺覺律師受具戒。及覺盛化四明。師往習毘尼。工文章。覺奇之。目爲吾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倶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初見長慶。無所契悟。與進修輩擬之湖外。既發値雨。少憩城西地藏。入堂見藏坐地爐。問師。此行何之。曰。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曰。不知。曰。不知最親。三人附火。因擧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之處。藏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修曰。同。藏竪兩指。熟視之。兩箇便起去。雨霽辭行。藏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乃指庭下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師窘無

云。仕官千日。失在二一朝一。太傅拂袖便去。明招云。朗上座喫二卻招慶飯一了。卻去二江外一打二野榸一。朗云。和尙作麼生。招云。非人得二其便一。雪竇云。當時但踏二倒茶爐一。

碧巖集第四十八則。明三茶道亦有二向上出身作用一。茶道有二本末中之三節一。本者成レ人也。人各皆散亂轟動器耳。故以二恒事自然敎一定誡レ我爲レ戒。不レ亂爲レ定。徹レ物爲レ慧。是以約二點茶論一親疎焉耳。主有二五事一。一掃レ室。二居レ物。三改レ具。四點レ茶。五接レ客。作客有レ五。一進レ室。二著レ座。三改レ衣。四喫レ茶。五徹レ物。夫人精錬平生。作用自淸。是曰レ成レ本。參二詳宗旨一至二瀉仰理一。是曰レ成レ末。通二達事理一。物々無レ惑。是曰レ得二中道之理一。凡得二三義一。通二十道一。則可レ謂レ究二盡茶道之要一。如二此問答一。三義眼睛。堪レ可レ笑爾。雪竇拈語蘇二活茶道一。請高著レ眼。

仰山問潙山曰。百千萬境一時來時如何。潙山云。靑不是黃。長不是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汝事。仰山則作禮。

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手作和々聲。仰山謝戒。邑見來於禪牀上拍口曰。和々。仰山卽從西過東。邑又拍口作和々聲。仰山又從東過西。邑拍口作和々聲。仰山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卻退後立。邑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來。仰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邑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又復問中邑云。和尙什麼處得此三昧來。邑云。我於馬祖處。得此三昧來。

此中邑之一則。可爲潙仰宗之所據歟。

擧。王太傅入招慶煎茶。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朗翻卻茶銚。太傅見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太傅云。既是捧爐神。爲什麼翻卻茶銚。朗

三十棒。

潙山睡次。見仰山來。潙便面壁。仰曰。和尙何得如此。潙起曰。我適來得一夢。儞試爲我原看。仰度一盆水。潙便洗面。少頃。香嚴至。潙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爲原看。嚴點一盞茶來。潙曰。二子神通。過於鶖子目連。

潙山因問仰山。寂子心識微細流注。無來得幾年。仰山不敢答。卻云。和尙無來幾年矣。潙曰。老僧無來已七年。潙又問。寂子如何。仰曰。惠寂正鬧。虛堂拈曰。古人及盡玄微。猶恐走作。今人只管孟八郎道。總是五逆人聞雷。

潙山問仰山云。寂子如何。仰云。和尙問他見解。問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解。如一瓶水注一瓶水。　雲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

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潙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嚴遂將平昔看過底文字燒卻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潙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潙山。讚曰。和尙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

潙仰宗風審細。雖似老婆臭乳。宗旨之嶮過于他師者。以爲香嚴不與一言他所不存堪可依行也。後人以是可通宗極耶。

潙山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潙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尙如何。潙良久。仰曰。和尙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潙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尙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潙曰。放子

之。蓋仰出屠門。諸魔或曰豬毛。初參耽源。已悟玄旨。源謂仰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六箇。授與老僧曰。吾後滅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毋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付仰。仰一覽便火却。源一日問仰。前來諸相甚宜祕惜。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燒之。仰曰。某甲一覽便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雖然如此。於子卽得。後人信之不及。仰曰。和尙若要。重錄不難。卽重集一本上呈。且無遺失。源曰。然。

香嚴智閑禪師參潙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

# 五家參詳要路門　第四

## 第四潙仰宗明作用論親疎爲旨

師諱靈祐。嗣百丈。福州趙氏子。初參百丈。侍立次。夜深。丈曰。看。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丈起身深撥。得少火。擧而示之。曰。汝道無。者箇聻。師大悟禮謝。陳所見。丈曰。此是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曰。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具足。汝今既然。善自護持。

仰山諱慧寂。嗣潙山。韶州葉氏子。仰辭親遊方日。人有戲之者。於仰扇上。題曰。寂子去行脚。諸魔使誰滅。仰續曰。龍生蛇腹中。借他十箇月。人皆異

失。若以東山下事頌之。雪竇德雲閑古錐之偈。誠可謂盡善盡美歟。尊意如何。先師應諾々曰。誠然也。因以此偈。代別洞山。著于茲而已。

八顚。如火裏蓮華逢火色香轉鮮明。入鄽垂手他受用。所謂在途中不離家舍。離家舍不在途中。是凡是聖。魔外不能辨。佛祖不能挾手。擬擧心向。兎角龜毛過別山。者裏猶是非他穩坐地。是故謂。宛然自有衝天氣。畢竟如何。須知。猶有兼中到一位。

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々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鵠林著語曰。德雲閑古錐。幾下妙峰頂。傭他癡聖人。擔雪共塡井。學者若欲透得洞山兼中到一位。先須參此頌。　寬延第三庚午天林鐘吉祥辰。沙羅樹下白隱老衲述。

或時。先師語予曰。洞山五位頌。各々盡美矣。於中兼中到一頌。似不盡善乎。予思奈如。予曰。然矣。若以雲門臨濟宗旨而言。則此一頌大劣。似非洞山作也。彼宗風審細論義。是故。此頌如是指示而全無一字子之

白牛兒推不去。立地證得眞俗不二。唯有一乘。中道實相。第一義諦。平等性智。運出目前。學者若到此田地以爲足。則亦是依舊墮二乘小果深坑。何故。不知菩薩威儀。不了佛國土因緣。故祖師爲救此患難。重假設正中來一位。

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此一位者。明上乘菩薩不正位取證。菩薩既不以如上所證爲足。轉進不退。無功用海中煥發無緣大悲。依四弘淸淨大誓。鞭上求菩提下化衆生願輪。所謂向去中卻來。卻來中向去者乎。爲令知明暗雙々底受用。且設兼中至一位。

兼中至。兩刄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

此一位。菩薩撥轉明暗不二法輪。紅塵堆裏。灰頭土面。聲色隊中。七狂

法華所謂正位取證底大癡人也。假設有明了平等無差別眞智。不能煥發萬法差別妙智。是故在寂靜無爲空閑陰處。雖內外玲瓏了々分明。觀照纔涉動搖騷閙憎愛差別塵緣。則無半點氣力。衆苦逼迫。爲救此重痾。假且設偏中正一位。

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眞。休更迷頭還認影。

行者若住著彼正中偏。則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也。是故。參玄上士常坐臥動中種々差別塵境上。悉把目前老幼尊卑堂閣廊廡草木山川等之萬法。以爲我自己本來具足眞正淸淨面目。如對明鏡見自面目。於一切處如是觀照。重歲月則自然彼此爲我家一枚寶鏡。於此如兩鏡相照。中心無一點影像。心境一如。物我不二。白馬入蘆花。銀盌盛雪。此謂寶鏡三昧。涅槃經所謂如來目見佛性。是之謂也。入得此三昧時。大

偏正功勳。但非證四智三身亦體中圓焉。不見。大乘莊嚴論曰。轉八識成四智。束四智具三身。是故曹溪大師有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又曰。清淨法身儞之性。圓滿報身儞之智。百億化身儞之行。

洞山良价和尙五位偏正頌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々猶懷舊日嫌

夫正中偏一位者。指大死一番囫地一下見道入理之正位者也。若其有眞正參玄上士。密參功積。潛修力充。忽然打發。則虛空消隕鐵山摧。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卓足。無煩惱無菩提。無生死無涅槃。一片虛凝如澄潭無底。似大虛絕痕。往々認得此一位。以爲大事了畢。以謂佛道成辦。死守無放。其此之道死水裏禪。爲棺木裏守屍鬼。任使耽著經三四十年。不能出獨覺自了小窠窟。所以言。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此是

難了別者。予謂。祖師豈留得無用煩語。勞役後昆者乎。我怪之久矣。及入正受室。從上疑兒乍甦矣。學者若依之進修。大有利益。莫爲非洞上知識口授疑惑。須知。正受專參究洞山頌。而後判斷將來。勿爲非洞上知識口授輕忽。正受老人曰。祖師初施設五位。大意者。令學者證得四智之大悲善巧也。大凡佛有四智。所謂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是也。道流直饒三學精錬經多劫。未證得四智。不許稱眞佛子。須知。道流眞正參究打破八識賴耶暗窟時。大圓鏡智實光。立地煥發。郤怪。大圓鏡光黑如漆。此道正中偏一位。於此入偏中正一位。修寶鏡三昧。多時果證得平等性智。初入理事無礙法界境致。行者以此不爲足。親入正中來一位。依兼中至眞修。獲得妙觀察智成所作智等四智。最後到兼中到一位。折合還歸炭裏坐。不知何謂。精金萬鍛不再鑛。唯恐得小爲足。可貴依五位

以提佛道大綱。可謂。夜途玉炬。迷津船筏。悲哉。近代禪苑荒蕪。以無智昏愚。稱向上直指禪。以寶鏡三昧五位偏正等無上大法財。爲老屋裏破古器。總不顧。恰似瞽者抛擲杖子言閑具。殊不知。自蹎墜小果見泥裏。到死不得出離。何計五位是驀過正位雜毒海之舟航。輾破二空堅牢獄之寶輪。往々不知進修要路。不諳者般祕訣。故陷溺辟支小果死水裏。蹎沒焦芽敗種黑暗坑。終到佛手難救。是故。四十年前在正受室內所信受。大略以當法施。得眞正參玄大死一番底上士。宜須密付。非所以爲中下機設。者謹勿輕忽矣。

大凡教海浩渺。法門無量。其中間有祕授。有口訣。未曾見如五位紛煩者。重離煩評。疊變鑿說。枝上添枝。蔓上結蔓。不知畢竟五位者所以爲胡爲法理施設者矣。非無小補於法門。令學者轉增迷悶。似縱鶖子慶喜大智

洞上五位偏正口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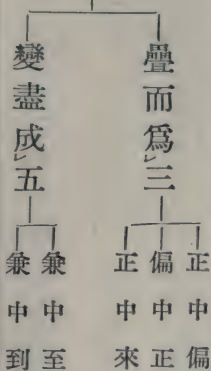
寶鏡三昧曰。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

重離 ☲ ☲ 六爻

回互疊變之義者。衆說繁絮。今不記之。

━ 正也空也眞也黑也暗也理也陰也。

╍ 偏也色也俗也白也明也事也陽也。

五位
- 疊而爲三
  - 正中偏
  - 偏中正
  - 正中來
- 變盡成五
  - 兼中至
  - 兼中到

蓋寶鏡三昧者。不知誰人之所述。石頭和尚藥山和尚及雲巖和尚。祖々相傳。密室相承。無容易漏泄。傳到洞山和尚。著五位階漸。每位安著一偈。

今有頓漸　緣立宗趣　宗趣分矣　即是規矩　宗通趣極　眞常流注
外寂内搖　繫駒伏鼠　先聖悲之　爲法檀度　隨其顚倒　以緇爲素
顚倒想滅　肯心自許　要合古轍　請觀前古　佛道垂成　十刧觀樹
如虎之缺　如馬之馵　以有下劣　寶几珍御　以有驚異　貍奴白牯
羿以巧力　射中百步　箭鋒相直　巧力何預　木人方歌　石女起舞
非情識到　寧容思慮　臣奉於君　子順於父　不順非孝　不奉非輔
潛行密用　如愚若魯　但能相續　名主中主

寛延庚午之春。先師在駿州菴原大乘。提唱碧巖集。會中一朝召予曰。夫法隨入益深。昔日在正受室參詳尤久矣。雖究變盡成五之大事於格師兄。行住不穩。凡三十餘年也。至于今日。始徹底盡其蘊奧。比前所得如影響。是故書以與諸子。

兼中到。不レ落二有無一誰敢和。人々盡欲レ出二常流一折合還歸二炭裏一坐。

## 寶鏡三昧

如レ是之法　佛祖密付　汝今得レ之　宜善保護　銀盌盛レ雪　明月藏レ鷺
類之弗レ齊　混則知レ處　意不レ在レ言　來機亦赴　動成二窠臼一　差落二顧佇一
背觸倶非　如二大火聚一　但形二文彩一　卽屬二染汚一　夜半正明　天曉不露
爲レ物作レ則　用拔二諸苦一　雖レ非二有爲一　不二是無語一　如レ臨二寶鏡一　形影相覩
汝不二是渠一　渠正是汝　如二世嬰兒一　五相完具　不去不來　不起不住
婆々和々　有句無句　終不レ得レ物　語未レ正故　重離六爻　偏正回互
疊而爲レ三　變盡成レ五　如二莖草味一　如二金剛杵一　正中妙挾　敲唱雙擧
通レ宗通レ塗　挾帶挾路　錯然則吉　不レ可二犯忤一　天眞而妙　不レ屬二迷悟一
因緣時節　寂然昭著　細入二無間一　大絕二方所一　毫忽之差　不レ應二律呂一

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辭巖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和尚眞。如何祇對。巖良久云。只者是。師沈吟。巖云。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方得頓悟。作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々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々。示衆云。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曹山辭次。師授山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畢。山再拜而去。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々猶懷舊日嫌。

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眞。休更迷頭還認影。

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

# 五家參詳要路門 第三

## 第三 曹洞宗究心地論親疎爲旨

師諱良价。嗣雲巖。越州諸暨人。姓兪氏。初謁忠國師。問無情說法不契。後到潙山。山問。聞闍黎曾問國師無情說法是否。師云。是。潙云。試擧看。師擧了。潙云。我者裏也有些子。只是罕遇其人。師云。便請。潙以拂子點一點。師云。請和尚爲某甲說。潙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云。此間莫有同時慕道者麼。潙令見雲巖。師辭直造雲巖。請益前話。巖云。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因有省。作偈云。也太奇也太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一日問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云。汝曾作甚麼來。云。聖諦亦不爲。曰。還得歡喜地也未。云。歡喜卽不無。如糞

依此示衆。先師之意尊重五家。如是明著。若至無其事者。搜索不足。參詳不及之所致也。

臨濟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側。未容擬議。主賓分。問。如何是第二句。濟云。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問。如何是第三句。濟云。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都來裏有人。濟又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

先師曰。於此三句。甚有深理。可盡參詳。如彼函蓋乾坤等句。非眞宗意。至此上堂。始知雲門臨濟同一三昧。若復不知此旨底。卽非虛堂日多眞孫必也。

高爲貴。其所教示。自有高下前後之分而已。

常恨顧鑑咦。時人盡錯會。爲報六相義。須親切參究。

眼目曰。師每見僧顧之即云。鑑。僧擬議。師即曰。咦。而錄之者曰顧鑑咦。又作頌曰。擧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先師久參雲門宗大事。始會三字旨。依之三字爲宗。別通格外六相義。法眼宗第一表法。見本書註。玆爲易解。別設一譬。如是男是女是總相。如六根在是別相。如依辦用。是同相。眼見耳聞。是異相。如聚成身。是成相。如四大分死。是壞相。通宗而後參訣。

從頭五派祕訣。盡可究明至要也。澆季末代法滅盡之效驗。諸方盡言。不參話頭。不知文字。唯一向無念無心去。是向上禪。爾不知麼。佛言。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昔晦巖老人親輯編。顧レ孫思レ子。近鼇背老漢間二註解一。逐レ惡隨レ邪。甃二疑兒於千載當來一。揚二家醜於五家衰末一。

作者只恐下兒孫大誤。註主又示二事實一可上レ違而已。

三玄三要。淨地上抛レ土撒レ屙。五位君臣。澆末代匡レ徒導レ衆。開二示轉レ位就レ功之大事。震二殺認レ賊爲レ子之鈍根一。

臨濟所二嚴呵一者。恐認二七之無分別識一。錯爲二根本如來藏一也。曹洞所二指示一者。只恐認二七地之有功用智一。偏守二八地之無功用行一。是認レ賊爲レ子之鈍根也。

法眼爲二殿後一。臨濟爲二先鋒一。豈其容二優劣於其際一。雲門爲二天子一。潙仰爲二公卿一。須レ知。非二宗風無二高下一。

爲二殿後一者八宗。皆以レ利レ人爲二究竟一。五家共導二學者一。是基本也。雖二宗旨以

得其毛。次於四海參見尊宿得其皮。又到浮山圓鑑老處得其骨。後在白雲端和尙處得其髓。方取承受。與人爲師。今日爇向爐中。從敎薰天炙地。有耳朶者辨取。

五祖大師始自破頭山栽松。以來下山投水行乞路傍。面謁四祖。黃梅養母。赤縣留孫。流入東海爲日多識底之消息也。

先師六十九歲寶曆三年癸酉夏。於甲府能成禪刹。提唱人天眼目。開筵示衆云。

瞎卻人天雙眼目。波斯夜半落空谷。歸來譫語無人量。各袒左邊訪背觸。

夫以。人天眼目祕訣。佛海狂浪。禪苑毒花。

是明作者未盡吾家妙。其所出事宜見五宗。先師常道。古德判云。人天眼目。卻成盲目。又甚有故。若以依行。恐誤後人。

擧頭拈起世歌有省曰。見擧而觀則鷲頭山。見降則亦獅毛鹿濱之釣船。先師此時相看雲門大師三十年後於大乘堂中碧巖會。復知其骨髓。

擧。五祖和尙在太平上堂。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祖云。五逆聞雷。僧問。如何是雲門下事。祖云。紅旗閃爍。僧問。如何是曹洞下事。祖云。馳書不到家。僧問。如何是潙仰下事。祖云。斷碑橫古路。僧禮拜。祖云。何不問法眼下事。僧云。留與和尙。祖云。巡人犯夜。

是眞實入證者。五家共隨之。本據也。雖然一齊念取無請益意者。參到彌勒下生。亦不可得也。愼哉。

擧。五祖和尙住黃梅東山時。拈香云。此一炷香。在舒郡二十七年。三所住院。諸人總知遂欲燒。次復云。不得也須說破。某十五年行脚。初參遷和尙

先師拈云。若人欲見息畊錄。先須參此話。二大老說話。見徹分明。許汝親見息畊老人。

三光拈云。大凡醫治乾峰三種病。有三種法。所謂外療與本道也。請耆婆爲診脈師。請扁鵲爲配劑師。卻向仲景傷寒論商量。時有僧出曰。和尚自病未能除。論人病作什麼。光曰。汝道。老僧有何病。僧喝云。瞎漢。鐵枷鐵鎖膿滴々地。光笑曰。恰傭汝療那。僧曰。某甲有公事。乞請別人好。光擊杖三下曰。春山行處與難極。春鳥春花唱拍新。僧便禮拜。光道蒼天蒼天。答拜。

擧。乾峰示衆云。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出衆云。昨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卻往南嶽去。乾峰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

先師或時到大平山中平坦處。有一座盤石。因於石上晏坐數刻。忽然

擧。師以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爲龍。呑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雪竇頌云。拄杖子呑乾坤。徒說桃花浪奔。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灑々落々。休更紛々紜々。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竇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

擧。翠巖夏末示衆云。一夏以來爲兄弟說話。看。翠巖眉毛在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師云。關。
雪竇頌曰。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潦倒保福。抑揚難得。嘮々翠巖。分明是賊。白圭無玷。誰辨眞假。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擧。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汝等諸人還委悉麼。時師出衆云。菴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峰呵々大笑。師云。猶是學人疑處。峰云。汝是甚麼心行。師云。和尙亦要委悉。峰云。汝恁麼而可始得穩坐地。

中道。一切治生産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々想天卽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師曰。尙書且莫草々。師僧家拋卻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尙自不奈何。尙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罪過。又一日與衆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者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操云。待近來與儞勘過。僧至樓前。操驀召云。上座。僧擧頭。操謂衆官云。不信道。

馬大師曰。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曰。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只以此箇爲主。圓悟曰。諸人盡是衲僧門下客。還會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拈道。馬大師好言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種。汝是最下一種。

道。僧無語。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山。峰一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師以手拭目趁出。峰奇之。師又出衆問。如何是佛。峰曰。莫寐語。師便禮拜。一住三年。峰一日問。子見處如何。師云。某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後到陳操尚書。尚書與裴休李翺同時。凡見一僧來。先請齋。襯錢三百。須是勘辨。一日師到。相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師曰。尚書曾問幾人來。操云。卽今問上座。師云。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師曰。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操曰。是。師曰。經

# 五家參詳要路門 第二

## 第二雲門宗擇言句論親疎爲旨

師初參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人。纔跨門便搊住云。道々。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𨍏轢鑽。師凡去見至第三回。纔敲門。州云。誰。師云。文偃。纔開門便跳入。州搊住云。道々。師擬議。便被推出。師一足在門閫內。被州急合門。拶折師脚。師忍痛作聲。忽然大悟。後來語脈接人一模脫出。雲門後於陳操尙書宅住三年。睦州指往雪峰處去。師至峰莊。見僧問。上座上山去那。僧云。是。師云。寄一則語。問堂頭和尙。不得道是別人語。僧云。諾。師云。上座到山見和尙上堂衆集。便出握腕立地曰。者老漢。頂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依師敎。峰見者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

和尙正法眼藏。師云。已後有人問儞。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言訖。端然示寂。

凡師上堂小參等語。擧揚開示。法身爲本。脫體現成似老婆禪。穩密純眞。言句爲衣。暗號密令。不許他知。見性不交。他物絕影。眞實諦當。依法立則。體用如々。不出法界。受行自在。誰敢窺覰。任緣導利。間不容髮。根無錯謬。攝入爲貴。如是五家要路自兼。可謂眞之宗風也。

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界。出善知識前。善知識辨得是境。把得住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卽曰。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懽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擧。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僧問風穴。如何是賓中賓。穴曰。攢眉坐白雲。如何是賓中主。穴云。入市雙瞳瞽。如何是主中賓。穴云。回鸞兩曜新。如何是主中主。穴云、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

要會臨濟賓主句。先須參賓主歷然則四賓主妙處。自然徹底得明了。

此風穴問答。豈但四賓主。全提半提大事。自然盡妙矣。

師臨遷化時。據座云。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卻

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昨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參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上堂。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云。賓主歷然。師云。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師一日示衆云。參學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做模做樣。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

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臨濟一宗。古人評論曰。百丈再參。馬祖三日耳聾之大事。與此破夏因緣。古今獨步之榜樣。衲子可依行底之大事。公案爲體。言句爲衣。心地爲宗。體用爲行。利濟爲旨。師上堂小參。以是爲宗。含五歸一。可貴歟。

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々。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

有定上座。到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下牀繩擒住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禮拜。忽然大悟。

師初至河北住院。見普化克符二上座。乃謂曰。我欲於是建立黃蘗宗旨。汝可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卻上來問云。和尚三日前說什

人々不兼。我宗不全。宜省察爾。

師因半夏上黃蘗。見和尙看經。師云。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揞黑豆老和尙。住數日乃辭去。黃蘗云。汝破夏來。不終夏去。師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尙。黃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師一日辭黃蘗。蘗問。什麼處去。師云。不是河南。便歸河北。黃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黃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版机案來。師云。侍者將火來。黃蘗云。雖然如是。汝但將去。已後坐卻天下人舌頭去在。後潙山問仰山。臨濟莫辜負他黃蘗也無。仰山云。不然。潙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知恩方解報恩。潙山云。從上古人還有相似底也無。仰山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擧似和尙。潙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子但擧看。仰山云。祇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豈不是報恩之事。潙山云。如是如是。見與

擧此話問仰山。黃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山云。有。祇年代深遠。不欲擧似和尙。潙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擧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

仰山讖語。風穴則近而不當。曇橘洲曰。大慧則當而不穩。然以理事總。則風穴爲理。大慧爲事。以大三災應菴之語。最爲的當歟。夫臨濟之一宗超出他者。所以具五事也。第一。入處痛快。已詳序門也。第二。悟後明正者。自從大愚證徹。黃蘗卻回後。師資參詳甚以明了。加之。參潙山侍德山。他師所不及。如是著明也。第三。樹德蔭孫者。此栽松一則堪垂兒孫。末後與三聖問答遺偈遺誡亦不可及歟。第四。試道待人者。破夏因緣。和百丈再參之則。是又臨濟之外誰敢恁麼。第五。受用眞脫者。佛々所印。祖々所證。彼此明照。如見天鑑。雖然。先師常謂我徒曰。五家宗要、

大愚有何言句。師遂擧前話。黃蘗云。作麼生得這漢來。待痛與一頓。師云。說什麼待來。卽今便喫。隨後便掌。黃蘗云。這風顚漢。卻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黃蘗云。侍者引這風顚漢參堂去。後潙山擧此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蘗力。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臨濟慧照禪師。最初入處痛快。悟後參禪瞥脫。雖有五家各立宗旨。初中後事。頭正尾正。中興如來正法眼藏。明了祖師西來密旨者。只此臨濟一宗最爲至當而已。是故。古來以本錄稱錄中之王。元帝賜臨濟院現住。以臨濟正宗之印。是乃冠旁之初也。所謂臨濟是正宗基源義也。

師栽松次。黃蘗問。深山裏栽許多作什麼。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打地三下。黃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以钁頭打地三下。作噓々聲。黃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後潙山

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首座云。汝若去時。須辭和尚去。師禮拜退。首座先到和尚處云。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他。向後穿鑿成一株大樹。與天下人作蔭凉去在。師去辭。黃蘗云。不得往別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爲汝說。師到大愚。大愚問。什麼處來。師云。黃蘗處來。大愚云。黃蘗有何言句。師云。某甲三度問佛法的々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大愚云。黃蘗與麼老婆。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大愚搊住云。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蘗佛法無多子。儞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脅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卻回黃蘗。黃蘗見來。便問。這漢。來々去々。有什麼了期。師云。祇爲老婆親切。便人事了侍立。黃蘗問。什麼處去來。師云昨奉慈旨。令參大愚去來。黃蘗云。

# 五家參詳要路門　第一

前住豆之龍澤臨濟正宗東嶺圓慈編

前住丹之大梅賜紫比丘大觀文珠校

## 第一臨濟宗戰機鋒論親疎爲旨

師初在二黃蘗會下一。行業純一。首座乃歎曰。雖二是後生一。與レ衆有レ異。遂問二上座一。在レ此多少時。師曰。三年。首座云。曾參問也無。師曰。不二曾參問一。不レ知問二箇什麼一。首座云。汝何不三去問二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々大意一。師便去問。聲未レ絕。黃蘗便打。師下來。首座云。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レ絕。和尚便打。某甲不レ會。首座云。但更去問。師又去問。黃蘗又打。如レ是三度發レ問。三度被レ打。師來白二首座一云。幸蒙二慈悲一。令三某甲問二訊和尚一。三度發レ問。三度被レ打。自恨

宿之風。卒受老祖淵粹之命。長養者二十年。果彰大應遠大之高德。起佛祖已墜之綱宗。貽眞風不地之遺誡。鞭策後昆者。先師之功也。老僧爰受華園先帝敕請。創開此山。先師嚼飯養嬰兒。後昆直饒有忘卻老僧之日。忘卻應燈二祖之深恩。不老僧兒孫。爾等請務其本。白雲感百丈之大功。虎丘歎白雲之遺訓。先規如茲。誤而莫摘葉尋枝好。已上如我關山國師者。越凡超聖。獨出物外底慧眼。這裏無生死句。管老僧屋爲什麼。逐高梨出門等機。吾祖宗大事。諄乎諄者也。向上事外不可擬議之宗風。辛辣難當底國師。又有何妄分別。獨於此佛法不得人之嘆息。兼五家風彩兒孫無眼之哀憐。何如是遺誡耶。何如是悲傷耶。日多眞孫豈可無拋身捨命策勵。請回思再三熟讀。子細觀察。莫作容易之看。至囑至禱。

于旹。天明第七歲戊申雨安居之日。前住豆之龍澤東嶺頭陀圓慈撰焉。

斯時自入門。仲夏過望辰向巳五家要路是緣々。于時天明戊申五月既望也。入宅坐臥。異前日事。在柳菴宅五日。歸山試諸子。日夜參詳不懈。五家兒孫將獲其人。時有一人。問曰。五家宗要是爲何事。予曰。何以然問。曰。徹根本事。尚未得其人。而參五家宗要。竝無一箇半箇。然則五家之辯無所用焉。予曰。不然。汝觀種子結華果。種荊棘則得荊棘。種華果則得華果。是故。吾大應老祖參詳異他。虛堂讖曰。明明說與虛堂叟。東海兒孫日轉多云。大燈已受佛國印。爲一箇種草。因甚麼還嗣老祖麼。是故。關山國師遺誡曰。宿昔吾大應老祖。正元之間越風波大難地。登入宋域。過著虛堂老禪于淨慈。眞參實證。末後徑山盡其蘊奧。是故。得路頭再過之稱。受兒孫日多之記。單傳楊岐正脈於吾朝者。老祖之功也。次。先師大燈老人。參得老祖于西京。侍者京輦亘峰。其隨從之際脇不到席者多年。頗有古尊

受而尚未徹。參究已經三十餘霜。頗得其要領矣。天明戊申歲。予應八幡圓福之選。結夏之日。告諸子曰。夫此山者。初祖大師與聖德太子。神佛値遇之靈迹。吾邦無比之祖場也。老僧無德當其選者。時以無人也。古人道。有法有食處應住。有法無食處應住。無法有食處不應住。諸禪德。此山實無食。一夏枉擧揚碧巖一百則。當法食耳。勇于法不管衣食者。已自十至百。又告衆曰。往日。峨山棹公。請予于折衷眼目提裴五家法要。不果已十年。今再太靈鑑公逼近左右。責其不果。諸禪德。若欲得究明自己。不登五家階位。非我家種子。豈道達磨眞孫。是故。先得曹洞道體爲初。究雲門宗旨爲最極焉耳。五月望。講智門蓮花話了。時諸子各立五家門戶。激發請益。老僧求間擬往河西西郿柳菴宅。凌晨乘駕。下山過河。至道西之濱。途中忽然撞著先師叮囑境界。歡踊之餘。打一偈曰。去年今日始爲語。今歲

# 五家參詳要路門序

夫五家之宗者。欲レ傳二我宗乘向上大事一而已。然只如レ解二世間流布文字一。妄解以爲レ要。故宗祖各々敎二訓其宗要路一。而分二門戶一。自爲二五之一宗風一。可レ知。根本只向上大事也。五家卽差別要門也。第一。臨濟之戰二機鋒一。亦有二全提半提之別一。第二。雲門之擇二言句一。亦有二全提半提之別一。第三。曹洞之究二心地一。亦有二全提半提之別一。第四。潙仰之明二作用一。亦有二全提半提之別一。第五。法眼之先二利濟一。亦有二全提半提之別一。曰二全提一者。如來正法眼藏。全分荷擔受用之義也。半提者。未レ及二全提一。或半或及二十之一一者也。半提之言。類多難レ分。學者止二于半途一。爲二究竟一者。誠可二憐愍一邪。予三十年前。雖レ聞二先師之命一。至下于變盡成レ五之大事。與二雲門言句老僧今日徹遊二言句林中一等之密意上。漸聞。信

今日雖二暫在一レ諸趣一。當來必得二無上道一。

山梨了徹居士。初參二澤水法語。猛烈工夫。僅三晝夜而徹。遂見二先師一受レ決。後依二慧昌尼激發一。參二予于淺草一。商略數次。至レ論二願力一。敬伏乞レ訣。仍寫二此文一授レ之。

宗門無盡燈論願力辨 終

之。內持念之。日々懇禱。時々思惟。不思議薰不思議習。如霧濕衣。如香著物。自然得成佛祖識量。自利利他。皆悉圓滿而已。今依公之懇請。不顧病患。書以與之。且學且敎。彼此共成大業。囑々。

又有一偈曰。

衆生悉具諸佛性。　殺之豈非殺佛身。
菩薩等生一子想。　噉之何異噉子肉。
人々當合生尊重。　却輕賤之是何意。
物々當合行饒益。　却殘害之寔可悲。
欲成諸佛圓滿智。　須依大慧平等見。
欲修菩薩深廣行。　須起大悲度脫心。
稽首一切衆生界。　智慧神通無不具。

處漸發道心。未知出家本志。不究菩薩行願。不窺古人行履。不信佛祖重關。白盲參將來說禪說道。意欲他日開大口平吞諸方。名稱高遠慶快一生耳。依是道業不辨。願行不遂。漸起名利。千態萬狀。若是眞正道人。切莫效此弊風。或有一般。見如是願力之論。錯謂吾輩無分爭堪順行。殊不知。此是習初信心之方便。起初發行之古實。譬如童子始習手書。字尙不成。何況巧妙。熟與不熟。但在久習。宜依師法隨分進學。學道之人誓願亦然。雖初不堪。後必成就。設爲業障一旦退墮。若能置之胸間。不久遂歸本心。是以。根性怠慢。彌可以依此願。信心淺劣。彌可以依此願。障碍繁多。彌可以依此願。業習深重。彌可以依此願。聰明伶利。彌可以依此願。愚鈍蒙昧。彌可以依此願。見性明了。彌可以依此願。智用自在。彌可以依此願。始從發心終至究竟。無皆不是此願行力。外讀誦

爲顯福智圓滿之理。假示相好。後人錯謂二乘外道別有種性。不在今時。殊不知。此是學者智行異名也。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捨自心道。求他道故。錯著諸見。名爲波旬。聞他正法。却起謗故。始聞佛法。先悟空理。是謂聲聞。一切歸空。不求法故。依緣自覺。不起悲智。是謂緣覺。逍遙任性。獨樂道故。漸起悲智。自他共利。是謂菩薩乘。又名權大乘。雖有證悟。未自在故。於生死海。有怖畏故。或愛涅槃。或求淨土。不能了達力無畏法。於是奮發大勇猛心。明了見徹佛性。普究性中差別法門。如見掌上。而後提持向上些子。獲得法窟爪牙。無碍自在。度脫一切。生々世々。行菩薩行。不盡衆生。終無退心。是謂一佛乘。又謂實大乘。又謂根本乘。最上乘。一切智乘。是名究竟眞實解脫。是名菩薩摩訶薩。豈不是大丈夫兒之能事哉。

若欲成眞正之道。切須子細。今時學者纔入叢林來。自稱衲子。隨他作

見。願一切衆生。業障淸淨。願一切衆生。法忍成就。願一切衆生。道念猛利。願一切衆生。三昧現前。願一切衆生。智慧明了。願一切衆生。方便自在。願一切衆生。悲願廣大。願一切衆生。神力無碍。願一切衆生。究竟圓滿。又常隨其聞見之事。當生是心。哀哉。一切衆生。墮於無底生死大坑。我當云何而速勉濟。令其得住一切智地。淨名經曰。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是故。爲度一切衆生。切求一切智。爲求一切智。先須見性。不是自身成佛。而度衆生。爲度衆生。自求成佛。亦復不是爲自成佛。而度衆生。爲衆生故。普行佛道。是故。學者先須捨己。莫著自利。涅槃經曰。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心難。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是故。學者先須捨己。莫著自利。夫爲己者。利止一身。無能度心故。不明無盡法門。無所度人故。不聚無盡法財。是以。聲聞緣覺爲諭志行偏枯之義。且現羸劣。諸佛菩薩

除憍慢。爲他行饒益心故。大悲能離名利。爲他皆本實義故。大悲能入法界。爲他無所不至故。（講筵中唱讀至于此）凡大悲之德。廣大無盡。多劫演說。終無有究。以要謂之。有大悲願力者。普能消滅一切業障。普能圓滿一切功德。無理不明。無道不行。無智不到。無德不成。譬如欲求人心者。先愛其子。諸佛菩薩普以衆生爲子故。是故平等愛衆生則。一切諸佛無不感應。若但供養諸佛者。利止一身。佛圓滿福智故。終不求他供養。今以大悲供養之。則諸佛深生歡喜。利遍法界。譬如說法但對一人說。與於稠衆中普說其法畢竟不增不減。功德亦然。先與一切衆生。普令得菩提功。却聚其德以成己願。彼此相資。重々無盡。亦雖財施。悉有此理。猶如擇名施物。但悅一人。對衆普施。雖無分利。各感誠恩。中心飽德。是故常以此身口意業一切功德果報。悉與一切衆生。共廻向無上菩提。當作是念。願一切衆生。入佛知

悲心。華嚴普賢行願品曰。若令衆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於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花菓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菓。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惠華菓。是故。大悲如天。普覆一切衆生故。大悲如地。悉生一切法門故。大悲能見佛性。爲他先明眞智故。大悲能透牢關。爲他益究深法故。大悲能徹向上。爲他別求生涯故。大悲能成力用。爲他務行此道故。大悲能起勇猛。爲他常生憤志故。大悲能至不退。爲他此心決定故。大悲能成廣學。爲他普究一切故。大悲能成多聞。爲他深推物理故。大悲能成威儀。爲他念々不失故。大悲能成福德。爲他常起方便故。大悲能滅煩惱。爲他捨身命財故。大悲能

諸佛共所乘門。名乘一切智乘。若智悲願行毫釐不似佛。信心亦不成。何況住佛所住。又曰。若志樂毫釐不似如來所修法身悲智願行者。不名初發心菩薩故。請學道人先發此心。發大信者。雖發不修。尚成福田。終起當來勝緣。何況進修增長。隨分得道。是故。修行正路以願爲本。願力深重者。天魔外道所不能動。願力微劣者。多遇障難。

夫願力者。大悲爲本。凡求自利者。皆止小見。譬如商人謀己榮者。先誇小財。普欲惠物者。終不以小爲足。是故。四弘願行。先以度生爲第一誓。而明自性斷煩惱本。普學法門。起菩薩行。悲智圓滿。是謂佛道。當知。大悲者誠成佛基本也。熟見一切衆生。捨本逐末。貪著諸業。死此生彼。輪廻諸趣。天上五衰。人間八難。餓鬼畜生。地獄極苦。試以彼心比況我看。況又一切衆生。皆是生々父母。世々兄弟也。其有恩愛。恰如今日。祭之慮之。切須生大

無令斷絕。如是生決定心了。可發大誓願。所謂誓於見性不大徹。畢竟不休。誓於寧可永劫沈淪。不生一念退意。誓於寧入地獄。不受諸方教惑。乃至不認諸現境而墮二乘外道之見。誓於見性若徹。永可起菩薩行。誓於佛祖言教一一不明了不措。誓於不徹向上些子不措。誓於不等佛祖力用不措。誓於錯不生卑劣心。而辱宗風。誓於不挾不實心。而貪著人情。誓於打出一個兩個眞正種草。而繼宗風。以報佛祖恩。及生生世々行菩薩行。畢竟度盡一切衆生。如是發大誓願了。而以諸佛誓願。作己誓願。以祖師志行。作我志行。通願別願。任意發起。日々懇禱。時時思惟。譬如風輪能持大地。大願風輪能持佛地。譬如順風遣舟。法性大海有般若舟舡。若非大願智風。終不能動。汝中路滯在三乘心。墮外道見。不能窮佛祖淵源者。爲願力微劣。華嚴合論曰。初心上圓滿一切

# 宗門無盡燈論願力辨

圓覺了義經曰。善男子一切衆生皆證圓覺。逢善知識。依彼所作因地法行。爾時修習便有頓漸。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根無大小。皆成佛果。若欲成此道。先須具大信根。何謂信根。所謂信諸佛心性及無量智慧本來具足。信根無大小機無智鈍修者卽得。信隨定力熟。有諸現境。錯爲證悟。墮二乘外道部類。信時到功充。佛性頓現前。不假知解分別。信雖佛性頓現前。不見宗師。不透重關。錯一生了。信雖透破重關。通達宗旨。我宗末後向上些子。別有生涯。信雖得些子向上一著子。各隨履踐。力用不等。大有子細。信師承一事。最有道理。務繼正宗。不可孤負。信從脚下去。生々只是養道之一法。信提持向上一著子。流布將來。

宗門無盡燈論　大尾

止不須說。非儞所及。夫吾天源一滴。器々相承。正受老人所漏泄者。廣宣流布。在禪經考疏之中。約說細密。述斯論始終之文。儞等一一參詳看。余曰。如禪經。先已行世。如斯論未行世。請鋟諸梓。助同志者禪餘採觚之勞歟。師叱曰。妙喜焚碧巖。報恩全存。德山柝佛殿。宗趣猶在。莫復言。曰。大龜結聖教。三聖集語錄。非是廣宣流布之力。也夫。斯論也。門生往々雖有謄寫者。文字頗多差舛矣。隋珠雖貴。不如楚人善。願垂允諾。師頷焉。余從是孜々校讐數本。五經葛裘。訂本以成。壬子春師既戢化。此事亦敗矣。丁周期忌辰。於龍山與同門諸老圖此事。輿議既成。丁巳秋。趨京與二三同友。共勠力參攷。裝成二卷。遂命剞劂氏。彫板以壽不朽。葢要燈々無盡已矣。

寬政庚申三月。參學霧隱謹識。

# 刻宗門無盡燈論緣由

宗門無盡燈論一卷。師久藏巾笥中。祕襲而不使人見。猶似待後世子雲者。余嚮趨庭日。竊繙此論。讀之數次。初中後善述佛祖相承諸家宗趣。誠可謂照世之無盡燈者也。戊申春京師失火。禪經之板爲煨盡矣。時師慨然曰。如禪經者。東土祖師述宗門進修之要。故明教撰正宗記。文憲著護法錄。一一論之。然諸家庸流。泥祖師不立文字語。以爲斯經屬他師僞撰。是以吾宗末學口耳輩。文字尙不知。況於不立文字禪乎。一人傳虛。總以謂僞撰。嗚呼。可笑。如彼經。晋遠法師親譯。同時諸賢筆授。後百年而祖師航海。得々來東土。授法二祖以來。至今眞風不墜地者。是禪經修養功勳而已。余乃問曰。今如斯論者。亦非末世利濟示誨乎。師何祕襲歟。師曰。止

文延

參學　文珠　校訂

玄如

宗門無盡燈論　卷之下　終

即得。獨樂放蕩者何哉。經曰。法尙應捨。何況非法。汝已不二。應無所樂。苟有所樂。未是不二。若未不二。須生慚愧。又有何暇任情放心。悠悠娛樂。夫能不二者。已於自身無所求。只以度生爲求。已於自身無所樂。只以度生爲樂。已於自身無所行。只以度生爲行。已於自身無所念。只以度生爲念。何以故。自身已到不二境界。一切衆生未到此境界故。普以大悲幻出方便。所有行業。所有言說。皆屬衆生。不屬自身。況爲自身貪著見聞。欲得不二。無有是處。是故。智者只依正念工夫之行持。總莫依一切著處。隨處不失正念。自然脫體現成。若又現成。見無遺缺。求其著處。終不可得。到這裏。又有何好境。動心勞身。出手運步。以堪安道情。錯錯。人人脚跟下有此無上行持。眞正參玄上士請試甄別看。

佛發誓曰。他日入汝家。著汝衣。噇汝食。學汝道。說汝敎。以滅汝法。其言有驗已耳。大凡活脫者。不是恁麼道理。古人曰。死盡活人。始見活人。欲得活處。須向死處求。所謂正念相續。法性現前。不亦以爲足。正念相續。理事圓融。不亦以爲足。正念相續。養道成熟。不亦以爲足。正念相續。超佛越祖。到這裏。逆順縱横。與奪自在。放行也瓦礫生光。把定也乾坤失色。到這裏。說什麼麤細深淺。到這裏。論什麼生熟親疎。佛法尚無。何有世間。身心尚忘。何見儀相。參得如是之時節。是謂活脫境界。蕩蕩自在。灑灑落落地。是故。學者不拘儀相者。爲不失正念工夫也。至人無儀相者。正念現前。忘儀相也。汝若正念現前。念念相續。卽動忘動。卽靜忘靜。卽境忘境。卽心忘心。動與靜不二。善與惡不二。苦與樂不二。煩惱與菩提不二。地獄與天堂不二。如是到不二境者。亦無所厭。亦無所求。已無所求。何樂之有。然今捨儀相

只貴正念工夫。不貴威儀行相。何以故。正念相續。則心心無他故。正念相續。則處處不異。故正念相續。儀相自具。臨濟所謂不求殊勝。殊勝自至者是也。正念相續。總忘前境。永嘉所謂見山忘道。見道忘山者是也。澆季虛頭禪者。多誇己見。不依正念工夫相續不相續。只以儀相爲細行。錯以放蕩爲活脫。爲灑落。悉道儀相是小乘行持。衲僧門下何拘執行狀。於是。隨分辨得玩好之具。結黨求伴。放蕩不羈。身捨僧儀。混於俗相。口斥法話。好於雜談。意失工夫。事於遊觀。居則偃臥。行則佯狂。甚者入歌舞門。至婬酒肆。掣風掣顚。以爲向上宗風。苦哉苦哉。設使無犯。見聞之業豈夫空哉。貪愛內催。邪見外顯。壞滅法身。打失道情。卻教壞初心學者。齊令繼此弊風。故佛法威德至底而絕。僧道光儀拂地而盡。信心檀越依是退墮。邪見衆生依是增長。誹謗正法。輕賤高德。玉石俱燒。金鐵皆爛。我聞。昔有魔王。向

在一念生信爾。譬如欲往他國。先用多財。欲入他家。先求良緣。向自國者。不假多財。歸自家者。不假良緣。一切衆生一箇無不具有根本佛性大智慧大福德。豈不是最上良緣哉。

## 附錄　行持論

正念工夫者。無上行持也。苟有正念工夫。則不泥行相。不拘威儀。卽理卽事。卽坐卽行。卽是卽非。卽動卽靜。卽法卽非法。卽世間卽出世間。只要不失正念工夫。且道。正念工夫端的是什麼道理。參禪修定是工夫端的。見性悟道是工夫端的。差別關鎖是工夫端的。向上一路是工夫端的。三世諸佛但證正念工夫端的。歷代祖師但傳正念工夫端的。五時八教但演說正念工夫端的。古則公案但商略正念工夫端的。有麤有細。有淺有深。有疎有親。有生有熟。後學初機切須參決。舊參上士切須子細。是以。我宗

持向上旨。接最上機。中下之類聞信之者。各成最上種故。今世後世決定得道。聞而不信者。亦成信種。他日必至深信。普不捨三根。等成正眞之佛道。何法加之。與其普敎天下而期其功。敎一帝王賢明。則天下衆生皆歸正法。與其永事帝王而論其道。不如自紹其位統御天下。隨其所往。皆爲都城。隨所居。皆爲宮殿。藏室亦任意。是謂大丈夫兒能事。如彼諸方偏著經論。妄求淨土。不究根本者。各成中下種。故生生世世信中下法。成中下道。設使生在佛國。不能信最上法。不能成根本道。猶如以果爲種則如種生芽。是故道。戒急乘緩者。雖受聲聞緣覺身同在佛會。於佛境界如聾如啞。乘急戒緩者。雖受異類雜形之身。見聞信受皆證其道。又三乘菩薩。成佛遂在三大阿僧祇劫後。捨本逐末。不明自性故。一乘菩薩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見性明了能達一切故。又一切宗要悉假宿福勝緣。見性門中唯

氣。邪氣除則心氣自盛。雖然。心氣疲極。則邪氣彌加。藥力難敵。故病不可愈。若向身內自養精神。則心氣漸充。不受外邪。故亦見藥功。猶如國家興廢上歸一人。君主正則外人不敢犯。佛法亦然。先向自心深究本性。則業識頓滅佛智現前。一切法門悉無不達。是故。不止我宗本于見性。諸餘宗要皆須以見性爲本。若不依見性。欲究其宗意。設使究盡一切佛法。業識依然深故。佛智不能現前。精神不養故。病惱彌加。佛性不現故。業識彌加。藥力不勝病力。道力不勝業力。請以治病之法。審細諦觀。難行易行之道極于此矣。只除不思議解脫菩薩乘大悲願力來。權敎小法。或示神力。開衆生心。攝最下機。驚覺信不具輩。且成緣因得度之種。亦是佛法一端。而可貴之大悲也。我宗惟論凡夫實證。不論權者境界。惟揀佛法主君。不問諸餘事物。凡夫若不證入。正法斷滅。主君賢明。一切皆從我出。是故。直提

遂發福德運。以是義故。參學之士在家出家。莫失其時。今日在俗不得已故。纔得時節便當脫。故或有曰悉爲僧天下無人者。是蚯蚓慳土地之論。今其天下無有一人不求富貴。天下若悉爲富貴人。使誰奴婢。使誰黎民。然天下富人日少。貧者益多。何哉。凡天下醫師常設良藥欲治他病。病者未盡。田獵之者日驅禽獸。彼不加少。何於佛法獨怪之乎。諸佛菩薩發弘誓願。普度衆生永住不退。衆生界未盡。爲彼無邊量。是以。神明孔老之教。先得見性。始爲大成。悉究佛法。可謂全備矣。乃至世間一切伎術藝能之至其妙者。皆無不依根本性海。迷而不知。逐影勞形。是故。一切學者但向自性明之究之。則所有宗要自然現前。若向外求之。猶如窮子捨父逃逝妄求衣食。可不悲乎。譬如多年之病心氣疲極。脾腎虛損者。雖鍼灸藥。亦難奈何。人本無病。內有空處。則外邪侵之。則始成病根。藥治邪氣。不治心

也。後代劣機者。繫縛難脫。故先捨世累。全身入道。譬如人行嶮道負擔多者力不足故。困倦不能透過路程。若無重擔。獨脫眞卒。直過艱嶮。能達極處。是故。在俗修道。如負重遠行。久勞勤苦。難得自在。捨世入法。如無擔過山。行李輕故。易蹈嶮路。今道見性門中不論僧俗。只爲隨分發步也。纔得其時。便脫負擔。若道在俗無妨。是好負擔轉增繫縛。永劫困苦。又恐今有重擔不發步者。鄕路彌遠。一生空過。如水就下。不防隨滅。若人不修道心隨滅。今日如是。生生亦然。不如隨分發步入得正路。他日得時脫卻負擔。逆行順行。無礙自在。是所以佛法有戒有定有慧有捨逈出塵累也。又在俗之有失。設過嶮路。雖入性智。差別法理。必難明了。如夫商人雖有本錢謀慮不精難得財利。貪愛情欲。內費道德。名利妄想。外破行業。被爲是等使役身心。不唯性上謀慮不精。受用過分。竊賊在內。卻滅本分財寶。不能

教而助。孔孟化者廣矣。老莊化者深矣。佛之化者圓明也。孔老教化。智通一世。但利人民。未及異生。諸佛智悲廣大無邊。六道四生無物不利。三世十方無事不通。且雖有廣狹偏圓之異。其旨趣者一而已。或指孔老比二乘者。未盡其論在。今以教示且論之。自有偏枯之失。比之小乘亦可。雖然。此是言教麤細也。不是他道有其病。彼孔孟之說苦集而立規則。近小乘威儀者。且爲卽世教道也。不知方便。卻止半途。彼老莊之本滅道而斥一切。似有餘涅槃者。且爲對機治跡也。不究圓理。必住化城。譬如佛設三乘。雖有深旨。小機衆生皆止教跡。是故。非道有過。根機之不到也。大珠慧海禪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異同。大凡神明孔老之道。菩薩應世興化。初無定法。古來至善者卽世明道故。不假戒相。能得其性。是所以彼有益於古

常住寂然。是謂國常立尊。心鏡本來圓明無物不現。是謂天照大神。豐受皇大神御鎭座本紀曰。發廣大慈悲。於自在神力現種種形。隨種種心行。爲方便利益。所表名曰大日靈貴。亦曰天照神。爲萬物本體。度萬品。當知。神乘佛法同一理體。但是不出見性一法。若能明自性。則先契混沌之理。重於性中研究深旨。漸出其堺。歸混沌始。嗟呼。一箇始字。辛辣難近傍。神乘學者莫作等間看。又孔孟之教。名實兼用。廣利天下。仁義忠恕者。一性之所化。老莊之教。破名就實。單究道德。虛無自然者。一性之所化。是以。孔孟未嘗以仁義忠恕爲道。老莊未嘗以虛無自然爲道。强名開要路爾。不是所以其爲究竟。是故。孔子曰。爲博學多識乎。吾道一以貫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以欲觀其徼。孔孟者。能教而治。老莊者。能治而教。佛者。能教能治。孔孟以老莊而厚。老莊以孔孟而全。二教以佛而徹。佛以二

心誨。喩教令修善。隨器授法。以來。大神歸本位。止託宣給。云云。嗟呼。其誠如是。上古淳厚之世。人心正直。任其根器。易得大道。神人已守混沌之始。何須佛法之息。漸至末代。失其本心。向外馳求。迷逐境故。流轉生死。沈吟惡道。當是時者。自非如來微妙教法。何能得脫生死。又曰。神道則出混沌之堺。歸混沌之始。三寶則破有無之見。佛實相之地。此是神明最上極旨也。今指天地未生一念不生以爲混沌。然言出混沌之堺而歸混沌之始者。將何道理。今時往往至一念不生處者。實以難得。豈有歸混沌之始底哉。神人說道守此法者。只名目爾。非得其理。我宗有大心者。放捨世緣。休息萬事。十年二十年。尙難到此道。何況身纏塵勞。心乏禪定。強守此法者哉。誠如神乘。既有如是之幽致。然於佛法生容易心。可不悲乎。大凡神者心也。心垢滅盡。如鏡明了。是謂神。是故。神乘以鏡爲表體。心鏡本來淸淨。

虛。和實滅法。是以。佛法細密。尙難教化。何況孔老神明之道哉。是故。神宮極祕寶基本紀曰。（伊勢神藏調御倉奉納御正體假櫃其內奉納祕紀十二卷是其一也）○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天皇（垂仁天皇）即位二十六年丁巳冬十一月新嘗會祭夜。神主部物忌八十氏等詔。吾今夜承大神之威命所託宣也。（倭姬命承大神託而宣示）神主部物忌等愼無懈。正明聞焉。人乃天下之神物奈利。須掌靜謐志。心乃神明之主他利。莫傷心神禮。神乘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須。任其本誓。皆令得大道者。天下和順。日月精明。風雨以時。國豐民安。故神人守混沌之始。屏佛法之息。總而神代仁者。人心聖而常也。直而正也。地神之末。天下四方人夫等。其心神黑焉。分有無之異名。心走使無有安時。心藏傷而神散去。神散則身喪。人受天地之靈氣。不貴靈氣之所化。種神明之光胤。不信神明之禁令。故沈生死長夜闇。吟根國底國。因玆奉代皇天。西天眞人以苦

密故。雖然。至其宗意。總無殊別。譬如人求帝王之所居。先指城門示之。有智者深到城門。不謁帝王不已。無智者不知差別故。纔到城門卒然休去。大凡因位雖有名別。至其果證無二。譬如百川有異大海無二。一切法流。各向根本性海。則齊作一味平等之智水。世界衆生。皆以大海爲依故。是故。三輪法相。不可不徹天台眞言。天台眞言。不可不經三輪法相。諸餘法門皆亦如是。只恨一切法流向外流故。永不能入諸佛根本薩婆若海。夫如孔老之敎神明之道。皆是等覺位中菩薩。藏德韜光。如同人間。任緣敎化。自然內助見性一乘法門。外垂世間萬古規範。世人以敎異名別。錯作吳越之隔。是以。各生彼此之見。不唯刺害佛法。亦卻昧其要旨。使不如彼無智者。悲哉。聖人設敎。隨時不一。只令要人隨歸根本。上古之人本直心故。纔聞指示。直達根源。敎示雖麤。其功有餘。末代衆生。天性失實。虛中求

方劑。是故。佛法本無二法。能究宗意者。無不到。無不自在。若以名位强論之。則持戒苦行一切有爲善根。猶如始出邊鄙之鄕。無定慧資。又迷山野。有衣食。則遊觀以樂。福力盡。則卻迫飢寒。人天勝報是不出此。禪定智慧。如進道路。若無悲願。又止旅館。辦一日價。永劫貧賤。聲聞緣覺諸天外道有威神者。是其果也。小乘菩薩。雖有悲願。志氣劣故。不究路程。如入分國吏官之家。雖有尊貴。未是眞實。憤然超出如上分位。究路程者。如望王都。大乘宗意。皆是眞王都消息故。三輪如城門。法相如城都。法華如宮門。華嚴如殿堂。眞言如藏室。是故。一切法理。依正報得。且以華嚴爲明了。彼在殿堂。顯露莊嚴故。一切寶財。諸佛住處。且以眞言爲諦當。能事已畢。齊歸藏室故。又能入者以法華爲第一。宮門不錯。自然徹入故。錯門頭。則入他家故。其所入法。以祕密爲第一。帝王及寶器常在藏室故。物成于顯。隱于

見。豈有不到之法哉。亦有餘而已。眞言者。以本不生爲宗。法華華嚴者。齊是一念緣起法門故。緣起無生處。是謂本不生。本不生端的。卻具無盡法門故。所有法門。皆屬祕密。纔涉言談。則皆墮顯理。重爲令知離言說之法性。或示祕密之相。又金剛界者。本不生之智。胎藏界者。本不生之理也。眞智堅密故。名金剛。眞理含內故名胎藏。凡言理時。皆同顯經。且言不生體中本具之理。故總名祕密。凡有言說者。皆非法身。然以法身爲教主者。示彼不生體中本具之法故。名爲法身說法。於第二五百年龍樹時。始有此法者。正法淳厚之世不假密說。自然能通密理。正法日衰。人根漸下。多滯顯理故。是法之所以由起也。此是如來神變加持不思議藏之所攝故。獨出四十九年之外。如彼至達磨時。悉墮教跡。故單立教外別行。不依經論。皆是隨時應機。初無定法。譬如良醫雖胸中初不貯一方。隨病而設種種

窮。曠劫勤苦。不能體達三論微密之道。法相者。以妙有爲宗。妙有者。差別妙智也。先向自性欲明差別智。根本智自然不可不現前。以是妙鏡照諸餘法門。則向上宗要。向下修相。一時體達。無不明了。不亦快乎。天台者。以眞空妙有有二法而各墮一偏故。以中道一實相爲宗。實相者。自性本具總體也。是故。極明自性。則超越眞空妙有之名域。實相無漏妙智自然現前。圓總一切故云圓。頓成一切故云頓。以是妙智照見一切。豈有不通之理哉。華嚴者。法界爲宗。法界者。如彼百川歸大海。則失一切名齊成海水。華嚴法中總無餘法故。生死涅槃。煩惱菩提。一塵一草。皆滿法體故。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性相圓融。是名法界。指心華開發之處。名爲法華。指心華敷榮之處。名爲華嚴。法華華嚴同一理體。只有前後異爾。是故。天台教中本兼二經。先究見性實相之意。入其堂奧。則華嚴法界自然明了。如是知

隨中下心。本謙恭故。設生異見不至大逆。只除誹謗大乘之罪。餘皆隨成見佛之緣。是所以爲中下衆生有利益也。譬如方藥有良醫時。雖不足用。至無良醫則有所益。雖然。凡方藥者劑定故。其功難徹。不如良醫深知病根減彼加此藥病相當。是以。我宗不取名相。先悟佛心而及佛說。其所設法。雖似相違。順逆用處悉契佛意。唯願。念佛行者。隨分各登上品之階。忘往生見。體達無性。須究念佛密意。普度脫將來。大凡難行易行諸宗通有二義。方便門中以念佛爲易行。諸餘行業心不專精故。實乘門中以見性爲易行。一切佛法皆從是出故。夫三論者。以眞空爲宗。眞空者。根本性智也。是故。當向自心明根本智。根本分明。差別自現。如彼鏡體明了物像皆現。以是照法相天台華嚴眞言一切法藏八萬聖教。則不學而知。不修而達。豈不是易行之道哉。若尋文句逐枝葉。而欲明宗意。身根有限。法藏無

修因。直入無相樂果。抑往生見。令體達無生理。又曰。往生者卽無生也。此義重可思擇之。同金剛寶戒章曰。金剛寶戒者。夫本有心性以爲大乘戒體。凡戒體者。衆生心是也。又曰。何除自心之外求佛界。又曰。抑念佛兩字可知也。念者。以無念云念。佛者以心佛云佛。又曰。凡極樂者色之異名也。倘無色而可見。彌陀者心之異名也。何有心而可尋。然極樂與彌陀。實非外境。卽在己心。經曰。去此不遠。乃至是心是佛。已上誠知。圓光大師實非權乘菩薩。是必圓頓不思議大菩薩。深愍末刧沈迷衆生。權且現形來度剛强衆生。今如一乘見性法門。若無已達大宗師。則必墮外道二乘之見。多成誹謗正法之罪。能聞正法得其道。則超越一切。頓登佛地。若逢邪師信邪解者。卽墮惡見。終無出期。有益有損。可尊可畏。是以。有明師之世。利益有餘。當其無師之時。若無此等方便。沈迷衆生。以何能結勝緣。像季衆生

豐樂。彼常國之有志氣者。互相謂曰。雖我國亂。不無我君。何效匹夫之志。煩受他君之惠。寧暴尸於城門。終不以己榮耀換仁義道。須是戮力早興國家。於是催大軍。擧義兵。破敵城。殺叛臣。平不平。育黎民。爾時。常王大喜。各有恩賞。然爲諸士之有義有道。待以三公之禮。與以王侯之祿。其尊貴榮耀豈憲民之所及哉。憲王亦聞其名。却道常王富於忠臣我所不及。而遙羨之。或有來謁。大設禮容。以種種珍味恭敬供養。又如世人頗有志操。自營產業。隨分興家。其無賴者。卻捨自業寄身豪家。僅保己命。人人本是具足佛性。爲法王種。爲長者子。何生其家自棄其德。悲哉。彼頑陋無智。全無善緣者。猶可。頗有志氣知是非者。何無心於此。法然上人大原問答曰。極樂不遠。構十萬億刹之西。彌陀在己心。現一座華臺之形。又曰。應知。言自力他力者。此卽强弱義也。又曰。雖有强弱。共是眞如力也。又曰。自有相

八萬四千衣食滿レ座。水鳥樹林齊念二佛法僧功德一。山河大地全露二理事智妙用一。是謂二現生證得上品往生一。其信不レ及者。以二念佛力一故。必生二方便佛國一。是謂二未來往生一。只不レ出二中品下品之階一。力期二上品往生一。隨レ分進修者。其功在二了因一故。亦成二最上果一。雖レ生二佛國一。與二文殊普賢觀音勢至等一俱作二法王子一。甘作二下劣衆生一。偏貪二往生一者。其功在二因緣一故。必成二小乘果一。設使在二佛國一。亦爲二聲聞緣覺小乘菩薩一。譬如下有レ國在レ東曰レ常在レ西曰上レ憲。時常國大亂。刀兵非レ常。是以。常王深愍二衆生一。普告レ之曰。汝等諸人。我國大亂。不三是所二以凡庸者可一レ居。今憲國王有二大慈悲一。能育二窮民一。汝等速往二彼土一。憲王必垂二哀納一。衣食豐饒。於レ是。窮民之無二志操一者。各倡二眷屬一求レ至二彼國一。彼國遙隔二山海十萬億一故。多遇二橫難一。死者不レ少。於レ中幾箇之有二深信勢力一者。與下得二大願堅舟一者上。終免二諸難一。僅達二彼岸一。于時。憲王大生二哀愍一。普施二財寶一。各與二田宅一。永令二安穩

者。正是方等經典也。再發奮志。不擇諸見。於所得中深究源底。是卽大般若波羅蜜。時到功熟。不求現前。猶如法華一乘之說。尙究性理。如見掌上。全似涅槃。明了透得佛祖差別言句。如歸華嚴法界。大事了畢。田地穩密如入祕密莊嚴。最後向上別有生涯。此是我宗教外別傳一著子也。不亦大乎。近來淨家未究宗趣者。拍盲以聖道爲難行而無功。只以念佛言易行而德勝。嗟呼。念佛乎。此是諸佛祕密之方便也。佛爲一分下劣衆生。權設此法。若直示實乘。則信力弱故。心不專精。以故。不能成就三昧及成彼深緣。今且推佛力。則信有依處。故三昧易成。是以。只信念佛者決定往生。不管是非。不交諸念。念念相續。則忽然三昧現前。是謂往生。彌陀如來相好光明一切法門。顯現目前。極樂國土功德莊嚴。一切勝相充塞天地。生一念也。箇箇總觀世音。動一身也。步步眞大勢至。二十五種之音樂塞耳。

眞實之功。又讚菩薩別服眞藥之功。諸子聞之。雖各羨之。只著從前味故。卒難放捨。是以。重設般若法藥。齊在其中。諸子不覺。正念增現。各見眞藥之功。雖然。未出方便之法。只以著假藥而不求眞藥。且約空理設方法爾。後來至法華會上。悉捨方便。齊與圓頓微妙見性實相之藥。諸人大生歡喜。始知。從前錯服假藥。從是。以涅槃醍醐之法藥。普拔一切病根。身心堅康。終到無病大安樂境界。圓滿無礙遊戲自在之德。是名華嚴法界。成辦歸休。安住自得之相。是名眞言祕密。此二經者。齊是神變乘之所攝故。不是如來口說之法。是謂醫王善逝能事已畢。且道。如我最後向上敎外些子。是明什麼邊事。請到這裏。別具一隻眼。是故。我宗參學者自有一代藏經時節。始聞佛祖言敎。如聾如啞。如華嚴會上。參禪工夫先悟空理。生種種見。錯爲究竟。如阿含三乘之得果。於是。喚作現境。呵之奪之。別求實證

不狂者教。亦可憐愍爾。肉身之病。設使深重。畢竟不出此生。法身之病。自無始來。常在毒海。爲六賊被傷害。爲五欲被勞役。瞋恚之熱。貪染之濕。入骨徹髓。卒難醫治。豈可以平常藥治之哉。須求眞正藥始得。或道病根深故不可以自力而治。且往西方良醫之處。而當治者。亦是一期方便也。譬如稚子無知不肯服藥故隨彼所好且令服之。經曰。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然則西方良醫之所與。亦是一乘妙藥。此土良醫之所賜。亦是一乘妙藥。彼此齊是一乘之方法。何勞往他方哉。是佛見狂子總不服藥。以大慈方便始收藥於四諦十二因緣中。而令服之。次收六波羅蜜等中勸之。或爲韋提希夫人。收十六觀中。或爲小機衆生。陰收六字往生之中。於是。狂者漸得其味。隨分服之。各見其功。時見狂者漸本正念。卻於方等教中。呵道其藥劣故全非

然。箇箇病根深重故。若非一乘見性差別圓融機關向上之藥。外雖似愈。內竟不治。世人卻道。聖道在正法時。像末之世總無行證者。又甚愚哉。今言雖病甚深。不假良藥。豈有其理哉。若論行證之難易。不獨上乘之法。雖中下法。亦難行證。大凡難易在人不在法。猶如藥之服與不服。其咎在人又不在藥。彼以中下法易行證故。爲有效驗者。且治外病之速效也。不是得眞效驗。世設藥舖賣合藥者。其價賤。而所言之驗又甚奇特。雖然。至其治沈痾。豈有其功哉。必假良醫方術之妙。然後治之。獨於佛法爲不然者。將何意哉。只如說言像末之世總無行證。是佛哀末世衆生不信正法者。且言之爾。猶言末代狂病深故服藥反治得者少。是則是。若隨是言。甘守病身。不服良藥。狂病增熾。終不可起。狂者不知狂者且置。若知自己有病。不可不服藥也。汝且知有病。先求良藥。今時狂者。只信狂者之言。卻不信

乘菩薩。間顯神力示異跡者。彼樂小法成小果故。依小定力發小神力故。以小威德起小敎化故。不能成大果。不能測佛智。不能接大根衆生。不能流通最上乘法。皆是小根小智小志行。錯捨本逐末。縱使得成就神通光明無量道法。非見性故。非眞佛法故。非自性所現法門故。是故。欲得神通光明。先須見性。譬如良醫先治內分而後治外。若先治外不治內者。未拔病根故。雖有奇驗。終亦發起。須知。治外病者。必有速效。治內病者不嘗無速效。又郤發散覆疾故。外病轉熾。是以。愚者先貪速效。以治外病爲貴。是故。長年多病。終不能徹眞實堅固無病之道。夫病根深。則必用良藥。病若輕。則一包之藥亦可治之。是以。上古之人天性充實故。總而無病。至其有病。亦不假多藥。中古以來人根虛弱。纔有病則先假良藥。或探種種方法。始堪以拔病根。佛法亦然。古者。人物淳厚故。以中下法亦可治之。今時不

輩無分。終不能信自己本來具足神通光明。是故。有智者雖有餘力。亦不用之。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神通光明等。皆非諸佛本體。是借世間有爲最極尊勝之相。且使小根衆生戀愛。是故轉輪聖王有三十二相。諸天外道有神通光明。乃至阿修羅神仙大力鬼老狐老貓之有定力者。皆行此變化。成種種態。譬如一掬之水澄則現物。千里之海動則無影。大凡變化者。皆從定力起。羅漢有神通。菩薩有神通者。小乘偏修定力故。神通易發。大乘普修智慧方便故。定力難熟。大器晚成。至其成器。故非餘乘之境界。日下孤燈。果然失照。譬如草木先把最極成熟果來而下地始生萠芽。是故。因不異果。果不異因。因若異果。其因非眞。果若異因。其果卻妄。汝等只論果上果。卻住因中因。因尚不成。何況果哉。我宗直辨因中果。而修果上因。因已如是。果何不然。請以草木種植之事試察之看。如彼二乘外道小

與授記。今世後世決定成佛。縱使信而不修。尙成佛種。於當來世亦各作佛。聞未信者亦成增上緣。當來必於正法之中深發淨信。過去菩薩依是成佛。現在菩薩依是成佛。未來菩薩依是成佛。此是諸佛如來眞正修行之大路也。爾時有初心菩薩。聞此無盡正燈所說法門。大懷疑惑。來發問。曰。見性悟道是眞成佛也否。答。眞成佛也。曰。諸佛皆有神通光明。師已成佛。何不得之。答。我的然得神通光明。曰。何不顯現。答。我常顯現。汝自不見。譬如盲者不見非日月咎。曰。雖然諸佛已以神通光明開衆生信。顯諸異跡。師何不然。答。有大神通有小神通。有大光明有小光明。我所得者大也。汝所問者小也。大者根本見性所現之大用也。小者枝末養道成熟之餘力爾。我宗只指根本不論枝末。根本成熟。枝末自現。不得根莖。而欲求枝葉華果。無有是處。何況若顯異跡惑衆生心。卻昧本性。各道彼已聖人我

爲是。以非爲非。以得爲得。以失爲失。以到爲到。以未到爲未到。一切無所覆者。不聞是非之名。不聞得失之名。到者到而實也。未到者未到而實也。然則智慧愚癡煩惱菩提一切眞實。皆順正法。不是恁麼而休去。爲不失其時也。以是增進。以是究明。不勞心力。自然徹頭。今且以十法示學者用心。請審察之。一者。悲願深重。二者。志氣高邁。三者。識量寛大。四者。智鑑高明。五者。見道超詣。六者。履踐明白。七者。人情杜絕。八者。世念放捨。九者。慚愧親切。十者。疑心審細。以此十法常試己心。能信此法。能修此法。一切成辦。如指掌而已。三世諸佛只以見性成等正覺。起菩薩行。是故。汝等先須見性。一切衆生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天外道。貴賤老少。僧俗男女。無根二根。婬男婬女。六根不具。一切闡提乃至異類雜形。阿修羅大力鬼。餓鬼畜生。地獄衆生。能信此法。能修此法。隨分增進。隨分證入者。我今分明當

位不過治上下。或被文字所役。互論是非。憍慢嫉妬。無惡不造。不顧文字不過察古今。或被經法所役。互論淺深。勝負人我。無惡不造。不顧經法不過明道德。或被禪門所役。互論邪正。見網教惑。無惡不造。不顧禪門不過疑言句。皆是不歸根本。錯逐前境故。展轉如是。終致墮地獄餓鬼畜生。因果歷然。如影隨形。汝但其心質直無邪曲心。佛法有什麼難。是故。楞嚴經曰。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眞發明性。應當直心訓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始終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只爲學人不依直心。妄起分別而不究其深意。是故。有箇多少之嶮處。若以直心發心。以直心事師。以直心見佛祖言教。以直心參禪辦道。愚者愚而修。頑者頑而修。小根者小根而修。多病者多病而修。少者少而修。老者老而修。貧富貴賤者貧富貴賤而修。事務繁多者事務繁多而修。以是

力未足。道力未滿者。一到這裏。深生淨信者。皆是已在如來胎中。已入胎中。豈有不生之理哉。只除中間墮邪見者。餘皆成就佛祖眞種性。是故。經曰。聞而不信。尚成信種。何況深生淨信者哉。夫得人身者。如爪甲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今幸得難得人身。何不聞此正法。汝等往往爲不恐生死不明因果。悠悠只逐目前境界。不念身後消息。如汝所謂求種種財寶資益自分。不是恐飢寒患。胡爲不恐輪廻患。如汝所謂設種種方便。貪求利養。不是戀尊貴樂。胡爲不求解脫樂。嗚呼。咄哉。一切衆生。上自僧道下至塵俗。捨本逐末。總無面目。或被煩惱所役。互論好醜。横放縱逸。無惡不造。不顧煩惱不過誑身心。或被衣食所役。互論精麤。殺生偸盜。無惡不造。不顧衣食不過免飢寒。或被金穀所役。互論得失。妄言綺語。無惡不造。不顧金穀不過養自他。或被勢位所役。互論尊卑。貪欲瞋恚。無惡不造。不顧勢

如來法王眞子亦復如是。智慧辯才解脫神通。雖未似佛明了具足諸佛體相。明了圓滿諸佛種性。智慧性辯才性解脫性神通大慈大悲大方便大光明。無與佛少異。菩薩羅漢之有解脫神通者。亦卻不可不尊崇之。豈不快哉。於彼中間。迷其現境。起種種見者。猶如墮胎。終不能成諸佛妙身。只除再歸正法信入修證者。何謂起菩薩行。所謂不滯見性一理。以佛祖言教百錬千鍛。透破多少牢關。傳祖師向上些子。扶起已墜之眞風。以提持此一著子。普利益將來。使慧日不斷。是謂菩薩行。譬如王子漸學才智力用。紹父王位。普垂教宣。按撫天下。亦使己眞子能紹其位。轉轉相承。永利國家。若不如是。雖有種性。卻同凡庸。畢竟無益。衲僧若滯見性一理。不起菩薩行。雖有證悟。堪作何用。汝等諸人應如是知。此是決定底之道理。終無可疑者。然則汝能恁麼修入生如來家。恁麼修行起菩薩行。雖其信

光明。成就無量聖道。畢竟皆是小心衆生不能生佛家故。不能起菩薩行。故經曰。佛子設有菩薩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刧。行六波羅蜜。修習種種菩提分法。若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門。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爲眞實菩薩。以不能生如來家故。若得聞此如來無量不可思議無障無礙智慧法門。聞已信解隨順悟入。當知。此人生如來家。隨順一切如來境界。具足一切諸菩薩法。何謂生如來家。差別悟後妙行爲父。根本見性大智爲母。於中生一念信時。早託如來胎中。從是不論途路長短。發步進修。隨分參詳者。皆十月之消息也。時到功滿。是謂滿月。當是之時。現種種境者。子欲出胎之前表也。學人不著現境。單單參取。一朝豁然現前。是謂生如來家。譬如誕生王子才智力用雖未似父王。種族體相一切尊貴無與父王少異。百官卿相之有才智力用者。亦卻不可不尊崇之。

者。畢竟無不成辦。是故。深信此法。切求解脫。隨分發步。莫說途路長短。華嚴合論曰。此經法門付囑何人者。此經法。付囑大心凡夫。經曰此經法不入餘衆生手。解云。餘衆生者。三乘及外道樂著人天。及求出世樂者。何以故。此經不許三乘菩薩。具六神通。尙自未能聞經生信。何況二乘人天外道。經曰。唯除生如來家法王眞子。卽大心凡夫能生信證入故。生於佛家。不言已生佛家諸大菩薩。常爲衆生說法。無大心凡夫信證。不名付囑。不名流通。爲無人信無人悟入故。經曰。若無此子。此經當滅。若不如是者。諸大菩薩已生佛家者。已有如是無量佛世界海微塵數。故如來何須念此經當滅。既不念已生佛家大菩薩衆。明知。當念大心凡夫。非爲已入聖者。當知。此經付囑大心凡夫故。（以上合論）我此正法亦復如是。付囑一切大心凡夫衆生。夫大心者。能信此法。是謂大心。不信此法者。縱使具六神通。發大

國家興廢。上歸一人。今若佛法衰滅。王者道亦隨而危。我見今時之佛法。無得其道。但作國家衛護。所有善根皆成福德故。佛法混亂。難聞正法。各出己見。是非鋒起。如彼持戒苦行。錯求功德故。多受人天勝樂。稱名念佛者。貪求戲樂故。生大福德之家。有諸天淨土。有鬼神王淨土。有八部衆淨土。不依正路。錯求往生者多不出之。眞言天台諸餘聖道。各無先達明師故。只著文字。不究經意。勝負修羅人我無明卻長地獄業。有眞修者。亦不出異見。如我禪宗。求一箇眞正者。終不可得。悉墮二乘外道之見。而自不覺知。是故。博達君子各究其宗意。引導衆生。與其胡亂教人。不如無教。何以故。自錯則得。恐引多少好人悉成邪道。實可悲哉。我今如是論者。不得已也。只爲恐佛法墜地慧日永滅。強生節目。令知此消息。於一切衆生。我是正法者。不論僧俗男女。不擇貴賤老少。根無大小。機無智鈍。只有大心

得力過人故。不容易許可人。今時如彼以多衆鬧熱寺門繁興爲佛法大幸。實可笑矣。只到其垂手方便機輪通變。須向自力用中求。切莫向別人口頭求。巖頭曰。他日若欲播揚大敎。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他蓋天蓋地去。請如是流通求箇種草。傳布將來。莫令斷絕。佛法危如累卵。恐至于滅卻去。譬如諸人夜在曠野行。狂風暴雨吹滅提燈。時有一人只恐燈滅。以身左右擁護。餘總不顧。佛祖正燈亦復如是。若不使一箇兩箇眞正種草繼此正燈。後代兒孫以何爲依止。如彼闇夜曠野之燈。一旦吹滅無可繼之。衆人失處遂不能見方所。可不悲哉。夫諸宗方法及禪定解脫智慧辯才見性悟道一切要路。皆有經論史書。分明說著。雖無眞傳。可以自解自到。只如我祖宗門下向上些子。若無師承。畢竟不能盡其妙處。悲哉。一旦滅絕宗風不繼。天下佛法悉皆墜地。何以故。天地雖廣。日月無二。

通說通。有向上爪牙。爲人解粘去縛。謂傳法度生。餘皆末事也。今已傳向上些子。繼已墜宗風者。第一須思報佛祖恩。何謂報恩。所謂提持向上些子。以要接得一箇兩箇宿挾靈骨底。使他繼此正宗。流布將來。無令佛祖慧日斷絕。若或拕泥滯水。打路布列窠窟。鈍置人。終不當矣。趙州和尙曰。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老僧這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虛堂和尙曰。豈比今時濫據師席。以實法籠罩來學。以寮舍穩便養育人才。以推衣讓食苟圖繼紹。以遞相援引欲盛本宗。苦哉苦哉。正音絕矣。古來尊宿動於劍刄上求人。尙不得一半。何況繩墨之法耶。是故從上祖師具大眼目底。容易不許可人。汝看。如法眼下。當時得人如麻。世其家者。我未聞之。臨濟門下自興化南院以來。嗣其法者。各有一二爾。不是他腕頭短不度得人。已

大刹。不動一椽。唯提振臨濟正宗。遂得楊岐黃龍翠巖三大士。而子孫徧寰海。果不辜所付授。蓋古人擇可以荷擔之士。不輕如此。信嚴飾壯麗梵苑。未足以奇佛法也。又大燈國師遺誡曰。老僧行脚後。或寺門繁興。佛閣經卷鏤金銀。多衆鬧熱。或誦經諷咒。長坐不臥。一食卯齋。六時行道。縱使雖恁麼去。以佛祖不傳妙道。不掛在胸間。忽撥無因果。眞風墮地。幷是邪魔種族也。老僧去世久矣。不許稱兒孫。儻有一人。綿蕝野外。一把茅底。折脚鐺內。煮野菜根。喫過日。專一究明己事者。與老僧日日相見報恩底人也。誰敢輕忽哉。勉旃勉旃。請以斯文。爲長養警語矣。

## 流通第十

傳法度生者。衲僧本志也。龍樹大士云。假使頂戴經塵刧。身爲牀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又古人云。且吾宗所重者。惟在宗

南陽懶瓚是也。不擇時處正念相續。見無滲漏者。無人知其蹤跡。所謂隱中之密。如趙州普化是也。只隨其習氣不等業緣各別。或隱山林。或隱市塵。或住叢林。或居獨室。是顯是密。初無定法。隨時應變。如藥治病。病治藥除。推己及人。是古人出世方便之消息也。是故。欲到古人所證境界。切須子細。明得從前多少道理。通達佛祖不傳一著。宗旨不失。師承不錯。始是長養底端的也。請以此意養道多年。名利不掛懷。財寶不爲念。須要扶起佛祖已墜之眞風。圜悟曰。古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鐺內煮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衲僧家大事了畢後。長年只是養道一法爾。莫浪好修造强招學者。古人之建寺聚人。非自求而致之。道業已熟。拒之衲子益至。不求精舍日興。圜悟心要曰。慈明昔辭汾陽。陽祝云。修造自有人。且與佛法爲主。自爾五據

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印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臥不應。楊岐破屋二十年。滿牀撒雪眞珠。四祖大師攝心無寐凡六十年。溈山和尚數十年煮橡栗喫。晩年大安來。遂著千五百衲。如慈明和尚。寔祖庭精進幢也。在汾陽不顧河東苦寒。辦道刺錐於股不眠。其得力果而爲西河獅子王。大燈國師卒受老祖淵粹命。長養者二十年。果彰大應遠大之高德。關山國師自得大燈道髓。深入濃陽山谷。精修多年。晝作細民奴僕。夜入巖房宴坐。其餘明師匿此潛彼。精進勇猛者。不暇枚擧。如正受老人。放捨世緣。休息萬事。勤苦四十年。賢侯請不出。衲子責不起。曾當群狼之害鄕民。數日竊至處處茶毘葬埋之間。終夜宴坐。彼以怒氣嗅著耳鼻。或吹咽喉時。切試正念相續有間斷否。皆是爲法忘身如是。從上古人一箇箇無不然。就中有顯者。有密者。深入山林。杜絕塵世。養道之跡動感人心。所謂隱中之顯。如

菴爲正脈者。將何謂哉。雖齊是續佛祖眞傳。就中正脈又甚奇怪。只知。佛法甚深而有此要。先須勤行此道。已恁麼去。尙難得正宗。若又不然。何能扶起我宗。今時師承深旨尙未夢見。豈知此正脈論哉。但眞正參玄上士向這裏雪屈矣。

## 長養第九

圜悟禪師曰。衲子當痛以死生爲事。勤消知見解礙。徹證佛祖所傳付大因緣。勿好名聞。退步就實。愈潛遁而愈可匿。諸聖天龍將推出人爾。六祖大師傳衣得法已了。南遁十五載。南陽忠國師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南泉憩錫于池陽。自建禪齋。影不出山三十餘載。大梅法常禪師入梅子眞舊隱。食松花衣荷葉。勤苦三十年。風穴和尙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汾陽和尙以手揶揄曰。

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泉作虎聲。明打一坐具。泉推倒明。就坐。明亦作虎聲。泉退身笑云。我參八十餘員善知識。唯師可以繼得臨濟正宗。可貴古人非唯所得出常情。又卻錐股以繼正宗。學者苟聞他風。不敢發愧赧乎。白雲一日室中擧雲門示衆如許大栗子喫得幾箇。衆下語皆不契。問五祖。祖曰。懸羊頭賣狗肉。雲駭之。五祖嘗曰。我參二十年。今方識羞。後靈源聞嘆曰。好識羞兩字。因作正續銘。遂載銘中。初黃龍楊岐二宗相爭。於是淸作五祖正續銘。所以推之爲正續也。大慧禪師聞應菴金輪提唱甚喜。乃曰。楊岐正脈在此老矣。遂將正傳衣幷頌寄之。頌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近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從是以應菴爲正脈。看古人往往論正脈。大慧宗杲禪師。眞絕世宗眼也。虛堂讚曰。前無釋迦。後無彌勒。天上人間無兩箇。然所以其推應

逆流方到家。是分明於洞水逆流處始到家山。從前見解未是眞家山故。古德承嗣皆如是。今時不知承嗣旨趣。往往錯作種種議論。是故無師承者。先須尋覓佛祖的的相承底大宗師。有師承者。究師密旨。已能究了。又莫孤負。昔開聖覺老始受五祖鉗鎚。後來不本所得。錯嗣長蘆夫鐵脚。一瓣酬他時。胸中忽發癰不愈。竟卒。秀巖初於石門擧下大悟。後嗣佛照光。是故。胸中常不平穩。或笑我哭。提唱多如謠歌。或點開他頂相曰。我被此老和尚點卻。是皆失恩義故。招此苦報。往往不知師承所本。或逐勢位。或墮人情。東行西行。恰如矮子見戲。隨他上下。或有實證者亦無師承。或雖有師承。又非眞傳。古人曰。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今時不然。卻以師承爲住山表示。爭得知佛祖相承深旨。大哉。我宗。深哉。我道。得之難。究之難盡。究之盡之。其妙難徹。昔泉大道參慈明。明曰。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

見接人。不覺睹卻學者眼。從是轉轉相接。一盲引衆盲。夫師承之一事最爲省要。古人達見性源。透許多關。明明了了無一點疑。横行天下。大開口商量者。末後撞著此具大眼目底宗師。始知些子向上宗旨。於是投誠參決。終有師承義。荷負法恩。造次不忘。是謂法嗣。從上祖師。的的相承皆如是。然雲門被睦州拶折脚。豁然大悟。卻到雪峰嗣法者。大有故而已。龍牙行脚時分明具眼。爲驗他曲彔木牀上老和尙具眼不具眼。到處先下一錐。翠微臨濟亦不收拾得。後來於洞水逆流處。始回頭。識得從前錯用工夫。終承嗣洞山。後人不知是事大有子細。卻依虛堂普說。錯道。龍牙受用。是眞向上意旨。若恁麼會。洞水逆流又著何處。他既嗣洞山者何哉。殊不知。虛堂如是說者。恐汝錯會龍牙無眼。欲令汝知雪竇實頌。縱使他明活祖意。又到這裏。別有生涯。是故又禮龍牙塔。頌曰。翠微濟北腕頭短。洞水

扶起正宗。流通正眼者。都在斯中。雖然。末後指南尚不在言詮。這裏豈可以言議論也。錯錯。只待大力量人一肩擔荷扶起正宗。無使祖師眞風斷絕矣。

## 師承第八

自從向上一著墮地以來。不貴師承。自悟自見。互論邪正。恣己智分。不本古人。昔東陽玄策禪師訪永嘉玄覺大師。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又應菴和尚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貴言外領略直下透頂透底。何待禪牀角頭朝咒暮咒。然後爲佛法禪道。正是瞎人眼。又不可舍師承而自求。自求而得。眞九十六種眷屬也。今時爲總不有師承。所見未盡妙。各出己

亦遊戲大機妙唱之內。及其弊者。認遊戲跡成窠窟故。只我臨濟自興化風穴諸祖。傍挾雲門提唱。宗風一轉。佛法日新。依是。五祖忍大師乘願輪來。再開東山法門。唱雲門曲。提臨濟劍。猶如車兩輪。門風大立。中興佛祖之正脈。是故。致使兒孫不斷絕。眞淨有頌。曰。雲門臨濟百花春。一一靈機總有神。總有神祖庭不復春也耶。從是圓悟虎丘應菴密菴相紹出世。力行此道。扶起宗風。是故。松源臨示寂告衆云。久參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虛堂拈云。鷲峰老師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咄。大小虛堂。中松源毒。亦欲害人。果致煩我東海第一祖。殃及兒孫。若無正受老人四十年勤苦幸辨別此毒味。後代兒孫噬臍無及。諸兄是何時哉。誰是當其任。請高竪亞頂門一隻眼。力行此道。扶起已墜眞風。莫令兒孫斷絕。只此力川一品最爲大要。

擇法眼。故妄嘲古人。不省己過。錯謂吾道勝古人。在可笑。彼黃檗等所指示者。且置。雖其餘之所稱宗匠。豈與今時明師可同日語哉。若使他在今時。道德動世。天下龍象。悉立下風。是故當知。祖師擇人。難中之難。細中之細。昔潙山問仰山。馬祖下八十四人。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只唱導師。看。我臨濟兒孫各有超師之作。終不死在宗師句下。千辛萬苦。入骨徹髓。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互出隻手。扶起眞風。是以。宗風綿綿不絕。古曰。雲門以言句救。臨濟以機鋒救。其實不然。今有雲門妙唱。若無臨濟大機。恰如有天子位無將軍威。其弊畢竟墮玄微。玄微變作細膩。自大小本以下皆如是。然又有臨濟大機。若無雲門妙唱。卻似有將軍威無天子位。其弊畢竟墮嶮奇。嶮奇轉作麤强。今時諸禪蓋不出之。如彼雲門臨濟。皆不如是。已能超出大機妙唱之外。而

好鬼窟裏活計。雖已能知向上旨趣。履踐不明白。只是抱道底人。尙未能發大用。是以。古來雖有多少正知見人。得大機大用底。就中又稀。黃檗禪師曰。馬祖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四人。靈源淸禪師常謂學者曰。宗門正人難得。自離晦堂後。所見眞正宗師惟東山法兄一人而已。大慧禪師曰。老南下尊宿五祖只肯晦堂眞淨二老而已。自餘皆不肯他也。又應庵曰。豈不見。大隋和尙道。我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底祇有一二。其他盡具正知見。在今天下具大眼目眞善知識。唯法叔老師一人而已。黑漆竹篦掀飜海嶽。從頭打過。雖是死馬醫。就中要妙。又癡絕和尙云。予三十年在叢林中遊。當時具大眼目者。惟老松源一人而已。若又不然。佛法豈到今日哉。須知。此中又是一重關鎖。然彼上古諸師各各皆有格外知用。今如是就中擇一二者。大有見處而已。今時之師無

# 宗門無盡燈論　卷之下

不不菴主圓慈　撰

## 力用第七

人有今古。道無古今。人能修道。得道忘人。然則道卽是人。不別有人。是故道。若與古等。則人亦與古等矣。所以其不與古等者。只爲見道不超詣履踐不明白也。今既識得向上一著。亦須履踐分明。言求正念相續者。只是此箇時節也。達磨大師曰。明道者多。行道者少。洞山和尚曰。相續又大難。正受老人曰。正念相續者。萬人中難得。昔金剛齊菩薩行道之時。有一魔王。千年中隨後求其蹤跡。終不能見。又洞山和尚一生住院。土地神欲一瞻禮。終不能得。此是古人正念相續之樣子也。雖然。若不傳向上些子。大

宗門無盡燈論 卷之上終

行此道隨分扶起已墜眞風。諸兄亦豈無心於此哉請到這裏具一隻眼。以我病多。能知他病。隨治我病。亦諳藥性。我病漸治。卻憂他病。依他有病。我病再發。洛浦禪師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生死。提持正印。全是此個時節。唯蹈著上頭關棙子底。便諳悉也。我亦如是。只要三千里外有斯裏人。救我是病。若又不然。一任天下人貶剝。

胸痛累日。身心恍惚如在雲霧之中。自謂。我悟得分明。因甚如是。定知雖有見性眼。禪定力未熟。於是誓欲成禪定。日往月來。依然不自在。後來遁居洛水之東。門戶杜絕。音信不通。朝辛暮苦。恰如刑劉人屈指待日。大弄明珠。刹那不放。或得或失。正念難相續。悲懼塞胸。坐起不安。如是半百日。忽然落節。擊碎明珠了。露裸裸赤洒洒。實會得下載清風。雖然。用處未徹頭。再鞭死牛一氣相進。切齒握拳。不見有身。凍日寒夜汗常濕衣。或睡魔盛時加以針鋒。入骨徹髓。飲食無味。又過半百日。其間有八九度省處。末後一日徹見先師平生受用。阿呵呵。從前錯作得死工夫。和白雲好與三十棒。寔知先師恩力廣大。若不蒙許多提撕敎示。豈得有今日哉。一生錯死在悟解了知間。今思前事。言言句句血淋漓。可怖可悲。我自是以來。念念心無間斷。日夜參詳未曾休歇。豈以容易心悠悠空過光陰哉。我欲務

生會。我以實告。師曰。且叮嚀去。又曰。代官人道得如何使尚書喜。我下語數度。皆不契意。次日入室。下得一轉語。師不覺起打我背二下曰。汝道得始契吾意。雖然。汝莫容易去。向後有自知。次日又入室。師問曰。疎山壽塔因緣。汝作麼生。我曰。要將毒手斷人命根。師曰。斷命根後端的如何。我曰。疎山與匠人共出隻手。師曰。未徹在。我時又擧趙州婆子勘破話。曰。某當時若在。向州道。句前勘破。句後勘破。師代州曰。驀直去。又曰。恁麼。臺山婆子被和尚勘破。師遽問曰。汝向何處與婆子相見。我擬議。師捩轉面目。勵聲曰。不是不是。次日入室。師見我來。急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我向語下下一轉語。師又大賞歎之。我乃曰。師適來問婆子燒菴話。時某蹉過婆子妙手處。如婆子恁麼道。不妨驚落此僧心魂。疑殺天下人。某代菴主有一轉語。搊住女子道。我受婆子供養二十年。聲未絕。師振威一喝。其聲徹髓

卻有出身路麼。我時不能起去。慚汗滿體。自爾纔入室。師問曰。卻有出身路麼。我總不能答。我若如汝輩。挾容易心。一機一境豈不能答哉。我深尋信從前子細故。終不以一言而自蓋覆卻。於是行住不安。乾坤猶窄。日月猶暗。明年延享甲子春。請退閉關堂。日夜參詳。師一日來曰。大丈夫窠窟現前。莫恐窠窟。直須窮窠窟源底。是故道。古人愁死而不活。今人愁活而不死。譬如墮水直到水底。脚跟纔徹卽能浮出。若恐沈淪妄弄手脚。全身疲勞溺死水中。是謂嶮崖撒手絕後再蘇。汝須子細。我聞是語。如呑醍醐。從是工夫大得力。彌加鞭策。後閱金剛經數日。忽得般若三昧。至忘身心。又爲試之。見普賢行願品。略知華嚴法界。次見法華經到壽量品。豁然悟法華三昧。見一代時教。如見掌上。走謂師曰。學人久欲閱藏經。未成。今日一見見徹了也。師曰。善矣。汝得恁麼慶快。只如陳操尙書登樓話。汝作麼

生涯。後來忽然打透關字。汗流浹背。急趨方丈下語曰。幾乎同路。應大愕云。夜來夢見雲門入吾室。爾今日透關字。爾是雲門再來也。燈掩耳而出。翌日呈二偈云。一回透過雲關了。南北東西活路通。夕處朝遊沒賓主。脚頭脚底起清風。透過雲關無舊路。靑天白日是家山。機輪通變難人到。金色頭陀拱手還。大應援筆書其後云。爾既明投暗合。吾不如爾。吾宗到爾大立去。只是二十年長養。使人知此證明矣。夫佛國禪師者。佛光鍾愛。夢窻恃怙。豈可容易出言許可哉。是大燈已悟得分明。只缺些子事。到大應面前尙是影像邊事。如以牛跡而比大海。似以一毛而措大虛。蟻螻撼於鐵柱。蚊蝱弄空裏猛風。亦不快乎。誰不求之。我初於江州蓮華山頭一回分明。後來到闡提窟裏。直是開口不得。自是按下雲頭。朝參暮請。一日先師問曰。忽有大力鬼王。從背後出隻手。捉汝投焰焰大火坑。汝輩到這裏

可得。是謂路頭盡處。到這裏若休去。見何好大應。是故。關山國師遺誡曰。宿昔吾大應老祖正元之間。越風波大難地。蚤入宋域。遇著虛堂老禪干淨慈。眞參實證。末後徑山盡其蘊奧。是故。得路頭再過之稱。受兒孫日多之記。單傳楊岐正脈於吾朝者。老祖之功也。須知。這箇大有子細。大燈國師初參佛國。眞參純工。一夕驀然大悟。夜半扣門呈見解。國曰。這是眞正見解也。宜建法幢立宗旨。厥後聞大應手段辛辣。趨京徑詣其室。往復問答。大應總不許。便問。五祖演示佛眼云。牛過窗櫺頭角四蹄全出。尾巴因甚出不得。儞試下一轉語看。燈曰。曲心已露。應曰。如何此曲心。燈云。拄天拄地。應大笑云。與麼空過。他日有悔。三日後燈下語云。杓卜聽虛聲。應云。方得相似。自爾晝參暮請不敢退轉。應又示以翠巖眉毛在麼雲門云關之語。燈下語云。將錯就錯。應云。是則是。儞能於關字著精彩。他時須別有

已。祖常以此話謂學者曰。吾因茲出得一身白汗。自是明得下載清風。又示衆曰某十五年行脚。初參遷和尙。得其毛。次於四海參見尊宿得其皮。又到浮山圓鑑老處。得其骨。後在白雲端和尙處得其髓。方敢承受。與人爲師。看他喫盡許多艱嶮。始堪以稱大善知識。可貴臨濟中興若不如是。兒孫豈有今日。我今明明向汝道。悟自性亦悟得。明公案亦明得。說禪下語皆合祖宗。批判古今邪正亦判得妙。到這裏亦未夢見在。且道。是何道理。參到這裏須有個明白處始得。大應國師參虛堂。歸時堂送以偈曰。敲磕門庭細揣磨。路頭盡處再經過。明明說與虛堂叟。東海兒孫日轉多。且道。是說甚麼邊事。他因甚麼受日多記。諸人一向不知來處。妄稱不可思議。他既敲磕佛祖門庭。審細揣磨千轉萬過。可參底禪悉參盡。可明底法悉明得。可透過底言句悉透過盡。不知今者參個什麼。求一箇參底。終不

要。請有智者密體取看。巖頭曰。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又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且道。是什麼道理。若無些些子細。他豈出此言哉。且莫理會公案以爲是。向公案上求之。遠而遠矣。須是向公案上透脫始得。五祖法演禪師初參圓照本。會盡古今因緣。次見浮山遠。遠示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祖乃釋然解疑。後參白雲。一日上法堂。擧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祖領悟。汗流被體。未幾。令充磨頭。白雲一日到磨院。語祖曰。儞知一件事麽。祖曰。不知。曰。近日有數人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禪。亦說得。下語亦下得。批判古今亦判得。祖曰。和尙如何。雲曰。我向彼道。直是未在。祖於此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遂參究累日。飲食無味。後七日方諭厥旨。從前實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祖亦一笑而

曰。病僧咸通年以前識得法身邊事。咸通年以後識得法身向上事。幸有古人恁麼榜樣。何不子細去。只如雪竇百則頌。一一要以是些子而傳兒孫。及一千七百則公案。皆是些子消息。就中有親疎。有麤細。有到有未到。以試識得是些子乎未識得乎。是故。碧巖集曰。玉將火試。金將石試。劍將毛試。水將杖試。至於衲僧門下。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出一入。一挨一拶。要見淺深。要見向背。今時或有眞正衲子。依古人樣。大疑言句多年。時到功熟。一旦忽然契悟。以我所得出於古人最後因緣。早謂識得些子。殊不知。此是途路消息。如彼趙州狗子話。元來分明提向上事。不是小事。雖然。學人先參此話。忽入得時。始到門頭。是只且假話頭恩力入得性地。未全識得甚深意旨。只爲衆生無始刧來背覺合塵迷習熟徹。出來參決此向上禪。所得皆是路頭邊事也。是以。我不得已分之列之。再三慇懃。切示宗

離此。講若畫一。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肓必死疾。承當一喝聾三日。師子神威恣反擲。百錬精金須失色。無盡喜曰。每懼祖道寖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幸是別有些些道理。且如臨濟。初於黃檗六十棒下豁然大悟。又卻與他眉毛廁結。活爐鞴上放擲身命。百錬千鍛二十年。末後半夏。登山住數日乃辭去。黃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濟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尙。檗遂打趁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一日辭黃檗。檗問。什麼處去。濟云不是河南。便歸河北。黃檗便打。濟約住與一掌。黃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濟云。侍者將火來。黃檗云。雖然如是。汝但將去。已後坐卻天下人舌頭去在。且道。這箇是何消息。今時往往註解曰。偷心未死。阿呵呵。若恁麼空過光陰。他日有悔去。雲門曰。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疎山

況於楞嚴會上契悟極深。然卻不會。何參迦葉傳此法麼。今時學者生容易見。不觀是等古實。參許多禪。悠悠空過一生。悲哉。達磨一宗掃地盡矣。或道。達磨門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見性外別有道理耶。是則是。可惜許。汝道。達磨門下等是見性一法。因甚卻有皮肉骨髓之異。他豈賺人也。百丈初被馬祖揑住鼻頭。分明徹頭。因甚復有再參因緣。他示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張無盡在江寧府戒壇院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參馬祖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曰。審如此言。臨濟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聲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是立宗風。後來謂圜悟曰。余固嘗恨。雪竇拈提百丈三百耳聾語。則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軒知不曉江西正宗矣。悟曰。頌頌之。正與公意同。無盡曰。可得聞乎。悟擧曰。豎拂掛拂。全機出沒。卽此

玆有向上出身一路。是謂祖師不傳一著。是故。盤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弄形如猿捉影。或又是謂末後句。浮山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從上佛祖的的相承者。皆此一著子。衲僧家縱使實究盡玄微。透破重關。見徹向上難透因緣。亦卻蹉過此些子事。是無他。爲悲願不深重志氣不高邁。慚愧不親切。疑心不審細。依然尙在舊窠窟裏。是故。古如聖一國師。且立理致機關向上三宗。切救此弊。中年以來分析言句。各配當之以爲情解之資。殊不知汝見性端的皆理致也。佛祖多少難解言句。皆機關也。於夫向上一著。示別有生涯。夫我禪宗所以冠諸宗。正以傳此些子。若只見性明了而以爲足。何須別立我宗。如彼靈山大衆豈容易哉。皆是重重鍊磨。理事性相一切圓成。悟解了知豈可劣汝哉。明知其不可及。彼已如是。因甚唯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阿難亦侍佛三十年。

將爲到雪峰田地乎。將又超過雪峰乎。汝若實知這箇深旨。自與雪峰把手共行。疎山聞大嶺一則說話。遙望拜曰。大嶺古佛放光射到此間。蓮華峰祥菴主纔聞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大驚曰。雲門兒孫尙在。中夜燒香望雲居拜之。汝道。若是沒滋味賊意底。誰不道得。今見諸方。會沒滋味。會白拈賊。會無心底。如麻似粟。纔問著便喝。便棒。或吐言句。或作模樣。若使雪峰疎山在今時。朝向東方禮之。暮向南方拜之。終無休時哉。若其恁麼有人。以何爲奇。又不可道上古無人。今時有人。莫錯空過今無所得。明信言句大有意味。切參決去。許多差別若不一一明了。縱使汝眼空宇宙。氣吞乾坤。皆是依然依草附木。野狐精魅。是故大燈國師和歌曰。三十餘利吾茂狐乃穴爾住無今馬加左留留人茂理利。

## 向上第六

正眼。大解脫宗匠。變格通塗。俾久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看。古人分明說破。是自中古以來。人物邪曲而滯途程。貪果證故。權立關門決斷所得。是謂公案。猶如關吏勘覈眞僞而後許入。不由關門欲入都城。終無是理。若汝一一透得機關分明。從上佛祖所說之理致亦是諦當。不然雖會理致。亦是關外消息。實非佛祖家裏消息。是故當知。言句大有子細。昔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峰曰。不從口入。僧擧示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卻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峰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汝看。雪峰眞覺大師絕世宗眼。雲門玄沙長慶保福諸公。各出其門。然聞趙州答語。遙望禮拜。自止答話者何哉。將爲沒滋味乎。將爲賊意乎。汝

且道。到這裏說箇什麼理致。汝喚作得理致麼。自是轉轉相承。只傳些一著子。如傳法偈。直是機關。一代藏經有這般說話麼。如大火聚。如金剛劍。擬議則喪身失命。彼若依文解義。自是平常說話。受法尊者豈不識之。以何爲一人傳一人底正脈意旨。何況他已悟心得道。末後撞著正傳祖師。多年隨從。始受此法耶。圜悟禪師曰。有祖以來。唯務單傳直指。不喜滯水拕泥打路布。列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師三百餘會。對機設敎。立世垂範。大段周遮。是故最後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於付授之際。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刹竿盆水投針。示圓相執赤旛把明鑑。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飜轉我天爾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量所測。洎到梁遊魏。尤復顯言敎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衣所指顯著。逮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旣久。具

去。何時得免生死。恰如抱塵中經卷而不出之妄稱尊貴一生休去。永劫勤苦。有何利益。或謂。理致機關本是一致。理致顯說道理。機關密示道理。只是賊意也。是亦與前頭沒滋味一狀領過。何以故。見性所見境界。是謂理致。只滯見性一理。著皮粘骨。不能徹證佛祖差別妙處。且爲救之拈起許多差別言句衝之。是謂機關。是故。五祖曰。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或謂馬祖石頭以前。皆是分明以理開示。馬祖石頭以後。自臨濟德山下來始設機關。不是從上佛祖玄頤。殊不知。從上佛祖多理致者。畢竟皆是途路開示。實非佛祖奧義。汝道一代藏經豈不是理致哉。禪門何以拈華微笑立教外宗。佛何不以理致付囑迦葉。只爲上古人物質直淳厚。開示途路。直進玄關。譬如有智者。纔知路則直還故鄕。無智者滯在途中。妄生鄕想。至其捨途。直示根源。雖從上佛祖。皆是機關也。所謂拈華微笑剎竿倒卻

路頭。則無不得許多氣息。忽起錯用心。爲盡源底。或歡喜或休歇。或開大口。爲他說破。殊不知。此是且假話頭恩力。卻裝重己見耳。非眞意趣。但只增進莫住半路。古人曰。體得底人口邊生白醭。請且杜口密密體取佛法不是恁麼道理。今時又有一般。往往以古人公案。生容易見一齊見之曰。鐵橛子沒滋味。阿呵呵。恰如生盲者問乳。色言似貝作聲會。言似雪作冷會。夫鐵橛子者非所以無滋味。無汝下觜處。是謂鐵橛子。只向難下觜處。奮發大勇猛心。豎咬橫咬。咬咬不止。則忽然一咬咬破。咬破將來始知。此中有無盡法味。是謂鐵橛子。後人不會。錯作沒滋味會。譬如華嚴一微塵中大經卷。不破微塵。而欲求之。無有是處。鐵橛子亦然。不咬破而欲求佛法。永劫無得。五祖禪師曰。我到白雲門下。齩破一箇鐵酸餡。直得百味具足。若鐵橛子而未咬破。則無有一切滋味。故或道沒滋味。若沒滋味而休

是故。欲レ見二古教一。莫レ假二註說一。註說多滅二本文意趣一。此是經中難解玄旨。與レ前頭四相一把レ手共行。如二塗毒鼓一。如二大火聚一。如二金剛王一。如二獅子乳一。學者若欲下會二如上深意一除中如上見病上。第一莫レ作二胡亂會一。只向二古人難透話頭一參取。或曰。懷州牛喫レ禾。益州馬腹脹。或曰。空手把二鋤頭一。步行騎二水牛一。人從二橋上一過。橋流水不レ流。是什麼道理。僧問二趙州一。萬法歸レ一。一歸二何處一。州云。我在二青州一造二一領布衫一。重七斤。雲門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五祖曰。譬如二牛過二窻櫺一。頭角四蹄都過了。因レ甚尾巴過不レ得。疎山壽塔因緣。趙州婆子勘破則。乾峰三種病。黃檗噇酒糟漢。如レ是公案又不レ爲レ少。只隨二汝機緣一把得看二如何一。此等皆是難信難解難透難入。非下所三以容易可二見徹一者上。如二大火聚一。近レ之則燎二卻面門一。似二大阿劍一。擬レ之則喪身失命。只當陽提持。莫二錯會去一。不二是理會境界一。不二是分別境界一。迥出二常情一。別通二氣息一。學者借二他力一漸進二

名有爲。終不能成一切聖果。是故。名爲正法末世。何以故。認一切我爲涅槃故。有證有悟名成就故。此是多少關鎖也。錯會此文。莫以無證無悟而爲是。此經以悟淨圓覺爲宗。是故曰。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後來又以四病。顯示見上病。所謂作止任滅。以所悟心知見受用。是名作病。隨其法性。任運自然。是名任病。止息諸見。一念不生。是名止病。一切總滅。寂靜無爲。是名滅病。且道。作麼生履踐。圭峰錯作解曰。今爲病者。四中皆無觀慧。錯觀慧豈非作病體。又曰。但以率心偏任一行。不窮善友圓意。乃至但貪單省執一爲圓。是以經文總呵爲病。若能四皆通達不滯一門。卽此四中竝皆入道。錯錯。若恁麼會。有何長處。縱使汝能四門通達。圓意分明。到這裏尚似眼中添棘。如是之經典被爲知解宗徒註破。悉失如來甚深意趣。眞淨論皆證言。臊臭漢。禾山識臆說誡參學者。

有所了。名衆生相。善男子云何壽命相。謂諸衆生心照淸淨。覺所了者。一切業智所不自見。猶如命根。善男子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爲塵垢。覺所覺者。不離塵故。經中分明指出。汝作麼生著手脚。汝知見明了者。我相本體。能知見地是我捨之。是名人相。我人不及。名衆生相。諸相消滅。超過一切。不免壽命。是謂最後一結。不知衲僧家向何處安身立命。今時往往以沒意智爲禪。不用經論。卻道。教外別傳何用經論。殊不知。教外分明教內何妨。教外若不容教。教外亦非眞。何以故。鏡若明了。不擇物像。像若不現。鏡未明了。汝爲藏鏡塵垢。卻斥物像。若是大道。不作此見。況又經中有甚深意趣。能指出汝許多見障。只爲所見不分明。卻謗倒如來金言。不能究經中難解玄旨。不是以經論爲宗。且以經論爲明鏡耳。以教照自性。以自性照教。彼此要明了。又經曰。末世衆生不了四相。雖經多刧勤苦修道。但

麼時節。寸陰如寸璧。爲驗汝所得法門。數持佛經論來。審細諦觀看。未審。我所得與經論所說符合也。否。若與經論違背。汝見偏枯而亦淺略。彼自見性眼說出將來。豈有不符合底理哉。能明了發圓滿智者。一一分明見得諸佛無量法門。一一分明識得諸佛無量方便。一一智見。一一神通。一一解脫。一一境界。乃至無量差別道理。一一無不明了。三論法相法華涅槃華嚴阿含方等般若祕密莊嚴圓融無礙悉皆見徹。不依文解義。不依義破文。不以一法而混諸法。不以諸法而違一法。只可以性智解。莫以識神測度。若到這裏了了分明。許汝有看經眼。且如圓覺經中四相。此是指出見上塵沙。曰。善男子其心乃至證於如來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皆是我相。又曰。善男子其心乃至圓悟涅槃俱是我者。心存少悟。備殫證理。皆名人相。又曰。善男子但諸衆生了證了悟皆爲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

亦然。臨濟四料簡四賓主。皆是悟後樣子。今時學者不以此等方便而驗所得。卻言。是何繫驢橛。似則似。奈何所見有許多塵沙。是故學者莫滯見性一理而休歇去。

## 透關第五

雲門大師曰。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荊棘林者是好手。何謂荊棘林。古人難透話頭也。今時一向墜地。是謂平地上死人。是故難得眞正宗師。出曜經曰。智者以慧鍊心。猶如鑛鐵數入百鍊則成精金。猶如大海晝夜沸動則成大寶。是故正受老人曰。近世衲子把狗子無佛性話。實參純工者。一箇半箇無不得透過。纔少透過。則爲自得。爲自悟。高談大口。是只生死大兆。而栽培己見。增長我見。奈何祖庭猶隔天涯。欲到眞正安樂田地。轉悟轉擧。轉了轉參。果見祖師最後因緣。如見掌上。請學者切著眼看。今是什

至不能了知如是法性。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境界。若周偏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若解說。若分別。若證知。若獲得。皆悉不能。文殊如是宣示善財。善財於言下成就阿僧祇法門。具足無量大智光明。入普賢門。於一念中。悉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善知識。悉皆親近。恭敬承事。受行其敎。得不忘念智莊嚴藏解脫。以至入普賢毛孔刹。於一毛孔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與普賢等。諸佛等。刹等。行等。及解脫自在悉皆同等無二無別。合論曰。五十箇波羅蜜。五位中。五重鍊磨。簡其智悲廣狹生熟出世入纏逆順。和會福慧多少勝劣不同。令發心者不住一法及三四五十百千。卽以爲足。故意令進昇至於無限廣大如法界。故就之設五位。看。佛恁麼親切著明論汝道位。如是皆是悟後眞修增進之樣子。無方便中之方便。無階級中之階級也。洞山五位

好手還同火裏蓮。是道除自得妙處底好手。而非餘人境界。是故先須到其境界。兼中到一位。又是什麼道理矣。看。古人恁麼垂手方便。使汝不滯見性一理。經中以文殊表見性大智。以普賢表悟後修行。棘柏大士曰。雖有文殊見性大智。若無普賢悟後妙行。畢竟墮二乘見。夫如華嚴法中。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而後修五十種法門。善財童子在文殊師利童子處。以信證入。再於妙峰山頂德雲比丘別峰相見處。脫體現成。獲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從是漸次南行過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末後於彌勒一彈指頃。頓亡前來諸善知識所得法門。復依彌勒敎。希欲奉覲文殊。是時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曰。善哉。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劣憂悔。功行不具。退失精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少功德便已爲足。不能善巧發起行願。不爲善知識之所攝護。乃

一路也、是故道。無中有路出塵埃。無中者。一切圓滿一切成辦求其進修。畢竟無得。是謂路頭盡處。只要再經過來別有生涯。從前所得尙未出塵埃在。到此一路。始出塵埃。故從是已後總不可以言議。只得出身一路。別有生涯者。自當究決。洞山老師只爲使汝知有重重深旨。假設名字作許多說。這箇尙非洞山本意。何加道理再增他憂。大凡透得正中來者。實以難得一箇半箇。然今復設兼中至兼中到二位者。誠堪以見悟本大師光前絕後之境界。雪竇頌言垂手卻同萬仞崖。可謂知言。總而古今宗師作此辨者。未盡這老受用之處。故皆失重重意旨。惜哉。今如立許多名位而指示宗要。雖似未及臨濟德山。至其引入旨趣。豈有優劣哉。他實爲恐後代無主法質而失正脈。密布此要以待有力兒孫。學者先於正中來盡力。他日別有生涯。卻來又看兼中至一位爲何設之。頌云。兩刃交鋒不須避。

一位切明此旨。若欲入此偏中正三昧。須參難透話頭。偏中正者。見性明了無一切垢。差別妙理無物不現。隨差別明。根本增明。隨根本明。差別極明。彼此極明了。則於中無亦影像。是謂偏中正。頌曰。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眞。休更迷頭還認影。學者久在妄見。始見眞性。故差別未分明。如失曉老婆今對古鏡明見諸法。彼此明極。亦無影像。理事圓融。性相無礙。是言無眞。譬如對鏡見面。色相明現不失一。故認鏡中影。迷爲我頭。凡認智鏡者。卻迷本體。不是又道諸餘智鏡。見性明了。一切智無礙智現前。此是智鏡也。是故。智用不明。根本未徹。智用明了。必墮智鏡。須到這裏別求出身一路。又莫錯道一切不認即是。設使汝到一切不認端的。奈何祖庭尙隔天涯。須於見性理中平生受用之處切著精彩密密體取求些道理。莫錯生容易心。夫正中來一位者。此是我宗最後向上出身

許多差別㆒。古人尙如㆑是。今人豈不㆑然哉。昔洞山和尙。且設㆓五位㆒。開㆓示宗要㆒。正位空也。偏位假也。不㆔是道㆓天台觀諦㆒。彼觀諦者。先觀㆓空諦㆒。破㆓執有見㆒。次觀㆓假諦㆒。滅㆓滯空心㆒。有無障盡。空假見忘。眞性現前。是謂㆓中道實相諦㆒。此是能觀所觀對治法門也。本依㆓眞性體用㆒。借雖㆔以立㆓其名㆒。漸假㆓觀力㆒知㆓性中一分理㆒。故至㆓中道諦㆒。始見㆓一心三觀之性㆒。故今此五位法者。爲㆑使㆘見性者隨究㆓深意㆒。而成㆗大眼目大法王質㆖設㆑之。豈其平常法哉。茲所㆑謂空假。眞性異名也。自性本體廓然淸淨。無㆓物可㆒㆑名。强名謂㆑空。自性體中隨㆓差別法㆒。無㆓物不㆒㆑現。强名謂㆑假。正中偏者。見性端的。雖㆓已見徹㆒。勢分微。故於㆓差別法㆒。尙未㆓了了分明㆒。如㆘彼鏡體有㆓餘垢㆒而物未㆗審細㆖。又似㆘月下讀㆑書字性尙不㆗分明㆖。是故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㆓相知㆒。隱隱尙懷㆓舊日嫌㆒。是爲㆘雖㆑見㆓眞性㆒理未㆓明了㆒。畢竟不㆖出㆓舊時無明之域㆒。是故又設㆓偏中正

臨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學人眼。若是悟得個乾蘿蔔底。不唯瞎却學人眼。兼自己動便犯鋒傷手。今時諸方善知識。錯瞎學人眼。亦宜哉。雖然若非眞正決定底之大宗師。必莫見之。卻受敎惑。妨汝悟門。我初行脚時。見數員宗匠。他所開示。不道全不是。只是與古人巖頭雪峰大慧虛堂輩比對。自有所異。是以。胸中常懷疑惑。未全信他。將謂。而今佛法已滅。正知正見者。竝無一人。不如獨向山中。且依古人樣。辛參苦修。自待時節。後來聞先師道。信疑相半。自謂。不足以人口頭可信。且聞他開示而後決之。及受其敎。果而符合從上祖師所示許多言論。歡喜滿懷。從是捨身命參決至于今。今時諸方善知識。錯垂開示。瞎却學者眼。爲他所得未到古人親證田地。向上些子何曾夢見。雖不是佛法本來有二有三有淺深麤細。自是學者信力不到。境智不除。餘習不滅。是以致使佛法有

處。安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山曰。某甲三千里外賣卻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尙爲什麼不爲某甲說。安曰。侍者將錢來。與者矮闍黎去。他日有獨眼龍。爲汝點破去在。後到明招。擧前話。招曰。潙山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山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更使潙山笑轉新。山於言下大悟。乃曰。潙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及香嚴出世。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山聞作嘔吐聲。看。他初以香嚴爲此中有人。纔及知祖宗門下事。卻聞香嚴語如貴介公子聞田夫說話。是故。學者纔得見性。先須參明師除悟中迷。昔時黃龍死心曰。有箇迷須得箇悟。既得悟了。須識悟中迷迷中悟。須知。是卽尋明師底好時節。正好修行之消息。白雲和尙曰。此事直須悟始得。悟後須遇人始得。儞道。已悟了便休。又何必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

薩性。有爲性。無爲性。畢竟性。有情性。非情性。餓鬼性。修羅性。畜生性。地獄天堂穢土淨土一見見徹。不留毫芒。了畢大事。透脫生死。豈不快乎。雖然與麼。爲試其所證。參尋決定底大宗師。古人曰。涅槃心易明。差別智難明。莫以無差別智昧差別智。譬如磨鑑明體忽現前。能分一切物。麤者麤顯細者細顯。青黃赤白。好醜大小。方圓長短。隨應現前乃至不遺餘一微塵一毫頭。若當現前時。有些不分明處。是無他。雖明體現。餘垢未盡。磨跡尙存隔眞體故。是故。不生已得心。不生罷休心。爲驗所得。參決明師。古疎山和尙。初聞香嚴道言發非聲色前非物。釋然領悟。將謂徹底了當。約曰。師兄有住處來見薪水。後來又聞潙山大安禪師。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三千里外賣却一領布單。特爲此事到潙山者。皆爲是也。潙山泥壁次。問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和尙語。是否。安曰。是。山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

則或見驛路坦平。或見舘舍宏麗。或見城郭雄偉。本所未曾見。妄動眼目錯生王都想。只尋先達明師。不停半路。直過潼關。入得王都。不著臣殿。不認帝室。親見龍顏。始爲諦當而已。

## 實證第四

眞正辨道上士。密參功積。純工力充。則平生心意識情總不行。癡癡獃獃理盡詞窮。和參究底心。一時打失。氣息亦將絕。是則大道現前之時也。學者宜著精彩。當是時。莫生一念異解。莫生一念退意。放捨身心。一無所求。猛提持本參話頭。一任他現境。二乘見現。一任二乘見。外道見現。一任外道見。知是不眞。亦不敢怖。全身陷墜。飽盡其源。切忌起心取捨。只要於中一回放身捨命。時節到來。忽然落節。知此消息。是謂嶮崖撒手絕後再蘇。忽於一念子間。識得根源。自性。他性。衆生性。煩惱性。菩提性。佛性。神性。菩

證以爲眞佛法。又甚者聞他心性說。認得爲禪。誇自道理不信古人實證說話。是故。圜悟禪師曰。者中忽有個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參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儞向鬼窟裏作活計。悲哉。後人多作道理會云。麤言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會。且去作座主。一生贏得多智多解。而今往往道。本無悟處。作個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不遠。若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今日。嗚呼。古尙如是。今時將何面目哉。請有志者莫效他鑿。潙山警策曰。伏望興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擧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又百丈大智禪師曰。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學者但把本參話頭。切著精彩。他時異日自然現前。譬如邊鄙之人始欲到王都。纔出中國。

而成就之。畢竟不出三乘得果。是故。總攝大見小見一切證道。束收現境門中。但請回首切須子細。設使汝得眞實見性。尙有差別關鎖。有向上一路。何況不然者耶。古人嘗言。不經次第一鎚打成者。只以成佛本來在一念子。方通是理。猶如射的只在一箭。隨以後箭而不助之。至其中的。不出一箭而已。今爲不能辨的。而錯認的。卻生許多議論。是故欲射其的。先辨邪正。的若不正。雖中非眞。大凡其心質直。則本無眞僞之名。錯至以虛爲實。始有是非之論。是彼公案之所以由起也。請到這裏。切著精彩。莫錯生未得已得未證已證之心。設有多少甚深證入。皆是所現境界。非眞佛法。大慧曰。大悟十八度。小悟不知其數。他已有大心。故不爲魔境所推倒。其見圓悟時。且自計云。當終九夏。若同諸方。以我爲是。我著無禪論。汝看。古人成大器底如是。今時纔得一知半解。則悉爲大事了畢。其師法者。交印

此道。我獨不然哉。無始刧來輪廻生死。受種種苦。其中間若有些因緣。已令先佛法中出來聞道。只爲業障深重。迷至于今。今始聞法。非久習得。如以王位頓授庶人。豈其容易。只發大心要到佛祖所證田地。莫得少爲足。昔佛在世。尙有三乘得果。聲聞悟空以爲涅槃。一向不求一切佛法。緣覺自達法性。以任性無事爲究竟。菩薩於所得道兼行六波羅蜜。如是各得果證。能發神通道力。不是眞實見性道。故却逢方等彈呵之責。三乘亦有二種之異。一者學得。二者中止。所謂初信三乘之法。隨分各各得其果證。是謂學得。或雖信在一乘。中間貪果止不增進。是謂中止。譬如初望郡縣到得棲止。或雖志在王都。中間錯認郡縣以爲王都。今以諸佛頂上禪爲因參之。信力不足。故却止小見。三乘五性皆是修道之路程也。如人學射意在正的。勢力弱者。目足不定。箭未至的。遠落別處。設有那箇微妙之道。

說種種道理。或作沒滋味會。作陀羅尼會。作棒會。作一喝會。作賊意會。如是之類如麻如粟。皆是錯認現境爲解者也。終成聲聞緣覺外道波旬之道。而自不覺知。圓覺經曰。若諸衆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未得正悟。是則名爲外道種性。邪師過謬非衆生咎。惜哉。大丈夫兒受圓頂方袍身。立知識高德名。卻打入此邪僞部類去。眞正參玄上士應如是知。莫受他敎惑。不祇如上狐涎。莫使群邪得其便。如彼九十六種外道及魔波旬。各各自謂得無上道。是故。道人先須辨魔事。只其所見毫頭許有與佛異。皆是外道見解。只審細諦觀。莫生容易見。五逆之罪畢竟有免脫期。邪見之報永劫無有出期。恐而可恐。邪師說法。一念薰習。長滅佛種性。如大慧禪師書中分明辨是魔境了也。後人何意。置而不論。是無眞正導師之所致也。悲哉。請奮發決烈心。更進一步。寶處在近。莫滯化城。古人喫許多辛苦。方得

時。或生法空見。或生一味平等見。或生現成底見。或生當體卽是見。隨其定力。起種種見。楞嚴經曰。汝等有學緣覺聲聞。今日廻心趣大菩提無上妙覺。吾今已說眞修行法。汝猶未識修奢摩他毘婆舍那。微細魔事。魔境現前。汝不能識。洗心非正落於邪見。或汝陰魔。或復天魔。或著鬼神。或遭魑魅。心中不明。認賊爲子。又復於中得少爲足。如第四禪無聞比丘。妄言證聖。天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墮阿鼻獄。又曰。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受諸群邪。又曰。有一分魔。入其心腑。彼經分明設五十種現境。悲哉。今時學者。多認現境錯爲證悟。以故。魔黨不少。後來坐道場。引入許多好人。悉令墮邪見。彼此不知。卻謂大好無上道。或以心源湛寂爲宗。或以平常無事爲宗。或以棒喝爲宗。或以不生不滅爲宗。或以不立一法爲宗。或以佛祖言敎爲枝葉。一齊放擲。或於佛祖言敎。强恣情臆

吾輩無分。爭堪遵行。殊不知此是習初信心之方便。起初發行之古實。譬如童子初學書。字尚不成。何況巧妙。熟與不熟。但在久習。宜依師法隨分進學。學道之人誓願亦然。雖初不堪。後必成就。設爲業障一旦退惰。若能置之胸間。不久遂歸本心。是以。根性怠慢。彌可以依此願。障礙繁多。彌可以依此願。業習深重。彌可以依此願。聰明伶利。彌可以依此願。愚鈍蒙昧。彌可以依此願。見性明了。彌可以依此願。智用自在。彌可以依此願。始從發心。終至究竟。皆無不依此願行力。外讀誦之。內持念之。日日懇禱。時時思惟。不思議薰不思議習。如霧溼衣。如香著物。自然得成佛祖識量。自利利他皆悉圓滿而已。

## 現境第三

學道之人定力漸熟。則煩惱稍稍微薄。勝相時時現前。是謂善境界。當是

不免輪廻。且道。如彼輪廻苦患。何似參禪艱苦。如彼妄想戲樂。何似見性歡樂。人王百歲之榮尙爲貴矣。何況於無上法王哉。一起大心。念念不退。則其功可見。出離生死。而不明道者。猶鳥無翼而欲飛。木無根而欲茂。請思之。大慧禪師曰。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底。囘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爲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何況參究不怠。大法現前。如指掌耳。但只得失是非一時放卻。脚跟下直下參去。坐時坐時參。行時行時參。臥時臥時參。食時食時參。語時語時參。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只如家中所藏珍寶一旦遺失不知所在。竪尋橫覓不得之。則胸中常不平穩。十二時中四威儀中。密密著眼看。遠近是誰面上事。佛性又何所似。所似者汝是誰。或有一般。見如是願力之論。錯謂

道人。切莫效此弊風。分明識得途路嶮難通塞之相。而後發步單刀直入。放捨從前著處。總省緣事。輕其行李。重其道情。不求名利。不雜世念。心生歡喜。如登故國路。如入金玉山。如得帝王位。如是念念增進。可凝結疑團。即今是什麼。見者何物。聞者何物。行者何物。坐者何物。一切時一切處著心看。如何不生有無心。不生是非心。不起分別。不加道理。只如是看。時節到來。彼自現前。不假汝智慧分別。纔生分別。則還昧本性。永劫勤苦。終不能得。若想念紛飛。看這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否。州云。無。當陽拈起。莫作理會。莫作沒滋味會。莫作無事會。纔生理會。則終不成功。亦復莫生無理會心。有理無理。畢竟妄想。但只拈起看之。不是干見解。眞正諸佛行道也。語默動靜。行住坐臥。念念相續。切莫忘了。或有忘了。亦莫失力。人如學射久久方中。只起長遠志。愼莫退惰。若捨是法。未審。以何法得度。若又不度。

聞佛法。先悟空理。是謂聲聞。一切歸空。不求法。故依緣自覺。不起悲智。是謂緣覺。逍遙任性獨樂道。故漸起悲智。自他共利。是謂菩薩乘。又名權大乘。雖有證悟未自在。故於生死海有怖畏。故或愛涅槃。或求淨土。不能了達力無畏法。於是。奮發大勇猛心。明了見徹佛性。普究性中差別法門。如見掌上。而後提持向上些子。獲得法窟爪牙。無礙自在度脫一切。生生世世。行菩薩行。不盡衆生。終無退心。是謂一佛乘。又謂實大乘。又謂根本乘最上乘一切智乘。是名究竟眞實解脫。是名菩薩摩訶薩。豈不是大丈夫兒之能事哉。若欲成眞正之道。切須子細。今時學者纔入叢林來。自稱衲子。隨他作處。漸發道心。未知出家本志。不究菩薩行願。不窺古人行履。不信佛祖重關。拍盲參將來說禪說道。意欲他日開大口平呑諸方。名稱高遠慶快一生耳。由是道行不辦。願行不遂。漸起名利。千態萬狀。若是眞正

願一切衆生究竟圓滿。又常隨其聞見之事。當生是心。悲哉。一切衆生墮於無底生死大坑。我當云何而速勉濟令其得住一切智地。淨名經曰。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是故爲度一切衆生。切求一切智。爲求一切智。先須見性。不是自身成佛而度衆生。爲度衆生自求成佛。亦復不是爲自成佛而度衆生。爲衆生故普行佛道。是故。學者先須捨己。莫著自利涅槃經曰。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心難。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是故。學者先須捨己。莫著自利。夫爲己者。利止一身。無能度心。故不明無盡法門。無所度人。故不聚無盡法財。是以聲聞緣覺爲示志行偏枯之義。且現贏劣。諸佛菩薩爲顯福智圓滿之理。假示相好。後人錯謂二乘外道別有種性。不在今時。殊不知。此是學者智行異名也。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捨自心道。求他道。故錯著諸見。名爲波旬。聞彼正法。卻起謗。故始

業障普能圓滿一切功德。無理不明。無道不行。無智不到。無德不成。譬如欲得人心者先愛其子。諸佛菩薩普以衆生爲子故。是故平等愛衆生。則一切諸佛無不感應。若但供養諸佛者。利止一身。佛圓滿福智。故終不求他供養。今以大悲供養之。則諸佛深生歡喜。利遍法界。譬如說法。但對一人說與於稠衆中普說。其法畢竟不增不減。功德亦然。先與一切衆生。普令得菩提功。卻聚其德以成己願。彼此相資。重重無盡。然雖財施亦有此理。猶如擇人施物但悅一人。對衆普施雖無己分各感誠恩中心飽德。是故。常以此身口意業一切功德果報。悉與一切衆生。共廻向無上菩提。當作是念。願一切衆生入佛智見。願一切衆生業障清淨。願一切衆生法忍成就。願一切衆生道念猛利。願一切衆生三昧現前。願一切衆生智慧明了。願一切衆生方便自在。願一切衆生悲願廣大。願一切衆生神力無礙。

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是故。大悲如天。普覆一切衆生。故大悲如地。悉生一切法門。故大悲能見佛性。爲他先明眞智。故大悲能透牢關。爲他益究深法。故大悲能徹向上。爲他別求生涯。故大悲能成力用。爲他勉行此道。故大悲能起勇猛。爲他常生憤志。故大悲能至不退。爲他此心決定。故大悲能成廣學。爲他普究一切。故大悲能成多聞。爲他深推物理。故大悲能成威儀。爲他念念不失。故大悲能成福德。爲他常起方便。故大悲能滅煩惱。爲他捨身命財。故大悲能除憍慢。爲他行饒益心。故大悲能離名利。爲他皆本實義。故大悲能入法界。爲他無所不至。故凡大悲德廣大無盡。多劫演說。終無有極。以要言之。有大悲願力者。普能消滅一切

菩薩。故請學道人先發此心。發大心者。雖發不修。尙成福田。終起當來勝緣。何況進修增長。隨分得道。是故。修行正路。以願爲本。願力深重者。天魔外道所不能動。願力微劣者。多遇障難。夫願力者大悲爲本。凡求自利者。皆止小見。譬如商人圖己榮者。先誇小財。欲普惠物者。終不以小爲足。是故。四弘願行。先以度生爲第一誓。而明自性。斷煩惱本。普學法門。起菩薩行。悲智圓滿是謂佛道。當知。大悲者實成佛基本也。熟見一切衆生。捨本逐末。貪著諸業。死此生彼。輪廻諸趣。天上五衰。人間八難。餓鬼畜生地獄極苦。試以彼心比況我心看。況又一切衆生。皆是生生父母。世世兄弟也。其於恩愛恰如今日。察之慮之。切須生大悲心。華嚴普賢行願品曰。若令衆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於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

一念退意。誓寧入地獄不受諸方教惑。乃至不認諸現境而墮二乘外道之見。誓見性若徹。永可起菩薩行。誓佛祖言教一一不明了不措。誓不徹向上些子不措。誓不等佛祖力用不措。誓錯不生卑劣心而辱宗風。誓不挾不實心而貪著人情。誓打出一個兩個眞正種草。令繼宗風。以報佛祖恩。及生生世世行菩薩行。畢竟度盡一切衆生。如是發大誓願了。而以諸佛誓願。作己誓願。以祖師志行作我志行。通願別願。任意發起。日日懇禱。時時思惟、譬如風輪能持大地。大願風輪能持佛地。譬如順風行舟、法性大海有般苦舟航。若非大願智風。終不能動。汝中路滯在三乘心。墮外道見。不能窮佛祖淵源者。爲願力微劣。華嚴合論曰。初心上圓滿一切諸佛共所乘門。名乘一切智乘。若悲智願行毫釐不似佛。信心亦不成。何況住佛所住。又曰。若志樂毫釐不似如來所修法身悲智願行者。不名初發心

修習聖道。令離妄想。離妄想已。證得如來無量智慧。利益安樂一切衆生。又圓覺了義經曰。善男子。一切衆生皆證圓覺。逢善知識。依彼所作因地法行。爾時修習。便有頓漸。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根無大小。皆成佛果。若欲成此道。先須具大信根。何謂信根。所謂信諸佛心性及無量智慧本來具足。信根無大小。機無智鈍。修者即得。信隨定力熟。有諸現境錯爲證悟。墮二乘外道部類。信時到功充。佛性頓現前。不假知解分別。信雖佛性頓現前。不見宗師。不透重關。錯一生了。信雖透破重關。通達宗旨。我宗末後向上些子。別有生涯。信雖得些子向上一著子。各隨履踐力用不等。大有子細。信師承一事。最有道理。勉繼正宗。不可孤負。信從脚下去。生生唯此養道一法。信提持向上一著子。流布將來。無令斷絶。如是生決定心了。可發大誓願。所謂誓見性不大徹。畢竟不休。誓寧可永劫沈淪。不生

中事。量等小千世界。如是。若四天下。若大海。若須彌山。若地天宮殿。若欲界空居天宮殿。若色界宮殿。若無色界宮殿。一一書寫。其量悉等。此大經卷雖復量等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塵中。如一微塵。一切微塵皆亦如是。時有一人。智慧明達。具足成就清淨天眼。見此經卷在微塵內。於諸衆生無少利益。卽作是念。我當以精進力破彼微塵。出此經卷。令得饒益一切衆生。作是念已。卽起方便。破彼微塵。出此經卷。令諸衆生普得饒益。如一微塵。一切微塵應知悉然。佛子如來智慧亦復如是。無量無礙普能利益一切衆生。具足在於衆生身中。但諸凡愚妄想執著。不知不覺不得利益。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敎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卽敎彼衆生

果證尙未能得。何況菩薩哉。於一佛乘。夢何曾見。偏圓顯密在什麼處。如我祖宗門下。又且不然。直超方便。辛參苦修。纔得旨則顯密佛法一時現前。重衝開許多牢關。卻來看見經論。如己自說。而後摧殘般若稠林。踢倒菩提道場。滅向上些子。斷佛祖正脈。顯密都來是何閑妄想。法身智身亦須倒退三千始得。

## 信修第二

華嚴如來出現品曰。復次佛子如來智慧無處不至。何以故。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顚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佛子譬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一切皆盡。所謂書寫大鐵圍山中事。量等大鐵圍山。書寫大地中事。量等大地。書寫中千世界中事。量等中千世界。書寫小千世界

如庶人論國王尊貴。雖論得盡妙。依然是庶人已耳。若望國王尊貴。羨富家財寶。不如自獲得好。當其求時。不顧國王尊貴。不管富家財寶。只向自家論己財寶。試己尊貴。求之辨之。隨分增進。是故意雖相似。進修逐別。若以經教修之。多滯教跡。何時得脫體現成。譬如商人守他得利時狀。而自失時。卻不得利。得利無狀。以得爲貴。譬如將帥守他得功時狀。而自失時卻不得功。得功無狀。以得爲貴。不道全無狀。只是不死守。先究他底意。知其方便。應時觀變。取捨隨宜。我祖宗門下。不依教跡。別有意趣。應機接物。無礙自在。亦復如是。若欲全得富家財寶。先須還自心富家。無盡法藏自然入手。若欲全得國王尊貴。先須謁自心國王。無上尊貴畢竟歸身。古來教者間有如是會者。是故從教入者亦不爲少。今時一向不然。其所談者。雖盡極妙窮玄。呵斥二乘。謗倒權乘。偏圓顯密。各爭箭鋒。點撿將來。二乘

說二金剛手者。後得智義。傳授者。解了義。憶持不忘者。一得永不レ失義。出來者。菩薩不レ住二所得境界一故。利二益衆生一故。若能於二虛明淸淨心上一。向二根本無明一。以二七覺支淨念一觀照。則無明忽破裂。自性現前。當二是時一。大起二歡喜一。執持所得心一故。不レ能レ見二徹自性一。得失是非一時放捨。始見二徹自性一。無量法門煥然滿二目前一。雖レ然不下以二後得智一解了上。不レ能レ知二佛境差別法一故。能解二了法門一者。皆後得智所レ致也。一回見二徹此法一。造次顚沛。行住坐臥。皆是大道。皆是法門。是謂二祕密莊嚴心一。非二別人境界一故。後人不レ會。錯二著表相一。汝若欲レ得二此法一。先須レ見レ性。不レ見レ性而欲レ得二此法一。無レ有二是處一。顯密諸教今我不レ道。全不レ是。只在二途路一。論二佛妙境於二自分上一。不レ能レ證レ入。法身尙不レ得。何況法身向上事。是故教乘偏論二途路親疎一。禪門頓示二途路超過一。教乘遙說二成佛妙境一。禪門直試二成佛端的一。譬如三貧人論二富家財寶一。雖レ論二得盡レ妙。不レ能二自用一。有二何所益一。譬

舍那神變加持。以祕密表德爲旨。師之先所示者。顯大遮情之理。未審。此法如何與禪門比對。答。如來自受用三摩地法門。既雖以譬喩言說顯示。尚恐衆生不會。再以大悲方便。示此表相。是故。說理則遙超諸法。示事則冥合實相。以法身爲教主。所謂自性所具法門。是說法相也。輪圓具足境界。是謂曼陀羅。此是如來以神變加持力。密表法身德。昔龍樹大士至南大鐵塔前。加持七粒白芥子打之。塔門豁然開。龍樹欲入。四天王拒之。禮拜懺謝終得入門。時金剛手菩薩爲之傳授。龍樹一一憶持不忘。出來結集。傳至于今。所謂南天者。虛明清淨義。鐵塔者根本無明也。七粒者。七覺支。白者清淨義。芥子者一念義。加持者觀照義。塔門開者。三昧發得義。四天王拒之者。四邊有歡喜所得心護之故。倘隔自性義。禮拜懺謝者。放身捨命義。入得者證入義。大日者。自性義。密法者自性所具法門故。曰自性

老愚堂。兒孫今尚在。無難三尺劍。斬盡不留身。正受奪卻之。磨礱四十年。密室不通風。抉絕佛祖妙。捉敗我鵠林。全身病毒痡。祖門若無汝。宗風好流通。長帶累兒孫。忿嚇幾時休。爲斷汝斯疑。且聯正續師。諸方承嗣旨。我不得而知。問曰。佛在世百萬賢聖尚不能會。唯有迦葉破顏微笑。滅後因甚會者多。答。自教乘入者智障多故。粘皮著骨。不能脫體現成。自禪門入者。初不立智境。故纔撥轉則智境易脫。曰。然則何不先示禪門。卻說許多教乘麼。答。佛始出世衆生信未熟。況西天有無量外道。各立異論。邪解多途。若不說教乘。恐無人信。是故。法華經曰。我即自思惟。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墮於三惡道。今禪學者雖不立教乘。先以教爲信緣。及爲修因。維摩經曰。只除其病。不除其法。正眼看來。五時八教三乘一乘。齊是祖師向上一著子。無汝下觜處。問曰。茲有法門。云毘盧

樓。一踢鸚鵡洲。意氣添意氣。風流也風流。演祖一咬破。百味頓具足。通身出白汗。大立東山風。圜悟看脚下。他獨滅我宗。虎丘省數錢。別有爪牙在。應菴腦後鎚。且喜正脈通。密菴破沙盆。卻高妙喜枕。傳衣歸松源。正路上黑豆。運菴卻衣機。端的付虛堂。稽首大應師。東海第一祖。路頭再經過。明明日多記。紫野吹毛劍。二十年琢磨。截斷佛祖手。卻爲關山奪。柏樹唱賊機。一味弄向上。精錬三十霜。得一個授翁。無因久住相。天下大眼目。奪得蒼龍珠。日峰耀古今。宗風逼義天。唱高機彌峻。衡梅結毒果。刻苦盡二妙。正眼和黑豆。惱害四子腸。東陽天然器。氷蘗無盡藏。吹起大雅春。雲臨百花香。門庭孤屹立。願骨蔭兒孫。功甫新條章。切忌落草談。先照通身鐵。辣手經幾歲。以安猛烈機。七座破精神。東漸殊履踐。日輪昇曉天。終日隱庸山。虛空現半身。憎諸方輕可。怨恨責一子。禪門二十四。大半失其傳。關山

十閣夜多。次婆修盤頭。次摩拏羅尊。次鶴勒那尊。二十四獅子轉以正法眼附婆舍斯多。信衣幷法偈薪盡色轉鮮。次不如蜜多。次般若多羅。二十有八傳。至菩提達磨。得得來茲土。單傳佛心印。嵩少九年室。示此衲僧樣。二祖可大師。三拜依位立。初斷臂悟入。後得髓受衣。三祖名僧璨。四祖曰道信。至五祖弘忍。南北分頓漸。第六代傳衣。以慧能佛事。本不知文字。今不會佛法。南嶽有懷讓。青原有行思。江西與湖南。兒孫滿天下。金雞一粒粟。震旦無別路。足下出馬駒。蹈殺天下人。百丈師表閣。三日耳曾聾。黃檗聞吐舌。江西立宗風。臨濟金剛王。照用一時行。誰知正法眼。瞎驢邊滅卻。興化一瓣香。辛苦蔭兒孫。南院棒下忍。臨機不讓師。風穴貓兒獰。養來絕蟲行。上樹安身法。切忌許外甥。正當說甚麼。首山拂袖去。汾陽西河獅。擧杖逐慈明。所得出常情。錐股繼宗風。楊岐栗棘蓬。白雲獨提持。一拳黃鶴

教示又且微妙。人人悟無漏眞性。箇箇住不退法忍。旣是雖恁麼去。柰何別有向上些子。末後一日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百萬大衆罔措。特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佛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法門。附囑摩訶迦葉。是所以我宗別有生涯也。敎外別傳復不苟來矣。

梵王至靈山。以金華獻佛。捨身作牀座。請爲衆說法。佛登座拈華。人天皆罔措。有金色頭陀。獨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此正法眼藏。附囑大迦葉。汝當善護持。後來阿難問迦葉尊者曰。佛傳金襴外。別傳箇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時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難言下大悟。從是次第傳。三商那和修。四優婆毱多。第五提多迦。第六彌遮迦。七祖婆須蜜。八佛駄難提。九伏駄蜜多。第十脅尊者。次富那夜奢。次馬鳴尊者。次迦毘摩羅。次龍樹大士。次迦那提婆。次羅睺羅多。次僧伽難提。次迦耶舍多。次鳩摩羅多。二

根本法輪一代藏經共所歸止。惟有上根者。通達中下之類。非其匹偶。是以。佛於鹿野園轉四諦法輪。次說十二因緣六波羅蜜法。是道三乘。只爲法門偏枯志行下劣。又說方等彈訶之敎。破此窠窟。以二乘類比疥癩野干。意要三藏學者回心向大歸根本乘。是故有別敎大乘。二乘聞失其志。菩薩進究其旨。是故。維摩經曰。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後來重說般若法門。二乘三藏上下混雜淘汰空法。所謂引小空而歸大空。呵偏空而入圓空。破假空而達眞空。如是多年。時到功熟。忽示圓頓實相法門。直是惡水驀頭洒。三乘五性齊打入一佛乘了也。雖然以信得入。非己智分。是故受遠記。不說直下卽佛。只要與華嚴同一信修。與涅槃同一證入。大哉。佛法甚深難極。師是十力調御。弟子是賢聖僧。所說法門豈是淺近哉。提攜

# 宗門無盡燈論　卷之上

不不菴主圓慈　撰

## 宗由第一

大覺世尊初生下來。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大獅子吼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咄。卻露箇消息。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應菴拈云。此便是初生下帶來一星蠱毒子。雲門中之。便知落處。拈來用得恰好。若恁麼休去。佛法斷滅。終示其榜樣。出家苦行。再入雪山。端坐六年。忽一夜豁然大悟。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又曰。一佛成道。觀見法界。草木國土。悉皆成佛。是則是。可惜許。其所得法門所證境界。雖非言語所及。且方便結集。是名大方廣佛華嚴經。是

品目終

# 宗門無盡燈論

品目

用死葛藤。於是將焚之未果之間。老師親賜書。再往見之。室中語話次。言及此論。遂對師讀一返。老師謂。可以爲後學一助。堅制莫焚。是以又藏囊中久矣。玆依信士郁林氏半田氏等之懇請。不得已許傳寫。但文字言句者。解脫之根本。繫縛之根本也。非其人非其時。醍醐變作毒藥。乞深察之。莫許他見。若違此嚴制。長非我同志。況我多病。未能加校正。是書豈堪爲定本。他時再待考勘。可以爲定本而已。

時寬延四年辛未秋九月不不菴主圓慈書于武陵淺草無文齋。

鍛之所致也。如是信解。如是成熟。始可謂一個胡種族矣。予見道成熟之後。於古人差別之妙處。未得自在。故遁居京洛河東之邊。日夜苦修百餘日。慚愧勇猛之心深透骨髓。從前所願雖已入手。只爲不顧身命。用心過度。五臟齊勞。大感病患。向後又雖任運養之。容易難治。却被外邪儲。或被世緣惱。苦病床者三回。已愈復發。遂及三年。醫師拱手曰。此病一旦設使平復。命不可過三五年之間。於是思惟。我命不足惜。只恨未果自利々他之素願。却慮從前艱苦。終擬肇法師之臨刑著論。急述此論。日夜打坐蒲團。傍置筆硯。隨得隨筆。僅三十日而成草稿。名之曰宗門無盡燈論。蓋取一燈分百千燈。燈々無盡之義也。從是恬然坐臥。任之命數。時覺病日輕微。又經半載。自知可生。是以重思我病不起。以此論呈老師。當請若有可取處。永爲後人鞭策。若不堪取。速付丙丁童。今已病可起。則活人現在。何

易。但就己省實。反々覆々可參得古人難透話頭。祖々傳來宗旨祕在斯中。雖然若非明師鍛錬。爭得少分相應。第七隨其見解淺深。隨其受用親疎。所發力用大有殊異。今之古之同見同行之人道德有別以是也。第八師承一事感荷法恩。設失身命莫孤負之。并歷代祖々之功恩。一々齊等。粉骨碎骨不足酬。但打出一個兩個眞正種草。始有報恩分。第九或山隱或市隱。於一切事一切處。但以長養最爲第一。莫被牽世塵妄緣。尙見古人親切之樣子。第十流通者。全體修行之始終也。其初因是發心。因是修行。因是求差別妙處。因是成越格生涯。握法窟爪牙。懸奪命神符。無礙圓融自在神通。入麤入細入眞入俗。打出一個兩個眞正種草。相續兒孫。永作照世之大燈明。其餘光散及一切。利益無窮。生々世々常以六道四生爲我住處。自在解脫。自在利益。皆信有此悟後修行越格妙處。而百錬千

# 宗門無盡燈論序

若欲見此論自初至終一々審細可熟徹。任己所好只以一語一編莫爲是。初辨我宗來由。別有子細。次知信心修行之樣子。第三辨小知小見之錯。第四須知眞實見性只在大疑大信之中。不可加知解分別。時節到來。自然現前。這般田地是一論體根也、見性一事明之者易。於動靜逆順上徹底受用者難。請到這裏。切加精彩。不然佛祖言教皆落文字。非眞活法。眞實錬得脚跟。念々相續。事々現前時。方好参透言句。第五常試平生受用。專貴正念相續。其行李受用之處。有種々淺深麤細。最難分辨。爲知此旨。審細觀察佛祖言句。切々須思得其妙處。是謂透關眼。第六佛祖關鎖一々透得後。深信有佛祖向上一著子。益修益行。莫生退意。此事最不容

寛政庚申初夏穀旦

前相國集膺天眞　撰

# 宗門無盡燈論序

禪道之所要在乎頓已。乃石鞏之見馬祖。高亭之見德山。是頓之頓者也。若夫雲巖在百丈二十年。脇不著席。單々荷負。後到藥山始得卸擔。雪峰三到投子。九登洞山。遂投機德山。後被岩頭點撿一々。方始得道成道于鼇山。可知頓有遲速。有大小。參學者大須仔細。世當澆季。人々個々陰入障重。般若緣薄。纔得一知半見。便以爲足。傍學得許多言句。未嘗足踏著實地。妄自據師位。自瞞々人。悲哉。是不々老人之所以有斯論也。提挈宗綱。開示蘊奥。誠所謂霧海之南針者歟。老人戢化。既歷年所。門下諸彥相與校考。因欲上梓。燈々無盡。以余曾親炙左右。請一言辯其端。誼不可辭。故敍其大綱也如斯。

眼共神史永傳萬世。至矣盡矣。向後因事祕在此山。已半千餘歳。其二聖之和歌。誠宗門之神書。而應當神佛并行本據也。法山前海福老宿請移此山。尤有年。嗟呼如來正法眼與皇太神天我同教。永年修之仰之。令日域進道英雄同等神儒佛教者。又於天下政道無小補哉。天明八年戊申夏五月。現住雄德山圓福禪寺東嶺圓慈謹書

衰替之淚。不假繁詞。但期寸誠。不堪恐惶戰栗之至。

## 辻談義序

戲言細語。歸第一義。何況法說譬說耶。先師過古稀之後。舌鈍識懵。恐法施不及初機。依是。丙寅之夏。孜孜編書。名曰辻談義。所謂六道街衢。是菩薩道場。不起禪定。能入同事攝者。卽衲僧轉身自在之活三昧歟。玆合粉引歌。以附梓客。普施初心道友。永爲當來之資糧矣。囑囑。明和庚寅夏。豆之東嶺於洛東甃月亭書

## 神佛二聖和歌註序

吾上宮皇太子者。神儒佛三道之擁護誓神。而造立四天王護國寺於浪華城。以守護天下。誠可爲護國安民精進幢者歟。是故祖師分化吾邦。待上宮久矣。推古帝二十一年極月朔。値遇片岡于祖師上歌。約如來正法

退隱栖二十年。與體堅確眼耳不衰。人謂一鄉壽老長者。客歲之春。老病減食。九月十日。脫然而卒。壽九十一。葬邑之長圓淨寺。嗚呼務哉翁也。有義有功。身一而起兩門。惟壽惟福。積善所致歟。嗣子包好等啓曰。吾翁塔已成。請綴銘字。略記始末。父母生異其姓。死異其墓。我願兒孫不疑。是實祭奠調禮敬崇盡信。永福兩氏門葉。仍爲之銘焉。時明和五年龍集戊子三月。無名氏誌。

松蔭末後會告舊參入院諸和尚書

寶曆十三年癸未仲秋日。闡提窟中衆等。九拜欽上某甲堂頭和尚侍閣下。惟辰餘炎盡遁新涼夜浸。未審道體自如。法幢無魔否。風前月下。瞻之仰之。玆竢來陽中春之日。擬結老漢末後之制。參詳爲正。提唱爲助。伏乞不忘宗盟。尤垂光臨。四衆普進。二輪大轉。獨在聖化佐賛之手。豈無祖道

梨及大小檀那聚淨財。遂成老師六十年來素願。可謂千歲丕績也。明和四年裸舍丁亥九月日。現住遂翁誌。

朝日恕周翁塔銘

恕周翁。姓朝日氏。小字源九郎。長名鄉右衞門重昌。卽朝日與右衞門直昌三男也。延寶丁巳八月三日生于豆州三島。幼事兄昌興。昌興愛撫。別家主之。娶駿州本宿邑高田長吉之女爲室。然至正德癸巳歲。長吉雙男早世。絕嗣。一族議請女。翁謂。夫婦別離。天之所惡。我暫往彼。先與其絕。於是翁依附家於兄昌興。自稱高田姓。凡二十歲享保十四年六月。妻良香先逝。便請伏見寶池禪寺葬其墓所後。乙卯年娶肥田村田中當經四女於嫡子重兵衞昌純。令繼高田家系。從是翁歸三島。再董新家。寬延二年又養當經二男以合翁五女登美子。是名朝日正嗣鄉右衞門包好。翁

原夫王子稻荷者。神德蓋世。感應冠時。拂災與福。利無不偏。依之同火士女雖希鎭座。風雲不至。徒凝仰望而已。今春孟正十八之夜大神忝降某甲枕上。蒙示聖詠。是誠欲留影於茲地者乎。瑞兆已彰。靈效尤著。便共同友數輩。擬設尊壇。老幼擊節。不日功成。遂依神人奉勸請王子宮之分魂。永爲當部鎭護。仰冀神靈高鑑不昧。絕災與福。昌家顯孫善。願速得滿足。家家等遊神籬磐坂之中。寶曆六年龍集丙子二月初大午日。本多孫助宣安謹白。

松蔭寺鐘銘 代

大日本國東海路駿河州駿東郡浮島原鶴林山松蔭禪寺。右伏惟。依闡提老師二十四歲省悟之因緣。自歡發洪鐘乎。諸山有凡六七箇。然以富山獨缺其器爲憾。茲有光增禪叢菩提樹三丈室。親募參學道俗。柴田山

內外檀越。契期大器。不日而成。預爲銘辭以告十方云爾。銘曰。驚覺衆惑。打開群盲。曉天月白。暮景風淸。眞定千里。圓通百城。要知端的。呵雨罵晴。

寶曆第八戊寅十月吉辰。駿陽沙羅樹下白隱老衲誌。

宥坐石銘

孔子於魯廟見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以爲君子之誡焉。石無欹正之用。何以爲宥坐之義。我見此形。上穴乍丁潤。以白奪黑者。如二月之象。夫中純白而外蓋以淺黑者。道德之容而已。嗚呼仁義以此爲誡。近于賢聖。定慧者以此爲誡。至于佛祖。若專修淨業者以之自省。外現訥鈍。內韜白業。不止則白業進昇。自然轉黑業。遂期上品臺上之榮。可屈指待矣。囑々。應西豆戶田寶德寺之需。淨土眞宗

稻荷宮鎭座記代

後。漂二泊江湖。因宿二此鄕。見二一草堂淸閑且廢。乍生二感慨。家主某甲曰。師若住レ之。誠一鄕多幸而已。願留二杖錫。爲二安禪之地。師卽許諾。從レ爾遠近懷レ德。緇素慕レ道。二輪增轉。遂爲二勢陽法窟。嗣授紹續至二三四世。而絕。向來玉浦下絕江和尙暫爲二隱棲之地。從レ玆出位二武陵曹溪。其徒寂首座頗有二德望。再立二中興之基。寂出二仙首座諡峰玄者。仙徒臨山圓和尙一住二此寺。興建思切。嘗辛喫苦。修造日備。法殿佛閣及般若經之設。鎭守宮之構。未レ過二三十年。寺復二舊觀。卽嗣二法於曹溪梁州和尙。中興之功全成。其徒關英和尙又一二新庫司。身歸二大寂。今堂頭珉山和尙卽仙嗣子也。今歲適丁二開山二百遠辰。請レ予提二唱寶藏論。淸衆二百員。輪輪普轉。大開二施門。事無二乏少。只以二洪鐘孤闕。爲レ恨。夫鐘者。叢林之上具。法窟之大器。冥救二苦境。顯覺二迷睡。一聲乍滅二焦熱之焰。微音悉碎二無明之城。功德難レ述。利益有レ餘。今囑二信心

茲有山崎直翁者。因造簡篇。請吾閫提會裡兄弟。共著一頌。英衲四十餘子。極句盡意。各道其志。實可謂千載奇套歟。書成需題名於閫提老師。師又議之予。予報以千里鏡。翁問曰。何謂。予曰。子非且懷遠遊之志。而求之一助耶。曰。然。乞聽其說。予曰。山河大地是箇一面寶鏡。儞向這裡著一隻眼。有山有水。如大火聚。惟花惟月。似金剛王。步步無處回避。行行無路厭捨。況吾衲僧家之吟趣也。會則言言白眞珠。不會則句句閑文字。爲貴爲賤。即還口人手脚。云境云語。齊是山僧直指底之千里鏡也。直指翁直指翁。念念常向直指。岩下琢磨。錯莫令受生死涅槃之點埃。寶曆第八戊寅七月日。江表不不庵主東嶺圓慈書于飛州猷碧岩堂上。

大日本東海路伊勢州安藝郡白子邑瑞雲山龍源禪寺鐘銘 代

茲原當刹之古瑞龍派下天縱和尚三世江南殊榮大禪師。得法罷參之

無レ有ニ遺缺ー。一迷失德。蒙冥無曉ニ三毒殊性。十惡異界。急須發意。歸ニ向性原ー。念念深深。信連悟ニ心佛。而利ニ衆生。共願成道。是卽佛乘。又名ニ圓戒。我今付レ汝。契期ニ當來ニ永鞭ニ四輪。生生莫レ退。

信山義翁之記

經曰。信爲ニ道元功德母。長養ニ一切諸善法。信能增ニ長智功德。信能必到ニ如來地。是以信ニ自性之可レ明。信ニ衆生之可レ憐。信ニ因果之可レ恐。信ニ業習之可レ滅。信ニ悲願之可レ起。信ニ工夫之可レ勵安住。此信中是曰ニ信山。以レ義相守。念念不レ失。直到ニ永刧。鞭ニ行願輪。是名ニ義翁。夫能守之曰レ居レ道。夫能修レ之曰レ居レ德。居ニ道德ニ而能利ニ有情ニ者。誠居士之謂歟。書以爲ニ明鑑。勉旃勉旃。寶曆九年三月六日。爲ニ福田氏ニ書。

跋ニ千里鏡ー

冬吉辰。

呈蓮光寺書

孟秋十五。東嶺圓慈九拜上呈蓮光老和尙侍司下。令嗣新命和尙久罹沈痾。藥治不剤。乍先老尊空入大寂。嗚呼人世誰期。又有恁麼傷意。願省自重。莫損道標。誠恐惶。不堪感歎之至。

與某書

欽啓。先師分江老和尙衰病日逼。乍示大寂。訃音纔落耳。傷淚頻滿懷。只恨爲隔萬里山川。不干送儀之會。思又師兄禪師日拘喪制。身心疲勞。乞省機嫌。莫損道標。不備。稽首。寬延庚午八月於武陵淺草無文齋。

結緣授盟語

夫汝心性萬德本具諸佛齊體。菩薩同用。智慧神通相好光明。本來圓成。

道德高蹤者。豈不是文字般若德哉。時有人問取筆點眞僞如何。予曰。墨痕之淸高筋力之妙正。纔以眞僞加之者。誠不知我道之變通底歟。書以留禪師之丈室云爾。寶曆戊寅三月良日。江表不不庵主東嶺頭陀圓慈。

同

予侍者宗材藏主。一日語曰。小子同門者舊。祕藏心宗禪師手澤之宗派一軸。師若求之。小子議而已。予曰。眞僞有明驗歟。材曰。昔心宗禪師付玉浦宗珉禪師印證之加系也。後來興宗下僧得之珍奇。故削舊名。加己祖名。可歎惜矣。予曰。我雖昔浴東海之澤今倚靈雲之洞。宜付其兒孫者歟。偶告海福斯經和尚。懇請稍切也。卽使宗材藏主探之其刹。親以進獻。幷材扣瑞龍山中諸老。請肖像自贊共考勘之。形色不錯。諸宿皆言。誠派門之至寶也。願留院門。永爲省思崇德之一端。書以爲證。祝祝。寶曆戊寅仲

屬田園家宅衣食財寶之諸妄相哉。爾感妄相。却捨眞體。自迷迷他自若若他。豈不是愚中之愚罪中之罪耶。何不自省。深結永劫沈淪苦因。老僧今日爲爾懇請十方無量諸佛。會十方無量衆聖。一時懺除彌天罪累。一時滅却滿地苦報。直下證得諸佛眞常妙道。直下成就諸佛圓滿功德。喝一喝曰。聽麼。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 墨跡證語

今春偶訪海福經禪師。因出古幢子一軸。問作麼生。予見之。宋宗匠示南遊之僧底也。審其語脈。意句峭峻。不下無準虛堂二大老。然依靜照名則石溪月禪師與佛心無象靜照之語乎。仍與禪師共考石溪錄。果有示無象法語。都計一百四十餘字。就中割捨百字。只存初四十字而已。雖失其過半。尤緊要之處。嗚呼古紙堆中又有恁麼珍奇。而使五百年後人窺其

如何。正直爲骨仁恕爲肉。無間頭工夫爲皮。行願精髓充滿一身。其形不長不短。其色黃。其聲清。其眼圓而深。其口廣而密。然者聖人之徒乎。我不知。渠聖歟非聖。何也。天地折腰稱祖。虛空拱手曰親。若人欲識他全體。參取臨濟主中賓。

### 示達觀了本信士之靈

本來無迷悟。本來無寃親。生佛一如。邪正不二。通身彌陀佛。萬法觀世音。輪鎚不碎。吹毛不入。佛祖不得挾手。魔外無門著眼。咄。達觀了本信士。儞不見箇自身具足眞如佛。唯惑。貪著五蘊假相。故有寃親有邪正。儞四大之身。色相還地。動轉還風。煖氣還火。溫分還水。到這裡。上從頭上下至脚下。五臟六腑六根九穴八萬四千毛竅。三百六十骨節。更指何物爲儞身。更呼那箇爲我物。儞身已不可得。我物總無所有。況於親子昆弟夫妻眷

### 乾州號

石休堂頭號竺乾州。來求其銘。予把筆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聻。山河大地無是那箇安身立命處麼。乞莫爲異姓被刧奪本領。畢竟如何。因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 廓山號

永昌首座求號。予名以廓山。曰。昔梁武帝問吾祖。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只斯一句。如金剛王寶劍。如大火聚。若向這裡知本命元辰。若向這裡知轉身一路。逆順境上。聲色堆裡。安住不動。如須彌山。作麼生是安住底一句。拈拂子曰。莫錯擧。寶曆七年晚秋日。

### 福祿壽贊

福祿壽。誰子。威音王佛子也。常在何處。藏根識之山與塵境之市。其爲人

皺眉無語。以仰高鑑。不堪恐惶戰栗之至。仲秋。

凉月智淸禪尼下火

如來淸凉月。遊於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諸佛影現中。作麼生是衆生心水。拈拂子曰。前頭松竹。後頭草叢。是聲是色。嘯月吟風。聻。禪尼禪尼在何處。途中莫錯踏毘盧之正瞳。咄。寶曆七年九月日。爲凉月智淸禪尼百年後書。

達源是光信士安名

汝依宿業受病。不能聞法。但向自身看。病性是什麼。看得達病源。乍知膿血臭壞之相。卽是紫磨金光之肌。是時諸佛與汝不二。面前諸佛與汝不二。以至不思議微妙法門淸淨莊嚴刹土。悉不離汝平生受用。是曰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仍而授與汝以達源是光之字。寶曆七年晩秋望日。

建立獨脫無依之大法幢。何云獨脫無依。所謂不依世間人情。不依今時弊風。須放於法門辨取鐵石之心。是大丈夫之受用。而衲僧家之能事也。乞與老兄法盟宗契。遠極未來際。除此一事。要須眼暗如盲。小衲切心獨在此而已。次啓。先約講筵之儀。退思。小衲生疎。且魯鈍。不堪塞衆望。況潜遁之身。恐懼多端耶。下引己之虛名。上汚人之道譽。願垂賢察。伏賜高恕。臨楮不憚口業。誠恐惶頓首頓首。仲秋。

又

重復上慶德堂頭和尙法座下。伏審道標此間萬福。二身兼全。餘祐之所致。恭垂茲問。幷雲門句趙州禪示誨以辨味中之味。感荷無量。何空洪恩。朝咬暮嘗。堪資正命。但有一關。歸路難通。再三陳謝。門令峭峻。嗚呼鞭駑駘。而求千里之能乎。尙恐惹滿地一場笑。雖然佐賛一句。同門之古事也。

鞭韃。遂開鷲嶺之奧祕。歲月韜歲。大揚龍峰之家私。嗟呼。道試百煉。德飽長養。誠不堪慚汗恐懼之至。伏乞大師願察自之先蹤。容小子專一爲法。刻苦盛光。言尙在耳。高山流水切仰鴻慈。寶曆七年丁丑孟正月。小師東嶺圓慈百拜。

呈慶德堂頭和尙書

謹啓上慶德堂頭和尙法座下。這回。經由山路之序。不□見雲中光儀。多生慶幸。悲喜交至。何故。法門無人。止兩三箇。病損災滅。不見全者多。茲老兄禪師喫於萬苦。徹于性源。出於百死。跨于仙洞。嗚呼。奇哉。久聞此嘉聲。若無此行。萬里之外遠疑雲望耳。豈可不喜哉。乞老兄深約法盟。共遊願海。如來正法已滅。祖師眞風殆絶。夫當此時。若無扶宗之大誓。爭得敢廻此頹瀾。唯願老兄入大悲度門。一切是非總無管。專一長養。痛切克責。共

## 誦經之榜

眞言門有三密相應之法。所謂印相明正。是爲身密。神咒淸朗。是爲口密。觀本尊與自身不二。是爲意密。禪門諷誦亦有三密。一者。正身端坐。根無空缺。是身密。二者。諷聲徹耳。能所不二。是口密。三者。眼耳相交。念念正眞。是意密而已。若能通達。得大自在。動與不動。當體寂滅。語與不語。眞箇圓融。念與無念。究竟平等。是爲衲僧門下眞正看經諷咒之法。學者須委悉。

## 比奈山退去時呈鵠林老師書

謹狀上呈松蔭老大師之法座下。小子夙發重誓。趣向祖道。根劣機淺。未到應世自在之場。是以精神失守。身心易倦。不啻無益二利之道。尙恐有辱宗盟。玆當編集大師記年之譜。審其往行之刻苦。至信越奧艱。宗說兼通。泉濃嘗苦。理事漸達。皆非今人之所企及也。況入院後二十餘霜。日夜

手不暫放。或時深入寂定山中。與平等智水。或時遠出言句市上。飼差別藥草。愛之如嬰兒。呵之如賊奴。今日又牧去。明日又牧去。牧經歲月。遂不休罷。終日露迥迥地。自得人牛相忘之時節。譬如登山一步進一步高百步進百步高。齊是雖在一性山中。各隨步驟高低。自有所見廣狹。是故學者實得見性。切切須究差別關鎖。佛祖言教一一明了。尙能如理受用。如說修行。修行不退。念念不失。他日不合透脫古人末後向上些子境界。今時舊參兄弟總不省之。抱持自己從前參得底悟得底一擔佛法。到死不放。識神透破時節。與見地脫落境界。混雜爲一。見性明悟端的。兼末後向上些子。揑合不分。却聞古人塗毒鼓公案。强以己見自爲契當。苦哉苦哉。若其恁麼易徹。古人豈喫許多難嶮。汝等只待禪牀角頭鼓動唇皮。以爲禪道佛法。設到彌勒佛下生。終無了日。莫道不道。

心。內外寂靜。一味平等。是謂識神窟宅。是以平生參究之功。分別意識。勢力窮故。忽然了知八識邊城。尙如尋牛深入幽谷。是牛之所藏。未得眞牛。學者渴求之時。不合見此境界故。身心淸涼。多爲參究。殊不知是參究可增進之時節。佛性可現前之好消息。只向這箇八識田中。切下一刀。念念不退。則身心恍惚。恰如手攀樹枝。全身將墜萬仭碧潭。是時不生怖畏。不起異見。不求證悟。不交是非。放擲身命。依舊參究。如彼隔谷遙見形質。眞牛在近。何顧身命。只但一任所現理境。念念不退。乍和參究底心。脫體沈沒。而後超然知斯消息。是曰嶮崖撒手絕後再蘇。是實證田地也、非相似之可測度者。雖然有迷中悟。有悟中迷。莫滯見性一理休歇去。一旦設見牛之全身。若不急以鼻貫索制。稍稍逃去。又必失却。今時往往雖有正悟。總不得自在者。爲不知牧牛方便也。是故纔捉得牛。痛加鞭策。晝夜相伴。

寛延二年己巳臘廿二日。室中付授之次。師出二法衣一囑曰。是衣。老僧住山以來匡レ徒領レ衆。五提二唱碧巖一。數講二演經錄一。三十年受用底也。今以付レ汝。汝努力能扶二起已墜之眞風一。莫レ使二兒孫斷絕一。予頂受曰。此衣重無レ倫。何只數千鈞。佛祖難難句。聚二歸我一身一。咦。臨濟喚レ火。運菴付レ衣。今到二我這裡一。是何臭肉爛衫。似三瑪瑙盤上漉二糞泥一。只爲下荷二老和尚徹骨之恩一。坐中斷天下之舌頭上。還有二知音底一麽。拈起曰。看看。臘月火燒レ山。被レ衣禮三拜。

爲二兄弟一論二參學一文

夫見性成佛雖レ有二一念相應之處一。菩薩行在二生生世世一。汝等未二見性一者。切須二參決一。若又有二了悟分一。尙究二性中差別法門一。學者始聞二知識開示一。朝參暮參。暮參時至。乍生二了解一。是謂二意識遍當一。小機之輩錯以爲二悟證一。譬如下見レ跡急須レ求レ牛。何止二跡邊一徒歎二味之一。或又親試二自受用境界一。工夫時熟得二清淨

財大小檀那。寃親邪正。存亡迷顯。一切衆類。三界萬靈。十方至聖。伏願。見形聞聲。三因自成。悉脫苦趣。共遊福城。悟如來性。修菩薩行。悲智自在。普度衆生。

代師跋逐狂論

神儒佛之作派。夫從心源流出。齊歸入玄性海。到窮其淵底。豈有彼此涯畔哉。過量大士。截斷衆流。不起波瀾。隱顯出沒。蕩蕩無有窮。何如偏小之部族亂沈浮波間以事排付矣。近頃。雲南大導禪師。大奮龍象威獰。逐却狐兎之狂妄。其筆力雄豪。辭意明辨。予一見。寒毛皆卓矣。可謂東海護法倫也。葦津新命遠來。需予題辭。隨喜不辭。加一語。以嘉尙之云爾。寶曆第四仲秋日。沙羅樹下白隱老衲。

受衣語

味色身。夫能聞二此聲倫一。證二得觀音圓通妙耳一。是以在レ顯起二滅罪生善之緣一。在レ冥爲二拔苦與樂之因一。可レ謂進道之最珍。度生之至寶。一言一步助力。遂脫二永劫沈淪一。一紙一錢施心。悉感二無邊福德一。何況發二起行願一。大事成辨。喜捨淨財。法器堪任。內耀二如來眞身靈焰一。永照二迷津一。外響二菩薩圓耳妙音一。遠覺二苦界一。是卽供二養三世諸佛于無緣慈行一。施二與一切衆生于不退法輪一。慧業福業文質彬彬。智藏悲藏。意氣凜凜。要レ知二眞實句一。更向二百煉紅爐上一咨詢。又打一偈曰。如來常定靈光耀。菩薩圓通妙響新。覺二烈悟迷獅子吼一。驚振邪正象王呻。降魔驅鬼立二宗幟一。動冥感神輪法輪。生鐵鑄成眞大器。山門永作二祖敎鎭一。時寶曆三癸酉孟夏佛生日。山主小衲圓慈謹誌。幹緣主

豆州松崎玉林來公。同三島持慶居士　冶工豆州河原谷住　沼上忠左衛門祐重嫡子忠右衛門信祐　大藏院居士。秉心宗彙居士。妙遵日善大姉。幹緣施

卍字胸舍利。二者。韋駄將軍所附唐道宣律師之佛牙分粒。三者。弘法大師傳來佛牙分粒。四者。聖德太子三生所持佛牙分粒。五者。後醍醐天皇敕納洛陽眞如堂佛舍利。六者。圓覺佛光國師所傳佛舍利。七者。丹州天寧愚仲和尚傳來佛舍利。是爲七所。特造寶塔安置此山。永爲正法流通之大道場。眞風扶起之一禪窟。嗟呼。神仙靈跡上。重添如來遺身如意寶珠王。境勝佛尊。誠絕倫絕類者歟。玆有一老人。親聞如上緣由。不堪隨喜之至。募緣鑄鐘。以欲表顯舍利威德。與二三同志合力。七出八沒。普化淨財。百鍊千煆。遂成大器。於是老師命予曰。我老且懶。思索。汝爲之銘。予不顧短才。卽述其眞誠云爾。巍巍哉淺間大士降現之靈址。惟德日新。昭昭哉大覺世尊分碎之眞身。其道日煽。開建鑪鞴。以烹煉凡聖。鑄成銅鐘。以驚動天人。是箇眞大器。覺證爲質。解脫爲唇。夫能見此形者。成就普賢三

謝先業。與起行願。果上擇因。因中明果。上與諸佛等圓滿慈悲喜捨之道。下與衆生共成就常樂我淨之德。是予與檀越共以深心安置寶塔。永鎭山門。利及萬世之素願而已。時寶曆二壬申冬至日。山主小衲圓慈謹記

大日本國駿河州富士郡姫名村神護山雲門無量壽蘭若鐘銘

幷序

凡當山者。富士淺間大菩薩降現之靈跡。愛鷹犬飼二神和光之舊跡也。古老相傳仰崇其德。已向二千年。于先松蔭白隱老師親受故無量解脫首座遺附。卽以其寺爲歸藏地。倩見寺基狹猥。欲移境於山谷之間。偶行化之次。撞著此山。見其靈址不凡。卜爲成一禪刹。遂使小師創開之。草堂茅舍隨分營辨。未過半年。梵刹卽成。時有洛陽住世繼氏者。遠聞此地靈異。寄附如來眞身舍利七粒。以爲本尊。一者。迦葉尊者親所祕受之如來

師。又感此佛牙。終身深心奉持。第三生卽聖德太子。又感得之。深心奉持。後奏推古天皇。普撰靈山。遂納勢州朝熊山。佛牙之分粒一顆。白色形如麻實。五者。後醍醐天皇敕納洛陽眞如堂。舍利一粒。青色形如麻實。別有傳來緣由幷靈應之記。先逢火災。悉爲灰燼。今有天皇宸翰。獨存。六者。佛光國師所傳洛西天龍寺祕藏之舍利一粒。其色薄紫。形如麻實。七者。丹州天寧寺開山愚仲和尚入宋。參得徑山卽休和尚。歸朝之時。與衣法共受之。永鎭金山天寧舍利之分粒一顆。金色形如小豆。右七顆。七所舍利無一箇非殊特靈異之至。設隔千里。尙可禮謁。何況會之一塔。一時瞻禮。實非有大因緣。爭得逢此盛事。是以見聞之輩。深心歸依。如見如來。何異佛之在世。消滅業障。增長福德。或悟正因。或明方便。及世間有爲利養之願。隨意所欲。無不成辦。請於此如來遺身寶塔之前。各發無上菩提心。懺

舍利永作鎭護。非啻我山大幸。國中衆生普結勝緣。豈不是最大法施哉。於是大檀越母子共生歡喜。新造寶塔。重營宮殿。即出家中所祕之佛舍利七顆。深心施與。塔中有摩尼珠。珠中分以三級。其第一重安置三種。第二重二種。第三重二種。以上七種共籠寶珠之中。一者摩訶迦葉尊者親所祕受之如來卍字胸舍利。形如芥子者一顆。二者佛涅槃時。二棲疾羅利。隨帝釋後。密偷一雙佛牙。衆中總無知者。北天王命使逐之。其後天王太子張瑗曾感道宣律師戒德。遂持獻之。然日本實朝將軍有感靈夢。即遣使於大宋能仁寺。請以安置鎌倉。又依後光嚴院法皇之綸命。遂所祕在洛西鹿王院之佛牙分粒一顆。白色如砂。三者。高野山弘法大師入唐傳來佛牙之分粒一顆。黑色如砂。四者。聖德太子初在西天爲勝曼夫人時。從父波斯匿王受之。深心奉持。終身不離。第二生於震旦國。作慧思禪

一見忽感生天之福。一念遂成解脫之因。又信仰之。有三旨趣。一者萬德圓滿。無上法王之遺身。爲慕其德。今將禮敬。二者多生勤苦。普聚法寶。永使末世衆生得聞正法。爲報其恩。今將禮敬。三者畫刻之像設有靈異。皆是不出後人之手。今此舍利者。如來眞骨。神力所變。住持三寶之中。最可爲第一無比至尊。爰有大檀越功德主世繼氏者。夙知如上旨趣。深心以身命財供養。信力所到。威神所加。凡本朝名場所祕佛牙舍利之分身。感應無不降臨。予先在洛東日。時往拜之。觸其德光久矣。今歲春曾受老師之命始入此山開境移院。顧其形勢。後北高負富士峭峻。前南遙抱滄溟渺茫。西有遠參諸峰。東有豆相衆嶽。環列左右。如守中正。予便知有佛法久住之相。密要安置寶塔永作祖道鎭護。遂往告之曰。今吾神護山者。淺間大士出現靈址。鵠林老師開創道場。最無比倫之法窟也。願得公之佛

三世諸聖各以大悲願力。假現生滅之相。開邪正路。指迷悟門。方便教化悉令解脫。今吾大師釋迦牟尼佛亦依先佛規則。始降神於摩邪胎中。出家苦行成道說法。從小至大。從權顯實。隨其根器。齊令歸入一乘。所可度者皆已度了。遂入大涅槃。分布舍利。經曰。汝等天人莫大愁惱。佛雖涅槃而有舍利。常存供養。復有無上法寶。以是因緣。三寶四諦常住於世。能令衆生深心歸依。又曰。若見如來舍利。卽是見佛。見佛卽是見法。見法卽是見僧。見僧卽是見涅槃。當知以是因緣。三寶常住無有變易。能爲衆生作歸依處。又曰。若復有人。深心供養如來舍利乃至如芥子計。若佛現在有人。深心供養如來。如是二人。所得福德。皆悉無異。所謂舍利者。梵語。此云身骨。爲別凡夫之骨。獨存梵名。是卽如來紫磨黃金堅固不壞色身之變作。而生生世世戒定慧解脫知見之所薰修也。金剛不能碎。烈火不能燎。

記。於是邑之玄德居士與兩參友古郡杉澤兩氏共合力議頻與之。源立快龍禪師即捨百金估此地并庄田。假結草庵。使二三禪客看護。天運未到。又歸荒蕪。三年于此。居士已亡。兩友以爲己患。今歲壬申仲春日。小師圓慈欽承老師嚴命。特領寺事。遂與兩居士并十方檀信共開境移院。始造叢林之標。依是仰顯先之靈應。俯鑑後之祥兆。名曰神護山雲門無量禪寺。時寶曆二壬申仲春良辰。山主小衲圓慈謹記

駿州富士郡乘馬鄉姫名村神護山雲門無量壽寺佛舍利寶塔

安置之記

夫實際理地。本無凡聖之名。曾無善惡之相。不生不滅不增不減。非有非無非空非色。說何諸佛衆生。論何煩惱菩薩。但爲情生智隔想變體異。遂起彼憎愛之見。有生死有涅槃。有天堂有地獄。苦樂逆順。無事不至。是以

祭犬飼明神。蓋不思議解脫之力。凡聖難測者乎。且天皇行幸此地。故改名於乘馬鄕。爲一齋享。依靈姬而顯。故稱姬名。源順鄕名帳旁訓爲比奈老翁示作竹器。故名此境。以籠圃（カゴハタ）靈姬所隱。是謂赫夜姬澤。巍巍哉神嶺之秀一天也。慈雲何有邊量。赫赫哉靈洞之耀萬世也。祥光終無際限。又從是先。十有餘年。曾有里人。一夜夢見今寺之後堀地得瓮。純是黃金。覺而奇之。往穿其處。有五輪古塔及石槨。經盡星霜。悉爲塵砂。聞者無不驚歎。是必中古道場之所廢頽也。有卜者相曰。五百年來伽藍之舊址 玆有前住無量解脫首座者。臨其圓寂之時。以寺并契券等親付吾鵠林老師。向後寬延己巳春。老師爲寺基狹猥欲移境於山谷之間。幸得此地。卜爲吉兆。于時蒼鷹來止孤松之上。暫而去。老師登山後之隱姬洞。又有蒼鷹自東來居先之松樹。蓋神靈亦有所感乎。愛鷹權現卽當東方祥瑞不一。錄在別

清淡簡直。不類凡庸。翁常愛鷹孃好飼犬。後移居於此地。專業箕籠。時人呼爲竹取翁。偶得竹之良大者。截之。兩節中間有一女子。其長寸六。翁孃奇之。裹綿養育。經十六月。溫潤而長。身光月煒。步當格律。言符和雅。因名之曰赫夜姬。于時。天皇敕日本武尊。撰有相女於天下。武內宿禰奉使過此。因寓老翁宅。終夜奇光盈室。黎明問翁曰。是何燈光。曰。是吾女身光。宿禰驚見之。端正絕倫。卽欲相携而歸。赫夜不容。宿禰遂還京。以事奏聞。天皇自御鞍馬。行幸于此。赫姬聞之。語母曰。我不可久住此處。我今可登般若山。(富士舊名)乍登釋迦嶽東岩窟。隱跡。後至仲哀天皇之時。託神巫曰。內祕大日深妙極位。外顯菩薩和光塵形。爲度淺智衆生。間於難化之輩。我名淺間大菩薩。依之神功皇后造立舍社。勸請三國第一名山富士淺間大菩薩。又崇奠其翁於大山(新山)祝愛鷹權現。禮敬其孃於廣岡。今宮

一事一行亦莫輕賤。嗟呼。君子之用人。王者之治民。其道難哉。譬如智仁勇刑本起仁政。□於仁政。無不戒定。慧解亦生悲願。歸於悲願。伏乞覺察。三復斯文。取與不取。任高鑑而已。至禱。頌曰。道兄自有棟梁質。豈作長條置嶽邊。佛祖眞風今已墜。人天沈累不堪宣。好君具眼可休歇。諸聖用心幾許年。大器須依長遠德。明珠尙假琢磨緣。見論麁細非容易。道擇淺深古尙然。入海盡要探海底。登山最貴極山巓。獨於此事何疎隔。何當此時獨打眠。末後牢關難透過。上頭一句奈流傳。傾誠謹奉勸尊者。願達宗師開法筵。寛延三庚午孟秋日。江表不不庵主圓慈稽首拜啓　恭呈雲南隆禪兄兼寄同火兄弟

## 神護山雲門無量禪寺記

恭案。此故址。人皇十二代景行天皇御宇有一翁嬢。住愛鷹山麓大綱里。

楚數千里之國。是故古人曰。暴虎馮河死無悔者。我不俱。臨事而畏。以謀成者也。諸兄等退步著實。且潛本國。厚禮招賢。專仁懷民。調錬人馬。充足粮財。修德待時。以可救天下之塗炭。退步着實者何哉。深省自己。識差也。且潛本國者何哉。最以見地爲本也。厚禮招賢何哉。尊信研究差別法門也。懷民專仁者何哉。純一履踐正念工夫也。調錬人馬者何哉。親試慧性令自在也。充足粮財者何哉。常勵定力令堅剛也。修德待時等何哉。上法佛祖道德以修我身。下隨衆生性命以修我心。守志盡力。待功業熟。普以大悲心。當利益天下之人。今以體論則。帝王爲本。欲即其位。須究雲門妙唱。雲門設句。自有別調之曲。又以用論則元帥爲先。欲帶其印。須究臨濟宗風。臨濟簡道。最有格外之旨。差別理智之全德。如謀臣猛將競立功名。是故一智一理尙可尊重。定戒行事之助道。似雜兵群士共奮勢力。是故

人道果敬白。

恭寄呈同火兄弟書

誠夫千兵易得。一將難求。熟見闡提門下。有知者。有仁者。有勇者。佛法浩浩地。可謂祖道繁興。雖然三德兼備之將。就中最難得。設有千萬英雄無量豪傑。若無能用勝兵之一將。又何爲焉。今如道兄者。舊參上士。而有大信有大機。乞願奮發蓋世之心。切救時弊。我雖不敏深望之久矣。兄等若不是將。其誰當之。兄若無此志。使誰扶起。善哉丈夫。豈不思之也。滴淚謹奉勸大德尊者。不傚時輩竊竊之志。直起菩薩大心。深韜道光。飽究法源。不求時名。不顧利養。不墮憍慢下劣之機。不作飽足之會。但要他時異日爲天下人計此大計。何徒如貪分國諸侯之榮空終此身者哉。夫能計大事者。擧措總不容易。沛公久潛。終開大漢四百年之基。項王自誇。却失强

滅却向上些子。截斷千聖命脈。三世諸佛悉立下風。歷代祖師倒退千里。不知指那處爲天堂。呼那處爲地獄。閻魔雙王亦須喫三十棒始得。雖然事無一向。大悲弘誓聖賢作主作賓。於無漏平等法中。頻起方便不思議妙用。或現佛身。或現菩薩聲聞身。護法神仙大小明靈。閻魔法王泰山府君。無身不現。無刹不應。無理不通。無事不達。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紙髮不立。常坐寂滅道場。普現無邊色身。只願諸佛菩薩一切聖衆及二大士等。重奮起大慧威神力大悲加被力。益使他靈光不昧安住正念末後自在。不向邪路。直入正道。頓悟大事。續佛慧命。業障消滅。智慧增長。廣行菩薩行。普度衆生界。千生百劫同作法侶。等與一切齊成佛道。頌曰。靈光獨耀脫根塵。見見何之不佛身。茲有祖門傳底別。長松樹下草蓁蓁。咦。是何消息。我亦不知。待汝會來。便向汝道。寬延二己巳九月日。高隱山主不不道

善之功亦不爲少。曾彫刻二大士之尊像。朝參暮請。欽求哀護。久祈冥助。不廢行業。或書妙典。追薦先亡。或寫聖經。布施信人。供養僧寶。惠利乞丐。動以音聲輪。開他信根。傍誡殺生之業。加以放生之德。如是之事不假枚擧。有其貪瞋癡等之餘業。此是凡下之常分已耳。他獨何逢斯患。然則一生之修善豈其空哉。大士誓願力。諸佛加被力。天龍勸喜力。神仙擁護力。自他圓融。轉轉增長。無量功德。聚歸一身。諸佛若妄語。此功亦妄。菩薩若虛願。此德亦虛。今以諸佛菩薩一切聖衆及二大士金剛不壞之大願業力故。是等勝報亦何足怪。惟願衆聖不失本誓。深垂哀護。分明照顧。況又經曰。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我雖不敏。忝預僧倫。深悲末代弊風。誓欲扶起正宗。我雖不肖。志在于此。我雖未成無漏大果。略知道之向背。明了圓滿諸佛種性。明了具足諸佛體相。生如來家。起菩薩業。握法王印。碎祖師關。

通信爾。若又不然。我初不回顧。去年寄一偈以示徒門者。亦此密意也。他日若滅却付法。不干我事。只是和尚及徒門之罪也。請任意作去。向後不復可言。珍重珍重。誠恐惶敬白。寛延己巳年孟正下浣。道果九拜呈上三尾山老和尚侍司下。

父病中求冥助文

敬白。十方一切諸佛菩薩摩訶薩。獨覺聲聞一切聖衆。護法伽藍諸天善神。日本國內大小神祇。殊大慈悲父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地藏願王菩薩。摩訶菩薩并當境產主春日大明神等言。我聞。大士長立救世大誓。不捨小緣逆緣。一稱一禮下至見聞衆生。卽事應緣。無不利益。何況於餘一切恭敬禮誦者哉。今我老父栢翁宗樹老病日逼。命期旦夕。但經勞苦。總無精修之行。更引業障。自忘誦念之心。然計他之往事。設雖心不專精。修

十棒。莫道不道。縱使十方世界衆生山河大地草木國土悉皆現大魔王身作無量神變來撓亂我。亦終不能動我一毛。我初以師爲此中人。故錯吐露我志了。我獨通師者。豈尋常意耶。不感至誠却着斯賊。五逆之罪尙可免脫。障道之罪永劫無盡。世人不知道之大本。却以小末爲先。我已有力。尙幾乎危。深思後人無力量者。悉被人情拌倒。并無一箇半箇。苦哉苦哉。是故先須辨大本。小末邊事。不强可論。或若得時。彼此淸平。大珠古靈仰以繼之。我今不逢。命如懸絲。豈傚他輩以滅却正宗也。嗚咿嗚咿。誰知斯意。高山流水只貴知音。鄭衛之門速須掩耳。譬如闇夜在曠野行。狂風暴雨吹滅諸燈。時有一人。獨挑正燈。全身珍衞。深思不斷。只愁此事。餘不總顧。我傳佛心印非細職也。正眼看來。今時付法。只是表相。今時住山。無不人情。是以破却許多寺院。滅却相似付法。我不以爲事。只慮他愁之預

非人情哉。以他人情損佛法者。何哉。師何失一隻眼。我先有大誓願。曰。寧墮地獄受無量苦。終不以佛法當人情。又初發足南方時。早通此意。何不看之。於他分上。尙生嘔吐氣。而欲於我見之。可謂不知好惡也。福山老師曾付託我曰。汝有恁麼志。此去三五年。切須晦跡。不然殃必歸汝身矣。以之見之。老師之意不敢如是。是能知我深心以助我道業。實可貴矣。總而我老師自有寬大之量。不比諸方偏小之機。是以我求偏歷歡喜隨之。我求住庵。捨財成之。三四年來。遁居山林。不顧老病。亦不尤之。有時禮謁。亦安慰之。誠眞菩薩大悲也。爲後代爲人師者。可以爲規範爾。是所以我深荷厚恩。益進道業也。然今忽然作此去住者。豈不是老和尙耶。何如是失實義大矣。請至福山。切以此旨。分明告報徒門及檀越諸子。我自今後。亦不再面。亦不再語。一任天下人貶剝。若有來訪我睡眠者。脚跟下好與三

內謀利養。實可恐矣。又使我實言以爲戲論。似彼小人只隨前境東語西語。實可惡矣。又使我深心以爲人情。似彼進塵俗於妾婦。外雖拒之內生歡喜。實可笑矣。却以孝養爲語。以我謂無意于此。夫孝者大須子細。有天子孝。有世俗孝。有出家孝。有菩薩孝。有衲僧孝。能繼父王位安天下者天子孝也。能繼父將權平不經平者。將軍孝也。繼父侯職隆國家者諸侯孝也。繼父老家保兒孫者匹夫孝也。以衣食美悅父母意者。世俗孝也。以道德業慕佛祖跡者。出家孝也。以智慧神通利益衆生者。菩薩孝也。究見性源透祖師關傳向上宗以扶起已墜眞風者。衲僧孝也。我豈無意于孝。我所欲只孝之一法已耳。何煩奪我大孝而進彼小孝者。若無住僧。何不傭人令看院。住山缺人。不是無人。只隔人情爾。求之如麻。佛法缺人。實以無人。誰當其任哉。我要隨分扶起之。今助檀越之意欲求寺門之繁榮者。豈

不過容一身。於其化門者。內謀道德外論親切。何以世禮屈辱我正法哉。若又當世教化以爲佛法。諸方自有其人。用我爲什麼。或缺我一人教化盡乎。容我一人。利被諸方乎。非也。當世教化。所我不務。諸方利益。所我不欲。佛法墮地。眞風滅絕。寧從爲相似之英雄。我爲眞正之奴婢。我不是輕忽諸尊。只欲使後人晚輩知有佛祖眞利養。諸尊老和尙。願察我心。餘者收。呈尾山和尙書幷南方發足之文。伏乞一旦彼此相照。慄悚誠惶稽首白。寬延二己巳年孟正下浣。道果九拜復上長勝和尙眞福和尙德昌和尙各侍司下。

## 呈尾山和尙書

先日面拜之節。雖欲直下說破。只恐輕忽老宿。總似不聞者。我將謂。老和尙此箇人。何圖尙作是去住。却使我重誓以爲綺語。似彼商客妄立誓文。

幽玄不小々事。纔挾戲論之心。不啻無其功。又必受彌天之報。他遮莫隨時隨弊。我只管祖門之擔板漢。雖是似過當之論。只要諸尊知我徹底之意。伏願慈悲。切以此旨告徒門之諸老及檀越之諸子。近年以來漆桶之輩以己方人。卒吐嘔吐氣。道果亦有爭意。密要一一件事。咦。予笑曰。昔莊子謂惠子曰。我聞丹穴山有鳥。其名曰鵷雛。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濃泉不飮。有鳶捉糞壤之鼠在枝上啄。鵷雛過之。於是鳶恐奪去。顧言嚇。今子以汝梁國亦將嚇我乎。莊子之言。今於我見之。可謂千歲之美談。莊子世俗尙不以道換爵。佛法豈是何爲者哉。古人且爲法出世者。逢其時也。我今不逢命如懸絲。若以其道則我道未徹。若以其德則我德未成。若以其付法。則我眞得法。實在駿陽。若以其住山則豈犬德云乎。有時求之。雖天下法窟。皆我意儘者也。然而我不求。夫衣食者。不過養一身。住處者。

可出。自往治之。我承諸山之書。我心似窮。今順汝意。强拒之則恐違諸山之志。則汝大責之。進退茲窮。我難如奈。汝自謀之。我不强進也。終出諸尊之書示之。予自謂。嗚呼是何言哉。我已不出。豈往而治之。若言捨我無治人。我自治之。何受諸山之命。諸山已有命。我不可治。況我爲法捨身。豈以人情爲愁哉。和尚有時却欲破他人情。嗚呼。時哉命哉。不知我則得。何責我以非禮。於是我欲再啓此意。有口無舌。却恐輕忽老宿。欺之以後音。今各刹老和尚不責我緩怠。以我爲人。切賜尊書。誠慚愧之至。慈念之重。幾時謝之。雖然諸尊亦失一隻眼。道果此生豈可隨鈞命哉。所以者何。我昔年放擲身財。爲法勞心。今可棄金擔草哉。可忘本逐末。諸尊誠不知我乎。是無他。必任檀越之謂不得止也。我初發足南方時。有此長誓。請求之。電眸一瞬。若以我爲有兩舌亦有隨命之理。不然豈端人之意耶。何況佛法

宗各論此事。何須別立我宗。唯願大師莫作慮。我從今後不惜身命。不雜世念。單々提此事。入火入水碎身碎骨以應回祖庭春。若又不能。當隱深山草衣澗飲。不將名字落人間。我曾有密意。大師萬福之中。深徹骨髓得大印可。以取天下之信。是以許多著忙了也。阿呵々。如今日非所以假他言語決了者。三世諸佛沒交涉。歷代祖師倒退三千。所願大師只安穩住。不敢作慮。我意無他。誠惶恐白。述頌曰。婆子菴前被喝推。恨心深結意徘徊。一朝逢著老和尚。許太胸襟當下開。又昔年悟得玉無瑕。今日看來眼中沙。恩大難酬端古佛。誰知斯裡有些些。忽有一人出來曰。未在。我到此切。延享三年丙寅孟正日。道果百拜呈上松蔭老大和尚侍司下。

## 答三尊宿書

這回。三尾山老和尚辱蒙光臨。且曰。大德補席之一義。是非未決。汝雖不

躶赤洒洒。實會得下載淸風。雖然用處未徹頭。再鞭死牛。一氣相進。切齒握拳。不見有身。凍日寒夜汗常濕衣。或睡魔盛時。加以針鋒入骨徹髓。飮食無味。意憶若不徹證佛祖骨髓。從生不如死。又過半百日。其間有八九度之省處。末後一日徹見老和尚平生受用。阿呵々。從前錯作得死工夫。和白雲好與三十棒。寔知和尚恩力廣大。若不蒙許多携示。豈得有今日。一生錯死。却悟解了知之間。今思前事。言々句々血淋漓。可怖可悲。快哉今日實是達磨的孫。今日可謂和尚眞子。我昔年有小疑。靈山大衆。已於法華涅槃等。各悟性理。依甚只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又思阿難已侍佛三十年。殊於楞嚴會上。得悟極多。且我見大乘經論。無不甚深。依甚不了。却待迦葉師兄徹證麼。隱々雖知有此理。如月夜讀書。宜哉血脈不斷。夫所以禪宗冠諸宗者。以傳此二子。若只見性以爲足。天台眞言及華嚴。諸

每悲路坦尙非未能到。還笑行安多擬求。一聽聲名頻願見。設喪身命豈爲愁。深心無口膽難盡。志氣逼胸淚屢浮。此景此情誰識者。仰望獨似語來由。

洛東呈鵠林老師書

欽啓。風聞。老和尙尊體益堅。道標彌高。可謂人天之大幸也。小子昔年雖悟得好。只缺二子事。是以用處不自在。古人難透因緣如暗中把物。意謂我透過得分明。有何不足處。如是不自在。茲知雖有見性眼。禪定力未熟。於是誓欲成禪定。痛試正念相續。日往日來。依然不自在。去冬十月。借箇茅舍。欲精苦死了。發願曰。我意不飽。誓不出庵子。門戶隔絕。音信不通。朝辛暮苦。恰如臨刑人。屈指得日。大弄一段明珠。刹那不放。或得或失。正念難相續。悲恐逼胸。坐起不安。如是半百日。忽然落節。擊碎明珠了也。露躶

參也。大師願垂昭鑑。我昔十八歲時。曾作願文。心中常持念之。其間有我不證得道果度盡衆生。生生世世終不退屈。若又不然。永劫沈淪等之語。如是夙發大誓。其事未成辨。所願蒙師憐愍。此事成辨。又何言歟。不求衣食。願見眞佛性。不愛文字。願見眞佛性。不好利養。願見眞佛性。不惜軀命。願見眞佛性。不求安樂。願見眞佛性。不樂書筆。願見眞佛性。今求知識慈愛。雖似小丈夫。不得止也。若依師提携。大事成辨。不惜身命。捉兩箇三箇靈根之漢子。惡水驀頭洒。千眼頓開。令繼慧命。以報大師及佛祖莫大之恩而已。又有一偈。曰。一回見性似心休。子細看來始識羞。稽首人天大依止。非求安樂慕宗猷。寛保三癸亥十二月　日

再呈一偈

君看阿箇士峰頭。岩聳雲横山更幽。若厭苦辛何得上。遠過危險始堪休。

庫提唱。我從前所思。祖師門下不可不如是之件々。皆如合符節。我十九歲時。竊思。辨道宜效達磨之德。林際德山未足爲樣。今見天下無可師底。不如畫達磨肖像。以是每日百禮哀求曰。南無初祖菩提達磨圓覺大師大和尙。願得師眼。願得師道。願等師德。願得師神通。願得師智慧。願得師方便。願得師辯才。願具足本願。願度生無碍。願得師證明。如是日々不懈多年。先見師時。且思今見此師。若堪爲師。拋軀命以可參決。若不堪爲師。深山隱名。辛勤苦修。以期達磨證明。今我得師。可謂成素願。於是參詳。時時有省。工夫現前得無失忘。常懷碧岩見之數月。則々無不洞曉。雖然不能受用。於是疑曰。得則得。依甚不能用。單々參之。一夜靜坐切工夫之。始知我得處未是眞見性。從是東西南北作一箇疑團了也。是以屢來欲啓其意。事繁不能審說。且擇居處。亦無他。只爲不能近師親問。不能忘世專

叮囑。先至豐後多福。過了一夏。便去見古月翠岩兩禪師。從是蒙諸師恩澤。一回兩回雖有所得。曾無飽足之思。深入人跡不到所。結庵精修者數旬。始覺家國喪亡。自性所具法門一切菩薩行所。禪定智慧諸波羅密皆悉現前。即見得釋迦達磨林際德山孤危峭峻直指之旨。但於差別妙所有未徹所。或向鬧所恰似失却。又愁之普閱佛祖言敎。精苦數旬。時々有省。乍思。昔日翠岩禪師激我曰。汝此去向東。必見駿陽。雖我不面。聞他爲人手段。自有異人所。已有此囑。何早不催行。是時向結冬。依是且至勢州龍源法會過夏。又思。幸得如是親合辨道。設有何邊事。不充一百日。大丈夫不可放過。日夜瞠却眼睛。咬破齒牙。精修累日。忽捉得自性。如置掌上。大歡喜曰。得矣。見彼駿陽。快商略之。遂求友出。半路爲人激策切々。其得力又似遺失。便來參師。一見思說。此師實具眼。只聞師語笑而休。次聽武

參徒某甲焚香九拜。謹白大禪師。我聞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欲依止善知識。先吐露自己胸臆之所蘊。而後可求法。其間毫釐莫容私矣。是以欲密啓其意。未得其時。狂顯紙筆漫呈似之。學人初九歲出家。竊以謂。我今爲佛子。須明佛法普利群生。雖然今其人少。豈容易哉。不捨軀命。爭得成之。從是雖外不說。內懷哀求。欲問無師。欲語無友。或入暗室工夫。或仰高天苦禱。而見其宗趣。茫々不知何爲者。一日見大慧長書曰。學道若不得功。常向諸佛菩薩哀求而道。此心永不退失。依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之下頓忘生死。悟證無上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恩。若如是。無久久有不悟之理。至此大得力。動靜運爲。總無不依是願。已向十六歲。自計云。我今是時也。宜東請南詢。雖思之切。因事不能出。明年春又歎曰。若如是空送光陰。早失我本志。不如密出去。遂擎複子發向日州。然依受業之

不休必不虛弃。惟寬禪師云。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則落無明。此爲心要耳。無盡居士云。學者如人習射。久々方中。又云。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滅。於茲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惜哉。誠哉無盡言也。人命呼吸之間。今日雖無病。如明日何。安時先修。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莫言我是少者。莫言我是劣根。少者豈無生死。劣根豈無佛性。古人曰。坐禪。夫安樂法門也。但寄心此道耳。敢不須苦行。以勝上心見之。元來易證者也。詩不云乎。□輶如毛。民鮮克擧之。誠如飢思飯。當得此道。人王百歲之榮尙爲貴矣。何況於無上法王哉。一起大軍。盡力佛法。則其功可見。出離生死。而不明道者。猶鳥無翼而欲飛。木無根而欲茂。乞思之。元文三戊午仲秋日。於豐後犬飼之鄉福聚山無量禪寺爲法著。

呈鵠林老師求大鉗鎚之書

非莫管。若得如是鬼王頭在智劍一擧中。餘軍勢自然退散。譬如斬木。斷根枝葉漸枯。於是心王得利。混一海內。光明赫々。獨穩坐道場。汝不到此段。爲信不及。尋師擇友如救頭燃。終不爲身衣口食。觀山翫水。悠々送日。又莫誇酒興歌舞碁曲管烟之類。此身向今生不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大丈夫。莫生下劣慢。舜何人。有度生願生不退心者大根器也。放逸而無慚愧者畜生也。起錯用心爲日益之學者兒女子也。張釋迦軍揚達磨幡。而無此願者。竊食我門耳。知過必改。知而故犯。尙過畜生矣。一有度生願。今生後生無不圓成。如呑金。金而復出。金豈可腹中消。今無此願者。來生亦恍惚兮。終墮在惡道。永沈淪苦海。惜哉。魔鬼幻化易滅。心王本有不敗。是以初心者當起信。信起精進。行住坐臥如鷄伏卵。提携工夫切不得泥著。坐時須要方便。紫栢大士云。存修却敗逸全乖。急亦不成。緩亦不得。但知

謂禪師。佛々祖々一無不證之。故託此門者。參禪爲第一。先揮公案智劍。以取煩惱鬼王頭爲急務。公案者。動搖揚古路。不墜悄然機。常抛在面前。如生寃家。晝夜如坐芒刺。莫思前事。勿計後事。壓倒是外當念。親之執之。失度放之。自然覓則知君不可見。逐鹿者不見山。攫金者不見人。入六賊軍中。不辨四維。智劍常揮。要彼身命何有。不久不遂大望。源深流遠。直知諸佛是何。彼丈夫。我丈夫。所發誓願亦須無上所。入大而所得亦大。諒如同佛。果謂。水深舟高。泥多佛大。莫著愛情。愛情碍道。莫生瞋恚。々々損德。戒生於定。定生於智。透脫三界。剪除業累。頓入不思議。鼎足缺一。未見其全。今學者以犯小童爲己任。何也。其相雖異。愛情不別。念起是病。不續是業。勤不須盡。念起卽覺。少存妄念。智劍微弱。於公案上作思量。生擬議則犯鋒傷手。古人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卽判直執無上菩薩。一切是

海千村是則學人家宅。何有一菴可存。熱到冷處。寒趣暖園。是則學人境界。何有一衣可奪。振錫乞食。持鉢求飡。是則學人茶飯。何有一口可掄。不喜飲食。達而肯淳朴。只愛徒衆繁。平生已樂少年事。何用一生過喧々。怪哉見天下學者。多求名利。弄精魂。已不斷於煩惱。自謂發明入得門。學人者不然。無餘力歸本源。先道刧石有消日。竟無罷參。據一軒南山不雲絕。北山不雪消。又是期何日。已挾複子和調。請師只以所見許此事。呵名莫與料。父母亦呼名恨別。莫施招。只似昔日無我。他日佛會有相招。頌曰。萬里任風凌海山。須知有（誤カ）鳳時還。耽源得體潙山用。靈鷲峰頭開笑顏。于時元文二丁巳孟正下澣。道果焚香九拜謹書。此書。辰冬製之。巳二月六出寺。

## 自責文

夫我宗者佛心也。所以其稱佛心。諸佛本源。衆生實性。修之謂禪學。證之

天。是則學人誓願語。佛祖爲應生哀愍。孔丘始覓德般恃終成賢。不繼栽松跡。却爲雪老傳古德。予若未有發明者。亦乃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但辨肯心必不相賺矣。然依此意。如學人亦隨機有相應。遂極旨行脚。孤貧不求明勝。無錢可持。得々對烏藤。全具先聖眼。被呼他衲僧。只願諸佛陀。道心彌益增已。不求名利。又不生愛憎。向知識言下。恰如湯消氷。而契祖師意。已得諸佛膺。多年願此事故。敢爲野人。不論立惡人朝。下不與惡人言。鈍根而雖不到其所願。甚本源業識不可離。天性不可飜。常禮諸佛菩薩誓願最上乘根。曾恐臨渴掘井。今日不許勞煩。學人不愛戲惡有底。擬議呈妄言。爲虜其善哉。昨日被莫大恩。自從今日以後又報莫大恩。生者必滅。往者必反。此二者不可離。但如白晝與黃昏。善人呈善施。惡人喞寃。改閑名爲道果。立號謂笑峰軒。今如斯立名字。早是古德履痕。天涯萬里山

# 退養雜毒海

## 南方發足之文

學人自徒離於俗入眞。既得八春。天性暗鈍會。而無會一物。自然小福□而有緣諸佛。久雖蒙父師恩澤。竟不明廼祖本心。太華山嶽轉險。滄溟海底彌深。恁麼活計有何益。聚首喧々送光陰。學人且有志願。端坐閑行。思厥諶殺盜淫。者身所到易禁。妄言綺語。惡口兩舌。亦從意易欽。只有貪瞋癡三毒業識依然深。正當與麼時。不被此三毒。焉契本心。遂爲此事。欲東請南詢。既雖窺閑暇。被碍世間是非塵爲法切故。今日忽然逃。敢匪背師意。發明爲謝咎。參扣天下知識。頓會得教外別傳。若不到本分田地。不會此大事因緣。刧石百消日終無罷參年。何況於安住居事。恰如卑地隔高

第七卷目次終

九、東嶺和尚筆『禪經達磨之尊像』（伊豆　深澤貞吉氏藏）

一〇、東嶺和尚筆『達　磨』（京都　後藤光村師藏）

一一、東嶺和尚筆『白隠和尚像』（伊豆　龍澤寺藏）

## 口繪目次（八頁）

自笑錄

# 白隱和尚全集　第七卷

## 目次

東嶺和尚筆『白隠和尚像』

（伊豆　龍澤寺藏）

東嶺和尙筆『禪經達磨之尊像』

（伊豆 深澤貞吉氏藏）

東嶺和尙筆『達磨』

（京都 後藤光村師藏）

遂翁和尚筆『定上座圖』

（東京 金地院藏）

遂翁和尚筆『雪中の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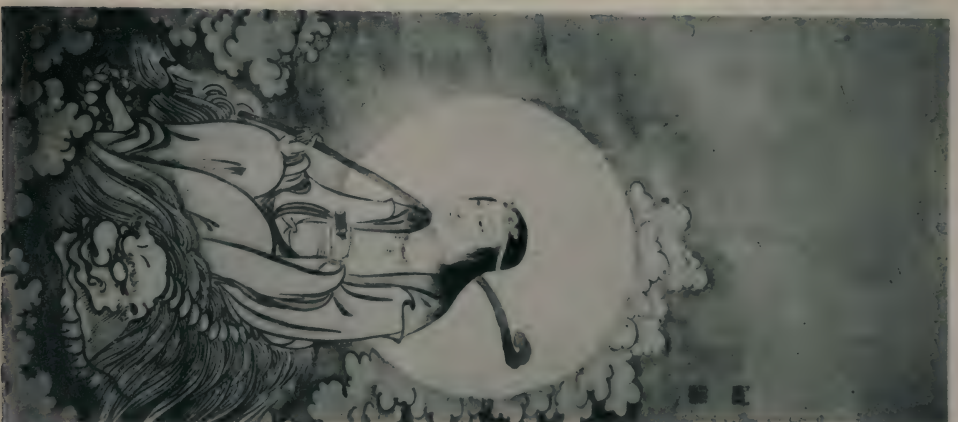
（東京　金地院藏）

東嶺和尙筆『達　磨』

（東京－阿部充家氏藏）

逸翁和尚筆『文殊』

（伊豆　深澤貞吉氏藏）

逸翁和尚筆『釋迦』

（伊豆　深澤貞吉氏藏）

逸翁和尚筆『普賢』

（伊豆　深澤貞吉氏藏）

東嶺和尚筆『東嶺和尚像』

（伊豆 龍澤寺藏）

東嶺和尚點眼、遂翁和尚筆『白隱和尚像』

（東京 侯爵 細川護立氏藏）

白隱和尚全集編纂會編

# 白隱和尚全集 第七卷

東京 龍吟社版